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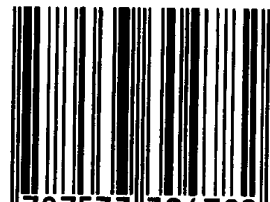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二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5.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三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諸子品節五十卷(二)

〔明〕陳深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翼學編十三卷

〔明〕朱應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一一

談資四卷

〔明〕秦鳴雷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四六一

學圃薏蘇六卷

〔明〕陳耀文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東槧刻本

.....五四〇

諸子品節五十卷(二)

〔明〕陳深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子品節

五十卷》提要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三

呂覽二

重言

美詞善事
他事見同

齊桓公與銘智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莒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曰之役者有執蹠蹠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
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
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淑然清靜
者衰經之色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
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
之色也君曰去而不公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
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
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
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
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唐何田子方老聃是

諸子品節三卷

呂覽二

一

也

精論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者也。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

題曰精論
論有先其
言之也

諸子語節三卷

呂覽

二

此言微言
不知不言
不言又不知
如知言

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溜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伐衛伐衛
三事皆不
以言

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問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熱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言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諸子語節三卷

呂覽

三

前後四章
皆說不言
而論之事
人之精矣
自不可掩

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微戎車卒士以待之。音果使祭祀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離謂

妙品
市井無文
之悲後之
起滅者類
是

言者以喻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

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思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

諸子節三卷

八呂覽二

四

莫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

姦臣國
視然不耻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

淫辭

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

淫辭中
可得之弱
弱不可得
之於強

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

游辭

諸子節三卷

六呂覽二

五

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難。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願得有問於

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惠子爲

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

車掩公孫
龍言得
言以爲
正國得
執乎
言善不盡

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但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

不屈

通鑑三統
惠王一人
之事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

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北史四筆
此下商字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

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

諸子品節三卷

六

六

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郵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

通鑑三統
惠王一人
之事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

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有操大築乎城上或負薪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撥以幸昔喻望若施者其操表者

妙

也表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

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

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

門中有欲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

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

諸子品節三卷

六

六

此見惠施

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

莊周嘗稱

曰愷悌新婦哉

依許

應言

妙品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可食小也肉汁曰泊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

鰻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

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饑則莫宜之此鼎

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饑邪

長利

論亦正大

讀書集卷二

意法俱古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
 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
 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
 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
 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
 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
 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
 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
 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
 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
 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
 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
 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庫之民其為賢者
 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
 戎夷達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
 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
 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
 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

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
 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
 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故能以必死
 見其義

知分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
 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
 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
 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

讀書集卷二

九

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
 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
 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召數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隼於
 前而不立也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
 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執百也百首陷於
 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侍為執以食三世矣今徙之
 是宋國之求執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

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
 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王適與兵而
 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
 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
 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
 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
 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敢問。荆國為有主。我
 王曰。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
 臣乎。王曰。為無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
 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
 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辭矣。趨而
 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
 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
 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
 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
 為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忘在

乎無春居
 趙簡子沈。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微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
 矣。而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微未嘗進一
 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
 責於其臣矣。
 觀表
 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邱成子自晉還過衛
 不辭。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命
 侯。漂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
 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
 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
 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哭
 也。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
 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
 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
 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p>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諸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綏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臣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small>言西河必畔魏</small></p>	<p><small>入於秦</small>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p>	<p><small>相馬相人不在術而在道</small>目衛忌相髡許鄙相脫投伐褐相習者皆相臍腹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主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幅溥從此生矣</p>	<p>開春 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數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其</p>
---	---	---	--

<p>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small>周無天子</small>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p>	<p>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p>	<p>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small>和</small>文王曰諸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small>見棺也</small>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曰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p>	<p>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p>
--	---	---	--

<small>秦居惠施 封人子高 三人皆能 以意殺人</small>	<small>妙 鐵品</small>	<small>諸子品節 三卷</small>	<small>〇〇</small>
<p>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蓋法文王也太子 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p>	<p>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 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 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 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 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 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 使役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為之 矣</p>	<p>言也使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 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 矣</p>	<p>察賢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 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p>

<small>妙品 簡喻深</small>	<small>客問釋者 不煩情意 自見</small>	<small>諸子品節 三卷</small>	<small>力沉案</small>
<p>今夫螳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 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 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 蟬之走明火也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 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 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 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 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 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殺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 矣遊士亡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士 而無侵小奪弱之名</p>	<p>審為 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 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 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 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 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p>	<p>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p>	<p>應錄不附</p>

況嘆
見莊子
王篇

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其欲而強制之。操之愈急。不能自勝。則反傷其神矣。不如任之。以保神也。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也言不能自勝一傷也。操之不能縱又一傷也。是謂重傷。

貴卒

無知殺義公。公子糾走魯。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小白中鉤。鮑叔御小白。僂管子以為小

諸事
重傷

不
呂覽

本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僂也。其智若鏃矢也。

疑似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

彭此喻以
見世至昏
惑顛倒不
審察而等
其良臣

曰。諱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子者而殺其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諸事
重傷

呂覽

本

周顯明各
有所用可
知則陋不
可知則深
此論亦正

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蔭休之也。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夫天下之所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又况

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求人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過理

齊湣王亡君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克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

獲塞

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

不肖之主
不自知不
自量

諸語

筆端有神

諸子集卷三

高麗三

大

齊王不自
知三事可
供一笑

可笑

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則彊方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平。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

不苟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曰：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

鐵品

諸子集卷三

高麗三

大

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贊能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

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傳志

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獐反。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

處方

凡爲治必先定分。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章子師事孟

自楚三

子

得在外者
命有所不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天射者儀毫而失牆。書者謹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起。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

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

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

戈。對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對不偏緩乎。其僕

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擲其一。對適之。昭釐侯

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對偏緩。今適何也。其

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

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

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

爲先王之所舍也。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蠆而漂。邑殺人。突。滅

一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

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公

如。圍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求不釋皮冠。而見二子

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欲逐石圃。登臺

以望見戎州。而問知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

以望見戎州。而問知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

以望見戎州。而問知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

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圖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慶於山而慶於垤。

士容

謂賢者志大而不人君桎之使小

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驢騾之氣。鴻鵠之志。有論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

諸事品類三卷

卷之三

三

乎人矣。言豈足以論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開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奔。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奔斂。客所術施也。奔斂謹審斂大矜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泰也。蚤成。空數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王。唐尚敵年為史。史者明習天文之官。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

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

不信也。及魏國耶。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

陽。伯陽姓名。以其功讓與伯陽而不居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

有閒。其故人為其兄。請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

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

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

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望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釋之以陰

乎。稷音章。神治也。子能使吾土靖而明浴土乎。子能使保溼

諸事品類三卷

卷之三

三

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

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

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

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棘者欲澀。棘者澀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澀也。上亦有澀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謂疆也。故欲急和二者之中。乃能隨穀。澀者欲燥。燥者

欲溼。溼謂下溼近汗泉。燥謂高明。燥乾。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上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穢。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上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此其神農
后稷之語
太古之調

螟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也茲年是以六尺之柜所以

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古者以耜耕廣六尺

西之人謂之培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

間稼也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

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瘠使苗堅而地隙

人耕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端大月冬至後五旬

七日莒始生莒莒蒲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

耕傳曰上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

也是月之季枯死日至苦菜死而資生也菜名而樹麻

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獮首生而

麥無葉凡草萌草也日中春分也麥草生而出也

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窮窮畢也刈五時見生而樹

生見死而穫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見生謂春夏種

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

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瘞土曰瘞年穀也有穀榮土報

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

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

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

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却之却逆民既

却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

民乃逾處種種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晚熟

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食

辨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墟墟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

必厚其耨厚深為其唯厚而及饑者饑或莊之堅者

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

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為青魚肚苗

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

也弗除則無除之則虛無動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

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

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苗實

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儼高

培則拔培田寒則雕雕不熱則修修長一時而五六

死故不能為來來不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

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農夫知其

田之易也易治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

虛亦不除則

卒。訓欲小以

稼欲生於塵

疏於其施土

也種耕羅必務

其施土也均

不喪本根

古連長

正其行逆妻

於苗中央帥風以搖長之

時欲得長也則茂好

持不是故三折

而俱死是以

耕也長其兄

欲專生而族

居則多死

兄而養其弟

貝才多友厚

上明

程堅士

1

1

寸又謂

心爲

姓 名

禾子

分

以總之

一至若

經上

遺教

1

1

1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四 外品

孫武子

始計第一

老蘇云孫吳之簡切十二篇中其見之故攷摸之爲桂書一句一

蘇老泉云
孫吳之簡
切十三篇
二字盡之
總敘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計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

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陰陽廣狹死生也將者。信仁勇敢也。

法者。曲制官道士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

諸子品節三十四卷

孫武子

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

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

實須強而避之避其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

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

廟筭者得
美於廟宇
之上也後
有廟戰廟
勝淮南管
韓皆本此

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決於無筭乎豈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
道者也如韓信知趙王陳餘

不用李左車之計是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又選二千人持一赤旗

革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行出背

陞口、此因利
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少不能

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間使還報秦將大喜曰夫

諸子品節三函卷

大孫武子

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靈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問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闕與

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閼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

敢泄武安君爲將者斬因賂趙括段經明欲擊魚
卑而詐爲召還是也段頻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初

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還遼東屬國春無牛行蹇
頰擊之恐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頰潛於是路

設伏悉斬獲之桓帝
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越與吳才林相越程左右各一林
去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

越乃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男女岑藍甲今西
擊而潛兵渡沔是也岑彭漢將申令西擊山都縣

而潛兵渡沔擊破秦豐豐
南郡人據黎丘號楚黎王

子 123-15

遠而示之近欲遠襲者示以近迫之形如韓信

兵拒之信從夏口以水壘渡河襲破魏兵

利而誘之李牧以利誘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採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謝玄與苻堅夾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

破之其肩以和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敵人兵勢甚強且以避之如王霸開風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霸楚兵

守待其飢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掩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或曰忿速可侮

卑而驕之如冒頓以千里馬開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於冒頓冒頓怒而滅之越子率參朝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三索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早斷其李密果驕而取敗

伏而勞之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出而楚疲於奔命用豐說表紹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進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候左則擊其右使疲於奔命人不

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也則項使人問趙王曰廉將軍爲人易與且降矣今沛公

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於是趙退歸而用括

諸子節言卷

孫子

三

秦晉合兵伐鄭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於秦無益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乘敵人之無備攻其取之出因關羽撤兵而襲取有郡即其自陰

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

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

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

銳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

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

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

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

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

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

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

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胃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

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

諸子節言卷

孫子

四

鍾音忌意音忌禾音忌一畝當吾二十石。意豆攪也故殺敵者

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於困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狐潮等攻

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衆後雖城陷而子奇令狐之力已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晉吳伐楚入郢衛又加兵於齊
晉盟於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
弊襲而滅之當時雖有智謀
之士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於師旅者必其權

之遠輸也。糧旣遠輸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衆百姓安得不貧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百姓近於師旅者必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不空竭矣百姓財竭則急於丘

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

故殺商者怒也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使誑燕人

墓於是卽墨城中士卒皆愁欲殊死戰又牧之則皆亡也後漢荊州刺史度尚候軍士出

耳商之才生也獵密使人燒其珍積獵者還莫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軍爲一破軍次之全軍爲上

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

交其次伐其丁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伯林軒

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機關之
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

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善月兵首窮人之兵而非戡也戡人之成而非

故善用人者屈人之兵而乖離其地。故善用人者屈人之兵而乖離其地。

項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

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

若小敵
堅而不思
避必為大
敵所禽此
足上句也

讀書品節二十四卷

孫武子

12

<p>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small>從中制而</small>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small>引等也</small>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p>	<p>全國爲上破國次之<small>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爲上破人之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崇而降及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裕取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small></p>	<p>全軍爲上破軍次之<small>全人之軍爲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收銅馬鐵腰尤來大鎗及赤眉之類皆能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皆不能全人之軍也</small></p> <p>其次伐交<small>其伐人之交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公與韓魏交馬詩以疑馬楚高洋遣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此皆伐交之道</small></p>
---	--	--

<p>距堙又三月而後已<small>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爲山以據櫓或乘高設計而入城又太約三月而後能入城</small></p>	<p>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small>爲將者久不勝其忿使士卒蟻附攻之爲城上敵人折殺三分之一而去而城堅終不能拔者此攻城之失也如後魏武帝攻宋城質于平始使士卒分番相代登而後升死者甚衆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small></p>	<p>拔人之城而非攻也<small>如文王伐崇因崇而降慕容不血刃是也</small></p>	<p>毀人之國而非久也<small>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沛公取秦晉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small></p> <p>十則圍之<small>此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如此若主弱客強則必十倍於敵而後圍之也</small></p> <p>五則攻之<small>吾軍五倍於敵則可驚前掩後衝東擊西而攻取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small></p> <p>必五倍然<small>後攻之也</small></p> <p>少則能逃之<small>我軍少於敵且暫避之伺其隙而乘其弊然後襲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佚彼勞我飽彼饑少亦可與戰者合戰若起以五倍之衆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苻堅一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十萬師必逃也</small></p> <p>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small>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之</small></p>
---	--	--	--

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

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

穿趙盾遂命三軍皆出與戰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據其空虛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將軍討遼迴

伐蜀迴以西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選精甲統騎星夜襲之幸路則倍道兼行除途則緩兵新進出其不意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於空虛之處雖千里之

遠而兵無轉戰之勞者如劉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其不意一而後之漢末

西安開之日夜警守臨海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奔勒諸軍摩食趨臨海出其不意一而後之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衆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奔薛東南

陝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遁走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如司馬宣

王計公孫文懿於遼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搗其巢穴文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史新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士會請秦伯襲擊趙卒於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如曹操

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過採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

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撤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鄢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遣干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羅兵漢漢子城峻其壁堞以待援至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策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蜀中原多故未遑外略且羅氏保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忌遷惡移當保羅郭必用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姑記此三事為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交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之勝若韓信欲破

趙必先探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片其敗耳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據之地死與生也謂形之以弱則敵

必追形之以強則敵必退如韓信破趙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韓見漢赤旗遙走又知韓信以囊少盡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追之侯其半渡伏盡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此皆形之而知彼處死地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

王以兵三千親犯尋邑中軍知敵之有餘也謝玄追到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成知敵之不足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

軍爭之妙全在識地

不務爭

也

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

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

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者言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可決勝也

軍爭之利在此神妙

不務爭

太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如趙奢救三十里而軍留二十八日不待復益增量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關與據北山是後發而先至也

軍爭為利眾爭為危智勝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

軍爭之難在此三事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舉全軍而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如特堅以百萬眾與晉軍委軍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麗涓無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而敗是也

軍爭之要在此三事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勝者在先疲者在後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此以下言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者若秦

師襲鄭而遇與晉戰
而三帥被擒是也
其後晉與
日併行遂
之馬陵焉
軍大亂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
則猶有頭頭上將軍
者蓋其法吾軍十分中五
分先至而五分未至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先全軍而往勁者在

齊而為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
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猶能取勝者
何蓋是時余剛既敗衆心已沮迫之則河東易平
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不
也一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用彼處鄉人引導若吳
城是

不動如山
趙奢攻閼與去邯鄲三十里
而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難知如陰
馮異與王元行巡戰異潛往柳邑間
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

動如雷震
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震之震擊使
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
發萬人拒北山而勝秦

掠鄉分衆
掠於饒野
三軍足食
廓地分利
兵守其便利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夜爭鳴鼓而進
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陸遜
攻費棧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
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酈賢守代犂丹兵薄城正

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熾然炬虜見謂奔師至
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描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
也後漢臧宮攻延岑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
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因從擊
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
不至必施而疎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
也旗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曹與齊戰齊人三鼓而
制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
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冠何令士
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
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此以聲勢而奪其氣者也
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得八百
人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百人斬二將自旦戰
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此以勇
戰而奪其氣者也文憲阻水為陳以拒齊領軍

不後擊
指陳王絕已
並以告之楊鞭馬去此以名位而
奪其心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
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
視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
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
此又以形貌而
奪其心者也

擊其情歸
唐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
輕我心當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餒必將自
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
餓倦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
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法曰新氣勝是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謝玄待符堅退軍而亂擊敗
軍而誅反者
是以靜待譁
之是以治待亂張遼靜坐中

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常督左縣許朝督右縣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戰敗鳴三鼓兩戰敗鳴六鼓自旦至中兩戰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鼓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走曾遂大潰此以佚待勞周亞夫下七國堅壁拒守絕吳楚糧道待其饑疲出兵擊之此待饑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衝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

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

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

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敵人已據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敵人已背丘而陣慎勿逆之而與爭若趙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而敗是也此言將智勇等而勢均者如此至於劉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遠而陸遜四面感之土崩瓦解解者是以勝兵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哉

佯北勿從敗有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破趙王斬龍且皆佯北也惟其從之是以取敗

銳卒勿攻唐太宗征薛仁果仁果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命軍閉壘以待氣衰一戰而

餌兵勿食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衣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

歸師勿遏師將還歸必有備禦若曹操征張繡劉表遣兵救繡操將引還表與繡兵合拒險遏其歸路曹操夜擊繡為地道設奇夾攻大破之操謂荀文若曰虜過吾歸師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攻段業弘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不從卒眾追之為弘所敗

圍師必闕或可因一面示以生路使彼無必死之心或可因一面擊之若後漢戚官圍妖巫傳鎮等於原武攻之不士多死傷光武命開圍弛守賊眾分散遂斬鎮等唐李光弼圍史思明於上門令開兩角以縱之賊果棄甲而走因擊滅其眾後漢末朱儁圍韓忠於宛城開圍俟其出而破之曹公圍壺關連攻不下曹仁請開生路遂拔其城

窮寇勿追窮寇焚舟破釜求決一戰若夫葉王謂窮寇勿追因欲循開不容開問迫楚師趙充國遇

楚

先零棄輜重欲渡湟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果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絕地無留危絕之地慎勿留止恐為敵人塞其路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備絕地如所謂絕

澗天井天羅天

塗有所不由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峭澗而東趙涉澗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

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峭澗阨狹之間將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

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峭澗之間果得吳伏兵馬援討武陵五溪不

充道而進壺頭賊衆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多疫死援亦病卒

地有所不爭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和城侃謂和城之地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

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用三萬兵守今

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楚國人皆害

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難可解如張方之在洛陽連戰皆敗

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為勝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

屈諸侯者以害屈諸侯者以害臣相疑或擾之使人民失業如斛

律光高頻平

陳之策是也

分速可侮如子玉剛忿晉人執其

一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五 外品 孫武子二

行軍第九篇中皆論處軍相敵之事處軍即行軍也相敵相敵之虛實動靜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

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

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

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

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

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

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

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

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

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

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潰井兼葭林木蘄

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陰

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

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

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

敵不可
則必有形
見乎外察
其形則知
其隱微之
情此三十
者是也

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則者陳也無約
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
也仗而立者餓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者
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
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
餒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論議徐與人言者失衆
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
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

軍中要務

卷之三

三

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
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
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
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絕山依谷

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
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日而

居也如馬援討武都寇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
與之戰羌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故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

之與戰此三者
處山之軍法也

絕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止一則
引敵使半渡而擊之一則使我進退
無碍如魏將郭淮遠水爲陣

劉昭烈知其計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敵

引兵過水來與我戰慎勿迎之於水內令其半濟
行則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如漢王破
曹公於汜水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

薛萬徹破寶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
敵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處父
與楚軍夾泚水而軍處父退令欲使楚人渡楚人
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

戰而歸是皆知此術也

軍中要務

卷之三

三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
軍法也地卑下決水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兼慮
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戰不吉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

是軍必欲處其上流也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地氣溫潤水草豐惡不可以
居斥南鹹地也東方謂斥南

方謂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平
陸之地處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使軍便於馳突右背
高卑所以恃爲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操伐吳馬援征蠻壯衆疾疫
此失養生處

實之道也

實之道也

溪谷深峻不可

環繞所人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橫葦葦隱蔽者爲
天羅破池泥濘斬車礙騎者爲天
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爲天隙

其所居易者利三其所居易之地方如劉昭利遠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如趙奢善食秦間而增兵後
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

無虜妻妾後驅火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係外辭強又進驅者容者弱而潛遁也如吳與晉爭長吳

視之玉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不與戎多許此吳王既會遂與晉目巨矣

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懋也明日請相見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
有奸謀也如漢王使鄢食其

將重寶唱秦將賈繇欲和漢王因其急而擊之
晉將李矩拒劉懷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潘其精兵

見其強卒陽大饗士卒皆
醉矩夜襲之陽僅以身免

鳥集者虛也。楚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幙有鳥，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

齊師遁矣此皆見
鳥集而知其虛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

耳不起佛耳而定彌遠中長而存寧月忽爾
遼中陳而立有存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懸鏹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旣炊器也。懸旣於外。不復炊。暴露於外。不復

逐舍者穹寇也。虬焚府破金欲決一戰者皆窮寇耳。

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

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習
所敗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地形第十

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陰者

遠者我可以徃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宮陽

糧道以單則和。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

出而勝之敵者有備出而不覬冀以逐不和我出

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
支形者岐路多塗而難者又難出。

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

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而不利。凡

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

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

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接以二擊十曰太卒於

蘇曰弛吏弛卒蘇曰陷大吏然而不用是弊蓋而

趙奢曰教以軍事者死諫不避死諫而先據此國之寶也
 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孫子參同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若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捷不仁未嘗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參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又魏錡求公族趙盾求卿皆未得而怒俱使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孫子參同
 士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我乘師無日矣晉伐秦荀偃行今日雞鳴而駕唯子馬首是瞻秦厲怒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遂棄而歸秦伐晉趙穿怒史駢之佐上軍也晉以其屬出皆是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戰必用精銳為先鋒一則壯吾志二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苻堅是也

孫子參同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則龍所以垂泣而行殺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食閭閻所以同勞佚也

孫子參同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唐太宗曰先料敵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蓋料心敵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後我可得而知焉蓋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與不可戰之形得矣

孫子參同
 九地第十一上言地形之常此言地勢之變言七懸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

走其軍
不其米

重地者士平心專志。時志重於死。走其軍。地深北有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此段言机
深出空民
可慮而不
可明

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

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知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賂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

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

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諸侯自戰於境內爲散地內顧之心而易散也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莫有圖志爲楚所敗是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險固之處勝在必太宗以三千人守之坐困建德十萬之衆是地也散地則無戰與戰若敵入深人事志輕聞手當

人積穀保城守險使輕兵絕其糧道使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出兵擊之可以取勝也

輕地則無止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密其所伏敵人若來則速去之

爭地則無攻要爭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利險固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

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

衢地則合交四通之地當先遣使厚賂約和旁有外助彼失其援左

重地則掠糧食深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掠取

圯地則行便當據險守要簡選精兵或分左或分右掩其空虛乘其不備乃能勝之

圍地則謀是爲有強敵後有險欲進不能欲退不敢

死地則戰夷寬并力死戰此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故曰困而不戰者亡窮窮而不戰者亡

人皆無識也

之奉順其意設計取之若東胡求千里馬於冒頓

之備遂
滅其國

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軍政初舉之日夷

通使命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委敵之類泄我
事機測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利者如
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

是也蓋兵法有常變不可執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

至所以使敵先趨者
恐我至而彼不來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
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

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

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

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

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

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

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助

攻者明。以水助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

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

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

火攻於內

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
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
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

軍之道也

火攻人。以火攻其人也。如陸遜初兵士各持以把
而擊。劉琦走黃蓋以舟載燥荻枯
柴焚燒劉琦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火積。焚燒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
從高城之策遣人因風縱火
燒陳諸將陳人益獎是也

火可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遇敵在荒澤安
營立柵火可發之

諸字出節主奉

不發字主

主

於外不必待作於內。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少
遲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火無益也。如李陵
征匈奴戰敗為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火陵亦
先放火燒斷葭葦遂絕火勢黃巾賊張角圍皇甫
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人間出圍外縱火城
上舉燎應之嵩因被謀奔陳賊驚亂敗走是也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
分而為二。因奮擊大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

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一說敵以水灌我
我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殺
守堤吏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我可以奪之
如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
葭葦奪其火勢兵法千變萬化不可執一也

用間第十三。不能間微妙通神非上聖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

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姦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之

摧間敵也非仁義之德不能託使間使恩以結間
使之心斷以決自巳之惑彼此不疑然後可使出

入於萬死之地而探知其情也非淵微精妙者不能得問使之實益問亦有貪敵財者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赴我者如秦問入趙軍不得趙之實楚使使入漢軍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問也夫將與問不可相疑將將有已之計故秦使張儀拙魏數年不疑反遣人陰厚之漢使陳平用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得其用問之妙也

問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聞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聞者與告俱坐以死一惡其泄一滅其口也

孫武子終

尉繚子繚大梁人度此書非偽關機闢不開不
制談在孫武之下今節其善者著于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闕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闕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

武

諸子書卷之五

子

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入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入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驚物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將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天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

王制之變
非二十萬
衆不可
起代趙亦
用二十萬
趙乃以四
十萬敗於
長平

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

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

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一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

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

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

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

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

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

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

諸子品節

朱樹聲

子

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

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驟耳之駛彼驚馬鬚與角逐何

言與國之
兵弱以告
國當之不
能用也

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

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

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

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

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

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

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

由國中之制弊矣

戰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

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

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

殺將乘闖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遠此力勝也王侯

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

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

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日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

諸子品節

朱樹聲

子

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

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

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今者一衆心

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

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

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

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

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

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

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
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
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
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
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
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
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施所以養民也城
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
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
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
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備用不
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
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
堅發欲畢鬪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
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
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下筮而獲吉貴
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
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并成而後飲軍食
熟而後食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
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
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
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與口虛言將無修容卒
無嘗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關將帥者

守權

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
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
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
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
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
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
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
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

守權

紅好贏弱
內保倉庫
以待教者
之至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
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容廩毀瘠
而入保令客氣十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
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六失無者也守法
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
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
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
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新食給弩堅矢
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救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

讀史略

本財庫

辛酉

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害。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者。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

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勢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寃也。

諸事屬手來

卷之五

美

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寃。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主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

戰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驚宜真。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撲檄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功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

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望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究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筆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開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圖不下十數，中圖不下百數，大圖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

興師動衆
及良民
借記四聯
親戚知識
也費其矣

無不離官府。如此開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

治本

此篇下善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天在芒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男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

諸子學集

不尉繚子

支

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瘠。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饑。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侮。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

結語括起
前意

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諸子學集

不尉繚子

支

重刑

將自千人已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已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

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結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六

無為

陸賈新語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有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飲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大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大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

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字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也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辯惑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盡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

諸子品節主卷 木障

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字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

人主之

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令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

諸子品節主卷 木障

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丘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言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

唯聖能

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

此篇專言神仙之不可求不可不建功立業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付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并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

諸子品節卷之六

不陸子

四

推尊湯武

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足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寢言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

敗剝仙人

資質

此篇言人才之通塞有數惟人君不明故資者非資不才者通顯以材木作譬起韻語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梗枏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聚木之宗什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尚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臨於

諸子品節卷之六

不陸子

五

清新美不厭其多

韻語

山阪之阻隔於九峴之隄什於鬼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龍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崿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知道傍之枯楊累葉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罅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數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

以下說枯楊

木

4

至德

子 123-44

清溫新
美長吟
不倦

韻語錄
高聲響
不宛不盈

諸子品節王案

不陸王

人

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
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
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怨於庭
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
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
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
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
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
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
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孟厲齊莊
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仗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
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臣下之
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
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
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
傷之是三君皆疆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
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懷慮

此言忠誠
專者成
名二三說
隨者廢

蘇張以三
三敗

管仲以事
一成

諸子品節王案

不陸王

九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
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一天下勞神八極
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
志不缺一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
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
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
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
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
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
仲相桓公誦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
敵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
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
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
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
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
之異缺一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
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

文成五刊

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達於厄而發其身。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濁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乃彊。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術事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

諸子忠節手卷

不陸子

十

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

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

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

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

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五穀養性而棄

之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斬。禹

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瑋瑋

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

妙品

言觀遠不若求之近
慕古不若及之身
若法後王是也

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難。道難。紘

者不失官商。故良馬非獨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

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

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

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

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術者。說為御者。良賢為聖

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

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

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為。故

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

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

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

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則神清。故求遠者

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

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

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

則忠亡

諸子忠節手卷

不陸子

十

輔政

此果處杖
作譬况立
柱見邪正
忠誠不可
不察也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缺。覆。之。禍。何。哉。

諸子品節主卷

不陸子

主

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讓。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明誠

此篇言天
人相感善
道作於下
則善氣感
於天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蠱。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辟。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

諸子品節主卷

不陸子

主

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而。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鵠。之。退。飛。五。石。之。所。墮。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鸛。鶴。來。冬。多。麋。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網。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

匡衰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慕。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逐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鮒出奔晉。言鮒絕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詳。學問欲博。行義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比之聲。是故語

此多樂言
聖賢君子
通於正道
自不惑於
邪謀

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安其身而見其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文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而也。故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人事之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誤。上詠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可成。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故聖人不必同道。而皆合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性命之象也。禹端異路。干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踰。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

終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七

外品

賈誼新書

賈誼政事疏

前欣動之

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焉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無難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爲今吳

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七

賈誼新書

二

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

厚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

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

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

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

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莫音備太

不萋是謂生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公日月中

而全安甚不肯早爲已過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

抗其頭而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

二假設其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

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

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使

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

有文室之執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室諸公

幸者適爲中涓其次歷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

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

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

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

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

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

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厚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諸子品節卷之三十七

賈誼新書

二

心自以為天子為昆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為御夫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也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至於醢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其骨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醢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

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彙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微侯而君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樂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界令其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使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貴高利幾之謀。不生。柴期
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動而五業附。陛下誰
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
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
亡聊。也。柳賴也。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病非徒瘕也。又苦踈盤。反。足下曰。躡今所
呼。脚掌是也。盤。古。戾。字。
言足踈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楚元
王高

諸子史記卷五

五

五

帝之弟。其子於。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
也。今之王者。兄之子也。惠王齊
悼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瘕也。
又苦踈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成以為要褻及
標領。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
以偏諸。縠者。衣也。謂
以偏諸。縠者。衣也。謂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
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二后而

節適。得其節
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
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阜綈。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
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亡饑。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
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
曰。毋動。言天下安
不可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
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諸子史記卷五

五

五

商君造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曰。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
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倨。婦抱子而哺之。乃與
其舅併倨。無禮之甚。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
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
節。曰。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
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取進之業。天下大敗。衆
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
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

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

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

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竊

戶之簾劉謂劉取之也奪兩朝之器奪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

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粟言計爲文書以

出倉粟近十萬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矯僞石耳非謂微發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之人

許爲詔令妄作號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

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

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

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

大體刀所以制書札佳篋所以盛書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

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

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

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王

胡北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曰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以爲番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

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國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

自完則是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

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與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

制國而令予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

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

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

國新讀與交同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

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畢以爲王而天下安

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

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縣

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錢

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歸諸

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

郭以北著之河著音直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包取

後漢書
或曰捷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

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
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
遇諸侯之皆少少謂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

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

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

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

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

其臣言則問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

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

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

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

爾續後曾不與如臣者執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

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

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召謗於

天下耳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廷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教年之後
皆如生言
事無所施
少年料事
如此

危言特甚
非文帝不
能察納

哉曰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怒

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刺利也音同為俱靡而已

淮南雖小豈希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

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

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曰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

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

也願陛下少留計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異幸疑

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異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

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

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疑也制服之道取至

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

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

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

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遷
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
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如
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
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
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
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
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
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

諸子篇主卷

一八東漢書

主

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以
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
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
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常先
輕始而微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
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
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

近漢書
法度之文

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防民之
滅炎奈何萌芽未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
周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
衛侯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
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
襄王出遊伯圖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

諸子篇主卷

一八東漢書

主

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
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
用隧伯公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
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
體也繁縷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
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
繁縷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
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宋一事七

諸子節手卷

立此現瑋
二字亦奇

現瑋瑋也
瑋者大也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平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子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慮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現瑋 事勢

天下有現。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避縣網。甚可現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奔完堅而務雕鏤。纖巧

諸子節手卷

宋一事七

古

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饒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銜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銜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其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

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辯。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禮過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愈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三表五餌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卽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陛下官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

術雖迂而
文辭雅著

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竊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捷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奈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忿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官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肯其信陛下。

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論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遇音慈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論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校之所長。與其所工。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切賞均。則國寡而尙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駭。驟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國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解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不

食焉。食物故四五盛。美哉。膾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淚而相告。人徐憚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解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輒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肝相告。人人汲汲。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解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至也。陛下必有所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園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

三表五餌
是實生用
意竭盡極
力暴露以
欣動天子
之意極纖
極矣

諸子品類卷三

不棄舊書

九

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之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卽饗胡人也。大轂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賔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肝而欲。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繮拘也。夫或人且

諸子品類卷三

不棄舊書

十

得又得。若此。故三表已論。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甘口。揮劍挾弓。而躡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遷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頤。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臠。羹臠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

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後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為之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窳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宗也。上法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情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情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連語

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

妙品

子 123-59

子 123-59

子 123-59

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之，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貴，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牆薄則亟壞，續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讎、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

則青染之縑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九疋棧機薪之想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

積貯疏

管子曰倉庫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其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矣時不雨民且狼顧民欲有畔意也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又賣子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防危欲隱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

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飲其骨五巧反政治未畢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與天子相比擬延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馭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政亦驅字著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慮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也原原危也言務耕農厚者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而常不足原原若此竊爲陛下惜之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金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公得顧租者備工爲作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殺爲雜則無利殺之甚微爲利甚厚殺爲雜則無利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

幣之執人人皆得各隱屏而鑄因欲禁其厚利微

姦雖罪日報其執不止適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

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

使人陷阱執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累下報也

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

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

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或用重錢平稱不

受兩漢初鑄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素錢與英錢皆

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

加若干用重錢難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

也不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庫則大為煩苛而力不

能勝縱而弗呵庫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

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

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皆采銅鑄錢廢其

善人休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

奈何而忽詳平也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

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

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

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

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

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

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

上挾銅積目御輕重銅積謂多錢輕則目術斂之重

則目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貴臣

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目臨萬貨目調盈虛目收

美調平均也奇殘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

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末業既困

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故

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

行博禍臣誠傷之

諸子品節卷之三

賈誼

過秦論上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言其兵無食。天下不義。糧而行。橫行天下。謂輕前敵。不部伍旅進也。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闢。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限。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謂武臣田儼魏豹之屬。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此失也。章邯之降由趙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高用事。不信任將軍。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東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

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何戰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大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

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過秦論中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

屬。為之謀。秦人蘇秦東周。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秦楚及韓。周最。周

之公子。力仕秦。陳軫。蘇厲。蘇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

入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為亞卿。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吳起。衛人。孫臏。孫武之後。秋。日。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將。廉。頗。趙。奢。皆。趙。之。將。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道。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散。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膚。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驕。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後。至。尊。而。制。六。合。執。捶。封。一。作。擣。利。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趙。有。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隳。堅。城。害。已。殺。衆。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鑠。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斷。華。山。爲。關。因。河。爲。溝。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

人皆天下豪士田忌齊將廉頗趙奢皆趙之將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道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散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膚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驕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後至尊而制六合執捶封一作擣利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趙有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隳堅城害已殺衆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鑠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斷華山爲關因河爲溝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

因河爲溝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

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呵夜行者此又指陳利兵也

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

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躐牖繩樞之子也

也亡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

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

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

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靡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

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以鉏耰及棘矜也非鈇於

句戟長鐵也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適戍之衆

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

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太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

之勢異也

過秦論下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

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

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秦南面而王天下是

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

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

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

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

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

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

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

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

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

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裋褐以毛

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而饑者甘

珍音昧何蟻傾以隱處也微舍蟻

蝦與蛭蝦亦水虫也音退蛭音所貴聖之神德

遠濁世而自滅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般紛紛其離此都紛紛紛離意也亦夫子之故也

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

芳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豈容吞舟

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固將制於螻蟻也豈容吞舟

大魚而橫豈容吞舟固將制於螻蟻也豈容吞舟

朝主豈容吞舟固將制於螻蟻也豈容吞舟

鵬賦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

貌甚間暇異物來辟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識言

其度識言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

余去何之吉岸告我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應萬物變化

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

續變化而短相傳與也此即神代勿移亡間胡可

言勿移亡間胡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太差以敗粵樓會

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迺和武丁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悍矢激則遠萬物同漚

震蕩相傳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土無垠

有命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忽然而為今何足控揣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

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考者死權品庶每生庶幾庶幾

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愚士繫

俗僂若囚拘反迫也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

惑好惡積戾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

形超然自喪呼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遇坎

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澹虛若深淵之觀泥虛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

養空而浮道家養空虛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

若斥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

芥何足以疑

修政語上

樂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開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藝言獻於貴然後開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難歟。寧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修政語下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有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猷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

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受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論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論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主。則治國之道雖治天下者。

由此而邑。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不私相鬪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

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鄉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優而加志我儻優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傳白鵝黑榆流波雜正若龍蒙視治由笑佳態能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餘憚癢心而顛一視之今以二三之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奮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父息既遇老聃聖若

父歷行避尊讓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言言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父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孤休鳥也雖父弗得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

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
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闡飾矣
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
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
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
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
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
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
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此率為疆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故明君之
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
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
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
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
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曰民明民萌哉直言
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不肖皆具
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飾焉故
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

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譽之故
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
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
隨之夫民至卑也使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
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
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
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故君之信在
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
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
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
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
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
故不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
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
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故不可以居官夫
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夫行之於兄則行之於
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
故夫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

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嗚呼。人耳人耳。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謂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謂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謂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為言理也。故使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

諸子品節卷之三

不真傳

七

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諸子品節卷之三

原道訓

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勢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之聲狀失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釣。歲亡。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媚嫖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唐何媚嫖。古善釣人。射者打鳥號之。已。美前所出地名。之箭重。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以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未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

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負者常轉疑也者主浮自然之勢也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絙不縵以便涉游短袂襍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

聖人

不

三

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

妙品

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

指所指也湊所合也猶言行止也

老氏訓故

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於月則必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渝下則後者慶之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錙之與刀刃

犯難而鋒無患者何也以其計於後位也

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也

聖人

不

三

上善若水

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蛟蛟蛟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通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期翔忽區之上還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

非徒然

言一句作

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
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
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
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蹠適也。自無形適有
形。離其本也。自有形
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
所弃。故曰以衰賤也。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

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

諸事咸備

木蓮子

西

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音之數不
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
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
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
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
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千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

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

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

江潯海裔。馳要褭。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

滔飢奇麗激珍終之音激揚珍轉揚鄭衛之浩樂結皆曲名也

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死囿之走獸此齊民

之所以淫佚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

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

隱于榛薄之中。藪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

五禽臚採桑爲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凜冽。

讀書錄

卷之五

毒

浸潭_船蔣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粟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

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

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

者也故夫鳥之啞雅啞鵲之啁惟啁豈嘗爲寒暑燥

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

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故士有一

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

全神保真
養生家語

治氣養神
也火逾然而消逾盛

南華有
此語今特
演繹之耳

垺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

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

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

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

為宅也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

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

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

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嘯樓列埒之門而躡蹈于汚

壑穿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形神相失此膏燭之類

也火逾然而消逾盛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曰充者以

壯躁而曰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

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則縱之迫則用之其

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

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倣真訓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

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終萌兆牙孽未有

形埒垺垺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

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舍和續紛龍從欲與

物接而未成兆朕續紛雜揉龍從欲與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有始者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

條霄霓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萬物慘落根莖枝葉青葱蒼龍萑蘆炫煌環飛蠕動

蚊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

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

儲與扈治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

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治萬物大通混冥深闊

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

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

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注然靜寂然清澄

莫見其形若光耀之問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

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

天大寒至霜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

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負

乃是重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
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
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
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跋躍之術
猶齟齬不提挈人間之際揮挾挺捫世之風俗以摸
正之道也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璞璋
此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
撥弊撥猶雜揉也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若然者偃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
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璇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
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蟠蛇之岸不足
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
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
鍾山其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
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
汗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
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白
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

不礪不礪礪敗也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能不敗
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胡句
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關
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
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
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
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
神居之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
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
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
一園也
莊子萬物皆一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
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棟而輪之無一輻有之
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
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踊躍于鑪
中必有波溢而播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
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
九鼎也有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

此言微言
其神動

言萬物雖
有所與受
而造化不
自以為功

妙妙

老子道德經卷下

卷下

十

老子道德經卷下

卷下

十

夫萬物之踈躍枝舉百事之華華條梓皆本於一根

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

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

龍從遠巢彭澤而為雨蓬巢彭澤沈溺萬物而不

與為淫焉本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

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

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

際也今以涅槃緇則黑於涅槃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

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草涅

磐石也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

涅槃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鑊金石書竹帛何足

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

之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葦

之厚通於無垠而復反於敦龐此道猶復為大也

荷蘆之中白符言其薄柯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葦之

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垠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

微重妙挺捫動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

之天疾風教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

此言萬物
自無而有

小者去無
而遠大者

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

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

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

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

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

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

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歟

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鑊之以敬技刷厥雜之以青

黃華藻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制巧工鈎刀也刷

鑊之具也然其斷在溝中一比犧尊溝中之斷則

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鈎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

德者著其行偽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

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

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

者不定而外淫於世從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

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

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營然有求於外此

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

渴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于內者必有色於外

矣夫瘳尋木色青翳而羸瘳與蝸阿曉此皆治

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

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

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蹠之落無尺寸之鯉涼水

勝之年大道塊阜之山無尋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

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裏之

者邪無裏無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

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虛則消鑠滅息此

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

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覆帛之不被裏者

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絮者非簡之

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

已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

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

所干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神經於

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

隘而不塞積高天地之間而不危不危者通此者雖

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蹠陽阿之舞而

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

襄王后玉連環曰客多智解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

天下也

夫憂患之來擾人心也非直聲憂之聲毒而奎蝨之

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未

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

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

性擢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

樹木者灌以水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

則必無餘梓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

可得乎今盆水在庭而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

過一撓而不察方負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

也況一世而撓消之曷得須臾乎

此言賢者
不遇時則
命聖人不
依違時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法不肖

者同命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

門閭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閭

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巫山之上順風

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

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也故河魚不

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

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

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

也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鳥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

子之越舸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罟

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

覽冥訓此篇言物理變化至不可

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

也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歡歎

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

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

笑君形者至故蒲且子之迎鳥於百仞之上

字千金
熱諸師

卷之五

情練

射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靜之道太

浩之和也詹何楚人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

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酒感東風而溢

而商弦絕或感之也弦感商而絕而急故絕也商西方金音最細

已或有新故相感者畫隨灰而月運關鯨魚死而彗

星出或動之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以蘆草

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魚長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

旱雲煙火落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故曉山

崩而瀉落之水涸涸落區浴生而淳鈞之劍成區越

治鈞鈞紆為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

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

其道若觀鯨魚鯨魚小魚在水中可見而不可得至微故聖人之心若鏡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

其失之乃得之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

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

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憺若純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

楊子雲陰
作本家誰
而洗陳以
之補生還
養生法不
提每矣

不知其所由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
是謂大通情也欲終始於道也宗本也若未有其形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

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合甘步不出頃畝之區

而蛇鱗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

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陳雨扶搖而登

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鱗著泥百仞之中能罷匍

匍丘山野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援狔顛蹶而失木

枝又況直蛇鱗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

風雨不興川谷不濬草木不搖而燕雀倏倏之以爲不

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會逝萬仞之上翱翔

四海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還回蒙汜之渚

尚伴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都廣東南之山

下也言風過廣都之野送日羽翼勞水暮宿風穴

當此之時鴻鵠鶴鷄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

直燕雀之類乎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心怡氣

和體便輕畢馳騁若滅勞逸若一左右若鞭周旋若

有人發有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

動而自舉馬冥使而自走此二人大一之御也一說直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

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

招指不咄叱過歸焉於碣石言其御疾到碣石之疾

鷄雞於姑餘姑餘山名鷄雞鳳凰之別名言其御疾

也自碣石過歸焉復軼過鷄雞於姑餘山騁若飛騫若絕躡風追焱朝發搏桑扶桑日出日落

崇山名日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非慮思之察手

承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

御御之者也

天井植生梓而不容蘘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

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枉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

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廣

濊養極望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今天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

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

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

以火能焦木也而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

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仰日。雖有明智。弗能喻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

精神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消蕩。而不休矣。血氣消蕩。而不休。

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暴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

此言人物之生。死。天也。與未生。未死。總是。一氣。

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濤之家。決濤而注之江。濤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濤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神不可外。

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以為。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不變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化。而末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

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黃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未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

言其理。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第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樹。人之所麗也。而堯。模楠不斷。素題不枿。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

立四柱有
首有腹有
尾

案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
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
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議誠
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
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
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
龍猶蜉蝣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
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
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
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偻脊
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
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
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
乃知萬物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
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崔杼殺齊莊公
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殖華將戰而死
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殖杞梁也華華周皆齊
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攷其行士為君伐莒莒人圍之

此段須按
起伏自是
佳詞

壯其勇力厚賂而止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
之不可遂戰而死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
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
耳而尚猶不徇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
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
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
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
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弃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
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
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
也故通許由之意金騰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
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
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
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
足利也今天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
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
盆瓿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
拊盆叩瓿之徒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



君利垂棘之璠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
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
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
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
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
簑。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
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本經訓

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

董品齋全集

入淮開工

生

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猘獠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

楊子雪用
此於甘泉
等賦中

名齒長二尺其狀如鑿下徹頰下而持戈盾九嬰木
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封豕大豕也修蛇大蛇
也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幽水之
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饕餮斷修

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萬民皆喜。置堯以

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栢有龍門未

水官名栢有龍門未

施道二字
代放逸用
字亦奇

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津民皆上丘陵赴樹
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馬翊夏陽北禹所鑿也舜乃
使禹疏三江五湖關伊闕導滎澗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平
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滂九州乾萬民皆寧其姓是
以稱堯舜以爲聖

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通流通之所生者五也流通放逸之事意謂五之三才之五聖主之五聖主高貴也

也。大櫓駕與宮室延檣柱道雞櫚并幹棧道飛閣復
道相通雞棲井幹復屋標棟櫛櫨標棟柱類櫛櫨
焚井刻花置其中也。柱上附卽梁上短

萬應靈藥

准聖

144

波洶敵游瀾敦減郁菱杼紵珍抱消擬象水勢之貌游瀾減皆文盡

中有麗句
奇詞

石以純修磳以玉石致之水邊爲修以牒累流水
邊爲修磳修磳曲中水所棠處也

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拂迴以豫渦渚。番隅蒼梧之二國多水。江

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益樹蓮養以食鱉魚鴻鵠鵲
自運週法而像之也

鷓鴣梁饒餘龍舟鷓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

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

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增加赫於崑崙修其



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
 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通於土也大鍾鼎。
 美重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紵。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煜
 昱錯眩。照耀輝煌。偃蹇褻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錦
 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簾遼蔭。言
 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
 簾竹蕭瑟。蔭蔭蕭蕭。取其邪。文次叙。如錦。如鏡。如人。日。經
 錦經。冗似數而疏。似數而疏。似數而疏。似數而疏。此通
 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
 於木而微燒燎大木。鼓囊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
 鍛無狀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燎木。以為炭。
 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
 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
 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
 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
 差之削。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冠無舄屨之理。取平。
 直而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
 以示民知儉節。

三十九卷終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一 外品 淮南子二
 主術訓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
 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窕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
 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
 人無所害其鋒。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卧養德。折衝千里之外。
 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不懼曰。不
 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故。兩家難。執鈴鐵鎧。目
 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參弊束帛。刑罰斧鉞。其於
 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
 矣。遽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
 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遽伯玉為
 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
 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
 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
 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

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俱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

一彈而孔子三曰樂感于和孔子遊于太山見榮啓

吾得為人一樂也吾得為男二樂也行年九十三樂

也貧者常死者終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

能自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

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

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水

戾破鼎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

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矣莫稽於志而

莫邪為下冠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為小今夫權衡規

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

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曰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

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

通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匠士不

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

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

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

臣彌久而不相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

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

一人被之而不疑萬人蒙之而不偏是故重為惠若

重為暴則治道通矣為惠者尚有施也無功而厚賞

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

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

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

暴者生亂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

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

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

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

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

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君臣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

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舉尊而

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

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

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

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庶功日進。

諸孔明訓子用此二句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

全用八

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榱楔。修者以爲欄榱。短者以爲朱儒。枅欂。無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然而

韓非子

八淮南子

四

任人

良醫藥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材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人乎。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通。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

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

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

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

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

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

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徑猶渡也。絕

夫。寸生於稊。稊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

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

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

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

隨。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所立於下者。不廢

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

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韓之干。轡銜之際。而

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

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

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

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

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

考選臣等

有也是故興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

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

分以示之則蹠躠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

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

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

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

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君人者

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

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

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

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

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

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

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

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

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

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

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渰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

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渰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

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渰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

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渰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

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渰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

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渰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

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悞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

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

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

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

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

並與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

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

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

鮮者執柄持術要以為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

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

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

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

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

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初

甚勞終必利也衆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

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

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

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

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

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

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

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

先王後
人肯為也
先義後利
人肯為也
也故曰難
知語歟

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
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
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
為而榮此難知也問賢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
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
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
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
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
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
是或非此愚知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其急
於智仁以為質知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
辯慧捷疾幼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益也身林
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參美
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劍不智
而辯慧環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龍其施之不當
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
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老子曰國之利
器不可假人

先王之利
民必命一
動而舉
俱來

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
路除道三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月昏張中則務種穀
三大火中則種黍菽四虛中則種宿麥八月昂中則收
飲畜積伐新木九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
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贖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
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則官
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
視聽皆以為主者不忘于欲利也故堯為善而衆善
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此段在心欲小志欲大之前
再閱知其精好補入之耳
總釋訓 此篇詞頗雅馴內多名言但其琢字省
句務為簡奧雖云醒豁直少通顯耳
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者
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
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
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
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
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
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太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

善大矣

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

或以亂非自道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賢而求與已

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

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

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

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

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感忽至焉

感乎心明乎智然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換而

不可以照認也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

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

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

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方舉千人之所變則得

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

從也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

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昭道認誠也不在混冥之中不

可論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

亂蓋情甚乎吁也

夫子見禾之三變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治治然曰狐

鄉立而死我其首不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思本也故君子見善

則痛其身焉痛已身善惡自在也

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

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蹢躅蹢躅焉往生也故至人不

至道之人故若昧而撫昧芥人目也撫捫之從中後非爲觀客之也若跌

而據跌什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賢然而後知其

可大也若日之行日行人不與之爭遠

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

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

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曰萑葦以成輝小人曰快快

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

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善推之也

堯子文錦也雖醜祭廟堯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不

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

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

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佳人
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
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腹以盛之也。王于閭張掖而受刃。閭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間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
日治治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
必此積也。言自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已不亦不隱之。而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自隱身之行。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染不為無人不兢其容。木之水。
精也。行其上常。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
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君。無君而
後快。言人君動乎情以感民。則無不得民之心。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篪金石小大修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

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夫差與齊戰於艾陵。夷謂吳陽告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閱子騫三年之喪。舉授琴而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天下之物。理寓焉。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
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恆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恒生於不足。恆急恒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鴉好聲熊之好經。引夫有誰為矜。物性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機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知情偽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

君子小人

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京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凡高者貴其左。左天道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

左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

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臣若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

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

譬若設網者。別其綱而萬目開矣。

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

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為。終身為不善。非天不

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

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稔。不

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

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璫土

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

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起羣者。

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

柔齒。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

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推

後者在。上。

子路以勇死。甚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

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瞋

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

於昭昭。可與言至矣。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

善。積快而為德。宣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

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

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

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

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

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以道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稱。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味。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

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手叛父。

齊俗訓 篇內多奇句 然純駁相參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

子路登汲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

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

愚者有所長。智者有所不足。在不可以摘齒。僅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遠鋤。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頭。黑頭神蛇也。潛於神。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

夫玉璞不厭厚角。角矯不厭薄。問之覆角也。漆不厭。

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表與蓑孰急見雨則表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時為帝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楫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罔陸反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意禁而聽

從者衆譬若播基九於地負者走澤方者處高谷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籥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猱得茂木不舍而穴狢得得塘狢狢也防弗去而緣狢狢也防隈也狢狢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徵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乏財也

民躁而費多也

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營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東廩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

親也若事嚴主其養一也公西華賤而少敬故胡人彈骨越人鬻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剪髮其於服一也

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

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

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

妙

機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僬以之斲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

故剗剗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蒙塲坊設皆也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屬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

淮南子

手

此言為治
為樂後茲
百工不在
徒法法可
傳而妙不

剗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剗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鐵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

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靜也而寂漠者音之主也

此段面妙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至平公衣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賔有見人於密子者賤也賔出密子曰子之賔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撻也

此段又妙

淮南子

手

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賔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闊面於盤水則真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真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

此言因材
器使

伊尹水也
有此然柱
擬和款

此言人材
不可過求
生貴以可
知可行

孟子卷之六

不准南字

圭

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書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脍者使之跖。鏹強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樞者使之塗。各有其宜。而人性齊矣。

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剔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堯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目。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

議論亦正

孟子卷之六

不准南字

圭

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省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契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囁。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越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皇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載如乘載之載。是故貴虛虛。

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留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重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通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通瞻萬民利，不能足也。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

學子書

淮南子

主

言誠心則仁義自通於天下。胸臆子子無益也。下一箇字。

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驥駟駛，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賢，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仇行以絕衆，故不務也。

此段理精能詞發達

問以豫讓要離是其

楊子雲解用此章

此論亦未終

學子書

淮南子

主

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賢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夫重生者，不以其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賸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

此論治道最精

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故先王之法藉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治物者不以物。以睦。和也。文子作和。治睦者

此章法亦奇出文字

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

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

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無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

之也。堞。紛塵也。苦耐切。堞。氏。焚。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象狄鞮之語。不能通其言。今

令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矣。由此觀之。衣服

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然也。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一外品

淮南子三

道應訓 每稱引實以老子之言故曰道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

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

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

惟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

者。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

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

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

既得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

能布施。患必至矣。勿聽。七日。葉公入。發大府之貨。出

高庫之兵。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譬白公之

嗇也。何異梟之愛其子也。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

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

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

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莊子所謂道術者亦辯士也其詞亦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

妙

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

淮南子

淮南子

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

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

章法甚妙

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

此泰漢以後之言

無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少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

淮南子

淮南子

三

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賢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

田駢惠孟杜赫三人所見所言略相似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

府。子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

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

子貢過小行天子安國人大小之異

夫子驚大
識見

齊桓公
趙亦有情

本蹟皆出
諸書但此
則善敘

淮南子

淮南子

四

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賸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

寧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

先秦諸子
好稱引詹
何蓋得道
者議論却
正

出韓非子

淮南子

淮南子

五

之情欲則當縱心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致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

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

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此非難見
諸子然却
其後不厭

○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滅其相不可見若失作入作出若亡若失若不及若此馬者。絕塵弭微。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僇。繼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

事秦繆公

不准車

本

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聚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

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求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

事秦繆公

不准車

本

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此段本無
出諸子錄
非有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大司馬捶也鈞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鈞。芒。捶。鍛銀聲也。鈞。鈞也。

子

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釣於物。無視也。非釣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幬。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

盧敖游乎北海。

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十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

陰入乎玄闕。此陰虛。關北方之山。玄。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

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寔與也。言其所游不以盧敖所游比之。若我南游乎岡。寔之野。北息乎沉。則如寔與室中也。

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鵞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遽逃乎碑。慢然。止舞也。碑。楚人謂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焉。耳。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夫。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奮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寔與也。言其所游不以盧敖所游比之。若我南游乎岡。寔之野。北息乎沉。則如寔與室中也。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千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外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驚止松。治。楚人謂恨不索。若有喪也。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與蟻也。蟻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炤炤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倪師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

白公勝慮龍龍朝而立。到秋策。錄上貫願。策馬推瑞有針以刺。

馬謂之綴到杖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策故綴貫願也。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善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

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

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飲非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援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堯子晨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以。喻飛晨從下。繩維之。而欲期期則不可也。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錐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

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

○

魏文侯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寒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

飲而不反酬

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

○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

魏文侯

史今趙氏之德無所積而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

魏文侯

魏文侯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昌也而喜所以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極人紆勁杓國門之

關而不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以兵顯

○

魏文侯

季子治賈父三年而巫馬期絕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

魏文侯

得也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故釋之巫馬期以告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

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記論訓大河濁澤殊少潔清

伯余之初作衣也綴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

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古者剡耜而耕摩厲

而耨木鉤而耨抱耨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

耜耨鋤各柯而耨桔槔而汲古者大川名谷道路不

通乃穿木方板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

為輶輶而起千里肩負擔之勤也而為之桑輪建輿

駕馬服牛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櫓柔無擊修戰無利

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橈以守隆衝衝車渠橈甲也

慮所以連弩以射銷車以鬪以刀着左右為機今儒

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世而

弗改是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

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周公事文王

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洞洞

屬屬如將弗勝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履

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負扆而朝諸侯威動天地聲

詞意

攝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
委質而臣事之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
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
君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
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
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
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

論語集注

卷之五

五

論語集注

道寬而果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積陰則沉積陽則
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
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
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惟繩乎故恩推
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
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也推移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

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
無主於中而見屈伸馳於外也故終身而無所定適
譬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變而無轉清之則悲而

不愉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
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
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

夫絃歌鼓舞以為樂揖讓盤旋以為禮孔子之所立
也而墨者非之兼愛上賢尚同右鬼墨子之所立也
而揚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揚子之所立也
而孟子非之趨舍人異各有曉心丹穴太蒙及踵空
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習俗相友君臣上下夫
婦父子有以相使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矣

論語集注

卷之五

五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
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撻鞀當此之時一饋
而十起一沐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
効忠者則才不足也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
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
貢賦者邇也言近遠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
我難矣此言險阻之地若後世有道則貢賦者遠固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

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

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富行也。若直躬證父期

而溺死，雖直與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

也。秦穆公與五襲鄭，賈人弦高道遇秦師於閭鄭之

間，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擯秦師而却之，以存鄭

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

大功？昔楚共、田戰於陰陵。共王與晉戰于陰陵，呂潘射共王中目，幾擒之。

庭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於晉師中篡取共王也。

共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生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共

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怒其失禮，謂舉

足蹙。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

可行者也。是以聖人論事，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

柔從如蒲葦，非固奪也。剛彊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

也。以乘時應變而已。

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

而不寢，納之尋常而不塞，天下荒亂，彊弱相乘，則肖

生蠶臥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

貌。註云：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與矣。天下安寧，

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

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

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

易敗者，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

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

四累者，卵人之所獨見而言也。故夫牛蹠之蹠，不能

生，蠶順而蜂房不容，鵠知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

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

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

顏豎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

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

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

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

也。李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

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

屈故也。謹者無成功，營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隨

臨距者舉遠距長也

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齊威之
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淒
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
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
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領之下洗之以
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
位因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
未爲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
者堯舜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
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
以取人也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
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
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
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
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
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

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
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
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
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
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
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
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
甲止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
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
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
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
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
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
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
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
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層、幾段
辨知開達
溢下文辭

佳思遠出

層、佳妙
言人之所
不主言

卷之三

不主言

主

卷之三

不主言

主

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夫雷水足以溢壺，猛而江河不能實漏，厄人心猶是也。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

懼撿其氣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山出鳴陽，水生罔象，水之精，木生畢方，井生壻宰，土之精，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

每段借世
俗分解見
神道設教
此是古文
体

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斬其肘，枕戶樁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為其綿綿曼曼，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擊之。資用也，相戲以刃，太祖斬其肘者，夫以刃

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樁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摘者也，離者必病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束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所由來者遠矣。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際，開竈門戶，簪簪曰許者。

諧語

原惡相求
同利相死

婦竊財犯
出官盜庫
化賊民沒
利干綱

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僂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轆軸其上。以為造。不知加轆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兔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

詮言訓
詮註也。又
釋言也。

道家語

道家微

唐何古
之得道
者秦漢
人喜稱引
唐何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為之生。死而為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入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

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螭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唐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治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貴

新論有餘
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

微言

聖王集卷之三

華南子

音

罰不阿。不食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已力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

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

妙詞也而
意更佳

此於義理
之則更加

一層德蓋
子謂益伊

尹周公孔
子不有天

此但會功
名未說到
聖賢之心

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過暴亂之世。可以全。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膽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捨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

聖王集卷之三

華南子

音

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賻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傾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仗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

夫區宇之四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餘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

昔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

學古

未達

未達

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此下詳可清達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兇無所投其角蓋謂此也

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昭焉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交章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

善博者不欲牟倍勝為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提得其齊

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

於欲除欲切馳驅也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

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

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盡

與賢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水之大者

學古

未達

未達

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遇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散牝音如前肩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遷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視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

後制尤
靜制尤

事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
不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
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

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
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
人忤氏之壁。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
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
古人雖愚。必從愛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鬪。
望處在側。取一本則勝。救一人則免。開者雖強。必制
於處。

後制尤
靜制尤

未准南王

未

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
勝躁。數也。倍道奪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適。
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闢行終改。終身不寤。此之謂
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
反。此謂狂人。

貝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狀有謂古禮執羔。腹鹿。
成文。謂威儀。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聚衆成行。聚

有得如。既有堤。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

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饌。

只在此主
二字

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養三軍。非易。不可以治一非
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
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
帝也。

少之近人
者非其至
也

席之先。藿薑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
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
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
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
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賢

諸家名

未准南王

未

有之也。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已生以前。至
於荒芒。荒芒。上古時也。
故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從已身死之後。至天
地無窮。滔。曼長也。
數雜之壽。雜。匝也。從子至
亥。為一匝也。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

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漂
略也。以

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
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

四十一卷

兵

得道之兵

得道之兵

得道之兵，不戰而勝，不戰而勝，不戰而勝。

甲不離矢，刀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

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

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

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一，因民而慮，天下為一。

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用。

同利也，同舟而濟，于江卒遇風波，百族之

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其利，民之

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壅。

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

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

其為已用，所得者鮮矣。

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申堅兵利，

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

亡焉，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賁之數，背向左右

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同

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於諫，動靜

時，更卒辯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討之官

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

也。隧路亟行，治賦天均，處軍輯井，電通此同，空之

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圖之官

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

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

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

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

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

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

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

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

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械孰便，故運籌

于廟堂之上，而決勝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者，天

下公見，還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

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道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古圻字。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常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用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

飄

飄

飄

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鍬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鎡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

此篇為論
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
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
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誠則支體親力

此篇為論
扶陳公軍
法祖孫武
義聖高卿
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

之羽。若蚬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敵。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

交

交

交

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已形矣。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蜀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餒。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擠排擠擠欲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謀。審錯規慮。設尉施伏。草木盛。應置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機。陳卒正

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撓撓也左右不相

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
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于死生舉措得
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墮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
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
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餐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

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則凌
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
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

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
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
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
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
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所
什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
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
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敗敵隙而後必可移敵迫
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震斬之若草木燬之

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鎗音車不及轉轂兵如
植木譬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敵格諸有象者莫不
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于無
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
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
上蟠乎黃廬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
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客未可
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
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

動不離且暴飛鳥不動不結網羅魚驚不動不投簞
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故聖人貴靜靜則能
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
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揮萬人之更進不如
百人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
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
勝火意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
無奈之何也壘壘益益而灌之其滅可立而待
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偶衆不

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鎗音車不及轉轂兵如
植木譬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敵格諸有象者莫不
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于無
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
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
上蟠乎黃廬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
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客未可
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
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
動不離且暴飛鳥不動不結網羅魚驚不動不投簞
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故聖人貴靜靜則能
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
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揮萬人之更進不如
百人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
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
勝火意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
無奈之何也壘壘益益而灌之其滅可立而待
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偶衆不

用兵者
事不
利不
言

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偶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諸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神莫貴于天，勢莫便于地。動莫急于時，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勝也，仁者可奪也。

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可見焉，則爲人擒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

兵貴不測

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爲魚鱉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日孰能窺其情。

兵之所隱
如人心之
微

此處言勢
風搖精壯
无北

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

淮南子

八

道固有人
道此
德義者
亦有此論

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持之，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箇，輅載以金錫，雖有薄兩之檐，腐荷之矧，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戎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于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運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圓石于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

此又推連
一法此論
諸家亦未
及

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
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
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措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
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
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
其至故鼓不與于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于五味
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于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
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調五味者不與五味

軍
卷
中

卷
中

九

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
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
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

此亦不見
其形之意

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
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
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
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
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
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

實信罰明
以得死力

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
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
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
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
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
神

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
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

軍
卷
中

卷
中

十

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
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
明也

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
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
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
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
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

之所望于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重。國大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于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擊鍾簫。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今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

此又立說
將者必有三。陰。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陰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

此舉論
首尾得
之前人未

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于貨。不淫于物。不隘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窮。窮實其孰知其情。發必中。諡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殲。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

奇哉正哉
正哉奇哉
奇哉正行
正格正行

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盆。盆。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奇。則。與。闕。未。有。死。者。也。鸞。鳳。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饒。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

此舉論
首尾得
之前人未

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敵。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敵。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下。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擡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

此雖立往
然精句發
意愈出愈
奇

獨知獨見
者知此虛
實見此虛
實此虛實
人皆知之
皆道之臨
期即之不
見知矣

故前後正齊四方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遠利
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
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刑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
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
軍所以營其耳也度梢肆柴揚塵起場所以營其目
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鑄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
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幹者也剽疾輕悍勇敢
輕敵疾右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
治壁壘番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
其饑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
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
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
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
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
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
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
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
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

發出虛實
三字何等
精神

虛實象
當道然修
利精義即

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
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
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
闕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
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夷陵
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
欲拒諫喜諛僥倖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對百姓不
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
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
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虛不能
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
也
說山訓 雖其自敘云假譬取象異類殊形解墮
結細脫釋博因緣而重之山不山象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
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
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
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
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

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

魄謂魂無形何。吾將反吾宗矣。魄言將反。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

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

里史。使臣惡人死。孫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衣。

文公棄羣席。後徽黑。舅犯辭歸。

晉文棄其羣席。下徽黑。羣席。人懼其指舊物。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

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

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賴與竿。

其以管孔空處以成音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也。也在所

從闕之故。鈞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術不同而理一。越人學遠射。祭天而發。適在五步之

內。不易儀也。世已鑿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

膠入漆中則敗。而莫相愛於水。炭膠漆相賊。水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水之泮

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

不見堦堦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

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

捷也。

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子淵之辭。捷也。齊其大夫子淵捷欲以分國。捷不從。

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

不貪。孔子之見黏蟬者。黏蟬。白公勝之倒杖策也。

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鼻。衛姬之請罪於桓公。

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贖衛之罪也。

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

為宋王解閉結也。

結。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

以為遠。

月盛則羸蠃內減。故曰羸蠃應於下。執彈而招鳥。揮枕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

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

園有蟄蟲。藜藿為之不采。為儒而踞里閭。為墨而朝

吹竿。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

而行。所非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

抗。舉也。浮。舉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兩人俱溺。不能

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

成。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

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

遠也。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

魚為之殞。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止求魚。

其事一言
其意

臣乾谷上求梅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
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水濁而魚殄形
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人不愛睡之手而
愛已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止言以言止
事以事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汗譬
猶以涅拭素也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
鼠割唇而治齟齬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
狸援兩鬚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鎖邪而爭
錐力用智如此豈足高乎

本義

七

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
如衆也隧有譽人之方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譴
之察之乃其母也力儉省力也不多力而事辦春者
限法式也春至旦不中員呈則力竭時久而猶不
辦矣故責罰之也察之乃譽者之母不足聽也故
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
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
為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
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錄也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
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聖人無止

妙

妙

妙

妙

無以歲賢昔日俞昨也賢俞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
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璫諸
而成器璫諸攻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銖之璫諸
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
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
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
者大則所照者博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
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
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
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
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
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
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待之待土龍待
之而得食楚王有白後王自射之則博矢而熙使表
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擁柱號矣有先中
中者也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
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王宰也君天游沒者不求沐
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數水居之蟲

夫其所以出辭而不享哉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為援賜者非負而緣木

論衡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九

縱之其所而巳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狸頭愈鼠雞頭已癢蚤散積血斷水愈渴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龜鵠矢中蠅爛灰生蠅漆見蠅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撥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屬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木擊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相斲角馬羣戴玉珠但說同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

不信立懷者非學闕事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倖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宋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寇難至慶者皆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瞽者走失其所也所以貴鑠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劉靡勿釋牛車絕轡劉切楚人謂門切之輕車行其上則斷之也說林訓評與說山同聚砂淘金臨池採用以二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

論衡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

遺其舟挽暮澤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曹氏之裂布曹氏之裂布蚌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是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諸蚌至深微廣大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拈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冰各哀其所生毋貽盲者鏡毋予

賢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雅固有柄不能自
極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狗彘不擇甌甌而
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
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蜘蛛
詹諸月中烏力勝日而服於離禮能有修短也烏在
蝕其食月而見故曰勝日離禮爾雅謂理
班秦人謂之龍視間蟹時最鳴以尾鉗者全以金鉗
者蹇以玉鉗者餐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極水
火相憎音在其間五味以和音骨肉相愛音讒賊
聞之而父子相危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不盡事即

主

吳其制乃反自害況疏遠乎宮池冷則溢旱則涸江
水之原淵泉不能竭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軼也幾易
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任動者車
鳴也任者人莫不膏于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
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舌之與齒
孰先確也確者重也鐔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
今繩之與蛇蠶之與蠅狀相類而愛憎異古之所為
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蟬音雙便但吹絲使
氏厭斂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按文子作
使臣次

其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思之所加不量
其力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明月之光
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
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
遺大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埽防便也埽防
防隄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聚項託
年七
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簞測江萬終而以水為測感矣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

不盡事即

主

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纆亦不必以紃
紃紃皆條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
匹猛獸不羣驚鳥不雙循繩而斷則不過懸衡而量
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蠹聚則冰折隙大則牆壞
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而馳湯沐具而
蟻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
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
之異揚堞而飲弭塵被裘而以髮異豈若適衣而已
哉堞土堞也楚人
謂之堞妻弱也一膊轉炭燠一膊一
振也掇之則爛指

萬石俱燬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
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
踰之上材弗易勢施具也釣者靜之風者扣舟罾者
抑之罾者舉之爲之具得魚一也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也
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也
匠人處狹盧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夜行者掩目
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
不施橘柚有鄉藿藿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
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

也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
柔相摩而不相敗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
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母曰不若既終不墮井
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人招之應聲而至
血灑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
何雖欲謹亡馬不發戶人謂之麟雖欲豫就酒不
懷羣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
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
而暮死而盡其樂心所說毀舟爲枕心所欲毀鍾爲
鐸鐸大鈴也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譬我貨者欲與我

市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以不解以天下之大
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本之一枝善舉
事者若乘舟而謂一人唱而千人和鳥有沸波者河
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鳥之沸波
者不畏潮士之
犯難者不畏死
雖齊必有說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
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陶人棄索車人
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從朝視夕
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

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
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越舍之相合
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以詐應詐以譎
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聖人者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濬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
臨苗之女織紉而思行者爲之悖戾室有美容繒爲
之纂纂不密織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
不在於樹格在於批佞批此擊也佞推擊天木者根攢
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海內其所出

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

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

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兇犀故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鵲炙見郊而

求晨夜見賡而來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有實者

可以為布因求明月之珠出于蠅蜃周之簡圭生于

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于蠅蜃中簡圭天圭大蔡神龜出

年清室大蔡元龜之所出地萬乘之玉冠錙銖之冠

衡石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

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

國之法有所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瓊琰之玉在

滯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簞甌魏在枌苗之上雖食

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

隆世不能貴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上駢

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

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治鼠穴而壞里閭

潰小炮而發淫淫若珠之有類王之有瑕置之而全

去之而虧水蠱為蛇子為鼠兎齧為能物之所為

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矢疾不過二重也步

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微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

珍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

貨所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搔其枝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於一端故無竟

此是篇

周八極總一覽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賡歸執

一而應萬握要即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

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豫錯

引絕要
勿事情

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窺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五

淮南子五

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適

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戒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

廢也千里之隄以蠶蟻之穴漏百尋之程以突隙之

煙焚突也堯成曰戰戰兢兢一日一人莫墮於山

而墮於垤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

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

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

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莫

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

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

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

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

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

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

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

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

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

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侵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

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

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侵之丘楚國之俗

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

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

比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憐威服四方而無所誅

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

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殺大臣親近導諛明

張武
申叔時

諸子論張武

王

諸子論張武

申

陽虎

章句占牙
曲禮不同

年出遊匠驪氏。鑿書中行假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多藏之家。必

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迫顧。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椎之。攘袂溲。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之蒙死被罪。

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堅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遂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堅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濕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避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

樂羊

中山

秦西巴

樂羊子歸而求其母

五

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麕，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麕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麕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啼。』臣誠弗忍，竊縱而烹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麕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趙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白損亡焉
三事類例
禍福交乘
心月直是
記品

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

樂羊子歸而求其母

六

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

跌者謂經
勢不可言

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日，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言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若高陽應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見。」

高陽黷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均，立甫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也。」過三言，請見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蟴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

管子地員篇

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義行也。今人待疑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舅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

管子地員篇

後必無默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為憂

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一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原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璜能道則司不能將加誅於璜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玉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

天田而地
科徵收而
入者皆此
刑也服上

陳駢子

曰。吾主地非益廣也。人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
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濟之。文侯曰。民
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
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
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
非其事者勿仍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
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例
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
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東
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難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
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
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
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
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
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
以車迎之。至而蒙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旦三至。來
日被裘。屬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

志在溫飽
威王何聽

復讐之人
視死如歸

問之曰。夫子生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天
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
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粱之飯。藜藿
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
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
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或貪生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向以知
其然也。曾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剗其腹見其心。血
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
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罪
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
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
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
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
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
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走者人之
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
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

前語

陳恒
宰子
諸御執

左氏小
同此

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執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

不達南王

王

情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常果殺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曾季氏與邱氏鬪。雞介其雞。續按作甲也。以甲衣雞難傷也。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季怒。因侵邱氏之宮。而築之。邱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于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其一其德厚。其威強。君朝得之。昭公弗聽。使邱昭伯進

前語

左氏小
同此

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邱昭伯不勝而死。曾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邱公作難。曾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靈啄。討梁柱。蠱蠱走牛。此之謂也。

不達南王

王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

本字子朱

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裹而用翼也。耳。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也。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厄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太難。明年伏郎尹而管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

本字子朱

本字子朱

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乎於卵也。一指殘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獵。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鷹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據筴而越也。及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

此語世人不經轉相

秦缺

亦不終

本字子朱

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白。三人皆賢。賢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囊笥。掩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念。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皆由昭昭於寔寔。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萬。使蒙公楊翁。蒙公蒙恬也將築修城西屬

秦人
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鍾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問嘔越地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蔡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終農

卷之五

不灌南王

七

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大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鵠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鵠之智也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筆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反取之也知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閉同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卷之六

不灌南王

太

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

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和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陽局鄙歌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

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及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

九

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又何疑焉且也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桀杜蒍申桀杜蒍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脩脩猶是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裴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

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仁義而滅燕子會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

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此如西方戰則以刈葵莖者得鏡則以蓋庖不知所施之也故

善辭不同誹譽在俗趣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

子

祿而誅狂譎東海之士人也耕田而食漢祿而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所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之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嚴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虛廟則必見門閭聚衆則必下廝

徒馬圍皆與之仇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
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
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
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
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
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
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令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
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田子方見老馬於通渭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

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

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東
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
螳螂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
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
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
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
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
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賜人

齊莊公

越句踐

孫叔敖

子發

於樹下武王哀賜者之執故蔭之左擁而在右之而
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刎其
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
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
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
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結按劇繁難也凡事
楚辭別之故
楚佚等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
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詭者之論亦

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轉千
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
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衛
君衛侯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
止魯君聞之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
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
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
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

子貢說吳
衛君

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欲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說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實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其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衛為著龜以卜朝吳之吉凶

公宣子

不準

主

此一段通
結前事
作斷案

去之。魯君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鱸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屑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有人無奈何。林所不奈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眾，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然而然者。該曰：為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廣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反兩也。而笑飛鳥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列子作僕。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以必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石乞白公之黨也。曰：白公勝將為

亂石云曰不然。曰公。單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
 箒簞之信。關樞之固。六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
 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
 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
 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
 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
 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碑也。發得
罪碑於威王
 也。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虞。追
 者至。踞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雖
 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
 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也
 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
 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春秋之貢賦。委
 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
 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
 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
 實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
 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

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齟
 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
 植鬚。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
 人偽意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
 而不可從。外論者眾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中錄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裔。夫聞倫知
 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折。不戰。不傷。卒。鼓可得也。君奚而不使穆伯曰。
 聞倫為鼓。使而不至。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弗賞。
 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
 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
 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四
外品
淮南子六

修務訓大文主氣不修司字直端千里如河海之不求潔清也

此西漢人
戶氣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
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
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憚奏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蠱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

諸子品類卷四十四

淮南子

矣。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昞之河；湯之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

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禮。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

奇詠類
之文

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暴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亡。

墨子以干
木二事相
反

勞民頓兵挫銳。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

諸子品節卷四十四

淮南子六

11

此一阶段
前二事作
一断案

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軼乎。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缶。或以盆盂。其方圓銳櫛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誨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

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詞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訖昨足以啗肌，碎骨蹶蹶，足以破廬陷匈，及至國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聵也，聾聵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

今有良馬，不待冊綴而行，駕馬雖冊綴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綴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搗，則招脇傷幹，為此棄手將鏌邪而以手戟，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

者衆，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

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

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

者而人謂之諺，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

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

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

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

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脅修而善射，若此九

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

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

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陸割犀甲，明鏡

之始，下型瞭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

鬚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

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長，賢者

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吳

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

總言性成
不如務學

學品節卷四

八 准第六

五

治刻刑鑊法亂修曲出其為微妙是舜之聖也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捆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
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
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
角前爪後距奮翼攢肆蚊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
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
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
不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
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衡蘆而翔以
備矰戈螳知為羣羣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蔬有
芄菁芄菁所交切草根也芄音仇原道訓作禽獸有芄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
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
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
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
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
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律胡曹為衣胡曹亦黃帝臣也后
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奚仲為夏車正此六人者皆有
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

學品節卷四

八 准第六

六

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為天下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邦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
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
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
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
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黑白然而搏琴撫弦然彈復
徽攪撥標拂手若養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也復微標拂數養蒙疾舉之貌若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攪撥之
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
撥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為獸
首尾成形璽諸之功璽諸治玉之石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
曲中規隱枯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
器唐碧石似玉皆堅鑠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
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
搖靡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
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
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
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

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公之所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工度。可以為法。則窮

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

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

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名可移。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

諸子路蒙第四
大淮南子六

七

南榮即南榮華事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榮喈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躋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趺。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

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

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

言策嗜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也。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

莫驚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

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安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

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

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畢。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

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龍。履沙石。踰達膝。曾商重胝。

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鵲峙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

灰。顏色黢黑。涕流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豕長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

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

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

八

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烈藏廟堂著於

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

苦。膚知痛癢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

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

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

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

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

名立而不墮。此自彊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

四句是月明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此喻於道者不可動以此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

揚子雲模倣此

淮南子六

九

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闇。大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問里敲。丈人長老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微為羽。非弦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

數句謂理
遊五都之
市則百貨
可極矣
或曰與略
並同言得
為實汗
不擇安能
盡信太劉
次之文走
馬君謂耳
與特揚者
不同應如
是觀

深山大河
百物俱在

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聖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有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或絕側。嬴文齧缺。卷鉅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桡。閭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鉦。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管。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為琴。澗梓為腹。唐牙為鼓。

鳴廉修管
古琴名後
同

淮南子六

十

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也。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驥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管。鳴廉修管。利劍也。而不期於濫觴號鍾。濫觴號鍾。古劍名。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辯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

楊子書卷
客雜用之

揚子書卷
客雜用之

揚子書卷
客雜用之

揚子書卷
客雜用之

揚子書卷
客雜用之

揚子書卷
客雜用之

揚子書卷
客雜用之

揚子書卷
客雜用之

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

以爲知者也。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

不爲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閭棺亦不恨矣。

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曰：「鐘音不調，平

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

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

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世之有知音者

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知彼獨有聖智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

我謾謾而悠忽，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

銜腐鼠，蒙蜩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

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

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瑜，步雜芝

若籠蒙自視，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齧齰音行

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音憚憚音憚

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

之行，無不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

之容哉。今鼓舞者，按：許昌言賦：婉婉鼓舞，以娛其目。

是也。繞身若環，曾抗摩地，扶旋倚那，動容轉曲，更

也。曲竟，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被風葯白芷香草

結旌，復舒，騁馳若驚，不熙者舉梧，擗據句枉，援也句

枉曲，緩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緩不復踐龍夭矯，燕

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扶持

木舞扶，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蒙踴躍，言其舞體如

集山持，捷大極其巧，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

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

生自柔弱，屈而木熙者，非眇妙，眇絕言其非能自

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

而修，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螟螟

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梗枿豫草之生也，七年

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爲成者，名小難成者

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後至，故詩云：「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秦族訓，鋪張有餘，倘無節然，肌豐而力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起雖近前
亦有理致
神聖貴乎

目前之
必理之
然人之
大可知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
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陰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
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
而不潤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

準南學西

天准南學

手

之風以乾之雨震以清之其生物也莫見其然養而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
人象之故其起福也莫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
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適延之則跡稽之弗得
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騁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
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其且雨也陰曉未集而魚已噞矣以陰陽之氣相
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
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陰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
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
而不潤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
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外則景星見黃
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
所包陰陽所囑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非

此雖非
然非亦
然非亦
然非亦

此雖非
然非亦
然非亦
然非亦

準南學西

天准南學

古

玳瑁文彩明郎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
不能旅輪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
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蒙芒鋒殺顏澤亂之楮
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一葉
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
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
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
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
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會
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還善若性
諸已能以神化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
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
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棲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
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
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
居木棲巢枝穴藏。水居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人生
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露水不能

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蠛蠓風之氣蒸

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

淵而卵割於陸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

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

矣今天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中此是神之一字便矣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

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

豈節附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

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

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家主之指夷狄

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

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

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

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

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

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必于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

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

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者

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當善罰者

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

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

易民性也附循其所有而游蕩之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垂居也鹿

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

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

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

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

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

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

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

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

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

荀亦有東
便字

此段太善
詞與意
休改王
特少風

韓子品節聖賢

八 淮南子六

十七

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瞻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

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

此皆劉安親爲校讐。理直事練。非有道不能言。

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河以遠

意通神
語刺骨

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莪成行。甌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默。止成文。可以偷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盥而

韓子品節聖賢

八 淮南子六

十八

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簋列樽俎。設邊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牖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大羣。鳴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苗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禁之。

二段語並
精華

法雖不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民文讓爭處爭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

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

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

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不

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

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

之改其所決而高之其積土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表而

流雖有腐蝕自流漸弗能汙也腐蝕骨也其性非異

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

心殄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

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

其壓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

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

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

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

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

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治者無師曠之耳也

夫刻肌膚鑠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

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尊之親賢

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

尊顯之名民孰不從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

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必得勝者必強者也

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

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

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

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

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

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挫其本而靜

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

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

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

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牖之
寘寘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向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
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泰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
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
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
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
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
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
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移通也不明於類也
又說足上意
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運乎無
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
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覽觀豈不
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襄不知而今知之
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
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
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
道里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

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
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
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繆而不
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論管準
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
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
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
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
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
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
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
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
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今商鞅之啓塞之以利塞
術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撥
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
而世傳者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
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
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

此言小術
數處而大
道可以取
勝也
以此三句
作大統亦
好

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
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
庠者。為其來蚱蜢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
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
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
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
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勉祿疾力。不免於亂
也。

謹言萬物之理

六書

三

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李克
竭股肱之力。理百官。輯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
遺憂。此異行而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
君。約從連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于醜
者也。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何害于明。小人之可
也。猶狗之晝吠。鵲之夜見。何益於善。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五

品外

淮南子七

天文訓

未有生靈
之前記
致論

天墜古地字。未形。焉。焉。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道始
于虛。霸。虛。霸。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
靡。而。為。天。薄靡者虛空塵埃之以息相吹。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
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
之藥精為陰陽。藥也。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
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
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
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
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蛻。蚌
焦。焦肉不滿言。火上毒。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
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
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麒麟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吐絲而商弦
絕。責星墜而渤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
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

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五緯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仲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

歲星木也

史記卷六

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五鉤辰申鈞巳寅鈞亥未鈞戌謂太陰在四角也。

而周

史記卷六

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

火也

色時見時匿

鎮星土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木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二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十八歲而周。

太白金也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

不出天下興兵

晨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夏至効

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

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

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

饑

史記卷六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續按上元太微垣十星在軫翼北。天子之宮庭也。五帝之座也。

十二諸侯府也。太微為諸侯之府也。太一星在天一

星南。當紫微宮門。大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

旱兵革饑饉疾病。此宮者六十一之居也。續按中元北

中宮北極星衛十二。軒轅者帝妃之舍也。續按軒轅

星藩臣。皆曰紫宮。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十七星在

也。后妃之生。上女之職也。一曰權星。咸池。水魚之

也。續按咸池星在畢北五車星中。五車者五帝車台

也。咸池者魚圈也。北有天潢五星。主河梁津渡之

處。故曰水。天阿者羣神之闕也。續按天阿一星在胃

魚之圈。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太微者主朱鳥。續按天宮書

衡是。紫宮執斗而左旋。續按北斗為帝車。運於中央

也。紫宮執斗而左旋。臨制四海。以建四時。均五行

之權。除陽之元本也。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

峻狼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

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成一歲續按日右行每晝夜一度自冬至起至一自夏至起集一百八十二度又半度強為二時而更之至四時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成一歲月字疑誤八分度之五即半度強也

斗杓為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也正月建寅月從

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

終而復始續按今術家亦以子午卯酉為咸池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

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

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

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從一

歲不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

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虫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

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

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一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

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食食至于桑野是

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日善是謂正中至

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餗時至于女紀是

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同春至于連石是謂一歲三

于悲泉爰止其爰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

謂歲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

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

以為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

冬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

道曰規始於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

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

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

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

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上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

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

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

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

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續按

置一為安一於此也十一三之謂循序分為十一而

以三之數行乎中也蓋黃鍾歷十二辰子一即置一

也丑三即一三也寅九即二

三也卯二十七即三三也

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從所不勝合四歲而

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從

分野

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為刑德綱曰自倍因柔曰徒
 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徒諸
 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
 在後六虛星乘鈞陳而天地襲矣凡曰甲剛乙柔丙
 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
 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
 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
 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
 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
 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在前
 刑右背德擊鈞陳之衡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
 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為十二月
 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
 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
 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胃昂畢魏觜參趙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二
 豐昌其對為衡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
 主死亡國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

此處史記
天官書相
殺切

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
 欲猛毅剛強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
 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母曰義
 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
 困以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專而有功以義行理
 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
 亡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
 得雌在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
 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
 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
 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
 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
 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魏也壬子戌也癸亥胡也戊
 戌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
 當之天神之責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

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岐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基歲司也

卷四十五

律呂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從一神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失也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

地形訓

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閔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親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

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滎阨荆阨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數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

此皆作七

所必用之

地名

九

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陽趙之鉅鹿燕之昭余

東方之美者有醫母問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馬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靈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

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刑殘之尸。

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於東極。河出積石。唯出荆山。淮出桐柏。山唯出羽山。清漳出楊戾。濁漳出發包。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華。潁維出覆舟。汾出燕京。在出潰能。淄出目。飴丹水出高渚。股出岷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給台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泥塗淵出櫛。山維濕北流。出於燕。

要略此劉安自序也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為人之懣懣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

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

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

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

泰族也。原道者。虛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則

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輪。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

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

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

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

指。以內洽。五藏藏。濇。肌膚被服法。則與之終身。所

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九掌中。足以自樂也。

俶真者。窮還終始之化。有無之精。有無之精。有無之精。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

義之間。通同具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詭符

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

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

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

論言

法

人

此段書宋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能。有符驗。晚兼稽時

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

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以理之。文

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

數。形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

持後不敢為。所以為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

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

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

此所以言兵也。說山龍。錄者所以敘。此百事機

運。通而通行。貫萬物之室。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

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擇擇。因。博。圓也。而

以明事。擇事者也。此。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

利害之反。鐵。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壇。標。末也。也

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

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

百伏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羣萃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入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度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湯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終始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
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
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
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業言君
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
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
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
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其指則
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論則無以推明事知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
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
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
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
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
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
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
道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易言

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則淑清之道而傳
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
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
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且其形則不疑矣
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
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
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行其情萬物
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
援所以泚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
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
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
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捍山川其
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
挾日月而不姚潤萬物而不耗曼今泚今足以覽矣
貌今浩今曠曠今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
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作為炮烙之
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
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

武王
成王
周公

孔子書

孔子書

孔子書

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下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殛垂以爲民先。則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不暇損。損音啗。去也。濡不給。乾音乾。乾音乾。

官子書

官子書

短書

刑名書

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間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之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鳴。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會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路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塹敵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故陰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

昔我先君桓公長慶八百業上顯謚侯今我長轡三

取士

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好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

諸子書中卷

二

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里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任相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特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臣管仲。故祭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

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八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

梁王謂使
無譬。則對
之則猶然
是言可補
言指矣

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喻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

諸子書中卷

太疏

三

章

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公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

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事之可者。謂救
施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
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
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欽之。

役者有執柝者。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柝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僨者延
而進之。分。然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
色。愀然清靜者。絳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
也。臣者。臣竊意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
也。君不令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

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政言之。君子
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
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
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
乃尊祿而禮之。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輯之。示弗御也。
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
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

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
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
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
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
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厖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
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駘。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
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

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於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蒲且修繳。鳬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嘯。河以委蛇。能遠山。以凌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易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說。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聽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愚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賢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

敗。多言多失。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

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

大布雲雨焉。能大飲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

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聖曰。

程子六宗之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孔子卦得巽。巽然仰而嘆。意不懌。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善。若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五。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願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新序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

新序

本

思

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起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用

齊有間丘。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間丘叩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臣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惡角。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隨顏而後可用耳。間丘叩曰。不然。夫又有所短。寸有所長。騶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馳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馳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決目出。其便未必能過管。索也。由此觀之。華髮隨顏。與叩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叩對曰。夫雞豚謹噉。卽奪鐘鼓

新序

大新序

九

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證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李。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故也。

無奪農時也。牆仕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粥，噍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鮑焦奇行也。

鮑焦奇行也。

鮑焦奇行也。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是棄行也。上不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喪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疏，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疏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鄒忌一段與史記略同而詳實更精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缸，如何？」鄒忌曰：「敬諾，請

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驎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綵輦德能擊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

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但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幃幃錦繡，隨風飄飄而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主，未耳，何怨於我？

諸子集解卷之六

不棄

士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食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圓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圓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簡，其取彌簡。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鯁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諸子集解卷之六

不棄

士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殺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殺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嘗

好

豫讓以為臣寒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有豫讓之功也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諸子品節里卷

八華

十四

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日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尚哉。矧微尚得

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大人為善者少。為護者多。君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諸子品節里卷

不華

五

四十六終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七

小品

晚漢文

王符潛夫論 七篇

賢難篇 此篇亦流連自傷之辭
通篇悲懷婉切可求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
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
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
嫉。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
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又況乎中世之
人哉。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七

大漢書

十一

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
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
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
無慘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
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
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
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
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
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

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短。其

為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

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

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駭焉。然則

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

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

伯宗之以死。卻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

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

已者。豈希也乎。以唯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七

大漢書

二

紂曰。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
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
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刑之。韓非明法於韓。李
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
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
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見錯雅為景帝
所知。條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
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見錯既斬。而
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為能

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亦微設之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述叔向繆繼屈原放逐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散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簡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况乎吠畝佚民山谷隱

諸子集注卷

諸子集注

三

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其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標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為智諛諛已者為仁處姦利者為行竊祿位者為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譬喻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

司原之伯也昔有司原氏者燦燦中野麗斯東奔司

原縱謀之西方之衆有逐逐者亦微設之聞司原之謀也竊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顧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稀司原喜而自以獲上瑞珍禽也盡芻豢殫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嗷嗷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釜淪遂駭懼直聲出乃知是家之艾假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

諸子集注卷

諸子集注

四

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假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正兩集則險隘之徒闖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為禍敗也豈希五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貴中篇

夫帝王之所以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

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
乏養而濟之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
進賢故居上一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
人其代之王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
臣不敢以虛竊人之財猶謂之允倫天官以私
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允天得無咎乎夫五
世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澤及草木仁被率土
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
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

諸子書中卷

六卷論

五

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
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
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
心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
辟薄知友而厚大馬堂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
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
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
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
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

從世事
積習成
力未足
為過後

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癆病富
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
極其罰者乃有什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
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
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
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
非苦禁已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行驕僭耳不
上順天心不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
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

諸子書中卷

六卷論

六

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
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
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
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
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
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
諒由取之乖實夫士道者少與逐俗者多時是以朋

堂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實。幹準其材。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寬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夫梁鮪食肉。有好於面目。而不若擣梁黎。悉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疆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以成其出也。太音於氣反。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暫周韓之倫。何足不致。矣。鄧梁實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

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成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謂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促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究興。法令密而役賦繁。則良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冤民繫獄。乃得真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賁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勸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交日不受章奏。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

此篇言
民伸冤理
訟之難

諸子史卷之七

卷之七

九

意乎。於是遂適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其以神
 自畜。神也。難見如。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
 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申謂日也。或連日累月。
 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盡。天下豈
 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
 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
 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情正。而不撓事曲。則謂意
 以行跡。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跡故見私於法。若事有
 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
 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
 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
 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
 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
 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
 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
 貧弱者無以贖。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
 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猶。吏崇姦軌
 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

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言之。自三府
 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
 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
 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
 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
 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
 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

此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
 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
 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
 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
 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
 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
 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
 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
 空遣去者。復什六七十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然毒
 之家。棄其妻。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桀。悉蒙赦釋。公惡

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遺盜者觀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根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桎。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說猶非有第五公之庶直。孰不為顧哉。論者多曰。久不放。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肯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凡民之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惡者。以放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且夫國無常治。又

無常亂法。今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關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數以竊郡。刺史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遂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拾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失常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威嚴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乃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說。亦不信也。

交際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捨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當趣

此等惡俗貴人雖能遠時已如此

諸子品節聖王卷

卷之六

十三

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資今使官人雖兼禁誅之惡苟結綢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脩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贊以為欲貨恭謙以為不自抗揚以為不得此處子之囂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仗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隱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

諸子品節聖王卷

卷之六

十四

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積情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天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不為故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阨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鱗諸荆軻奮命以効用故死可為也處之難爾龐勛敦貂一旦見收亦立為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昭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卹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盼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有若此則又

況乎未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逾擁蔽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互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

諸子歸里表

不盡論

五

則因毀之爲生瑕累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欲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凡今之人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許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貴意薦則必以閥閱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篇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臣之舉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忘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舉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

諸子歸里表

不盡論

六

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

詞意切意正大義遠之亦不

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云。臣懈弛而背亂。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驚恒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富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彼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而身敗。爾歷觀古來。參看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

諸子書中表

漢書

七

勢字從權
術字主求

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騁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

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與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仲長統昌言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

諸子書中表

漢書

十八

治亂安危
循理尺後
之常理一
覽數然筆
力屈骨俱
稱

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逞勇力。與我競雄雌。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用知者皆窮。用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爵爵皆匈冒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

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君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用。其聖貴育百萬，無所復奪。其貴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聘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攻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成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其害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

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烈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附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君積貲，滿於都城。瑋賂寶貨，已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睚眦盼則人從其自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東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踴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絮為譴惡，設智所以

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
德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
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
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
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
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
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
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
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
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

諸子書卷之四

仲長統

主

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後下猶推此以往。可及於盡。
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
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
有訖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述。用於今。無其
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
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
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

未即句味
有餘味

盈其欲。報蒸膏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
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
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
其滄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
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
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
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於
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

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并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
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
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
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
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
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
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
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
踈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
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

諸子書卷之五

仲長統

主

井田變所
有後

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

肉刑所宜從

實莫由也。此變有所貽而宜復者也。刑之廢也

無品。下死則得髡。下髡則得鞭。死者不可復

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

於死哉。言髡答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鷄

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

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

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

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贓貨以成罪。託疾病

以諱殺。假增贓貨以益其罪。託疾病以諱殺。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

諸子書節聖王卷

仲康

三

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

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

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是為忍於殺。亦當殺之也。

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

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

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

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一

君二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

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

大郡大縣。皆屬之

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

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

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

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澇澤。猶有可居人

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

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

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

去未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

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

諸子書節聖王卷

仲康

高

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

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

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慎有事不迫遽。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

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漠地者

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

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

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

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

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憐何嫌乎
 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
 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寬人理與
 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拱執也押也天矣或曰善
 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
 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
 可師也三代皆由肉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慕之也君子用法制而
 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
 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
 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
 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
 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
 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
 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
 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
 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
 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
 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霍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

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庶民必
 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六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繫謂
 而禁其身者即自拘束隱逸之人也 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貪者多祿不足以
 饒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罪以
 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
 旅卒發橫稅窮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衆多
 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
 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祿
 稿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
 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
 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
 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審矩坐視戰士之蔬食
 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
 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
 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
 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
 班未定案文當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

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條猶當限以大家
勿令過制其地有享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
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四十七卷終

主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八 小品

晚漢文

王充論衡

王充論衡年前輩尚書嘗語余曰未觀

折也。小子宜朝心焉近世大儒且然何況
中郎之私匿乎。然余觀其氣骨眉宇。慨然
漢之衰貌也。取其低回
屈曲。劇切事情焉已耳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
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
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
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

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

也。故遇或抱濟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
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

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伯詬。俱事夫差。伯詬尊

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

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

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天以賢事賢。
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

發此一段
元孔精神

論學集卷一

卷一

二

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標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身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騶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

諸子集卷中八卷

卷中

三

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此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圈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簫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譽之臣。雞鳴之客。竊譽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

大意似敘
說麤為之
而謂格不
如之遠世
代使然也

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
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
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媚皮媚色稱夫好
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嫪毐上嫪
毋無鹽是也嫪毋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
肖可豫修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進
退無據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
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
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
詞際會能進有補瞻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
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
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
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
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多濕冬時扇以
嬰火世可希主不可唯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
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
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
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

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三倉
粹之業須更之名目力不足不豫聞何以准主而納
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晉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
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
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
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
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
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
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準主尚不可爲況
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
遇也能不豫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
之遇如准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
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
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撫無於野
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遇然
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說又
就遇而舉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
量操審才能也

效力篇

甚妙

壯士之力

說文力處
有味其言

文吏之力

文儒之力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傳。展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

文儒能
文者儒生
能明經者

壯士之力

文吏之力

文儒之力

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

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
衰。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
孟詵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滿
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
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
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
於塗矣。劣倦能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
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
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萬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
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
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
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有
無迷或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
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
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
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

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
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
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
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舍百家之言。其難推引。
非徒任車之重。爲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
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
地仰。溝洫決。沃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
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
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閭巷之深。何時得達。皋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
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胷之
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
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

自他山推
引來多力
知此何處
於九鼎

之。間。心。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
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
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太。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

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
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
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
之。魚。遮。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
咽。不。能。下。故。笑。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
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於。之。與。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壯詞強句
翻翻不子
欲勇者其
其勢勇

諸子品節中卷

卷五

士

齊。齊。輕。為。趙。趙。完。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外。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
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
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地。重。一。
人。之。跡。不。能。蹈。也。磴。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
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
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武。彊。不。能。傷。條。轅。之。箭。機。不。
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條。轅。之。才。也。無。推。頓。
發。動。之。主。武。彊。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離。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錘。所。以。能。擗。地。者。
踞。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結案略做
詳列進案
規墨

諸子品節中卷

卷之五

十一

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之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
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斷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
門之關不以力自意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累害篇

草爲世態
甚爲周悉
而感慨有
餘嘆呼不
盡足稱解
作所惜者
氣給少卑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
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恃也又知非
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夫不本累害所從
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塞於理者也夫鼠涉飯

夫
論言之類

諸子品節中卷

卷之五

十三

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汚者鈞以鼠爲害
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畜之物不御之飯同一
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
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
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
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
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
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交友同心恩篤異
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
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漸恙毀傷其行二累
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
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見將
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
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消消之言濁吏懷
恙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
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援人越次遷失
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
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

石維樞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
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
者。從何往哉。

卷終

諸子品節中卷

志論

十六

諸子品節卷之四十九 小品

晚漢文

徐幹中論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
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
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可見。
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夫聽黃
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
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
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
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倦立而思遠。不如速
行之必至也。矯首而眴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
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
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
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
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
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
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黃采玄黃之色。託若

而純皓之體斯亡。故而不渝孰知其素數。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張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前賢之有德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迹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慶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一

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致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

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閔辟首於碁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閔那造

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堂。龜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犇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于園。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晉以鷦奔莒。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

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結。繪之。罔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修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已。或用乎人。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

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其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我

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駢乘上縣乎冠綏下繫乎帶珮畫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衰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乖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并升終乎鮒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皆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

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事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太惑而不能自知者。含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宜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

虛道第四

言虛心以受人之善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辯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

語言節要卷一

不食言上

八

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

語言節要卷一

徐彥章

九

況狂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不能遠察天際而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與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

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貴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舉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

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瘠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修己以取人之信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

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糶女商賈之民不稱洛纂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諸

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壘怨已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壘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而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故君子

非徒飾其辭而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
深其裏之也速如追兇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遺功
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
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耻其面之不及居都也君子
耻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
至言也非賢矣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故君
子不友不如已者非蓋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
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儕也亦
無賢矣故儕也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

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
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
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
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
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
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貴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
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

其方廣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
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
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故君子之
與人方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
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
牽制則將昏昏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
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
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
無訟其如之何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

后之璫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
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
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
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
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
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邇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
是平闇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
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
維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易

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辯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辯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聲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韓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鵲鳥之欺孺子也鵲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躊躇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蹠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

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合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為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平身而遠在乎物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不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魂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賢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

登平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行。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未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實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

謂大陳遠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教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致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

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
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
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
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則獨美
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
已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
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
過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
異乎鵠之好鳴鐸之喧譁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
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
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
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
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
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
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傳順非而澤者亦殺之
爲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
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
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
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
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
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
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
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天才通人有而不能盡
也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堯之舉共工四岳之薦鯀
堯知其行衆尚未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
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
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
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
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
如也仲尼問于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
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
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
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
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於

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靈臺之譽。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辯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

諸子集解卷之九 本義卷上 子

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

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墮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啗仇。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無定疑。辯物居方。攘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

諸子集解卷之九 本義卷上 主

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

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鐘鼓之樂。其耳也。九子曰。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易之禮。宗人攬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孫亂之君。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寧亂王封之。夷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無疆。寧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爲榮耀者乎。

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璆。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戣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重。則施不尤。居不高。則化不溥。易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君

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穆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墾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一。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一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諸子品節卷之五十

小品

晚漢文

徐幹中論下

考偽第十一

老氏以後諸子百家皆是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惛惛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譁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辯。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因

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
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應誦詩書
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
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
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
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豎育
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
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
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

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
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
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
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
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
其回通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
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
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
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爲善如此乎孔子曰不

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
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
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
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
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公盜子名
兄竊弟譽骨肉相詬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
名者聖人至禁也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
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
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

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
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
乃所以貴實也

謹交第十二

爾頭後揚
迫古詞不
然而意躍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
以自求乎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
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
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
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

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覲。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間。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

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修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

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羣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辯黑白。取士不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

構枕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云云。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鳳駕送往迎來。高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閭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宦豎。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

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破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恨。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珎珎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習乎術。

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聖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不見也。謗聲若雷。而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

亡國第十八

只說用賢一事而表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縛連伯玉史鮪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縛連伯玉史鮪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官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宣王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

諸子集解卷十

金華書下

八

諸子集解卷十

金華書下

九

嫡嬖美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賢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

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萬里爲遠今不修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寧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則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敷惠澤流播百言集

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墳麓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道滯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租穢暴虐蔡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官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卒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滄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社口伴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

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地。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置。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求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里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縣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桓譚陳時政所宜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人可定。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

三事錄

有報後悉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傑故雖有

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益者也

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

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

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

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

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

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

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中家子弟為之保役受計上踰趨走俯伏督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

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

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

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

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

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

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

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

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

獄無怨濫矣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觀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諷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袂決壞枝

柱邪傾視音直見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

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

之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

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懲殷遷都易民間移百

諸子品節李奉

不彊

士

諸子品節李奉

不彊

五

諸子節要卷十

到此議論
便不絕正

育侯王刊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
 所見鳥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
 輒見摘奪國語曰從後率日所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
 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
 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
 衆遂見損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
 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
 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絕法
 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則宜重賞
 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
 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
 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
 肅天下密如鷹犬祖廟享號中宗美計見效優於孝
 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日廢威權始奪遂
 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
 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
 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

諸子節要卷十

到此議論
便不絕正

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
 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能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
 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
 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
 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
 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
 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駁
 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大方將批勒鞅鞅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
 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
 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
 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
 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
 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笞者
 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
 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

帝而式二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

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案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三載

僅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袒褐之憂。僦石之資。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處哉。故雖遭懼。昵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公卿尚不及數子。而欲聞于天位者。虜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囀。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

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知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開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

魏視距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繼。二母之所哭。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實融奉書光武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爾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賢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關口陳區區。

實融責隗囂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之間。也。改節易圖。臣

分爭上下接兵言建背委成功造難就委靡去從義

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百年由委一朝毀之豈不惜

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建背政事者

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

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

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虛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

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未見其利也融聞

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

大於衆何如言危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遠且初事

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

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

在之子對伯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

春故曰留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

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

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

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

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

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右東京之善著書而可觀者有此四子而諸公未

有稱也何哉豈非以其卑卑與氣竭而弗振與雜

亂而無章與雖蔡中郎愛而藏之亦自愧其寶非

所寶耳可以觀世道之降矣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無足怪也余於東京亦甚寶寶矣其峻潔而可味

者往往錯繡其間未有耳而目之也余甚憐而不

釋然尚髮櫛而絲分之條設而比次於後焉

五十卷終

諸子中節子末

王

諸子品節五十卷

通行本

明陳深編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書襍抄諸子
分內品外品小品內品爲老子莊子荀子商子鬼
谷子管子韓子墨子外品爲晏子子華子孔叢子
尹文子文子桓子闕尹子列子屈原司馬相如揚
子呂覽孫子尉繚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淮南子
小品爲說苑論衡中論又以桓譚陳時政疏崔實
政論班彪王命論竇融奉光武及責滎二書賈
誼弔屈原賦司馬相如揚雄諸賦及論巴蜀檄難
蜀父老劇秦美新諸文錯列其中尤爲麗雜蓋書
肆陋本也

翼學編十三卷

〔明〕朱應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翼學編十

三卷》提要

翼學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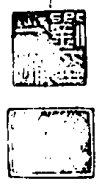
昔人論韓昌黎氏原道而遺格
致為玄頭學問至朱陸兩先生撼
湖會講互相酬答於格致又似分
道而馳者然邇來聰穎之子喜頓
惡漸強半左袒子靜競起而托宿
其間勾欄委章甫揮麈而譚室
解大都看火撥衣如祿那棒喝之
教病奄然生毛為支離舉一切載
籍等之糟粕煨燼入眼成醫悉弄
以明高儼然自謂不出左見天下
莫己若矣試一叩之無論獮羊類
實耳目所未嘗親記者茫然無以
置對即古今之往行前古與天地

內庶品襍彙以緘口結舌十而不得一
彼且枯槁其身心意知又安望其而
家國天下指迷發覆令共遊于昭
明之宇也斯真聖學之靈耳
年夏眉山朱麗明先生才雄而志篤
雅好編蒲織柳於丘索墳典靡所
不漁獵取大學條目門分戶別擇其
相肖者臚列其中精而芳覲懿訓
而鳥獸學木顯而天苞地符朝典
戒索隱而僊源釋派牛鬼蛇神繁
榮落如珠如宿名曰翼學編余初
受而展卷中始竊疑乃學賢友
約戒在徒博且彼藝文類聚與六
帖通典修美既名翼學索何而占

歐陽率更白香山杜氏等爭勝也徐
讀之率業始有所悟凡人撰述各
有以主觀之各從其所王者以為
標主於修辭則操觚者染指雖真
言法語亦視為刻脂鏤冰之屬主
於窮理則更道者營精雖稗官
小史亦視為提躬繕性之助如大易一
書乃萬世理學之宗中已載者比
象連類多似巫媼祿祥與村農陰
晴之說然有不以天時之消長與人
事之吉凶悔吝視之而疎然動念
者是編也概其經羅統之以類聚六
帖通典為洛陽之肆櫛借呂印
謹大學宗旨非以闢靡令人遊戲

得三昧一披覽而思古今之生行前
 之誰為叢竅何若此其至當而不
 可易天壤內庶品穠榮誰為效靈
 何若此其至要而不可寃詰乃寸
 面鑑左右逢源土宜瓦礫動見本
 如至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故
 且瞭如指掌聖學不廢矣大明殊異
 字譚玄說幻者之為者渺哉學者
 而僅欲修辭亡乎則有歐陽永更
 占白香山杜氏諸篇組在學者而為
 志窮理也則是編恐未易少之也
 朱先生信而君家考亭增一相輪
 矣

年弟劉一蟠撰



異學編叙

作者之謂聖述也之謂明也聖之孔子不居
 多聞而擇多聞而後以是次于大而附于過
 則聖人之所以為學也後近操觚之子嘉祿
 作此視諸訓詁記詞一切弁髦以為之博
 說鈴詎足求家言而鳴焉者遠聞性象之
 譚曰曰夫夫詞不足而墜于理耳典之語
 經傳又苦乎為手差未視之孩不且其其
 越俎番計情名取資而已嗟乎以彼其疎
 陋陋之思乃能持教帚賡索教而謂不
 知而作之望少武未悉明之為異學之基稽
 者者之而有事奈觀于古凡什冊芸編釋
 者小史典文釋樂名篇經緯修製靡不提
 為約玄區分略列其免罪廣而為取者

情難忘章以快活性可以深思玩之而
 有條味也或曰蒲梁以得類名日樂順
 實徐白以之擬其菁華通典玉海之類
 存史掌在法雅閑情必茂以加美吾方
 溯流者之思源觀其一斑而未睹全貌而
 效之也又其手余謂不徒凡學情而審其
 勞而周功隆德廣而收其瑜綜彙品而挈
 其會分千金之貴成於衆白染指寸腐而一
 鼎之味味矣且類之休固以資執林之鉅
 訂佳佳撰之漁獵者云肯竊于心身意知
 通達于家國天下是編之與類聚六帖
 等書安可並途而駕同臺而信乎哉又
 以大學八義西山衍之於步文莊補之于後
 形理則出為遠微少則止為詳昭之乎

揭日月以行交而嚼火不熄為之哉
 噫噫甚矣人之不亡學也夫後大識小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師蟻得而師焉以海馬
 與蟻捕師而況於言徒行邪即文莊有
 言前編出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
 編出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
 又素問難經皆家六經玉因證辨方猶
 以謂諸著述必出於文莊而後亨遂至充性
 義之論玄討典謨之修能而謂纂述可
 以概已手抑是編也理無不備必小而事
 必不盡整文莊其中格言警語往之是以
 惕心因諸產古諸一二特務之大切劇之談
 必因以約畧寄焉此深思而玩味之固未易
 淺乎微意之也至矣余是之益昭之月

動也其操術正也情而不泛約而有經
推而行之其於事為益政謀王新國不
亦快乎哉余因其請而樂為之叙以明
其自異于歐虞徐白之流且告夫世之
寡聞涉尺之文而作者之少可也

汲郡林克前撰



翼學編叙

四

翼學編叙

嘗聞先正有言聖學之明其在大學
乎聖學之不明其在大學乎自世俗
之溝猶瞽儒嚙然支離其解歎糟
粕以遺其精於是深清虛之理者遂
張皇幽渺去物求宗推拍輓駭誤課
無任唾棄焉物脫離一切無慮不以
西竺古德之旨為玄珠神璽其視天
地民物直土苴耳學不參為天下裂
乎夫形埒智之淵也該洽淵之匯也闡
繹匯之溢也源與物匯流與物翔收
曰品而為族所稟者徧之無自是凭乎
外資極探而妙運焉天下不足平矣
宣尼大學一篇其致在乎天下而要

翼學編叙

九

能離格物固知侯齊治平非款啟之畧也傳者偶逸格致後世遂有鑿空經明德者越數千載而元晦氏蹶然折群氏之角而以窮理訓之彼寧詎後神乎德漫之遙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毋亦慮學者誤空說幻蕩為狂波務暢騁以謹與衛耳此元晦之為焉道梯航斯文

翼學編敘

二

點栗也今讀朱蔡明先生翼學編而宗旨更暢矣先生之學上自堯比下至莽蒼精入上無形龜胸襟叢纖之及乎跌蛋切蟻之蹟幽之逮乎培阿履髻之隱西見無非學者冥按邇覽扶玄證諦迺列類編之自格致以及治平臚今畛列用以羽翼聖學嘉惠來者非若山淵平天

地比齊秦襲鈞有須卯有毛說之難持者也且今之號元晦者棄窮理之訓別求格物之宗此非必標幟玄虛蓋淺之乎視博物者藉第令宜博亡爾則無論智緒魁氣之奇識辨便囊之怪癡就石鼓陳榮宮門張茂先尤魁隸事之場於學美禪要在擷精汰滓覃貫玄涯胡然才之

翼學編敘

三

爾胡然微之爾胡然唐之爾胡然滅之爾美相誼於一微異名統以同實則茲者先生之生遠矣夫三翼飛浮猶曰登于玄渚者有幾碩且舍帆檣生徑蓬壺彼豈盡凌風排冥徑升雲露之津收抱靈飛之骨者耶以宣尼之聖而專車枯矢膏肓萍實隨叩而應之如響物微踪明真然

傲以其所不知果且以博溺心乎哉我

國家治教休明名儒輩起性命宗門矯
舉掀髯者家握靈蛇人操荆璧玉如格
物旨歸匪是編疇教吹焉夫虛多之學
幾令奪我漢家懺矣提百萬異軍蒼
頭鼓譟遊偵寒彼蠶旗直與若家紫陽
孤軍會食而徐且按轡嚮尼父宮遙飲
翼學編叙

新都畢懋康



翼學編叙

蓋宋儒氏慮人之浸淫枝駢于
學也曰博溺心物喪志後之人
率有味乎其言譚學則以悟入
為宗以語言文字為障而撰著
之倫上復橋語襲故之陋猥取
師心綴衍攘奇而辯肆以自貴
其短淺于是讀三墳窮五車者
幾批頰退矣轉習轉厭述祖述
祧則又有啖口墨莊肆力文囿
腹笥比之邊韶摹擬儕於優孟
辭不賦質有其文還顧其身
心意知若玉卮鮮當而家國天
下又若木騶不可以駕彼溺心

喪志之說吾惡知其不為後人
受病之源吾又惡知其不為後
人對症之劑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斯言也千古不能
易矣蜀朱麗明氏攷覽載籍咀
茹古今書無不遍讀、無不洞
會精髓其精髓無不剴而登之

歸於資稟湛哀經濟羽翼聖學
以嘉惠來者斯之謂博而能約
溺心喪志之習吾知免矣若乃
文人墨子讀之而耳目若閉膚
骨若振以庶幾無落於踈莽抑
其緒焉耳或者曰學淵矣灝渺
矣區、記問之桶槽粕已夫、
奚當於內聖外王乃稱翼云余
謂儒者寓飛蓋壞本末身心意
知委弃之而不得也所與處家
國天下遁逃之而不得也孰是
非學孰是非可以翼學取精於
已事之程致鏡於失得之幾而
學之解發乃知其為羽翼也淺

勘乎哉且學莫邃於誠正真鉅
 於脩齊治平總而先之極致則
 何說也韓商羊晰萍實識肅慎
 氏之失即學如孔子曷嘗不多
 聞多見而絀游藝博文為不足
 訓哉多識畜德從古不廢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觀是編者毋湯
 以尋常述古之家耳眎麗明也
 萬曆戊申上元日宛陵胡國鑑具草

翼學編叙

四

其

翼學編目錄

卷之一

格致集

觀象

物理

物異

物紀異

物產

地產

朔漠產

物性

諸器物名

物性智

物已疾

馬騰藝花

荳蔻花

瓊田草蟬花

瓊花

蜀芙蓉海棠

忠州木蓮

牡丹

翼學編

目錄

一

木樨

海紅花

優鉢羅花

葵衛足

傳延年

花九錫

三十客

四雪

諫筍諫果

橘

橘柚產

檳榔

檳榔功

貢荔枝

蜀荔枝

葡萄

品果

諸物異種

物用同異

藥種

人參

二臺草

金剛纂

房子官綿

苜蓿

紅藍

鍾山菜

灌韭	別味	君子粟
重黍	百穀	五梁禾
物根五行	種桑	摩頂松
恠松	竹名草	梅
娑羅樹	普舍樹	黃楊樹
梧桐	風聲木	平泉草木
陰陽栢	人柳	隋柳
禽經	驚	鶴
杜鵑	鴈時蘆	報更鳥
鳥有智	鳥別	鳥性南
蜀雞	雞帥	雞憚犧
物貴遠	蠶義	蟬
螢	蝗螭	木鳳天巧
龍虎	五龍	周穆八駿
馬式	馬齒	舞馬
畫馬	馬蹄聲	犀角
龜屬	河豚信	狐鳴
狨	獅	豚望

卽且甘帶	名實	物類生育
物相制	物義	纜精
卷之二		
格致集		
奇石	醒酒石	武康石
靈壁石	六石	試劍石
摩娑石消石	石鼓文	石函
關司遺跡	玉龍膏礪砂	玉產
玉如意	孔子壁	漢璽
剛卯	太山神枕	麈尾
威斗	寶鏡	火齊飛鏡
物應時	百朋	波斯識寶
攻金	鹽別	鹽產
建州龍焙茶	蜀沙坪茶	蒙山茶
茶瓶湯候	茶夾銘	唯酒
藍尾酒	郢筒酒	歡伯
飲禮	司尊彝解	爵用豐形
飲啄有分	卽栗杖	方竹杖銘

方竹記	筇竹杖贊	席理
劒	鐘鼎銘	九鼎
紫石潭	銅雀硯	藏墨銘
筆經	三品筆	削
書板本	黃紙卷軸	碑書
蒲葵扇	奇藍香	物益
指南車	五路車	踏踟
棋圖	賓人舞	盧敖遊
擊壤	渡瀟	事難齊
物化	宿沙	迷陽
虜重木拐	秬黍葭灰	哥窪
古量	顏高弓	弓制
懸弧	佛郎機	滌渙文錦
輕容方空	玉條脫	浮橋
瞳	蛻骨	耳物
龍附人	種羊	雀燕平衡
糜鹿性異	觀物聲色	朝市
左袒	能自苦	貢雲

贈雲	都綿襖	義帝
卦影	相字	梅梁
榴箱	山猱	狒狒
卷之三		
松致集		
天地	兩儀形狀	天道
陰陽	垢復	日月景
日月行	日不入地	月
歲差	郭曆歲差	日食事應
食法	交食	日月食既
日月食異	九星	九紀
月九星考	景星	客星
辰參	五星考	星降為人
渾天儀	地動儀	土圭測景
測景臺	氣化	時令
生尅	十月陽	數準七
時令用六	理圓通	九日
七十二候	小盡行	坎離

形氣	吉雲	四時雲狀
風	雨因	蟻知雨
嘯雨	聽雨	春土
寒暑	占天	人與天 <small>地通</small>
天人相與	著龜	龜占
龜繇	卜	卜兆
筮法	捐問四維	天時
虎筮螺卜	靈棋經	律上下生
玉律	律呂書	曆改
曆差	曆難	大小曆
曆法議	曆元	回回曆
命	三命	五星
數學	開闔	劒術
校書神術	棘端猴	木牛流 <small>馬法</small>
吳漆工	醫神	秦越人
古名醫	相	相術
重瞳	鈞射	顏倫善御
畫聖	繪事	辯士

士八能 <small>大九能</small>	易首艮	康成稷下
易通兵法	何平叔 <small>不易解</small>	衛元嵩 <small>易明</small>
徐復林 <small>知易不</small>	易交	易擬君臣
易象至精	廣託易	七觀
世受詩	興詩	詩圖
詩四始五際	詩易通	春秋決獄
不脩春秋	學終始春秋	書無冰
經學	石經	文倣六經
考工記	多識	爾雅
七子賦詩	梅花賦	三都賦
漢崇詞賦	書四部	大帳簿
先天太 <small>極圖合解</small>	八卦大衍 <small>合數</small>	河圖 <small>洛書繫詞</small>
河圖	洛書	頌體
古文始	發冢視詩書	詩賦難 <small>盡人</small>
宜歌	笙磬同音	周禮桃氏
皮弦	琴	雷威斷琴
金石弄	師文琴	瑟
笛	樂歌	樂清聲

鄉射詩歌	無容曲	七
柘枝舞	霓裳羽衣曲	周樂去商
太祝		
卷之四		
格致集		
崑崙	方隅	海外國
校閣	秦三關	香山
靈谷山	鴈蕩山	羅浮山
五臺山	青城山	峨眉山
霧中山	火油山	勾漏洞
秦人洞	千言徂 <small>來新甫放</small>	大雷岸
月臺	黃金臺	內黃
蜀東屯	板屋	高齋
石魚占歲	左檐道	鶴田
延平卜居	蜀避亂	慕陽 <small>美不</small>
漢壽亭	桐廬景	四海攷
海陰火	水銀海	廣陵濤
天台瀑布	綠珠江	洞庭

隴頭水	脩仁水	白牛溪
惡溪	滇池	墨池
御史灘	四神泉	夔峽聖泉
舒姑泉	谷簾泉	溫湯泉
金山泉	金沙泉	泉別
別水	觀山水	字左右行
字隸	字母子	字音
書大篆	書法	張旭草書
衛夫人	歐陽詢	八法
書須具	飛白	敘法
字舞字木	讀書聲	夫聿字碑
買石碑	北海碑	輞川圖
蠶書	評文	文進
子美文	歐陽文	南豐文
商隱大年文	夏季爵文	昌黎文
大巫	喻文	江山助
詩五言廻 <small>文始</small>	詩不必唐	評詩
詩解	詩格	詩體

詩語	作詩	詩病
山谷詩進	后山耽詩	詩八米
江神嗜詩	辨騷	鴻一解
意欲施之	美事難兼	穎慧
似是	伯益	賈生
張子房	司馬光	曹公
昭君	王繼先	中子遺文
秦詛楚文	莊子畫風	韓柳論 <small>同不</small>
諡	諱	姓諱
取字	公孫弘 <small>同</small>	忠佞同名
道士	神仙讀書	石髓
老復丁	釋始	釋氏
釋種	崇佛	宗願儒行
論禪	佛字	治禪
出家	釋迦三清	梓潼
張真人	青龍神	真武
之五		
誠正集		

有主不懼	自信	謹微
養心誠	神遇	檢點善念
文正自脩	念頭	念服服日
精極	不欺	體貼自家
承蜩	削錄	愚公徙山
草書	學琴	水仙引
近禪	顛倒見	交夢尋
子胥同憂	夢筆王室	上蔡 <small>執弟子禮</small>
無常師		
卷之六		
誠正集		
未發氣象	通原	神明
靜坐	心體神	動靜一理
悟真	入道	去纏牽
羚羊	戴勝鳴	顛茄
畫敬妄求	琴偈	河東鼠
正心法	造化仁	冥報
慎作業	不殺	詩徵養

日記	心超境	收放心
降心	東坡名言	我詩
心要理會	除目損道心	<small>山谷與洪平參論學</small>
真趣	觀容	好事做壞
天樂	去覺	不受差遣
寓諸庸	忘老	絕慾
不着	怒去根	不做累心 <small>事</small>
不妄語	不處盈	人肖天地
隨常	名累	忿懣
卷之七	目錄	主
脩齊集		
輜重	慎微	慮患
靜重	真正英雄	讀易一爻
器識	雅量	明不燭物
寬徑路	誠敬感人	務實耐久
素脩	滌往行	文質
慎言	樞機	繕脩
莊嚴	慎視	剛過

知足	雪謗	性善
辭受	不作詩文	寶善
治禪	獎予	許莊敏造 <small>詣</small>
人重	天予分定	世人皆命
生人有用	獎許成名	陽非陰制
王右軍德稅	蘧伯玉	評白沙
魏舒可法	徐孺子	趙清獻
司馬溫公	荆公不喜 <small>緣飾</small>	不挾南物
典耀廉	買硯詩	布衾銘
儉車	眞率會	耆英會
三韭三白	食菜	食節
擘筴煎茶	山癯食譜	清德
三間屋	是亦樓	居鄉
矯儉	喻仕	高遠有自
鵲起	驥鳴知己	仕路名言
官滯	裘元量	蘇雲卿
魯坐志隱	成公高士	有勇不遇
智藏	顏世節義	名節
目錄		主

出處	審出處	逸民
捫膝不屈	晚節	躬農業
不知心	<small>不忘山林 許松見志</small>	<small>四君子 劉忠宣</small>
卷之八		
脩齊集		
經學	嗜書	辨志
學進	讀書法	緝書有補
讀書貴思	善學	弗學恥
博物	前輩勤學	文正墨帳
翼學編	目錄	十四
先正苦工	學為福	學充量
貴書	不窺園	讀史熟
一護	精神至寶	尊生驗人
尊生志月令	延年	尊生訣
戒益生	文潞公攝生法	鐵腳道人
人息同天	養生五難	柘枝舞
侈樂	食鶉	酒量祝進
師教	鑒古	獻王得書
鄴侯家多書	留生意	試校官

惡曲惡圓論	命駕訪友	見徂
不作罵書	俗漢	知易行違
羊公鶴	郭璞不知易	班固諛實
士難識	夷人孝行	守禮遺風
嗣守難	衛多君子	寶燕石
求湛	少正卯	不接異人
席豫矜細	邱成分宅	解衣留鎮
蹈水	馬制進退	帝王遺訓
卷之九		
脩齊集		
事父悟理	事君為親	橋梓
周公裔	曾孝歌	兄為弟子 為父草制
王氏十榜	花樹韋家	號萬石家
陸氏義門	居家有法	一門萃顯
考無咎	公儀子	第五倫私
金日磾	木假山	諸王譙
霍光	孟德世濟	訓子
儀節訓子弟	母誠	仕貧

杖教	入遠	世美
世族	宗譜	樹子
孝怯不稱老	療親習醫	賢孝
孝悲	三孝	儉
惜福	戒刃物	施宅
集會	焚券	置產
享清福	佛世法	前輩家法
解紛	彥舟參後	易家人
世婦	宮號	后識
唐公主	蘇綽服制	當熊
辭輦	女應制	女侍中
頌言可畏	頌言先見	求婦
羅敷女	黔婁康諡	張俊妾
棄魚固寵	子弟為幹官	賢愚非種
誨故人子弟	清白	偶年忌
卷之十		
治平集		
敬戒	懲警	君量

君德制力	上德	謹微
戒陰	持勝	御用槍
由舊	政黜諛	勤學
教化	上示招徠	易樂險衰
興衰立見	險不足恃	若時舉政
農蠶係歲	不盡民	改火
玩物	德及魚	君溺圖畫
地愚	君愚世數	謀國
國是	漢盛	太宗文詞
天子宅家	已亂	九層臺
虫灾	春秋謹微	魯國近道
里塾	崇學	興學
學制	建學	國學
李椅倡閩學	宮室儀	宮室
室夕	營建	方明壇
建都	青宮	禮
禮制	聘禮	禮防微
王制防僻	規侈	魯用禮樂

見服始	先聖冕服	封聖後
元尊聖	漢財賦	券役始
手實	封椿庫	理財
賦役	田則	剛田
溝洫	錢權子母	錢泉二品
鹽法	發糴採餼	採荒法
足食	倪寬課最	勝撫鹿車
韋濟不副言	罷取民車	苛政
吳通水道	水牾攷	止脩海口
翼學編 目錄		
朝叅避正中	唐宋朝叅制	三朝
殿松門藥	太乙宮祠	祭侯辭
大官食料	駕頭	宋制科虛
傳衣鉢	燒尾宴	行人
戚駭	宦間	宦禍
慎近人	宦傳	庵寺
宦隣	人繫國	取人以身
用人求實	周世臣	古制稱所舉官爵
人用舊	起復	大臣再入至五人

人重國	儲才	舉士無方
田得士	用林叔世廣	鸚鵡繡衡
荀爽驟登司	爲郎不過	戲車郎
汰監司	省官兵	考課
吏治視上	吏治	益吏俸
卷之十一		
治平集		
商有上甲微	周有不窋氏	周替君臣
吳有君臣	禾絹士師	官制煩簡
翼學編 目錄		
慎諫官	秦用由余	獵遇太公
爲相問三事	相權	相度
相延公議	銓除	機密
相不任恩	沂公眞宰相	大臣議不奉詔
相貴和	小臣忠國	無官御史
諫諍	弋諫	諷諫得嗣
蔓支忠諫	諫伐邯鄲	秦璽
寶典籍	明經術	星應
蜚征	貢物	止苞直

謝邈削詔	晉有功	孟侯
奸孽禍	鄉黨清議	風俗厚
秦漢窮奢	秦俗	齊俗侈
朱博變俗	封建節行	節義
寡女節婦	風聲	事神爲民
勿開棘路	驅奸	功臣流禍
五屬國	山塔勞民	西湖長
倉唐尊君	虎跌踏	任棠設喻
三閭忠楚	梁舜佛禍	子路飯溝
子		
蘇張受術	弭盜驅鼠	蜀盜源
法律	肺石	立法峭
梧桐辨囚	外國乞文	長倩忠啓
伍子胥	二王忠孝	三窟
起泣西河	沈猶易詐	衛士
張浚	徐洪客	卽墨多
文多出楚	秦饗重耳	援兵
鴈君鴈臣	絃不可記	審音
絕纓報楚	壺食得士	趙襄處原

曹洙再將功	兵無定法	堂堂陣
將不受命	將治心	將自用
兵用奇伏	武臣不受中	兵術
車戰	戰車	玉帳
兵奇	賜書	復讐
通夷滅夷	夷狄滅於夷	諫伐魏
房瑄議分鎮	斬南報復	鄭襲胡
興師雨	子罕折衝	邊城教射
攻守	曼子折衝	三關
儒將	女將	聖公
主		
卷之十二		
治平集	懸瓠歌	治法天
八閩歌	大承氣湯	蓄物仁政
入風脩政	謝賜清福	培養富民
治平	舜祠田	泰階六符
鄧玩好	罷採省費	平賊
聖世無災異	莊宗各庫物	周官法善
秦驥武	納諫	容直
尊主		

求言	聞過	三要
枝官	起廢置	資格
偽君子	識體	元二子
元才	名臣遠識	智士策國
忠獻名言	封建	明堂
合祀	祭用丁成	郊赦
鹵簿圖	禮制	均田圖
井田衛兵	養老	宗祿
水土	土物辨	土宜
草木穀造	水宜樹植	濟漢勁曲
鄭白渠	四方異俗	九福
五服	鎮山	天下 <small>山川形勢</small>
五方極	周家收拾 <small>風水</small>	邊城經制
長城	黃河	禦河
河議	大挑	準望
議復支運	收糴代發	兵禍
京營戎政	馬政	屯田

卷之十三

翼學編
目錄

三

治平集	北虜攷	河套	虜宜夏 <small>攻月</small>
金國政俗	倭攷	倭韃術不同	撫賞
險隘	設外險	遼東	薊州
宣府	大同 <small>三關附</small>	榆林	固原
寧夏	甘肅		

翼學編

目錄

三

廣漢朱應奎麗明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格致集

觀象

日月以體圓而行天故輪象焉鳬驚以趾方而行水故楫象焉輪設而車不蹟楫舉而舟不沉故聖人制器以尚象君子觀象以達理

物理

卷之一

水歸東海化為氣鶴食從頂咽下去一百六十年一胎生牛不耳聽聽以角夏至日貓鼻暖餘日皆冷予以此言于人遇夏至日驗之貓鼻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夏至時刻忽至此時乃暖以此物物要格

物異

湘妃之涕成文長弘之血為碧美人之精為草游女之體為花以至鯀為黃熊彭為巨豕望帝之魂為杜宇韓憑之魄為鴛鴦周穆王南征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其類甚多其有無皆未可信也

紀異

鐵非養生也而有食鐵之兔更鐵之貊齧鐵之獸火遇則化也而有餐火之雞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玉辟寒犀寘之室內則不復挾纈又有龍鬚布冰蠶繭絲張之几筵則滿座涼生西戎獻切玉之刀十洲獻起死之香人無以聞見之隘而盡疑耳目之外也

物產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北京有之矣地之異耶冷使之耶江之南不產荆棘山不產樛柔之義耶孔林不產荆棘仁耶

地產

山西饒材竹穀纊穀木名皮可為紙旄玉山中草可為布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瑋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貨殖傳

朔漠產

朔漠之地鳥有不食五穀而食沙者名曰沙鷄嘗獲其生者試之良然不獨鳥也人亦有然者無窮園在

北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三蠻國民亦食土但二國民死而埋之其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爲人尤與中國不類蓋皆朔漠之產云

物性

豆令人重榆令人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蒜爲薑菜薰即薑也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

處頭而黑身蝨處頭漸化而黑麝食栢而香常食栢葉五月得香頸處險

而癭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于山險樹木痛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居晉而黃

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生論

卷之一 五

諸器物名

古諸器物異名鼯鼯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蚺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于鍾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懸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螻蝻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于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

于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蚘蟧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陰故立于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物性智

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

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齊

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

春秋交蛇蟲逢冬月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寧

如是牛生則拜四方鳥魚則朝北斗獾則祭魚鷹則

祭鳥豺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爲螢鼠食鹽

則變蝠雀入大水爲蛤此物有變化也

物已疾

黃鳥食之止妬鰲魚食之止驕鵬居食之不饑酸魚

食之不醉鮪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馬騰藝花

馬騰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

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其

糖

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緇竹置其上糞土以牛溲
硫黃盡培植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
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
矣若牡丹梅桃之類俱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
而後放當置之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
餐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極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
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廐甚久親聞
花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欣遂其性耳封
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
性哉

纂輯編

卷之一

五

荳蔻花

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
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
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
姪身也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稍頭二

月

瓊田草蟬花

瓊田草生于分寧山谷間以八月十五採之食之不

死秦時疫死者有鳥銜草覆面遂活始皇以問鬼谷
云此瓊田中養神芝葉似菰而不聚生一葉能起一
人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額裂面抽
莖上有花善治人目疾

瓊花

瓊花絕類聚八僊但色微黃而香楊州后土祠有一
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無雙慶曆中嘗分植禁
內明春輒枯遂復載還祠中薈茂如故德祐乙亥北
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絕句弔曰名擅無雙氣
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脩花史合傳瓊妃
烈女中

纂輯編

卷之一

六

蜀芙蓉海棠花

蜀邛州有弄色木芙蓉一日白次日淺紅三日黃四
日紅深比落紫色人號文官花昌州海棠花香州治
前有香霏閣人號海棠香國

忠州木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
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

葉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世有木芙蓉而不知有木蓮花也

牡丹花

牡丹有丹州紅延州紅青州紅亦有出越州者然惟洛陽爲天下第一其品凡九十餘種歐陽永叔爲譜叙僅三十餘種姚黃魏紫外有潛溪緋鶴翎紅倒暈檀心九葉真珠皆奇品也洛陽人于他花曰某花曰果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謂天下真花獨牡丹也其愛重之如此

木樨花

木樨本草皆言白薝蔔香謝無逸詩曰白雪凝酥點嫩黃于武陵曰夜揉黃雪作秋光則知晉以來同也宋高廟時有獻紅樨畫爲扇面詩以賜從臣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霏霏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海紅花

海紅花卽山茶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

叢雜蓬鬆不見枝幹故世俗每云紛紜不靖爲海紅花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劉菊莊詩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優鉢羅花

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其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天山之南其狀異于衆草勢龍從如冠弁凝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胡致堂又云金蓮花是也儀制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

葵衛足

葵性衛足朝日則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向西傾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

傳延年

本草菊一名傳延年朱新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傳延年史正志謂苗可菜花可藥囊可枕釀可

飲陸龜蒙謂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一曰重頂幢障風二金錯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釭貯五雕文臺安置六書畫寫七艷曲翻八美醕賞九新詩詠且曰亦須蘭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有虬爲鄜州從事作比紅詩百

三十客

昔張斂叔有十客圖忘其名姚伯聲得三十客牡丹

藥學編

卷之一

九

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木爲豔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枉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棟棠爲俗客曼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

四雪

楊國忠以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射香和泥爲壁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子意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臥海棠泥汚臙脂雪楊廷秀之木樨雪花四出剪鸞黃是真以花爲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爲亭可陋揚之香而過王之四雨矣

諫荀諫果

藥學編

卷之一

十

世傳淳翁喜苦荀嘗從斌老乞苦荀詩云南園苦荀味勝肉龍箴稱寃莫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公如端爲苦荀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曾直遂欲以苦荀硬老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荀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于是世以諫荀目之南康簡寂觀有甜苦荀周益公詩云疏食山間茶亦甘况逢苦荀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

且嚴則知食者皆取甜未可狗也又記涪翁在戎州日過葉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于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詩云又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相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爲諫果也

橘

南中橙甘青島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噴人皮薄而味珍肉不粘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裏神可以毛鮮可以漬蜜壺鄉之

翼學編

卷之一

土

果寧有此耶

劉孝標
送橘啟

橘柚產

伊尹之言曰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可充邊實可入湯液列子之言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曰櫨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與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向北化而爲枳

檳榔

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既非常木亦奇特大者三圍

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履虹其申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廖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

俞益期與
韓康伯箋

檳榔功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謂可禦瘴其功有四焉一曰醒能使之醉蓋美食薰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謂紅潮登頰醉檳榔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腹充氣盛令人忘餐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飲食頓化不至停積嘗舉以似范旂叟日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貢荔枝

東漢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和帝時臨武長汝南唐羗上書諫止

貴妃嗜荔枝唐驛置取荔枝甚迅杜牧之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唐范著唐子三十餘篇

蜀荔枝

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按二物生朱提南廣縣犍爲雙道縣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變赤可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重慶有荔枝園鄭谷詩我拜師門更南去荔枝春熟回渝瀘嘉州有荔枝樓陸游詩山橫瓦屋披雲出水自牂牁裂地來瀘州亦產荔枝老杜詩憶過瀘戎摘荔枝忠州涪州俱產荔枝忠有荔枝樓在城西南隅白居易建段文昌爲州記云荔枝丹桂素柰木蓮

葡萄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葡萄說其言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耳又云其餘暹羅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陰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方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甲

也屈伸以時者道也

京師種葡萄冬則盤屈其幹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

其德之全有如此者

品果

李真方常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萄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宋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諸物異種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

藥學編

卷之一

古

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歌麥其穗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種天佑之而生有王莽竹每竿著土一節必有破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于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物同用異

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

者耶藍蛇有毒尾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
發汗根節復止汗酸聚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蟻蛄腰
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服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
爲用不同如此又鹽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
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醫亦然
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葫蘆極臺然置
臭肉中能掩臭氣臺臭非所常據也君子醫國有興
廢除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哉極塗錄

藥種

藥學編

卷之一

五

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久服

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久服疾却

人參

人參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
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
日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上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
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
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參舊傳鍾山
所出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

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
參亦作棧

二臺異草

東阿邑季札掛劍之處今建臺焉其地生草一種能
治人心疾蓋緣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曾璵有歌云
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爲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
之心疾不瘳酒一茹又嚴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
木盡白茅也蓋表其潔清之意仁和郎瑛登之亦有
句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

藥學編

卷之一

其

金剛纂

滇中有草名金剛纂其幹如珊瑚多刺色深碧小民
多樹之門屏間云以辟邪此草性甚毒犯之或至殺
人大抵以毒辟毒之意如醫家用毒藥驅毒病也

房子官綿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
誤爲官綿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續房子晉陽秋
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
山望白土可用濯綿

苜蓿

西京雜記曰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為連枝草

紅藍

山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朵緋黃棧取有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匈奴名妻作闕氏可烟支習鑿齒與燕王書

鍾山菜

靈學編

卷之一

十七

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在山中何所食客曰赤茱白鹽綠葵紫蓼又問何者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暮晚松齊書

灌韭

衛有一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哲過教之曰有穢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訖九百區丈夫曰有智必有機心我非不知不欲為也說苑

別味

衛倫言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

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將來家實多故杏時將發採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採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君子粟

桓公觀于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以粟對管子曰苗始初生也賄賄乎似孺子安之則安不得則

靈學編

卷之一

六

危命之曰禾可比君子桓公曰善管子

重黍

孔子侍食先黍後桃哀公曰黍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谷之長郊社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于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家語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稻梁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五梁禾

王莽種五梁禾於殿中先鬻鵠髓玳瑁犀玉二十餘物僣焉此黃帝穀仙之術也注五梁禾卽五色禾谷永玉德是

物根五行

麥種之秋而焦于夏火尅金也麥穗直而芒有兵象焉穀種之春而焦于秋金尅木也穀穗垂而毛有木

象焉

卷之一

九

種桑

種桑五月取樁著水中濯灑取子陰乾之肥田十畝荒久不耕者善好耕治之黍樁子各三升三合和種之黍桑俱生鋤之令稀疏調適黍熟獲之桑生正與黍高下平因以利鎌歷地刈之曝令燥放火燒之桑

三春生一畝食三箔蠶

范勝書

摩頂松

玄奘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岩寺松枝曰吾西去

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卽東向使弟子輩知之旣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年忽東向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大唐新語

怪松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餘怪松圓披之甚駭人自盤根于岩穴之內輪菌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礪然感縮然幹不假枝枝不假葉有若龍攀虎踞壯士困縛之狀

陸龜蒙贊

竹名草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榮枯竹耐久不凋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叙山之草木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奇

梅

梅品不一有重葉梅綠萼梅鴛鴦梅紅梅范至能爲譜獨取古梅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于枝間或長數寸風颺綠絲飄飄可翫去

成都二十里有臥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數間屋可羅坐數十人平生見梅奇古惟此兩處大都梅貴韻勝格高其新接榦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

娑羅樹

歐陽咏娑羅曰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在月宮生此樹每枝生葉七片花如栗花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三株王保太監西洋帶回者唐李邕

寶學編

卷之一

王

作碑記有惡禽不集凡草不花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容參云七葉木梅聖俞詩云主簿堂前七葉樹皆是也

普舍樹

施南縣普舍樹昔覃氏祖于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那車復至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乃落取而簪之他姓往歌花不墮

黃楊樹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予時從舟行望見之鬱鬱山

除有可愛之色賦以歌之枝蒼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下有驚湍之激激日薄雲昏煙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歐陽公

梧桐

梧桐以知日月正歲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又法欲識來年閏先觀冬至零

如刺五日

寶學編

卷之一

王

閏正月剩六日閏六月

風聲木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枚實如柚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有武事則如金革之响有文事則如琴瑟之响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偃佺生于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生于阿閼間也

平泉草木

李贊皇公平泉莊有雁翅檜婆娑如鴻雁之翅珠子栢實皆如珠子簾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房玉蕊每附蔓之上上分五朶而實同其一房者也賈氏談錄

陰陽栢

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栢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綯綯種之永懷寺殿庭之左右今栢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人柳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玉溪生江文嬌賦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禁中人柳終朝刺得三眠

隋柳

煬帝自板渚引河築街道植以柳名曰隋堤一千三百里秋煥字子炎梁公後也寄南嶽自娛題柳云雨餘籠灞岸烟暝夾隋河

禽經

禽經曰鶴以怨望鳴以貪顧鷄以嘔視鴨以怒睨雀

以猜懼燕以狂眈視也鷩以喜鳴鳥以悲啼鷦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呌鳴以愁嘯鳴也

鸞

鸞鳥赤帝之精鳳凰之佐鷄身赤色文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之

鶴

鶴性驚八月白露降流草上滴滴有聲則集高鳴相警徙所宿處故曰鶴鳴戒露千歲變蒼又千歲變異所謂玄鶴也

杜鵑

杜鵑一名杜宇一名子規一名謝豹一名陽鵲其名不一人之擬其聲者或云蜀國亡或云歸去好或云爹歸弗或云春去了大都此鳥至春末乃鳴及于初夏其鳴愈急可知其爲惜春也杜鵑外又有一鳥其聲四字爲節吳楚間皆有之楚人擬其聲曰割麥插禾吳人擬其聲曰摘桑看果此鳥之鳴亦與杜鵑同有杜鵑不自哺子隨百鳥巢內寄哺子美詩云生子

百鳥巢百鳥不敢鳴及爲哺其子禮若奉至尊若此則百鳥似有意奉其子也又有謂此鳥不自營巢當生卵時竊睹他鳥離巢輒吞其卵而自遺卵他鳥歸誤以爲己卵乎而出之而哺之此說近是杜詩雖云體物猶未得其真也至所謂割麥種禾亦如是二鳥多不露形惟令人聞聲又似無定形者氣候至或他鳥化形而鳴皆不可知猶之鰭魚當初夏時則遍滿江河舉網可得數片及過期覓一鱗不可得此物之未易博也

百鳥集

卷之一

三

鴈銜蘆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爲鴈愛氣力銜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爲過海投蘆爲杙以息氣力或云輸蘆以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爲杙之說何秋來獨無而春來始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爲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于鴈門關

報更鳥

山鳥每至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憶曩居小崑山下時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鳥有智

陳所敘云鴻鵠能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啄木遇蟲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魚自出鴉有隱巢故鷲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戍已故巢不傾鶴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鳥別

鳥大不踰燕其聲曰莫摘花果人謂之護山鳥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如杵舂敲磬人謂之葛仙翁搗藥鳥鳥之壽者無如烏舊說三鹿死倒一松三松死倒一烏鳥性南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北還也鴈之南也鶴鵠亦南即鶴鵠鵠梧同黃雀之

微亦南不問遠近但見其南耳

蜀雞

魯鷄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又以蜀雞為小也

雞帥

羊溝之雞三歲為林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關雞處林魁師也雞畏狸也

雞憚犧

翼學編

卷之一

主七

孟賁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遂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左傳

物貴遠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而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喙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韓詩外傳

蠶義

王元之蠶記云兔和寺多蠶僧為予言之甚具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蠶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頃又見楊文貞公作義蠶記云蠶擁王子出為童子所殺蠶竟消亂不五日盡死夫以德而王分民而居號令嚴明賦歛得度且首領亡則俱死不復事他姓若蠶者亦可謂善國矣

蟬

翼學編

卷之一

主一

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聾其皮也埒仙都羽化之靈駱賓王

螢

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伺夜荆州玉泉寺有蝙蝠大如鴉白如雪名對飛蛾之赴燭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駱賓王

蝗蝻

蝗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狀日以長大又

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
注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愈
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
詩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于大兵之後或
言戰士冤魂所化攷之捕蝗者羣呼聚噉蝗不為動
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理似或然

木鳳天巧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
之鳩珣見其首者名曰鴉鷂皆背其醜而笑其拙及

龍虎

三

鳳之成翠冠雪登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翩然發翹
然一翥翱翔雪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之

龍虎

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
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異林
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管自別傳

五龍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昆弟五皆人面而龍身
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

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
得仙治在五方

周穆八駿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騄駼右驂赤驥
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而左踰輪右驂道驪而左山子伯天主車參伯為御
奔戎為右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馬式

馬按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上之

馬式

卷之一

三

表曰臣事楊子阿得西河子與相馬骨法皆武帝時
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于魯班門外更名門曰
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層著丁氏
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詔置宜
德屏下以為名馬式

後漢書

馬齒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
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
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

而下兩齒齟十一年而下四齒齟十二年盡齟十三
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
年上兩齒齟十七年上四齒齟十八年上盡齟十九
年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
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

舞馬

中宗時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過作飲酒樂者
以口銜盃臥而復起玄宗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分爲
左右自爲某家寵某家嬌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
鬣門雜以珠玉其曲名傾盃樂歌其曲無不齊首鼓
尾縱橫應節

盡馬

李伯時深得盡馬名法雲秀老謂曰念在馬沒後必
墮馬腹胡不此之懼而以誇人乎伯時懷然已教以
學盡觀音此念既專彼念自薄

馬蹄聲

昔人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
履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

矣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知宋宰相乘馬今
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
於馬

犀角

犀以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側
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南中有僞者
磨之漸熱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熱

龜屬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
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
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攻
龜用春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天龜玄地龜黃東
青西曰南赤北黑是其色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介
果後介獵左倪雷右倪若是其體也六龜各異室爾
雅三足君山六辟史記有北斗南辰八風九州之稱
何種種也

河豚信

河豚東拜則東風信應西拜則西風不爽唐詩河豚

吹浪·後還風故云信及豚魚

狐鳴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僖山岩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大抵老狐能魅人以覲久生能變化但未聞有前知貴人者狐能前知固獸中之仙與

狻

集學編

卷之一

三

狻似猿猴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猿猴之族千百爲羣出采山核狻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狻歷視其肥腩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飽狻臥或它去猿猴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點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隣已得脫去而鄰代之矣

獅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于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

長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着體即腐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豚望

何佩嘗於古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回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之於火亦作髮氣莫知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驚嘆曰君不得仙命也此名豚望靈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爲此夜仙當天從規中望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

集學編

卷之一

三

即且甘帶

莊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嘗見一蛇出遊忽有蜈蚣躍至自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頤也聞蜈蚣遇蝎蟻即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青鷲禽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名實

野丈大謂之田父河上姪女謂之婦人堯張禹糧謂

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爲肉野犬人等俱藥名也并得人謂言自土而出三豕渡河云疏行水上凡此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爲一豎豎巨虛其寔一獸因其詞繁分而爲二

物類生言

物之種類不同其生育亦異蠶蛾懷子出蠶始與雄交交則放子若無雄則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遇鯉則爲鯉遇鯖則爲鯖也松有四鯢鱸即蘇子

翼學編

卷之一

三十五

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于夏初放子著蘆葦間如水旱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滂則子不得曬盡成蘆葦

物相制

乾爲駭駭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凡物食物天生相制之義非但力之也駭未必力虎豹虎豹食鹿豕牛馬鹿豕牛馬見之則顛而尿斯有制之者非力之罪也如豺小而降虎豹是也在人如君制民夫制妻妾禽知鳴搏兔鵲擊鳶

物義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猿賜以緋衣謂之猴部頭宋溫既篡引坐側猿忽擲號裂衣溫叱殺之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願入蠻夷因不食死此可與元時義象宋時白鵬並稱見物之有過人者古了事載邵氏聞見錄

纜精

予賞舟濟江船人爲言江有纜精能築風濤爲人害予不之信或曰昔有患肺臍嗜油不息者醫以計出之得一物如大蜩焚之作髮氣焉乃煥吞人髮所致吳王食鱸而棄其餘于水後復生爲魚故至今江中有魚曰王餘焉而草之爲螢木之爲蠹蠹之祝子程朱亦信之無貳則巨纜沉水又化爲蠹可知也予曰延平寶劍傳之或謠

翼學編

卷之一

三十六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格致集

奇石

肇慶岩洞中石乳溢出結成人物之狀者甚衆其瀕海處則有石蟬石蛇之屬首足尾甲皆具而端溪之可以爲硯者又往往五色成文萬象皆具宛若繪畫比楚蜀吳越趙所產文石實勝因知恒山之圭璧柳

翼學編

卷之二

十一

醒酒石

李贊皇公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猶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經黃巢之亂有監軍得此石贊皇孫延古因太師張全義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怒笞殺監軍夫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謂四

癡矣山石之爲祟如此

武康石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叠假山以此爲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或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海舶取以壓風者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牆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叠雪者爲卑橫文叠起如摺有黑白層叠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堅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犀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嵌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攀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獐狼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

翼學編

卷之二

二

靈壁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爲統軍嘗過靈壁縣道傍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巒岬秀潤南仲立馬傍睨撫玩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爲獻者南仲因詫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傍聞語卽退纔食頃數

百兵昇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爲神和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來欲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爲之一笑

六石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腎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瘡癰殃疴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安彈之好聲璠爲象江守三年不病瘴平安寢翼學編 卷之二 三

試劍石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控鶴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山蘇子瞻建九曲亭其亭傍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

摩磬石消石

雞路載摩磬石出西番山石澗中辟諸毒爐火本草云陽石也裴宇記三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磬

峙其石有小罅每船過其下水流如湧人或以刀斫擊之有石迸入船中卽此石也燒之有硫黃氣昇玄子伏永圖有試鳥場消石法云其色青取白石英炙令燕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鳥場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虫盡化爲水而得長生矣形若鴉管者佳爐火本草云消石陰石也此非石類卽鹹鹵煎成今呼燄消是狐剛子粉圖云青消石一名北帝玄珠又三十六水方化曾青用正翼學編 卷之二 四

消石則消石有正所謂神物也

石鼓文

車攻吉日二詩蓋宣王時人作必太師採得二詩而宣王鑿括成篇刻之石鼓其鼓十枚書皆籀文豈朱子在南宋不曾見此石鼓故詩傳不載黃昭素有和昌黎歌車攻卽類宣王詩四牡東征豈西適周家蒐苗世有事平岐岷洛定何擇大篆分明史籀手誼楚卑卑已毛磔况復李斯七日歎弱骨今猶想葛嶧

石函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于江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開貞陵于堅石得金銀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潯陽役兵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版視之乃王逸少書頭眩方可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是故刻入于石中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內桃花片耳然文王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翼字編

卷之二

五

關司遺跡

陝西藩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扆後有方石池中刻波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觀此知其參極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子以此自占其後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往往有驗云

玉龍膏硃砂

洪炎雜家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化銀液說者云

此膏北來則及禍于延德使高昌行程云北庭山中出硃砂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燄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彩着皮履卽焦

玉產

稷翼之山及鹿臺山上多白玉榆次之山多嬰垣之玉泰冒之山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玉膏之山五色乃清五味乃馨堅稟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山海經

翼字編

卷之二

六

玉如意

時有握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布雲母于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琉璃如蠅蟬等形人莫識者吳大帝以問綜答曰昔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鑿諸山岡起處輒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胡綜別傳

孔子壁

鍾離意爲魯相省視孔子教授堂男子張伯剗草階下土中得壁七枚藏一以六白意解中素書文曰

後世修吾書董仲舒摸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伯果叩頭出之事類賦張伯懷之而見欺

漢璽

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角缺

剛卯

剛卯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祓除不祥漢姓劉以劉字印金刀使金刀之利不得行也輿服志長一寸二分方六分又云剛卯漢制莽禁之金刀莽所鑄錢後復禁之

太山神枕

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尺帝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仙傳

塵尾

張譏善講論後主在東宮造玉柄塵尾新成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提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常幸鍾山興善寺詔從臣坐松下勅譏講論時索塵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以代塵尾

陳書

威斗

避暑錄載韓王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涑銅料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考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太司徒甄邯之墓

人皆服其博識候鈺無所考據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忝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為忝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寶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轉絲繩係身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

西京雜記

火齊飛精鏡

靈學編

卷之二

九

周靈王有火齊鏡暗中視物如畫向鏡則聞影底聲周人見之如神華胥國所獻任仲宜有飛精鏡南牧洞庭風浪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持鏡去云水府寶出世當歸也

物應時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基子每至此時則博基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鐘能應時自鳴季雁山公宋宗肩皆各見一爐鼎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俱不可曉

百朋

錫我百朋蓋二貝為朋非五貝也按班固食貨志元龍距冉長尺二寸直一千一百六十為大貝注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為朋二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為牡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牡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為朋也

波斯識寶

昔波斯國賈人來朝善識寶氣見一古墓謂其中有寶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斬不與賈人曰汝無庸耳此墓已五百年無主矣隣人乃始受錢賈人發之諸皆化盡惟有一心堅硬如石鋸解觀之其紋為佳山水青黛相錯如畫傍立一女麗容艷粧凭欄

凝睇蓋必此女生而愛山朝夕吐吞青氣故凝結不散如此孟子所謂志一動氣也

宋 潘漢文集

攻金

周禮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鳧氏爲聲臬氏爲量段氏鑄器桃氏爲仍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翼學編

卷之二

上

鹽別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卽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爲盤盂凡煮肉貯其中炒勻皆有鹹味用之年久則日漸消薄甘肅寧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鹽產

鹽本煮海而成亦有井山池木石種類匪一井則劔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河縣鹽井漳縣

鹽井乃今滇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東有鹽池長五十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衛有二大鹽池一小鹽池東牟有鹹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真國鹽生木枝上浮泥蘇蘆彭亨暹羅亦有鹽海西方鹹池堅且鹹卽出石鹽湯口域有石窩以爲鹽水竭鹽成甘水有石鹽

翼學編

卷之二

上

建州龍焙茶品

建州龍焙面北謂之北苑有泉極清澹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卽壞茶味惟龍團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小心芽置水中呼爲水芽聚之稍多卽研焙爲二品卽龍團勝雪白茶也茶之佳者無出于此每勝計工價近二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茶有十綱第一第二太嫩第三最妙自六至十小團至大團而止第一

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第四第五各有十二色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

蜀沙坪茶

七文錫茶譜云玉壘關寶唐山有茶樹懸崖而生筍長三寸五寸始得一葉兩葉名沙坪茶亦見相如凡將篇晉張景陽成都白兔樓詩芳茶冠六清逸味播九區

蒙山茶

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

翼學編

卷之二

茶

清峰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先後多搆人力俟雷之發聲併手採摘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能除宿疾二兩當限前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爲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頂築室以候及期獲一兩餘服未竟而病瘥容貌頓異後入青城訪道不知所終今四頂採摘不廢惟中頂草木繁密雲霧蔽虧驚獸時出人跡稀到矣茶有霧銕牙錢牙皆云火前言造于禁火前也文彥博詩舊譜寂稱蒙頂味露芽零液勝醍醐

茶瓶湯侯

茶經以魚目湯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淪茶餅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淪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聲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向來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茶夾銘

武夷溪邊神仙宅家石筋山脉鍾異於茶聲含雪尺秀啓雷車齋鮮怒生栗粒露芽采之擷之收英斂華松風煮湯味薰煙霞

程宜子

唯酒

公燕公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唯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唯

藍尾酒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櫟膠牙湯解藍作咻出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三杯爲藍尾蓋未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咻爲貪婪之意或謂咻爲燥如鍊入火貴出其色似非

郢筒酒

真學編

卷之二

五

山濤治郢用筠管釀醪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杜詩魚知丙亢由來美酒憶郢筒不用沽

按丙亢蜀志在梁山文選

注云漢中沔陽縣北有魚亢二所常以三月取之

歡伯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辭云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王琪有金陵飲酒詩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春金釵糯也

飲禮

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醺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醺不可以沈不可以酒

司尊彝解

周禮司尊彝詔其酌曰醴齊縮酌縮卽漉也醴齊糟而濁須編茅漉去糟滓所以明潔而酌于尊也醲酒卽盎齊清卽冬醴清酒盎齊差清止和清酒而沛之故詔酌云盎齊沬酌汁獻卽爵齊用爵金章煮汁和

真學編

卷之二

六

盎齊摩娑而沛之故詔云爵齊獻酌此三者亦猶明潔清酒與醲酒于舊醢澤之酒也

澤讀醢和醢醢醢之名

爵用豐形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爵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或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翬負金自戮於世圖形或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飲啄有分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

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處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鰲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必咬咬然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視謾畫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爲何如哉

即栗杖

爾雅棕卽音良來音栗郭璞云今棕材中車輞本草云棕葉似柿兩葉相當子細圓如牛李子生青熟赤今作柳栗亦堪作杖范至能詩病憐柳栗隨身慣老覺屠

栗學編

卷之二

十七

蘇到手遲

方竹杖銘

噫其節高乎曰高其操堅乎曰堅其中虛乎曰虛其外圓乎曰圓然則胡爲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乎周旋

陳瑩中

方竹記

高皇帝燕處武樓中詹同在左右偶理竹事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實晉戴凱之譜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

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惟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詭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旣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親御翰墨置方竹記一通

筇竹杖贊

勵廉隅而不剋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鸞李而瘦浩翁晝寢蒼龍掛壁浩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

栗學編

卷之二

其

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黃魯直

席理

席具化理其蔑一橫一直者二儀也一顯一伏者陰陽也一篋顯伏者陰陽一道也篋必錯三而成文者三才也織之必自中起者極也形必方者四方也制器尚象孰不由之而人知之乎

劍

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五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按于

將作劍未成乃曰吾師俱入爐冶莫邪亦曰先師鑠身以成物于是干將夫妻斷髮剪指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縵理

鐘鼎銘

韓子謂鐘鼎之銘皆蒼古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翁不免諛曰樂天立碑詩曰豈猶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九鼎

纂學編

卷之二

九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滴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牴牾如此

紫石潭

紫石潭硯也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一赤憤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蚩蚩王欲觀

魚于紫石潭顧左右取漁具入硯中獲小魚數十

銅雀硯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高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長同濶倍之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爲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於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偽造以給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

藏墨銘

裝墨有法藏有訣遠溫懸葛囊臨風度梅月欲燥不欲潤欲涼不欲熱高處以養其體緩用以老其節如

石之堅如漆之黑爾硯既潔爾泉既冽兔穎含霜楮英飛雪中有客鄉文房四絕

趙聖謙

筆經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隸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可題爲筆經又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法也

三品筆

纂學編

卷之二

三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忌孝全者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斑竹管書之

梁書

削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于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削爲良自後蒙括削筆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中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宣州有諸葛高常州許穎大抵尖齊圓健爲四德柳帖云副齊

則波切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玄樞盡是

書板本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紅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二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

纂學編

卷之二

三

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鑲本於國子監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那曷離定頒布

黃紙卷軸

古者寫書俱用黃紙有誤以雌黃水塗之而更改其上晉王衍言語未安隨卽改口故號口中雌黃今人乃以好褒貶人之得失者謂之雌黃誤矣嘗見洪邁進萬首唐詩表內亦云用雌黃水塗字則宋人亦用黃也又古人書俱卷成軸故曰玉軸牙籤鄴侯家多

書架插三萬軸真詰中謂一卷爲一弓道書以一卷爲音周與軸通及考字書無弓字止有音鳩相糾繚也

碑書

杜征南序續之碑一樹山椒一沉淵湫以虞陵谷之遷用意良深而鮑溶有襄江未陵魚龍識字之朝此斬傳而弗傳者也若黃文節公書南極老人四字于戎州堪岳而李文簡公讀之云日星昭垂忠孝心畫趙忠簡丞相題武夷山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之句紫陽朱夫子書天風海濤字以致仰止之懷此不斬傳而傳者乎

蒲葵扇

李商隱詩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惟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高價以鬻

奇藍香

占城奇南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采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志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物益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琪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劒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翼學編

卷之二

圭

指南車

指南車舊傳周公所作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越裳氏載之周年而至其國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其法不存魏明帝始令博士馬鈞造之晉亂又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宋武平關中得之其制如鼓車設木人于車上舉手指南車驟廻轉所指微差至齊祖冲之又造之今鹵簿中亦不復聞矣世所用惟術家鍼盤用水浮鍼視其所指以定

南北近年吳越閩廣屢遭倭變倭船尾率用旱鍼盤以海辨道獲之倣其制吳下人始多旱鍼盤但其鍼用磁石煮制氣過則不靈不若水鍼盤之細密也

五路車

周禮曰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太旗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太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太麾以田以封蕃國

翼學編

卷之二

二十五

踏鞠

踏鞠始於軒后軍中練武之劇以革爲圓囊寔以毛髮今則鼓之以氣又有袞弄飛弄之技不知始于何人國初彭氏雲秀以女流清芬挾是技遊江海叩之謂有解一十有六詹同文贈之以袞弄行

棋圖

古棋圖之灋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亂交雜難辨徐鉉政爲十九字一天二地三寸四時五行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

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甚於簡便

賓人舞

高祖募取賓人定三秦封范目爲閬中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賓人盧朴沓鄂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賓人左右居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

盧敖遊

盧敖遊北海至濛穀之上見一士焉敖與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會又覩夫子不識可與敖爲交乎士交曰今子遊始此而語窮六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居乃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擊壤

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手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前進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

渡瀘

建興元年南中諸郡皆叛三年春孔明率衆征之其

翼學編

卷之二

二十六

秋悉平瀘水出并荊郡句町縣中有蛇毒交夏即發觸之者死惟冬夏可渡言五月渡瀘以見非得已也

事難齊

陰陽貫錢四時一縑錢亂而成縑已矣向背上下難仍也四時成歲已矣明晦雨暘難仍也

物化

橄欖爲梅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歟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宿沙

翼學編

卷之二

壬

說古文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迷陽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腹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虜重木拐

五代史契丹犯京師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一木拐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歸虜人望之皆避道

拒忝蔑灰

長子羊頭山拒忝可以壘律河內蔑葦灰可以布瑄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于此耶

哥窰

翼學編

卷之二

壬

哥窰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窰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窰之類生一所陶青色淡故名哥窰

古量

滴水云臬氏爲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顏高弓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

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霄攻則顏高以挽疆名無足恠也

弓制

周禮弓人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

翼學編

卷之二

元

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壓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又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鈞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鈞量其力又

參鈞鈞者三謂之九和

懸弧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

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之門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佛郎機

佛郎機銃原出于佛郎機國曾見正德間遣使臣進貢名必丹曾帶此銃有管長四五尺其腹稍大開一孔以小銃裝鐵彈子放入銃腹內藥發則子從管出甚迅每一大銃用小銃四五箇以便輪放其外又用木裹以鐵箍三四道束之詢之曰恐彈發時銃管或裂故也近閱海防圖編畫佛郎機銃每個約重二百斤每個用提銃三箇每個約重三十斤又有一架與其原制不同想必我中國增添之者又有一種小千佛郎機銃有架可以轉動者我中國原有此物非佛郎機銃也予謂此銃用于海船甚利以之守城亦可若臨陣不如神鎗火炮之便也

淮渙文錦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淮水傳曰淮渙之間能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服御焉

輕容方空

紗之輕者有謂輕容唐類死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羅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又有謂方空者漢元帝罷齊三服官注云春獻冠幘縱爲首服紩素爲冬服輕紩爲夏服縱與纚同卽今之方目紗也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紩方空穀吹綸絮荆公詩云春樹猶未着方空

玉條脫

玉條脫 卷之十一 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阻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于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余謂真經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又盧氏新記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

觀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脫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一事而所載不同

浮橋

昔杜元凱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乃訖作焉晉武帝舉杯相屬李成進晉軍德勝以羣桡維大艦爲浮梁以免舟兵往來之勞唐莊宗解衣賜焉

瞳

瞳 卷之十二 王 種狐烏瞳人其狀赤色故夜見晝不見人目中瞳人黑色故晝見夜不見犬馬瞳人其色故晝夜俱見諸魚目中瞳人眇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蠃蝦蟆水蛭瞳人骨之所成故水陸俱見也

蛻骨

世所稱神仙蛻骨者凡二其一丁野鶴蛻骨在杭城吳山其一高辛氏時薩真人蛻骨在句容玉清觀中大抵二骨高不及二尺皆坐像然其足俱裹入衣服不可得睹若此其真贋不可詰矣

耳物

無錫有談愉號十洲一日偶挖耳耳中忽得銀一小塊重一分四釐是年肉價稱是賈月肉食之余聞大以奇後觀祝枝山志怪錄則耳中得物更有奇于此者從年詩門一媼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爲偶遺落其中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毫穀粟稻穗之屬爲品甚多殆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人亦任之不其驚已且每收貯之二年七十有八而卒筭其所得耳物幾一斛焉又云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耳於其中得五穀金銀衣服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已結淨唯其正中有一小木校椅製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別異

龍附人

河東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探之出虫蛻輕白如鷄卵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墮地其一復甦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聲其

耳至是化去也又松江有衛某者季夫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承雨澤子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舡水波震盪衛戲語坐客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耶乃出手舡窻外龍果裂指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舡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哉

種羊

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行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爾成絲之句疑以爲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禱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割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膺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却在草鼠王如拳不

同老飫肉筵開寒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
過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蚕之錦欲盈尺
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脰骨種之與琦師目見
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

雀燕平衡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
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尙書表六燕
相亭試令平其輕重蓋用此

麋鹿性異

今人多以麋鹿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不
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
陰利於婦人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月麋鹿解
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故知
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
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
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觀物聲色

高晞遠常謂邵堯夫觀物色氣味聲色氣味有一萬

七千二十四人之目若鼻口不能盡其觀與嗅嘗一
萬七千二十四聲可以字別舉聲之一例而色氣味
可推也嘗手裁竹爲管以定五音六律進退疏數細
微不差

朝市

譚拾子謂孟嘗君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
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朝則
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矣求存故往亡故去願
君忽怨戰國策

左袒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
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
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
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
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能自苦

空閣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
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以孔著其葉而生其葉似

箕鳥善巢其中也

貢雲

宣和艮岳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于危巒絕巘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岩萬壑間東坡山歸收白雲入籠放之作撻雲篇

贈雲

古詩有云山中何所有山上多白雲只可自娛悅不可持贈君此言雲之不可贈人也有宦九江者言廬

翼學編

卷之二

三

山絕頂有亭歸然每往遊宿其中至早白雲從地下起踴出成塊如木綿絮氤氳不絕好事者持潔淨磁瓶將手挽雲至瓶內以滿爲度用紙及布絹叠封其口數月後持以贈人令密糊一室不通竅罅將瓶揭去紙絹放之雲從瓶中縷縷出如篆煙狀須臾布滿一室食頃方滅是雲固可持贈人也

都綿襖

袁安臥負喧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趙勝負暄風簷候樵牧之歸故杜詩二負暄候樵牧又西閣曝日云

梁列傳玄冬負暄嗜飛閣又云毛髮且自和肌膚潛

沃若樂天詩負暄閉目坐和風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皆知負暄之味者也冬日可愛真若可時獻者晁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彥嘗有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周公謹作獻日軒暴以白紬絹通明虛白盎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以天下都綿襖戲之蓋古人負日有黃綿襖子出之語王立之亦嘗名曰窻爲大裘軒謝無逸爲賦詩有薰然四體和恍若醉春釀之句清異錄載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月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鑪騰空映簷白醉樓攻魏取白醉二字名閣陳進道爲賦詩攻魏次之內云天梳與日幅且復供酒事洪駒父亦有大裘軒詩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引別安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東坡義尊義墨蓋本于此張魯據漢中

翼學編

卷之二

三

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號祭酒皆作義舍置義米肉懸之行路

卦影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恠以見象米芾好恠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鞞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相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

真學編

卷之二

五九

求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曰此非觀察書也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翔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問中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

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

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

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

爲池有馬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

動也又尊閣親族當無存者以也字着人是他字今

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

盡否以也字着土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

否曰誠如所言朝士謂之曰此皆非所問但賤室以

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

真學編

卷之二

四

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

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

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固請其說石曰也字

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姪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豸則

不能爲害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

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小蛇

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春渚紀聞

梅梁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

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濕淫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悞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栳箱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

翼學編

卷之二

望一

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栳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譚淵

山獐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

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監以食蟹名曰山獐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着火中爇

燂音分

而山獐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狒狒

狒狒讚曰狒狒性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

翼學編

卷之二

望一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格致集

天地

天體渾淪輕清積氣南高北傾側輪而左旋其旋有九上軟下堅道家謂之剛風其氣寂緊以二十八宿定布爲天之體日月五星爲七曜皆運乎氣機行止各有躔度隨天左旋地北高南下相函乘之者氣也

翼學編

卷之三

一

故冬陽氣在下而水温夏陰氣在下而水寒春陽氣達而草木萌動秋陰氣肅而百卉殞落陰陽雜亂氣不收斂則有冬花胎殞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蒸則有地震陽火煎熬陰脉枯絕則有川竭山崩蓋地以剛柔之質隨陰陽閤闢而用其形耳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以其隨天引御貞合則和睽離則瀾而生異矣

兩儀形狀

天者太虛中積氣也積氣中載得二十八宿爲天之

體最在剛氣上運轉極疾古之測天者以日爲主分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每晝夜周行合其度若二十八宿晝夜過日一度蓋月在剛氣緩處比日又遲十三度有奇橫渠說極是惟地在天氣之中如車輪之軸不動而南北二極如軸之兩頭貫地而斜倚太虛中故日月星皆通氣左旋也嘗令人將猪水胞磨薄吹滿氣納水半胞泥彈一丸其氣滾滾載泥丸居中浮水面不墜此即天地之形狀也

天道

翼學編

卷之三

二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六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陰陽

陰陽二氣如兩扇磨其齒不齊磨來磨去物之出者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朱子曰天地之外無窮而其中中央空欵處有限又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又曰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天理無外以形有涯而氣無涯也其氣極繁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

垢復

天地之間一氣升降而已天以氣而敷施地以質而翕受氣升則爲陽而暑至氣降則爲陰而寒生故歲在午月暑已酷矣夏至之日氣當降而暑漸退到冬天氣大寒則地所受之氣反熱而井泉溫在子月寒已極矣冬至之日氣當升而寒漸消到夏天氣大熱則地所畜之氣反冷而井泉涼此垢復之象所由名也驗之人身夏則外體不勝熱而腹冷冬則外體不勝寒而腹溫蓋外體猶天內腹猶地也

日月景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望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

日月行

按漢張衡等諸說日行黃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南白道二出西青道二出東皆斜入黃道內并黃道而九可見日行一道而速月行八道而遲也月道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出其旁黃赤道當天中南北合縫處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入經黃道而與日會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各十五度其交朔時于東西十字路頭相遇若月或在黃道之南少有盈縮從邊而

過或雖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如人秉燭在內而執扇交過不相揜故皆不蝕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去十五度以下月在內日在外日躔月道被月在內遮揜故爲月之陰晦所揜而蝕至望時日與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而微謂之暗虛月爲日暗虛所射故亦蝕也詩注謂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使陽盛陰衰當食不食却是道理

日不入地

長春真人丘處機論日不入地大都與周髀蓋天之

算學編

卷之三

五

說相似蓋天之說則日不入地周四極而轉渾儀之說則地包天中以南北二極爲管轄如車軸然南極常隱而不見北極常見而不隱二極之半爲赤道二十八宿附于赤道東生西沒晝夜旋轉則日月皆從地下轉今之曆法皆用渾儀而日月之盈縮交蝕俱相符合可見日從地下轉明矣但處機之說亦却有理

月

月盈虧之法曆家以爲月朔去日遠魄死明生望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此泥書之說而誤耳蓋書以

死魄爲朔二日哉生魄爲望十六日也沈括言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滿隋書云月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暗其明故形圓初鉤與虧爲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暗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其說頗近似之但月旣爲陰精所聚自然有魄其爲日所照射而光生亦當有漸至望則全照而光滿矣

算學編

卷之三

六

歲差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三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胃問董生云正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享風之說也漢大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一分差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

建星卽今斗星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
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
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
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
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
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
二度沈存中云顯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
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郭曆歲差

算學編

卷之三

七

古曆有閏而無歲差漢末劉洪造乾象曆始謂歲周
有差晉虞喜以爲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百年
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以八十
三年差一度自后諸曆增損不同元王恂郭守敬作
授時曆參校古今疎密徵諸測驗以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
十四分二十五秒每歲差一分五十秒上考往古每
歲加一分五十秒無不脗合較之前代諸曆竄爲精
密國朝因之行之年久未見差失而新安鮑太著

天心復要乃謂其徒知測影驗氣而不知曆之本元
天之數何其謬哉

日食事應

聞之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
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
五事應皆類此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今日以
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
震未央宮殿中此必有嫡妾爭寵而爲患杜欽對傳
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算學編

卷之三

八

食法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得者
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唐一
行得二十七朔差宋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
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按放日天子置五麾陳五兵
鼓大夫擊柝凡有聲
皆陽事也以厭陰氣

交食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
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

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日月食既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有應見于稷象志壹之動氣也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

翼學編

卷之三

九

日月食異

日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齊官所報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

得而同

九星

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折音與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于七而全于

翼學編

卷之三

十

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第七搖光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徐整長曆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九紀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

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

九星即九紀也

北斗九星攷

按北極最尊在紫宮中曰太乙常居其南曰太微在太微北者北斗也北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以轄九州而以雍屬魁冀屬樞亮青

翼學編

卷之三

十一

屬璣徐楊屬權荆屬衡梁屬開陽豫屬搖光至于干支亦皆有所分屬以爲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而道家又有謂尊帝二星者通號九星晝夜運建與天同行故曰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分陽及夫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一繫于斗蓋凡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時各有攸司故斗之功用神化有不可殫者九州之氓茫乎如埃塵蟣蠹然而謂其命蒞于斗之次彼豈知之哉

景星

史記曰天清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其狀無常出于有道之國

客星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萊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畜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此論奇特民懌非徒狂者

翼學編

卷之三

十二

辰參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

晉星

左傳

五星攷

太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

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備見于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星降為人

天文家以五星盈縮失次其精神降于地為人歲星降為貴人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處于林麓辰星降為婦人無所不為此必有據而云三國時熒惑化為童子降吳則星辰之精亦可為人形也史記載霍太山之神以簡遺趙襄子則山川之神亦可為人形也

渾天儀

攷書璿璣註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乎地外地體至方而靜如卵之裏黃處乎天之中故曰渾天儀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制起于漢耿壽昌鑄銅為象宋錢樂始鑄銅為儀趙宋為儀三重曰六合

翼學編

卷之三

十三

曰三辰曰四遊蓋以天半裹地上半在地下而左旋

不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

六度常隱不見南北極為天之樞紐子午相對只此

處不動如磨磨然乃天地中至極之處也嵩高正當

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天居地上見者

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其渾天分野嵩高極

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日長又

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

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

翼學編

卷之三

十四

寂低故晝短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

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

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按渾儀制鑄金人為臂從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

右手指刻

地動儀

按漢張衡傳儀以精銅為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仰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中龍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仰之

九卽墮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之則知其地分震動矣北使信都芳明等術有巧思聚渾天歌器動地銅鳥刻漏候風諸巧事今筭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遺經一卷今皆傳焉

土圭測景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爲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晉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

翼學編

卷之三

十五

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一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爲安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曰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月落參橫

龍城錄載趙師雄夢梅花美人有月落參橫之語詩人多襲用之東坡梅詩云耿耿獨與參橫昏蒼溪胡氏謂參在梅開之月惟黃昏見于西更一鼓已落矣坡詩得其真予信之及戊申之冬五更早起見參見于東正梅開之月乃知參在仲冬昏見而隱至五更復出龍城所紀良是而坡公未嘗五更見參耶

測景臺

唐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

翼學編

卷之三

十六

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王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于其上因以爲名

氣化

東方蒼龍七宿中曰火星也心昏中則夏木生火也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詩七月流火是也斯皆自然之數也火秋則流而下以火不生金故不復中於西而二十八宿西者虎北者龜蛇東者龍南者鶉皆自然此象非人假借之也北之象陰二也往在玉虛觀見其像設問道士此何神荅曰皆星也慮人不敬

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焰而火輪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宿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陰不自見至靜而動者出焉非此則無根則其用窮也人五臟系在背背有神舍故膏肓病則無鑿膏肓者也

時令

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枯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生尅

翼學編

卷之三

十七

夏則伏者傳其所剋也秋冬春不伏者子承母也伏則蒸濕者土氣也助金生之也木生火故日東出日不照北以水也夏至日照三面亦不比月西生者金生水也月不比者從日也又借日而光者也又陰不獨成者也

十月陽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董仲舒兩電對謂十月

無陽又謂月內一日無陽何哉

數準七

斗七故天之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天以七紀是也日月五行機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之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曰終日七襄是也

時令用六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月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爲三百六十人長保蟲麟長毛虫鳳長羽虫龜長介虫龍長鱗虫皆三百六十六之則也木水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

理圓通

矜繼軫輻寓天地也權衡斗量萬律呂也深衣十二幅寓期而閏也

九日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金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辟木蕪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秀

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哉
悲冉冉之將老思
餐秋菊之落英體延年莫斯之貴謹
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魏文與鍾繇

七十二候

七十二候之說本之夏后小正繼見于周公時訓呂
不韋遂取以爲月令自魏以來始載于曆而以二十
四氣分屬之夫五日爲候積六候而成月三候爲一
氣積六氣而成時如立春正月節氣也其候爲東風
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雨水正月中氣也其候爲
獺祭魚候鴈北草木萌動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

集學編

卷之三

十九

之數簡矣唐一行又以七十二卦分配之然卦止于
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宮卦凡六爻當一氣
此四卦者分主四時而不專主于一候余六十卦則
五卦主六候者中氣之末節氣之初共一卦主之其
余四卦各主一候如中氣初候卦爲公中候卦爲辟
末候卦爲候節氣初候卦亦爲候中候卦爲大夫末
候卦爲卿也旁六十卦則七十二候之類詳矣他如
正炁有推七十二候之術李燾有著七十二候之圖
其體例雖若不同要之皆不外于治明時以推曆演

先王之遺意也

小畫行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畫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畫梧
州三月作大畫哀哉官曆今不須憶昔昇平淚成陣
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春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
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益問路待御六月大小云
爲杜史爲
我數階賞

坎離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嘗聞

集學編

卷之三

二十

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通舍施二景參黃庭愚謂
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具其說本
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離內陰外陽
故爲火爲日

形氣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医無閭尻也
大海膀胱也歸墟尾間也島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
石骨也水泉血脉也岳臍也瀆腑也岡阜筋節也澤
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噓也

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罕也潮呼而汐吸也晝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鬼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也

吉雲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漢武問之曰其國俗常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之事吉則滿室雲起五色照著于草木皆成五色露露味耳帝曰可得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帝徧賜群臣得露膏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

寶學編

卷之三

二十一

四時雲狀

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積日鵠穀雨大陽雲出參如車蓋立夏常陽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如水波華華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上如羊下如蟠石

易通卦驗

風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見御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與

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

雨因

昔有海舶過南番貿易經海心深闊處日中忽雨霖霖篙工曰此鯢魚噴氣水散于空風勢吹水若雨耳因悟地中有水天地之氣所合則地氣載水而升濛濛成雲布之清空倏然而雨氣盛則雨多氣薄則雨少又薄則成霧與海鯢噴氣水散於空而成雨相似况水之騰空亦不甚高數里之外氣所不至則雲不溽漫雨亦不降若氣盛雲遠則雨亦大

寶學編

卷之三

二十一

蟻知雨

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知為興詔報善

禱雨

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至四歲王棄女於南浮業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糧常日咽氣引月

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會相林之下
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汝雖不曉言可憶此
女也遣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災之術授其朱書八
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遊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
下生火人民焦燼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
怖惧女顯其真爲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
形隱景而去

靈寶經

聽雨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聽雨詩半夜思

翼學編

卷之三

二十三

家睡裏愁雨聲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
庭花不肯休

春土

周宣卽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古者太史順時覲
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土乃脉發先時九
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寒暑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

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龍鑑

人占天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
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
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
也秋天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
占天

人身與天地通

天地之氣與人身流通故人身兩鼻孔之氣每與天

翼學編

卷之三

二十四

時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左辰右巳左午右未
左申右酉左戌右亥每遇時所值之時以指軋其旁
孔此孔氣盛出以爲驗惟亥子之交則兩孔俱通故
丹書謂之玉洞發開是也惟物亦然猶之眼珠自卯
至午漸窄而長自午至酉漸闊而圓諺云子午一條
線寅申棗核丁是矣然則十二時之作豈聖人私

哉知

天人相與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
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二大夫之命爲侯也九

禹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
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著龜

子路問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雀蒿葉毛可以得數
何必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夫著之爲言著也
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著舊也論衡

龜占

龜占之法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一曰石
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

翼學編

卷之三

壬五

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
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上員象天
下有二十八匡法二十八宿骨有六間法六府匡有
八間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二時故象天地辨萬
物者矣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經
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
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三
代而下龜法不傳世人不考古始隨俗占驗如所謂
辨五色依四時之占今不復存矣

龜繇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白雲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懿氏占曰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
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衛侯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
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
皆龜繇也

卜

翼學編

卷之三

壬六

陸龜蒙雜說李扎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
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
禮卜其應也如响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
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卜兆

卜師四兆鄭氏鐸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
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
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今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
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

筮法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性云萃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卦者主畫地識爻六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坼錢八也見儀禮疏

捐悶四維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甄鸞註執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捐悶是奇兩之術御覽引執經作捐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二于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天時

太史太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曰者傳旋式正碁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升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

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吳越春秋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虎筮螺卜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凡行師取二田螺置盤中畫直路為界我左賊右二螺各記之若賊螺入我界不可與戰我螺入賊界急宜攻之謂之螺卜

靈棋經

靈學編 卷之三 二十八
見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謂靈棋經也異苑云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眾事

日月律相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于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書謂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

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爲耳張文饒翼元日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審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

玉律

黃帝吹玉律正璇衡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瑱以玉爲之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舜祠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塚亦得王

翼學編

卷之三

二十九

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

晉志

律呂書

教授李文利著律呂書卽其黃鍾三寸九分筭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

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于大呂蕤賓之于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强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于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鍾三寸九分

翼學編

卷之三

三十

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喉唇舌齒唇之聲澄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以較之馬遷黃鍾九寸上下損益筭之誠爲得也

曆改

唐祚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曰戊寅之曆傳仁均曰麟德甲子元曆李淳曰開元大衍曆僧一行曰寶

應五紀曆曰建中正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崇福崇元曆而止矣又有至德曆凡九改

唐志

曆差

漢武帝七年鄧平改顓頊曆作太初曆洛下閎與焉云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至唐高宗李淳風增損劉焯皇極曆作甲子元曆詔云自火德暨我將八百事合當仁可名麟德曆

曆難

昔鄧平洛下閎造漢太初曆非之者十七家後劉洪

算學編

卷之三

三十一

蔡邕何承天祖冲之皆術數之精粹者至于宣考曆書之際猶爲橫議所排斯道寂寥知音益寡所以張胃玄佩印而沸騰劉孝孫輿棺而慟哭俾諸後學益用爲疑

舊唐志

大小曆

曆有大曆有小曆唐曹士爲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曆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曆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曆用之後周王朴效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曆

曆法議

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我朝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正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律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秒曆元統上言至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所差當益甚矣

丘濬

曆元

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

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八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盈虛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朏朧只在一分之間

回回曆

回回曆以西域阿剌必年爲先在吾中國則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也彼地聖人馬哈麻作之其法以三

算學編

卷之三

三十三

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一百二十八閏三十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三十年閏十一日有動不動之分其七曜之名日一曰也閃別月二曰都閃別火三曰寫閃別水四曰察貌閃別木五曰盤閃別金六曰阿的那土七曰閃別算用沙盤以筋撥之比乘除之法更甚簡捷洪武十八年西域人獻土盤曆法預推六曜于犯名經緯度官元統去土盤譯爲漢算今欽天監算五星凌犯尚用之

命

今之術者以人之時日支干及日月五星躔度推人之一生窮達壽夭莫不巧發而奇中何也曰此則氣數之命若釋氏所謂定業者蓋以五行之衝合生尅四時之休囚旺相而以六十干支互相搭配則人之生死休咎囿於此數而可以前知矣宋太史著祿命辯力詆其謬未引子罕言命繇之而欠理氣之分唐韓昌黎三星行有曰我生之辰月入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宋蘇子瞻亦云己之命有同韓公故一生遭人口語無數於是始以術者之言可信而宋說亦自有理不可遺也

算學編

卷之三

三十四

三命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者受命行善得惡者遭命行惡得惡者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五星

以五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于唐貞元初都利術士
李彌乾本唐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晁氏謂
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數學

九九小數也桓公禮焉精其術可以料量錢穀不爲
吏胥所弄古有神于此者趙達播豆驗覆不爽錙銖
顧譚屈指心計未嘗下筭

開闢

翼學編

卷之三

三五

九數之術大要不過一開闢而已開者除也闢者乘
也乘以併之除以分之或先乘而后除或先除而后
乘雖千變萬化之不同其實皆乘除也古之爲數者
九九者數之用也用之以貿易則爲粟米用之以分
別差等及較量遠近之費則爲畋分爲均輸因未以
知其本因零以知其摠則爲盈朒隱見彼此互考而
知之則爲方程以形求積則爲方田爲商功方田平
積也商功立積也以積求形則爲少廣爲勾股以形
求積雖有長短廣狹偏正之不同然截長補短不過

以乘除得之惟以積求形則先得其積以求其長短
廣狹之形狀故乘除不能盡其術而以商除之商除
云者商度其或多或寡而爲法以除之也然其形又
不能以皆方故又立帶從減從廉法從廉正隅負隅
等法以求之其爲術也玄非心細而靜者不能造其
極也

劍術

越有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問以劍戟之
事慶女將也見于越王道逢老翁自稱素表公問慶

翼學編

卷之三

三十六

女吾聞子善爲劍術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
唯公試之於是表公即跳於林竹稿折墮地慶女即
接末表公操本以刺慶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枝擊
之表公即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去女見越王王命五
校之高才習之時

稱越
女劍

校書神術

白校書有神術常於兩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爲雙
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爲一小劍長五寸餘飛舞不
已洞微志休胥國道人尸羅於指端出浮圖十層高

三尺人長五六分執幢蓋繞塔而行

棘端猴

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養以五乘之奉請觀焉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爲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刺

翼學編

卷之三

三七

木牛流馬法

木牛流馬自諸葛製之其法不傳近見方士有其圖制且云傳得其法若製造可以行用其狀如小車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機在舌軋之則機動而行但未造試誠倣其法而製之令各邊行用所省轉輸奚啻數倍

吳漆工

至正間吳漆工王氏以牛皮製一舟內外飾以漆餅卻作數節載至上都游漾灤河中各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嘗識舟觀者異之又嘗奉旨造渾天儀可以摺疊便于收藏其巧思出人意表遂命爲管工提舉

醫神

太史公稱扁鵲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永樂初有郭彥和者贅居瑯氏瑯氏好施予一僧謁之瑯待良厚久而不衰一日僧拈筆畫一牡丹遺之瑯氏初不甚異既久發視之花之葩瓣中皆有字書隱然可見蓋古醫方也瑯大異之令其壻按方試以醫皆奇效僧尋去竟不知所之後又有一道人令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綯爛若牡丹丹成如黍珠以活人雖瀕死皆甦由是瑯與郭醫若神明皆神人歟旨也

秦越人

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飲之以上池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醫行齊趙聞

魏文侯謂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曰長君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鵠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古名醫

二折肱爲良醫號庶子曰上古俞跗治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瀦浣腸胃漱滌五臟白帖門擅桐君之術家傳葛氏之方葛洪有金匱方

相

春秋有姑布子卿術神獨擅卽相孔子于衛東郭門

翼學編

卷之三

三十九

者梁有唐舉相蔡澤壽此以後四十三年漢有龍淵相聽音聲識解賣侯于微時魏有朱建平相文帝壽八十舉晝夜唐有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又相李嶠氣從耳出名龜息皆應貴

相術

穀子豐下叔興知其有後衛青方類鯨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于餓死羊鮒聲豺叔姬鑒其滅族

重瞳

舜嘗重瞳而帝天下矣項羽亦重瞳而霸西楚卒刎

烏江李煜太子自有重瞳自以爲必統一天下不脩武備敗降于宋臣亦有重瞳者沈休文左目重瞳腰有紫痣梁武帝拜爲尚書僕射康王友敬重瞳而被誅魚俱羅重瞳而受慘禍則相未足憑也

鈞射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顏倫善御

楊雄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

翼學編

卷之三

四十一

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画聖

唐李思訓画大同殿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爲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画馬于壁每夕必踉齧長鳴一時號爲画聖顧愷之画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去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繪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辯士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曉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士八能大夫九能

八能之士見易繙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

卷之三

四十一

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諫祭祀能誨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易首艮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爲歷元黃鍾爲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

罔冥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康成稷下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慶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卽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卷之三

四十二

易通兵法

迂齋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神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郭達以將師顯而其後兼山白雲皆明易蓋易之爲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

何平叔不詳易

張緒云何平叔不詳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彖頤所不詳者豈止七事哉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談三晉行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言過矣

衛元嵩明易

唐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樸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爲唐人誤矣

徐復林瑀不知易

曾子固爲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脩周易會元紀今攷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卽位必欲辟卦而直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未可謂知易也苟

子曰善爲易者不占

易交

昔者伏羲之作易也天火陽之正其卦爲乾爲離地水陰之正其卦爲坤爲坎風爲天之變雷爲火之變其卦爲巽爲震山爲地之變澤爲水之變其卦爲艮爲兌然而間兌於乾離首巽於坎艮蓋陽降而下陰土而升澤上於天風行乎地斯以明相交之用與

易擬君臣

乾惟一君是故舜之田漁初九也升聞九二也歷試

易學編

卷之三

四十四

九三也居攝九四也受禪九五也傳禹則亡亢矣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坤乃六臣是故初六謹微也六二大臣也六三知臣也六四遜臣也上六僭臣也六五聖臣也德可以有天下而安下位猶黃本爲本而乃裳周公是也

易象至精

象與義至精者莫如頤頤口輔也養也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口之出惟言語入惟飲食故其象視它卦獨精養德莫如慎言語養身莫節飲食故其義

曜于犯名經

廣記易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

管子所云造六沓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日處戲作造

六沓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許行爲神

農之言龜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

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刑

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

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各神不死章

七觀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

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

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孔叢

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謨益穆觀政秦晉觀義此其畧畧異者也

世受詩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

抄淠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

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

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

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爲毛詩荀

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授其學也毛詩傳以平平

爲辨治又以五十矢爲來皆與荀子同

興詩

子繫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

爲親從仕王哀讀哀我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

而兄弟同食可謂興于詩矣李桺和伯亦自言吾於

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慶世和伯弟擢遷仲呂戊也公所謂二李伯仲也

可謂學詩之濃

詩圖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

院脩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

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

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脩已

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

姿遂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

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詩四始五際

詩經含神霧曰集微探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則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辛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來也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柱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異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見五際本於齊詩四始

異學編

卷之三

四十七

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詩易通

知易者可與言詩比興者懸象之義也開闔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言幽者察乎氣

春秋決獄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

二百三十二事

唐志十卷

今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

衆議薛况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也故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益鉅論文學曰呂志舒美口而見戮

不脩春秋

異學編

卷之三

四十八

公羊疏案閱目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何氏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學終始春秋

康節邵子學于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

書無水

東學編

卷之三

四九

經學

孔子曰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

以禮樂

于太始公滑稽列傳

曰孔子

一也

或云六經

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
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

或以

六經六緯爲十二

經道篇

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

南史周

或云九經

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記
春秋孝經論語唐各那律傳九經

庫始有經之名

樂經既

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

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

石經

文倣六經

四州有九
遊其八

考工記



卷之三

生

周官不

見冬官一篇乃

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

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

間大庸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季氏上五篇失事

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

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

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

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

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

周人上賡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

屋之制言溝洫滄川非逐人之制言旂旗旗旒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祇周典大不類

多識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麻菽字書不見柅橙學者耻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爾雅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真字編

卷之三

五十一

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蜩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歆不知日及學之陋也漢武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文選以爲實攸二說不同

七子賦詩

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子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濕菜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棄龜左傳

梅花賦

蘇東坡嘗恠宋廣平之爲人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艷便發得南朝徐庾體至元賦本寢失耶律材素稱嗜古購得此賦以一紅叱撥馬易之爲圖傳焉

三都賦

左思爲三都賦張華曰二京可三孫興公曰五經鼓吹張思空曰班張之流也讀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漢崇辭賦

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官觀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

真字集

卷之三

五十二

活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論可嘉譬如玄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漢書

書四部

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刑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于條貫秘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又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曰四部

大帳簿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史鑑為何物往往有攢眉瞠目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而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

集學編

卷之三

五十三

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之大帳簿也

先天太極圖合解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有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左半陽中陰也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未嘗不合

八卦大衍數合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母而用七七乘七而四十九太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太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五與五天地對待之數也天分地而上地离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為大衍之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集學編

卷之五

五十四

河圖洛書繫辭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恠妄又疑繫辭非孔子所作過矣魏青龍間張掖柳谷口水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鳳凰麒麟白虎獾牛瓊瑛八卦列宿之象載諸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蓋天地之氣化何所不有未可謂其恠妄也歐公所以疑繫辭者謂

孔子既專指爻辭爲繫辭矣豈復自名所作爲繫辭
愚謂爻辭也後人又以孔子贊易之言復名爲繫辭

河圖

河圖不必以文字求之觀其圖造化之妙自見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六居北方水也地二生火天
七成之故二七居南方火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故三八居東方木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九
居西方金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十居中
央土也生數居內而成數在外由中以達外由微以
至著也奇考陽故爲天數偶者陰故爲地數天地之
數各五布列于五位而奇偶相合繫辭傳所謂五位
相得而各有合者是也

洛書

洛書乃龜負文縱而觀之東一行四三八中一行九
五一西一行一七六橫而觀之南一行四九二中一
行三五七北一行八六一斜而觀之東南對西北四
五六西南對東北二五八皆合十五之數乃天地自
然妙處乾六居西北坎一居正北艮八居東北震三

繫辭編

卷之三

五十五

頌體

居正東巽四居東南離九居正南坤二居西南兌七
居正西正合八卦之方位後世八門遁法及羅經今
曆日年神方位俱祖此但以子午卯酉易坎離震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
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
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古文始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
穆脩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
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
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祭冢視詩書

皇覽家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
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
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漆處
地高燥未壞臣願祭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恩謂
儒以詩禮祭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祭冢

繫辭編

卷之三

五十六

以求詩書漢儒之困至此

詩賦難盡人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凡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又梁武帝時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蕭介榮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喜曰有飲介文席之美也

宜歌

子貢問師乙曰賜也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其所宜請誦其所聞吾子自擇焉覺而靜未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也

笙磬同音

笙磬同音豫章熊氏朋來曰鼓鍾之卒章鼓瑟鼓琴之下特言笙磬同音也何也此詩人妙達音樂而后能爲此詩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于

笙之証也執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執鼓淵淵鼗鼗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笛受均于磬之証也不然則鼓鍾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詩語之妙如此鼓鍾未必刺詩也

周禮桃氏

爾雅桃曰膽之謂桃拭去毛青滑如膽凡劍宜青滑故工名桃氏爾雅曰見莖生下田苗似龍鬚根如指頭黑色可食今訛云蒲膳性可軟銅故工名見氏見此今名地栗軟銅故工名栗氏

皮弦

宋仁宗時杜彬以皮爲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意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莫傳是又過于賀申智之石槽鷄觚也又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迷殿雷

琴

龍門之桐使琴聲斫斲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絃孤

子之鈎以爲隱古樂制有孤子生行琴隱長四寸五分隱以前長八分九寡之

珥以爲約九子寡母獨與九子居珥珠在耳也約亦的琴徽也使師堂操暢作

子牙爲之歌

雷威斷琴

西蜀雷威斷琴人藏爲至寶洛中董氏蓄之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嶢嶢滕達道蓄之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未辨神機李異伯先人得之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姚伯聲于澠邑得之中題

翼學編

卷之三

五十九

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蓋出魏野家藏也威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故伊南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蛸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之識

金石弄

宋少文好山水愛遠遊以疾還江陵漢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氏取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少文傳焉

師文琴

鄭師文學琴於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總至草木發榮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師曠之情角郤衍之吹律無以加此列子

瑟

清廟之瑟一唱三嘆吳草廬曰古者升歌四工四瑟

翼學編

卷之三

本

倡一和三聯四爲一然後可配他樂之一聲也詳見樂記

笛

呂才傳云制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仙隱傳房介然吹竹笛名曰尺八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于外祖李牟常應物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於李供奉雲封熟視曰此非外祖所吹公問何以驗之云取竹之法以今年七月望前生者明年七月望前代過期則音實不及期則音浮浮者外澤中乾受氣

不全則其竹夫此笛其天者也遇至音必破果試吹之一疊未盡笛忽中裂

樂歌

夏侯太初辨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充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心雕龍云二言肇于黃世竹彈之謠是也

竹彈歌見

吳越春秋

樂清聲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鍾磬者編次

樂學編

卷之三

本二

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凡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今太常鍾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蕭琴箏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填篪竿筑五器本無清聲

劉凡用四清聲未可以為非

鄉射詩歌

鄉飲酒升歌三終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生入三終

南陔白華騶虞

三終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合樂三終

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

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亦曰房中之樂

大射歌鹿鳴三終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管新宮三終

其篇笙

詩無辭則管詩亦無辭

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辭

舞容曲

廣延國獻善舞者二旋波一提謨並玉質凝膚體

輕氣馥昭王慶以單綃華幄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

泉之粟王登霞堂召二人在側時香風吹起二人徘徊

翼學編

卷之三

本二

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綬屬拂之二人皆舞容冶

妖麗靡苦鸞翔而歌聲輕下颺乃使伶人代唱其曲

清响流韻雖遠梁動木未足加焉榮塵集羽旋懷皆

舞曲名也

王子年拾遺記

七槃舞

傳教舞賦盼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餐皓齒般鼓

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以為

舞節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而縱跂又曰般鼓煥

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槃陳于廣庭疇人候其齊俟

樂府晉杯盤舞歌云晉世寧四海平普天安樂永不
傾四海安天下款款治興隆舞杯盤等語搜神記云
晉太康七年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盤而反
覆之此則漢世惟有矜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也合
是觀之盤自是盤舞今有之以手擎盤而反覆之以
不墜爲工也鼓自鼓舞淮南子云鼓舞木熙今亦有
之舞人首在下而足在上擎鼓而踴躍之也傳毅搃
言般鼓讀者宜分爲二

柘枝舞

樂府雜錄

卷之三

六十三

樂府雜錄云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曰
柘枝曲羽調也屈柘枝商調也此舞因曲爲名用二
女童帽施金鈴拊轉有聲其來也于蓮花中藏花
折而後見對舞實舞中雅妙者也教坊記曰凡棚車
上擊鼓非柘枝則阿遼破也羯鼓錄曰凡曲有意盡
聲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如耶婆色難用屈柘急過
解屈柘用渾脫解是也沈亞之盧肇俱有柘枝賦按
盧賦則柘枝之名本由郅支來而沈賦謂音神之充
以玉笛按之非天樂也曲名霓裳羽衣流傳已久

霓裳羽衣曲

蔡法師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于
笛終寫之會西涼節度使楊敬述所進婆羅門曲與
其聲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曲
凡十一編凡曲中必急拍遽節惟此曲畢引聲益緩
王建詩朝元閣上山風起聽盡霓裳玉露寒白樂天
詩鸞吟鳳調無腔拍一似霓裳散序聲其音屬黃鍾
其調屬商其譜三十六段其奏樂用女人三十每審
十人迭奏而音極清高

樂府雜錄

卷之三

六十四

周樂去商

周以木德王緣金尅木故樂佩皆去商荀子云太師
審詩商是也大戴禮行以采芡是堂上之歌詩宜接
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宣布武而趨朱子于通
解已改從大戴禮

太祝

周官太祝掌祭祝率小祝行禮李文靖公但言后世
子孫則聽事已寬謂子孫爲太祝及奉禮郎居之也
宋宰執任子爲太祝從官任子奉禮郎

翼學編卷之四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格致集

崑崙

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繼上帝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淮南

方隅

翼學編

卷之四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刑殘之尸磁石引鐵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淮南

海外國

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曰民央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有結胷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豕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

女股民毛民自東北至西北有岐踵民嬰民深目民無腸民系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淮南

樓閣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

秦三關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翼學編

卷之四

二

香山

王辰玉香山記云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逶迤不如而猜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開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勝而止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版扉與金碧相間出而沒結遠道人為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為玉泉酒家翁吾老此

可矣

靈谷山

江南靈谷山龍蛇之神虎豹羣羣之文章觀補豫章

竹箭之材皆自山而神林鬼塚魑魅之穴與夫仙人
什子恢譎之觀或附託焉 王安石詩序

鴈蕩山

鴈蕩天下奇秀然自古未見圖牒祥符中因伐材始
見尚未有名謝靈運爲永嘉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
遍獨不言此山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峻上聳千
尺穹崖巨谷不類它山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
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大水衝激
沙土盡去惟巨石歸然獨存耳如大小龍湫水簾之

纂學編

卷之四

三

類皆是水鑿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
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于山頂之地面世間溝
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因悟武林
之吳山有紫陽巖姑蘇之虎丘有千人坐劔池諸石
大都因城市匝密取土供築土洗石出所致山頂有
大池相傳爲鴈出石下二潭爲龍湫山南有芙蓉峯
下有芙蓉驛西竺經諾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
際山以鳥名村以花名

羅浮山

羅浮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
於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

五臺山

五臺山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東臺高三十八
里頂平廣周三里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
南臺高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臺高三十八里
頂平廣周三里

青城山

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景稱奇絕蜀後主每與花藥

纂學編

卷之四

四

夫人四時遊翫夫人費氏宅卽在山麓自長平山捫
蘿而上鳥道三十里許有平阜數十畝高樹蔽天春
深先花後葉狀如芙蓉香類牡丹譙天授李太素二
先生隱其中有范成大詩十丈牡丹如錦蓋人間姚
魏敢爭春

峨眉山

峨眉在蜀爲最高峻蓋衆山盤礴而成周匝千里山
有三峯曰大峨曰中峨曰小峨登大峨夜半可望日
出太白所稱峨嵋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青嶺連非

妄九月前可上十月則雪封徑不可上矣山之深邃
慶六月雪尚未消積雪中有蛆蜀人取食以爲上品
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
東坡詩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餘天王逸少云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雪碑板之所置崑崙之伯仲西位于峨和尚云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

霧中山

霧中山去縣治北四十里山恒孕霧故受斯名稱諸
太平之記有浸淫被泊之文徵之瑞應之圖呈赤白

翼學編

卷之四

五

青黃之異何止游騰蛇而隱文豹寔見馳荆鹿而乘
晉龜管塞望之三精融爲香阜卻左道之五里爰桐
仙陀管縉旁行內典以攷弘明先聞所謂虛阿耨爲
旋嵐扇須彌爲塵霧卽此地

火油山

火山在桐州府南隔江三里山上常有火每三五日
一見如夜燒狀雖雨不滅油山在南雄府高千仞其
勢突兀傍一小穴出油可燃燈土人取以爲利

勾漏洞

容州有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其中平野數里洞
任平地不煩登陟外畧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洞北
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
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獍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
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洞對面高
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
見荷花則歲必大稔

秦人洞

桃源秦人洞中有過仙橋古色天然非人力結構又

翼學編

卷之四

六

其地產方竹貴遊索之采伐漸盡亦產虎鬚蒲本草
所謂九節通靈者也洞水中有龜釣吻如鸚鵡皆有
蒼四足與尾比他龜獨長其足尾皆有甲如龍鱗色
深黃如滲金樣此三物者洞中之佳品也且水出洞
中至洞前陰消入地不知所往亦是一奇

干言徂來新甫攷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
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紹記云宿人縣有上魯山言山宿人邢州兗山縣
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新

甫之相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通典與汶陽縣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八史公聞之並

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大雷岸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

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

南朝為池謂之雷池東入

寶編

卷之四

七

于山為大雷口

元郭縣志云

月臺

漢武帝于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瞻臺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

洞冥記

黃金臺

黃金臺在易州東南十七里昔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有郭隗者求見請致士從隗始以良馬駿骨為喻燕昭禮之于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

齊往劇辛自趙往

內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琕曰何謂內黃琕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琕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鑑李琕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

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鑑

蜀東屯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

寶編

卷之四

八

公流徙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師潛月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叻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

東屯有青苗廩

板屋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獄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

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嶺之

非獨西

高齋

杜少陵居度三徙居皆名高齋其詩曰坎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依藥餌者穰西之高齋也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

石魚占歲

涪州江心有雙魚刻石上各三十六鱗一啣蓂草一啣蓮花有石坪石斗出則兆豐年馬提幹詩石魚占歲稔

左擔道

翼學編

卷之四

九

子美詩葭萌氏種迥左擔大羊存葭萌人知之左擔人罕知也按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又李公胤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棘人道至朱提有水步道九道有黑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險難行故行者謠曰槽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鳥攏勢與天通庖降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據此三書蜀之左擔道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

也朱提三也朱提今之烏撒雲貴西路也

鶴田

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寓南屏時一鶴自隨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千萬峯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縱自步計歲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于杭之西湖南屏山歎歲則沃其半以九杞潤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輪之者主人之僕婦義董之者主人之弟墻卿舟仲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名鶴田券

翼學編

卷之四

十

延平卜居

陸文裕書與所親論延平云此處却寬廣有田成段落源頭活水分繫而浸時正見秋黃之際至此描畫不能盡鮮魚白飯輕徭薄賦極可治生人世仙界無以過此府署在山隈皆列平巖環蔽堂宇流泉繞階除入厨中時時拄杖登高谿山皆入几席風俗甚佳皆朴實勤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近吳俗澆悍差役煩重觀此書不覺神情飛越

慕陽羨不能居

蘇子瞻與蔣穎叔連名策第宴瓊林日已約卜居陽羨單錫亦同年進士屬以問田且托邵民瞻買宅一區此其意何如也晚年歸自嶺表訖不能一朝居焉

蜀避亂

邵公濟築室樓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曰世若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集學編

卷之四

十一

漢壽亭

曹操既克袁紹表關羽爲漢壽亭侯漢壽邑名亭侯爵也後人以漢爲國號非程篁墩著爵諡攷謂漢壽爲犍爲考一統志在保寧府廣元縣在秦時爲葭萌縣費禕北屯漢壽卽此地升菴丹鉛錄謂在蜀之嚴道猶非嚴道在蜀之雅州晉爲漢嘉郡非漢壽也

桐廬景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

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冷冷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音務咸窺谷忘返矣吳均與朱元思

四海攷

四海世傳有東西南海而無北海予究中國地形南濱於海則吳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朝鮮之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所可至者惟水蘭皮耳自陀盤地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其國其地所產麥一粒長三寸瓜圍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二斤菜長三四尺穿井百丈方見泉胡羊高三四尺尾大如扇西地氣厚故也雖然此但可見東西海之所至耳自東西而極於北則無可考證蘇武在匈奴牧羊海上謂之北海安知非東南海之所通者也一目國又在北海外然則北海有無亦未可知

海陰火

海中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可卽不復見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

水銀海

佛林國有水銀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
先於近海十里掘坑并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
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
光是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
馬疾馳水銀隨後趨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
攔沒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
奔回遇坑并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
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

廣學編

卷之四

十三

廣陵濤

廣陵曲江之濤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其少進也浩浩澄澄若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
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
前後絡驛顚顚印印据据疆疆莘莘將將

枚乘

天台瀑布

空谷傳聲氣之所鼓也嘗觀天台山瀑布泉若人作
語則泉四散飛灑其面濕衣浣之不脫推原其故則

由四面俱山石山中氣充滿氣動則泉飛耳世之堪
與家欲地氣聚者爲此

綠珠江

合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泉呼爲綠珠江
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脂粉塘

洞庭

陸魯望謂洞庭爲浮玉北堂四公子傳云邛公跳探
北洞傍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濶數畝門闕皆
龍所衛龍氣開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跪在洞月

廣學編

卷之四

十四

餘飢食青泥如糠米憶歸訪舊而返

隴頭水

隴右西關其阪九廻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
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遙
望秦川心肝斷絕

辛氏三
秦記

修仁水

曲江縣修仁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齊范雲爲始興
至修仁水酌而飲之賦詩曰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
悠且飲修仁水不挹皆邪沘

韶州圖經

白牛溪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惡溪

謝靈運與弟書開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笑星瀨于石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學編

卷之四

十五

滇池

譙允南巴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凡九十九寶滙爲昆明池其水乍深廣乍淺狹似如倒流故名曰滇池漢武帝欲開謁昆明聞有此池先於長安造池象之以習水戰

墨池

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降水上浮浮圓結既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粲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微忽三日連發人

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三朝皆至御書

御史灘

灘在嵩縣前臨大溪每條佐有人臺者卽水中灘出唐牛僧孺爲縣尉忽報灘出左右曰若是西臺當有鵝鵝一雙未幾雙鵝飛下僧孺果拜西臺客有舉此事者余曰灘足驗其官耳若奇章入西臺當以鵝泉應之坐客皆笑

四神泉

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

學編

卷之四

十六

出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弱水出窮石至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淮南

夔峽聖泉

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渴矣久之不報一卒魚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

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水
凡呼者必以龍王呼之水于是出矣

舒姑泉

宣城記曰臨城縣南蓋山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
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
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
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

谷簾泉

余嘗酌中冷劣于惠山殊不可解後考之乃知陵羽

翼學編

卷之四

十七

原以廬山谷簾泉為第一山疏云陸羽茶經言瀑湍
湍急者勿食今此水瀑湍湍急無如矣乃以為第一
何也又云液泉在谷簾泉側山多雲母泉其液也洪
纖如指清冽其寒遠出谷簾之上乃不得為第一又
何也

金山泉

金山中冷泉文曰龍井水經品為第一舊嘗波險中
汲汲者患之僧于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又不
徹堂前一井與今中冷相去數十步而水味迥別云

德裕使人取金山中冷水蘇軾祭肇並有中冷之句
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灑釣者者餘三十丈則中
冷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灑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
山分為三冷今寺中亦有二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
冷之說也

金沙泉

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厥
土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皆至泉處沙中居常無水
將造茶太中具儀注拜敷祭泉頃之發源其夕清溢

翼學編

卷之四

十八

造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
畢即涸矣或還旆秣期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鸞獸毒
蛇木魅焉

溫湯泉

辛氏三秦記云驪山西有溫湯先以三牲祭乃得洗
不祭則爛人肉俗說云秦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
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為出溫泉洗之立愈漢魏
以來相承云能蕩邪蠲疫今在新豐縣西後周庾信
有溫泉碑唐置溫泉官常所臨幸又京兆府藍田縣

有石門湯岐州郁縣有鳳凰湯同州有北山湯河南
府有蓮渾湯汝州有廣成湯天下諸州往往有之然
地氣溫潤生物尤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
比之驪山多所不逮噫水有溫泉之湯池火有蕭丘
之寒焰物理難一固如是

泉別

洞庭張山人云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
泉清而耳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
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

龔宇編

卷之四

十九

真源無味真水無香

別水

魏賈將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瓠接
河源水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
絕妙

觀山水

趙季仁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
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謂盡則安
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

開有佳山水虽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
銀杯大幾容半升時飲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
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
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
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
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
隨其見趣之高下

字左右行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章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

龔宇編

卷之四

二十

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
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
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
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字隸

周越書死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
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
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
公始虞夏周書云隸書今之正者正書張懷瓘云隸書
云者往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隸書

傳人善書

字音

夾添鄭漁仲謂七音韻畧出自西域應琴七絃縱橫正倒展轉成國無非自然之文極其精微不比韻書但乎上去入而已又曰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体以取聲言之文子謂不然蓋四夷之字盤曲如蛇蚓之狀故欲二合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下而合之欲三合

則取一字之上

一字之中

一字之下

而合之皆可成字若吾中國之字本之六書一字自有一體取其字而合之則不成字矣又以琴譜爲合字則又非也夫彈琴以手取音右手四指有擘托採挑勾剔打摘八字左手按徽有大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吟猱綽注之絃若施之于字則不勝其煩矣故省其字畫而描寫其狀如以左大指按九徽而勾四絃則曰荷以左無名指按十徽而挑六絃則曰陞凡以記其指法耳非以此爲字亦非取數音之文然亦但可以施之于琴

字母子

而不可以施之于字也又謂華人不善音梵僧咒兩則兩應咒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音聲之道未至也予謂此幻術也中國之人亦有以符咒召雷雨者但中國幻少而西僧幻多中國陽明之地故幻少外夷陰幽之地故幻多

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于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夾添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

字也假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

聘禮記云百名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比以相承如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池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

書大篆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

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同者十有三按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爲無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書法

說文叙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亡新使甄

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書

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文書藝

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

體試之古文奇字篆書律卽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

法當從說文叙改六爲八

張旭草書

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韓愈送高閑上人

衛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乃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老杜詩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歐陽詢

詢書八訣點如高峰之墜石入似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一如萬歲之枯藤又如嶺松倒折落掛

石崖丁如萬鈞之弩發又如利劍藏斷之角入如一

波常三過筆

八瀨

蔡文姬傳云公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夫人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陽詢傳陸東之東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郭彤常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書須具

蔡邕自矜能書燕明斯喜李斯之法非得統素不妄

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

臣墨燕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

寸之言草誕奏又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毫筆委曲

宛轉不叛散者紙得滑密不粘汚者墨須多膠絀黝

者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

飛白

漢靈帝嘉平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

方脩鴻都門見役人以聖篇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

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官闕其體有二初法

于八分窮微于小篆右軍飛白紗絕古今其子敬

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帚沾泥汁中書壁作

方丈一字曉暖斐亶極有好勢右軍見而嘆其美問

誰所作荅曰七郎于是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

有真晉人父稱子字臨池之士不知飛白何體惟唐

順陵碑文上有數字可覩古跡

皴法

皴法董原麻皮皴范寬雨點皴籍云芝李將軍小斧

劈皴李唐大斧劈皴巨然短筆麻皴一貫道師巨然

泥裏扳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帶水皴先以水

筆皴後却用墨筆

字舞字木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于庭作天下

太平字殊不輕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亞

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罷衫葉葉綉重重金

鳳銀爲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則此事由來久矣唐代宗大曆十二年成都人郭遠

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宰臣賀曰至德之化

先賁草木太平之符遂形文字

讀書聲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

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

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窓讀書吾伊聲蓋善讀者其

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

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

高下迥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凡經讀者在高選
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
則善于讀者不爲無助焉

夫聲字碑

夫聲字碑在溪旁舊有神在宋熙寧中永州判官卿
應辰維舟岩下僧告其故夜半在果登舟應辰呵叱
恠伸手應辰書夫字揮之詰朝登岸索之則夫字已
綴崖上知爲石恠旣而應辰舟行地僧追告以溪山
震響乃書聲字鎮之恠在今刻石在焉

集學編

卷之四

二十七

買石碑

唐鄭璠在頤南象江得恠石絀水去而平理彈之有
好聲輦歸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谷道嘗以錢三百
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
這兩箇癡人好一捧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
入流官乎

北海碑

葉法善欲求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可強乃
攝其魂書之北海夢中書碑竟醒而遣人追視宛如

夢中今名攝魂碑

輞川圖

宋秦太虛以病不起高符仲夢輞川圖至曰閱此可
以愈病太虛展玩喜甚若與摩詰同入輞川疾遂愈
徐太常家輞川一卷多名跋吳匏菴題其後云此宋
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柱門後啓視乃輞川圖也余觀
之卽未必果出右丞然絹素極細却是雪景以浮粉
着樹上瀟洒清韻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

贊書

集學編

卷之四

二十八

館閣書目錄書一卷南唐恭虞度撰以九州蠶事獨
充州爲取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
處度以爲南唐人誤

評文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
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卽止妄說卽虛假氣如決
江河勢順乃傾寫

文進

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噴水

中砂石皆有篆文取吞之既寤心意豁落自是文性
陡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子美文

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電交加忽然揮斧
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什如麻湏臾霽止
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厥萌芽歐陽公頌
蘇子美文

歐陽文

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
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韵淒若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

藝學編

卷之四

子美

辭閒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王安石評歐
陽文忠文

南豐文

南豐文慄慄奔放雄渾環瑤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
扶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壯一何奇也是時自負若
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耳王三槐

商隱大年文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于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
懶祭魚宋楊大年為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
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撥拾人謂之衲被

昌黎文

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
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

夏李爵文

葉文莊稱夏李爵文章如春空層雲正合雨意又如
篋闌抽絲秋鶴引吭無不令人欣羨夏諱時正
慈谿人

大巫

張紘見柗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奇之恒以為弗
及也後荅書曰景輿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

藝學編

卷之四

子美

巫見大其神氣盡矣

喻文

松柏蒼然梧竹踈秀茶梅冷淡荆棘針櫛櫟腫步
齒靈異茶蔕穠穠鹿葱海棠艷金育而同生氣之變
化然也文固難以拘論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者皆
拘之類也

江山助

昔賢有云文章得江山之助豈虛語哉太史公足跡
半天下而發為史記王右軍縱意林壑而形於字書

張燕公謫居江楚而雄於詩歌蓋扶輿之清英穎氣草木之歲蕤揆藻皆天籟之顯於人文者也

詩五言迴文始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筆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謡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詩苑類格謂迴文出于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迴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傳咸有迴文反覆詩溫嶠有迴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傳咸反覆與焉溫嶠迴文興焉

詩不必唐

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真不真不問其詩之唐不唐盛不盛蓋能爲真詩則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外苟非真詩縱摘取盛唐字句嵌砌點綴亦只是詩人中一箇竊盜拘摸漢子蓋凡爲詩者或因事或緣情或咏物寫景自有一段當描當畫見前境界要闡發玲瓏令人讀之耳目俱新譬如寫真傳神者不論其人面好面醜黑白胖瘦斜正光麻只還他寫得酷像俾其子見之曰吾父其弟見之曰吾兄若此則冠

服帶履之類隨時隨便寫之自不失爲妙手何也寫成而逼真也若面孔阿堵顧順一切不像徒刻圖于服飾間戴林宗之中披王恭之氈曳鄭賜之履挂阮宣之杖事事做倣古人而其形失真子以爲非父弟以爲非兄倣影樣看不得擬古而反博笑世人于字句間學盛唐失却眼前光景大率類此如是而希必傳譬之寫真不像欲其子孫永遠供奉斷無此理

評詩

凡爲詩者若係真詩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倣非必不佳卽佳亦自無趣試觀我輩搢紳褒衣博帶縱然貌寢形陋人必敬之有優伶于此貌俊形偉加之褒衣博帶儼然貴客而人賤之矣嘗記一人送文字求正于王陽明評曰某篇似左某篇似班某篇似韓柳其人大喜或以問陽明陽明曰我許其似正謂其不自倣文而求似人也譬如童子垂髫整衣向客嚴肅自是可敬若使童子戴假面掛假髭僞僕咳嗽儼然老人人但笑之而已又何敬焉觀此則知自然之文而詩可例已

詩解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
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
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不了了而口不能解卓
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

詩格

唐人詩法六格宋人廣爲十三曰一字血脉二字貫
串三字棟梁數字連序中斷鉤鎖連環順流直下單
拋雙拋內剝外剝前散後散謂之曾龍絕藝作者泥
此何以成一代詩豪

詩體

孔融离合體竇韜妻迴文體鮑照十數體建除體謝
莊道里名體梁簡文帝卦名體梁元帝歌曲名體姓
名體鳥名體獸名體龜兆名體鍼穴名體將軍名體
宮殿名體屋名體車名體船名體草名體樹名體流
烟六府體八音體六甲體十二屬體魏晉以降多務
纖巧此變之變也

詩語考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余
巧故爲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賢
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詩意
本於此機春卽水碓也

作詩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張
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幾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

詩病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論詩病有
入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
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山谷詩進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祭帝杼
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後山賦詩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素
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
之爭先則後此可爲學文之法

詩八米

比齊釋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江神嗜詩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皆不驗有黃曾直草書扇子題韋應物詩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辨騷

楊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棟亦作悼騷摯虞作慙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續紛皆無出屈宋之外

鴻一解

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于此

唐舊唐書一蓋二
名新史刪去一字

意欲施之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貢曰何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桴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翼學編卷之四

美事難兼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嚴郎歐陽公曰劉柳無稱于事業姚宋不見于文章按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剌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穎華

人有穎華似由于學問似不由于學問者如介葛廬

解獸語公冶長及侯瑾字子瑜並解鳥語李南解馬語詹何聞牛鳴知牛黑白沈僧昭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苟最食飯而知炊者之為勞薪乃故車軸脚也符郎食鷄而知其栖之恒半露

似是

盧非人之似黑非白之近也轉推而轉遠謂盧似獐獐似狙狙似人則盧化人矣謂白似緇緇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緋緋似黑則白成黑矣

伯益改

卷之四

三七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索隱云

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嬴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散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散本此於

賈生

易革卦後受之以鼎上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又受之以艮漢秦之交革故鼎新

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

卦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雜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曾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躑趨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卷之四

三八

張子房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子房其庶幾乎然而未純擊秦皇者俠也取嶢關者詐也結項伯者巧也封韓信者忍也皆策士之餘習也韓亡矣義不仕秦以待天下之清可也

司馬光

司馬光大賢也而明未融焉是故疑孟子尊楊雄恕安石斥方平抑孔明辯荀彧不見主賓曹操忽二程

交范鎮鎮固君子安石生而深姦謂之執拗然而道
誅厚其卹典曹操弑后脅君盜漢之國人得而仗義
伐之乃寇蜀哉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故大學物格
知至而后意誠也與

曹公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嘗以日達
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鞞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
帽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懼
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看膳皆沾汗巾憤有人偶

曹公

卷之四

三十九

論及之某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挑擲無一刻
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其
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
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何謂善論古人者矣

昭君

史稱昭君嫁胡怨恨毒死之胡中胡地草白而昭
君塚上之草獨青遂爲千古美談唐李商隱詩青塚
路邊南鴈盡杜甫詩獨留青塚向黃昏考匈奴傳呼
韓邪單于得昭君而回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

牙爲右日逐王始呼韓邪單于嬖呼衍王二女長女
顯渠閼氏生二子長曰雕陶莫臯呼韓邪單于欲
立且莫車其母顯渠閼氏以且莫車年少乃立大閼
氏子雕陶莫臯爲復株累若鞮單于既立復妻王昭
君生二女長女爲須卜居次少女爲當于居次須卜
當于俱匈奴貴族居次猶漢言公主也後王莽欲媚
元后諷單于令須卜居次入侍以此觀之昭君父子
聚塵豈有怨恨而死青塚之說胡可信哉

王繼先

王繼先

卷之四

四十

繼先世爲醫其祖以賣黑虎丹得名號黑虎丹王家
繼先爲人姦黠喜諂佞善襄押自建炎以醫學得幸
嘗勸上服仙靈牌亦名淫羊藿議者謂雖強陽久服
令人精清按方論精清者不成子先獨不以爲然先
廣屋宇臺榭都人謂之快樂仙宮于宅傍別館蓄
臨安妓劉榮奴其子悅道蓄金盼盼又令所買妓女
時作歌樂淵聖升遐仍復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舉
手頓足爲戲名爲啞樂與秦檜張去爲表裏爲奸

中子遺文

無功咎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
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
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
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
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
滄溟高深極矣可附申說注

秦詛楚文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
遠適平遠斬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
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
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
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
耶楚詛秦耶

莊子畫風

初寮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眾竅掩卷
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

韓柳論不同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
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
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秦山鏤玉牒勸憲宗

諡

晉文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祈朱鉏諡曰成子是人
臣生而諡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
是人君生而諡也

諱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避
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
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史氏
諱皆無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
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傳議為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類
氏家訓

姓諱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極胡
渠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取字

唐五實帝字曰中行牟字曰昭周庠字曰胃卿群字曰舟列輩字曰友封名既以懸針垂露列之字各取義揆文無害爲同氣也余恒以爲士族取字瀟灑向曰置宅名子可以觀士鄭條之言云名以恩義見名卽知字字以表德見字卽知名

公孫弘名同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憲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纂學編

卷之四

四十三

同名

宋有蔡京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此食重誅京始末見雲溪議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爰晉亦有桓爰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

員半千詩用之

道士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入置爲道

士太霄經以尹喜爲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神仙讀書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

纂學編

卷之四

四十四

不較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

石髓

王烈服食養性稽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卽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疑而爲石林竹

名士傳

老復丁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蠲其子孫爲後非也卽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文公詩自度樽

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釋始

聽兩紀談謂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蒼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西戎之俗立君立后皆鑄金人以卜如元魏欲納秦姚興女西平公主爲后鑄金人不成功乃以爲夫人漢武帝因休屠王以金人祭天故賜休屠王子金曰碑姓金氏又以渾邪休屠地爲五屬國休屠所居即今之甘肅學編 卷之四 四十五

州左衛豈佛所產之地乎

釋氏

傳奕排釋氏謂中國勿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周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常觀姚崇誠子曰道士本以玄牝爲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葉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

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釋種

漢廟賈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卽所謂釋種按增一阿舍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崇佛

釋學編

卷之四

四十六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誠齋謂伊川之戎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慶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爲好此五湖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秦燕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識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宗願儒行

放翁載長蘆宗願師頌云天生三武祠吾宗釋子還
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
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脩
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
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
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家之
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平
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
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
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願以浮屠氏而能
爲此言其墨氏而儒行者與

論禪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
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
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
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佛字

佛字弓加二箭在人之傍瞻史有說乃敦勿切與拂
同音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詩曰佛時仔肩佛與弼
同孟子曰則入無法家拂士後人不察以佛字爲符勿
切以爲正音非也

治禪

漢學黃老清淨其德秦之暴耶學之者亦能治人庶
乎居簡而行簡者與唐人尚佛溺于齋素因果士夫假以驅
遣宦情白氏集宋儒談禪凡一貫道心之目稍涉性命
皆亂以其說或竄程朱之錄直贗至今雜焉眞氏謂
龔學編卷之四居喪母廢浮屠讀書記集中有祈禱青詞又襲唐之陋
矣

出家

瑞應經太子至十四啓王出遊始出東門天帝化作
病人卽迴車悲念人生丁壯不久出南門天帝化作
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俱有此患出西門天帝化
作砍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出北門天帝
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爲快卽迴車還念道清
淨不宜在家既歷深山到幽閑處月食一麻一麥端

坐六年

釋迦三清

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坐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今分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所謂三清者做釋氏三身而為之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

聖學編

卷之四

四

梓潼帝君

按圖志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隴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王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

元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學校祠宇為盛矣

張真人

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末壽元年于靈寢雲臺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宗中加封輔玄二字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道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 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品秩正二品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蓋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 真人祠在大德顯靈宮

聖學編

卷之四

五

青龍神

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嚮新供奉雖寒暑無怠

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能限兩期言訖委身龍潭湏臾化青龍大小各一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祭青龍神宣德中勅建太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更加封號焉然考之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螭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大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螭蛇乃凡蛇耳昔宋祥符中天度觀有蛇極恠異人以爲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二蛇恠誕正此類也 大小青龍神祠在西山龍潭

真武

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志真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

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脩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未足爲據國朝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多及定鼎金陵于武當山建廟崇祀 文皇靖難以神有顯相又于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歲時致祭而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翼學編卷之五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誠正集

有主不懼

人有慕城西承天寺浮圖絕顛所藏金銀佛像欲盜
取者乃于昏夜間窺之後擲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
堅牢不可入每戍鼓繁鑿而起乃急施鎚鑿以混其
聲却是凡三日夕既得已復絕而下自他人視之不
勝股票而彼自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
也人苟持此心入道一息九仞何足為難

自信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
視蟲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
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
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面而過
學者未到此境界安能自信

謹微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
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于大惡故大而
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于微

養心誠

夫蛟龍伏寢于淵而邪割于陵騰蛇雄鳴于上風雖
鳴于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誠

神遇

唐國史補云趙壁彈五絃人問其術壁曰吾之于五
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
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
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之謂與

檢點善念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
二豆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與一善念投一黃豆與一
惡念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多黃漸久反之既謝
事歸一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

文正自脩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

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無
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
之者

念頭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
然酬應不差薛文清每呼此心曰王人翁在室否至
夕必自省曰今日所爲合理否

念眼服日

常以鷄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成三寸黑衣而立名

學

卷之五

三

念眼令人見萬里外事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
日象女服月象日夜不廢使人聰明五臟生華大虛
真人曰以月五日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
照一心之內

精極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
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
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

鬼將告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槃彬彬今邁遍將
可觀神明或告人今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
有弗得者乎

不欺

學以不欺爲主本不欺暗室可以蒞朝廷不欺孺子
可以臨百姓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
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審幾之謂也

體貼自家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

學

卷之五

四

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
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承嗣

仲尼見痾僂者承嗣猶撥之也問曰子巧平有道耶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
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處
身若厥株拘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
之多而唯錮翼之知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削錄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七日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其巧專而外滑滑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愚公徙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可乎雜然相許其妻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運于渤海之尾隣人京城之孀妻者有遺男始齷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之心曾不

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孫孫子子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可乎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列子

草書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想怎生得如此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便得悟靈雲之于桃花香嚴之于擊竹是也

學琴

孔子學琴于師襄五日而不進師襄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得其聲矣未得其數也又五日曰丘得其數矣未得其理也又五日曰丘得其理矣未得其人也又五日曰丘知其人矣其人頽然而長黝然而黑眼如望羊有四國之志者其文王乎師襄避席而拜曰此文王之操也夫琴小物也孔子因而知其人與文士親而相逢于千載之上此悟境也

水仙引

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作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

近禪

果老欲張無垢用其禪學改頭換面出來蓋欺人也

舊學編

卷之五

七

而無垢竟用禪不改若劉元城貶南安章惇遣判官至欲殺之是夕鼾睡如故至死不覺若真禪矣然其勁節直氣則恁地光明象山從禪着脚卻從高處立論與人多拗故朱子謂其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則于聖門下學上達工夫已漫不相關矣

交夢尋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于夢中往尋但行之半道即迷不知路途同如此者三

韓非子

子胥同夢

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

吳越春秋

夢爭王室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濱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成

舊學編

卷之五

八

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蔡執弟子禮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穴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蔡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無常師

譙天授之學得於蜀襄氏夷族表道潔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翼學編卷之六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誠正集

未發氣象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卽是思思卽已發不可謂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如曰不可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後來羅漢章師曾山亭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未發前氣象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言聖人之能及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

通原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知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神明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日遂能博記者虛爲之也故性虛則靈靈則汨夫心者神之舍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穢而不治則離矣故曰心之神明之謂性

靜坐

先儒嘗言靜坐中須是有物方可謂當主乎敬是也如釋氏所謂不可坐向黑山鬼窟裏必須靠一念于老氏之法如守黃庭存踵息意思皆一般大抵只要常存此心不要放釋一有不存不馳騁則落空也

心體神

神本無也形乃有也夫鏡厚如著照重淵之下瞳大如植見百物之形心方寸爾潛宇而宇潛宙而宙凡此者神也猶物之精也果可測與

動靜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夢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爲祟意藏于脾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于肝是爲魂傳而至于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

而歸于肺是名魄歸而至于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知無所與能復歸于脾矣

動靜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响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鍾未撞時聲固在卽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動靜一理也

悟真

凡夫迷真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識神轉爲智慧譬之波平爲水當體無波

入道

長春真人語錄或問入道之要如何進脩答曰當務忠孝以報君親又言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又謂學者不欺心不肯理閑情念葆神氣惡衣惡食聽其自然庶合乎道數語卽先賢格言不

去纏牽

段干越請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

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纏牽長也戰國策

羚羊

嶺右山間有獸曰羚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于藥餌此獸性不喜人聞每見聞者輒從旁跪而觀之俟聞者解散乃罷去其後人利其角輒故爲聞狀誘羚羊來勸因而執之久之羚羊悟人之誘已也亦走避聞者不復相勸蓋羊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人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

戴勝鳴

戴勝時聞戴勝鳴曰割山看火于是繕六經不必作萬古人心之明未嘗息也其作六經亦猶此鳥之鳴于蠶時秦始皇焚書能焚人心哉

顛茄

百粵間其地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顛茄服之則心

怔顛倒或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爲鬼物所憑者或恠而詰之人心至靈非若氣之可操也彼物之爲毒以氣亂氣則有矣胡能亂人之心耶余曰程子有言理卽氣也孟子曰氣壹則動志而岐黃氏論醫亦以客氣通乎心元觀眊眩之法可見然天下治心之藥衆矣雀止妬萱忘憂菖蒲遠志之通靈屈軼獬豸之去邪參朮砂朮之延壽吾未見其效而飲鴆嗜酒鮮不醉而死者是可見求福之難而取敗之易也

回敬髮求

纂學編

卷之六

五

丹丘生画橫披懸鼠六栗木一株秋實已罇而未脫其芒方鯁鼠欲出而未得也故緣于枝作振動者伏于地作窺伺者挂其額作採取者仰而歧立者爭而鬪嚇者知先托意非苟作也栗至甘者也甘則鼠嗜罇而未脫極其欲得之心芒刺梗之甚其恚怒之意斯鼠之技已窮矣莫若俟時時則得逸而食安奈何非時銜技強求之不已也

琴傷

昔蘇子過僧紀老見其侍者援琴作數曲拂歷鏗然

以一偈問之曰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侍者大悟

河東鼠

河東有大鼠色蒼而性黠其味甘香肥脆人爲珍味其爲物春夏則節飲食簡出入穴僻處預知天之雨暘爲之備其于避機防患百至且食草氣臭人多不食至秋大田豐稼夜食晝伏人亦莫之得也至冬則膏肪氣薰結墊不出齧土以鼻端及寔其穴求者以鋪取土辨之深不咫尺鼻獲然首不失一是知用智自賊多慾賈害未若委順自然者可以保軀體而終天年也

正心法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開暖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採藥值僊人僊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僊人曰子篤志學僊不知心不正之爲失因教以此得道

陶弘景

造化仁

觀諸造化動而下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薺之生冬裂

地拆齊麥之青可以知仁

冥報

孫知微圖画道釋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耳饒饒子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教人去殺機其有鑒耶

慎作業

袁益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連小債而必償前善各認根苗點滴翼學編 卷之六 七不若磨溜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圓此聖賢之所以慎作業也

不殺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宋高嶼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修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皆仁心不殺如此

詩徵養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

日記

真人謂其師授以日記一是以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即不敢為尤為之即書之所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云金華許子有曰省編一帙凡書之所為夜必書之及疾亟方始絕筆此與趙閱道日有所為夜必焚香告帝之意何以異

心超境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趣心能領畧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青谿白石條生瀟灑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終自若則幾矣

牧放心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
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
覽無遺前賢讀書如此

降心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
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哀疽發彭城老
翁終以憤死

東坡名言

蘇學編

卷之六

九

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
堪又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士大夫深
信此語

我詩

梵志詩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
後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
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死者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
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
寒暑濕殃饑飽勞逸禍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同

心要理會

朱熹門人黃幹之言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
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
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又不
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于屋宇
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却全不理會爲之然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
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也伊川曰百官萬

蘇學編

卷之六

十

務金華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者在
人其實無一事朱子云良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
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
人無人無已但見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如是其
誰能動之

山谷與洪平齋論學

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
邵子却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
雪積力或自中孚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純體破體

本氣餘氣縱施橫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層家以尺管候陽至醫家以寸口切陽脉修煉之家以鈔鼎玄珠進火候鬼運之家以敲竹喚電鼓琴招鳳行于千年皆取之造物還體之吾身豈有透于百家九流而不能掘易髓躡天根哉

真趣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僊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

翼學編

卷之六

十一

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趺烟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

獨往

觀容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文

好事做壞

余讀書園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遂于施食處腹

羅樹間以待之余笑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間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鍛鍊之助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天樂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曲逕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翼學編

卷之六

十二

去覺

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甕壘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如嚙細也兀丫之鬼剥啄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澗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言其不受差遣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
牛爲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
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
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何

寓諸庸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性者必得性證習陰謀者
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
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忘老

聖學編

卷之六

七

程子謂不學便老而衰易謂日昃之離大耋之嗟是
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者以此延平以爲聖人渾是
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疑亦見得真

絕慾

趙清獻欲絕慾不能廼掛父母畫像于臥床中劉元
城先生笑之以爲使已偃臥其下而父母且冠裳監
視不亦瀆乎伊川于室中常置尖物東坡謫瘴鄉惟
盡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

不着

明霞可愛聯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
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
性靈何害

怒去根

程子引春秋傳謂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看來怒不
留目不遷若留得怒時根在就是病自會遷也所謂
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此顏子克己性情工夫到處
不做累心事

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人曰如

聖學編

卷之六

七

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
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不妄語

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邵堯夫云但看花開
落不言人是非此三緘箴也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
語三字至于七年而後成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善人爲善焉息哉

不處盈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已爲長旺然

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歛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
含蕊為盛爛熳為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人肖天地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
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
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
地也

隨常

蘇子由每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以

學編

卷之六

五

肉食無公卿福以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後可
曰隨常而已

名累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陶弘景云仙障有九名
居其一使吾不白曰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忿懣

朱子嘗云其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云其之質失之
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
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辯多

直前而之和平委曲此不失為剛毅至於聞呂
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齋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
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磨
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
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
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大相背
用脩

學編

卷之六

十六

翼學編卷之七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修齊集

輜重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

慎微

翼學編

卷之七

十一

劉之道暉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嘿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鞭而漢世重名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慮患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于達者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白凡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

日磳皆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陳眉公云香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傾觀此嚴重者可以自立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讀易一爻

翼學編

卷之七

二

呂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簡重寡默其夫人性嚴有法教公事事務持規矩故公德器大異于人晉位榮公退居宿州真楊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

器識

步騭困窮時同衛旌修刺奉瓜以獻焦征菴焦待之甚薄衛怒而騭畧不介意且曰吾貧賤士人以貧賤待之固也宜也後騭爲相而衛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

雅量

三原王公承裕自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先生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公後果至南京大司農公父恕卽端毅公生公七歲作屋隙詩畧曰風來臬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則於太淑人所取錢十數文具香果而祭之其齋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昭齊不齊謹當謹

翼學編

卷之七

三

明不燭物

中黃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訐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王真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竒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諧人翻翻齋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奭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

諸詞色真大人相也

寬徑路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蒲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翼學編

卷之七

四

誠敬感人

鉅魔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楊賢之於杜林誠敬孝友之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隗器遺刺客楊賢欲殺杜林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不忍殺因云拜侍御史去后光武召

務實耐久

凡草木經寒不彫常青者必非開花灼艷可喜者也如淇園之竹澗底之松大谷之栢寧觀之石蒲天

輝之女貞皆非有美艷花實可翫可賞然翠如碧玉蟠如青瓊經冬不落千年不壞爲世所貴重世之天桃紅杏白李青梅艷冶一時數年之後伐爲薪材又烏足尚也君子務實去名闇然不求外飾以此

素修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秉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滌往行

纂學編 卷之七

五

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蛇入吳尋二陸厲志爲善築臺以讀書任爲御史大夫諡孝侯

文質

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曰追琢其章內則使有質曰金玉其相夫文充其質之所能非刑樸而散淳也夫讀易嘆曰貴非正色質有餘者不受飭若非禮之

儀不法之詞乃若續鳧短而斷鶴長者奚文之足云

慎言

韓昭侯與榮礪公語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于妻妾也礪公謂韓侯曰爲人主者言泄左右亦如土卮置酒侯于是獨寢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孔光爲漢司空出外左右對其意不令內事外人知也

樞機

昔齊之盧蒲嫫惡子屏于稚之爲人怒曰二子禽獸也吾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荳齊景公田苗盧蒲嫫見而泣曰余髮種種無能爲矣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諸二子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兆燕嗚呼輕言召旣盧蒲嫫之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此之謂也

纂學編

卷之七

六

繕修

克己者猶兵御敵進而亡卻養心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渫井浚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序而自整

莊嚴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感嘆曰
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
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
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
此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
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

慎視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
虎視洎其心也閱周者忝慢不分念親者我蒿莫辨
戴學編 卷之七
七
一或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
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
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
眼曰色均是意也

剛過

昔甯羸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
而聚怨不可安身處父卒斃于賈季之手

知足

李康遠命論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

者不過濡身東坡有言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
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

雪謗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醫長後
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笏婦翁
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取妻皆無父且
少遭饑亂實不忘過人食帝大笑

性善

乳大獲虎伏鷄搏狸知力不及而有討心思之至也
戴學編 卷之七
八
性善徵於物矣衛宣晉獻之爲父也獨何心邪

辭受

季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
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
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
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服
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不作詩文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

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
工則疲精斂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魔
難親筆視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
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
庶乎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則擾擾應
訓又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目天下家
傳人誦盡爲我製何補于真我哉立願如此程子老
年不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硯朱文公行年如此當先
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皆是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

翼學編

卷之七

九

不然則晉人所謂卿自用卿法吾自用吾法可也

升菴

寶善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與璠向魑
之夏瓚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爲寶

治禪

呂申公劉元城陳了翁皆參禪取其定以治心樂其
空以忘憂患謂於吾道有裨爲猶愈於陽非陰用者

獎予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

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不羨其譚即
聲名不足企慕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夫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遇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
可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繫度一僧劉
貢父欲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一人問
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
慢反以致禍者欲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觀此見
譽于人者亦宜猛勵自進

許莊敏造詣

翼學編

卷之七

十

許莊敏公晚年益純粹嘗謂子弟曰吾凡少年壯年
所好一一試諸心俱已相忘惟至圖書尚似留滯然
亦不太甚也又曰吾近見士人因失官憤懣心而死
者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
支體若乎故公雖屢進屢退未嘗見喜怒之色

人重

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賈用賢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天子分定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用傳其與者兩其足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勤于末總之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世人皆命

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周公覺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劉孝標辨命

生人有用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

翼學編

卷之七

士

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獎許成名

謝眺好獎與人才會稽孔閭祖有才華未爲時所

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秦少儀好爲詩初不甚工旣而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以詩當時以爲許與太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遂得與少游齊名

陽非陰制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翼學編

卷之七

士

王右軍德稅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可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云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遽伯玉

遽伯玉二十歲知非故過至二十一歲回視昔之所

改又覺未盡直至行年五十猶知四十九年之非乃
直察過的君子

評白沙

或問陳白沙何如答曰今有白沙如宋有林逋魏野
以見則白沙高以行則二子真以白沙附儒不類矣
當築陽春臺開關習靜穴壁進食如是者數年粵又
有曹溪矣夫 白沙之學近禪

魏舒可法

晉司徒魏舒凡有爲先行而後言可以爲法其遜位
而一節猶高按司徒年八十二子孫先逝天子下
詔安之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以解愁爵

徐孺子

後漢徐穉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
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鷄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
乾以裹鷄徑到所赴家隨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米飯白茅藉以鷄置前醪酒畢留謁卽去不見喪主

趙清獻

趙抃字閱道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爲侍御史京師

呼爲鐵面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再任屏去
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日所爲夜必衣冠露香拜首
告天元豐初致政居衢有溪竹松石之勝與山僧野
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
閑壽七十七諡清獻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升木繁秀許人觀
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曰直謂之茶遲錢積千千
而納于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
不愛錢耶于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荆公不喜緣飾

王荆公性不喜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洗
與吳冲卿同爲羣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人
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卽相率洗沐
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爲荆公番號拆洗王介甫云
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曾子先持母喪
過金陵公往吊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侯持笏

在傍公顧之即解易其囊帶入帛既出復易之而去

不挾南物

孝宗初朝士使外國多挾貨浮海而市之或與陪臣
奪闢材靡侍講劉用元使安南乘肩輿從兩僮如之
夷大驚郊勞致館視昔益恭又明日遂行其主恐餽
以珍物一不顧復過而授之劉不答惟書其入關詩
予之曰挾南物歸神其趣之

典耀廉

潘司空禮治薪平易潔身而賄聞所獨民貨累千

寶學編

卷之七

七

泊歸歸德有田一區躬稼以生城云居四時栖田廬
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獎裝耳盜驚嘆明頭曰使在
官皆若公我輩安敢亂乎

買硯詩

徐子淵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
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
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
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子淵詞清雅余尤愛其夜
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龍鳴家人懸戶閉人

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
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布衾銘

溫國文正公在洛范蜀公贈以布衾先是僕射高平
公作布衾銘公愛其名義取而書于衾之首范太史
集其銘畧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
尊云

儉車

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轡車左右從之不過三

寶學編

卷之七

七

五騎履行田園每晨桑刺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三
公也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
時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乎

直率會

司馬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
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市果止梨栗棗柿
有止脯醢菜羹器用楚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
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非內
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廣器不設

必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參靡者鮮矣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直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曰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旣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獎興儉之見今人曷少思此惜福養財乎

耆英會

唐香山九老集于洛陽白樂天等是也有七人五百

聖學編

卷之七

七

八十四之語又續會者二人宋至道九老集于京師張孝問等是也然此集竟不成至和五老錢明逸爲之序杜衍等是也而畢世長則壽至九十四元豐洛陽耆英會九十有二人富弼文彥博等是也溫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後又改爲直率會吳興有六老之會慶曆六年集于南園吳中元豐有十老之集米元章爲之序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東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者韭

薑醋五耳客曰道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晶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晶耶相對闕然三韭三白可爲絕對

食菜

東坡云吾僭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廼更貪耶乃作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余故題其廬曰安蔬

聖學編

卷之七

九

食節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肉一肉在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弗去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因酒色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食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見設肉釘如是菜羹熟於下

飯卽肉釘不得用大碟只用菜碟大小一盤晚飯方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芥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壁筍煎茶

山谷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能得賢可謂得壁筍三昧洵洵乎如澗松一發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雲可謂得煎茶三昧

壁筍編

卷之七

九

山癯食譜

吾山無薇蕨然梅花可以點湯薦前玉蘭可以醺麤牡丹可以煎酥玫瑰蓋薇菜更可以作醬枸杞薤薹紫荊藤花可以佐饌其餘豆莢瓜蔬菜苗松粉又可

以補肺之關

清德
陳簡齋詩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蓋謂愛一文不直一文之說也楊東山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公忠仁明皆自此生楊乃誠齋長子其節齋爲

有俸七千緡盡以代下戶租稅有詩云兩年枉了髮霜華照管南人淡一裝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伊伊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忘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事用此

三間屋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家佐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亦屋

壁筍編

卷之七

十

老三間簡齋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衡去國三間屋

是亦樓

繁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于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子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居鄉

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矯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閤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翼學編

卷之廿

五

喻仕

適東海者其舟如救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瞽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有十里而返百里而溺耳

蘇頌演

高遠有目

羣亂絳螭之將登乎天必登身于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據膠葛騰九閤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太山之高不臨則不能淖瀚雲而散歛焉

楊雄解難

鵲起

鵲上高城之堦而巢于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驥鳴知己

夫驥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折尾湛府潰漉灑地白汗交流外恆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泣解紵衣以羈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許明期

翼學編

卷之廿

五

仕路名言

徐孟童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此言蓋謂吳郡陸文量也

官滯

宋元祐間館職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嘆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侍郎無咎意以爲

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不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稿土人因取收之謂之枝頭乾云故

裘元量

裘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歸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魯齋志隱

許魯齋仕元以哈麻短毀漢法不得行其學力求歸田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園盈箱積門喧童雉架滿詩書山色水光

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嚮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

成公高士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逾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卿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有勇不遇

元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間不可擘拳其脊折什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舉能兩手持之而行泰定未德王試之上童薦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格不行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鉄骨不使立勦萬里外乃摘死蒿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噫弼以勇力自矜其不死於兵刃李矣顧尤命之不減何哉

智藏

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鰕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已也又其性畏寒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痴見人飛不過三五尺可以枝擊之得也鰕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鷄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顏世節義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名節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爲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出處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似隱于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于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迎則皆然

審出處

夫枯楊之榮一也而榮于上則華榮于下則槁語異時也鴻漸之翼亦一也而漸于磐則安漸于于則危語異地也大車以載馬壯用往尚矣而知淺謀深力小任重則斤斤以不勝任危之語異材也

逸民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捫膝不屈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僞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本此

晚節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時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歛此語大書壁間

躬農業

洪武時吳琳爲大司農尋以老致仕既家居朝廷嘗

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覓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在家否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上益重之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人疑其竊皮冠夷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之謂不知心

不忘山林

翼學編 卷之七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荆公拜相題壁間詩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只爲他見趣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詠松見志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

糞土也

四君子

宋賈文元有言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余服膺此語其惟清白居官可以自信信人子先正得四君子于肅愍籍其家惟上賜盛甲袍帶裕陵追悔秦襄毅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尚畫驥見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校張尚書泰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齧此清之感宵人也

翼學編

卷之七

二十八

劉忠宣

忠宣在河工事竣餘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贖公入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汴二司擬以前金濟理公曰此寧能飲彼意第舉殘骸昇之耳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公曰寧拚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減死戍肅州一叅將致餽勑其使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猶之逃不將殘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貲果爲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

翼學編卷之八

廣漢朱應奎鹿門集編述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修齊集

經學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嗜書

卷之八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恠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關墨子七十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辨志

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

為利為己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學進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夙殊呂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石道趙宣子使史駢送賈季幣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讀書法

讀書法

讀書編

卷之八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緝書有補

伊川先生謫涪州日所居名注易洞先生嘗曰今之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日月即是天地之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不能作惟有補緝

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

讀書貴思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响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貼體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薛敬軒

善學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

讀書編

卷之八

三

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詩

弗學耻

古之君子問學焉而不能舉其國之故則耻之舉其國之大夫而不能以質對則耻之橋說孟言不度其心之所安聽者亡擇焉則耻之

博物

管子知俞兒甲耳東方朔知畢方獨足劉向知貳負

上郡山中諸葛恪知侯囊山精如陸敬叔知彭侯黑

無張華知銅澡盤晨夕鳴與洛又知然石以水灌陸

前輩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與兩州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詬譎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猶難也

讀書編

卷之八

四

文正墨帳

范文正公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黑色時以示諸子孫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先正苦工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或在裡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做得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王荊公作

字說時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眠者先正辛苦工夫如此

學爲福

叔文相苕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苕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翼學錄

卷之八

五

學充量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貴書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博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不窺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

思不窺園門植桀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勤學

讀史熟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二護

外護其身如惜干霄之茂樹勿縱一斧之刀伐傷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鋒穿破妙道之士當知二護之法

精神至寶

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故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恬愉虛靜以順其命

尊生驗人物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也約之蠶也寒而饑之則引日多溫

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溫饑飽之爲脩短驗于物者也論養生者盡于此觀之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今以草木

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通

尊生志月令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脩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右如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八十有強方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熱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

尊生編

卷之八

七

座右銘也

延年

女偶色若孺子張蒼肥白如瓠顧思遠頭有肉角辛孟人號鹿仙盧蒲葵髮短心長劉寔命在日制畢眾敬跨鞍示健源懷躍馬馳征

尊生訣

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此得之楊景明先生傳云

戒益生

莊子有言善養生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郭子玄解之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之物命表之事也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旦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

文潞公攝生法

元豐末文潞公致政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拜生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鐵腳道人

鐵腳道人者虬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腳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或問嚙此何爲道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乃仰天大呼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纂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耻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義博

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爲君子

見褚氏遺書

人息同天

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于是乎順百病于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爲衆病之所襲矣

養生五難

向秀難稽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

難學編

卷之八

九

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脫落五難卽超絕世網

柘枝舞

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釀必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釀方畢或謂之柘枝頭始罷樞密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數問左右準在青州樂否卽時有聞率召爲衆知政事

侈樂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簫斬

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爲樂

豈有量哉

曹植與吳興書

食鶉

蔡京喜食鶉每預養之京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

轉錄

酒量祝進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大

難學編

卷之八

十

祖意不愜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輒連數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師教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其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也

鑒古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

爲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爲武王踐陛
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陽

盤銘及武王之銘

獻王得書多

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
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王者故
得書與漢朝等

鄴侯家多書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

讀書編

卷之八

十

讀者別院供饌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留生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室嘗云草妨步則薙
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
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人生羣動中一氣
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觀此則見周子窓
前草不除之意

試校官

謝是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

試教官程子弗答隄曰何如曰吾嘗賈婢欲試之其
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
試之必爲此媼笑也隄遂不行

惡曲惡圓論

予讀元結惡曲惡圓二論曰噫固哉元子之立論也
其惡曲論云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
便往曲視以回目不曲譬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其
惡圓論云寧方爲皂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
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天之圓

讀書編

卷之八

主

命駕訪友

應休璉云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几案時有衣生
枉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譚而已嚴武過于美之藥欄
不嫌粗糲王弘訪淵明之茅宇不厭屢空古人盛節
誰能嗣之用修與葉兩湖

見狂

宋有田夫冬衣縕履春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
隩室綿纈狐貉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
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茂菽耳

泉並芹薛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當之哲于
慘于腹衆晒而怨之于此類也

不作罵書

呂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以兵脇之渙顏色不變笑
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
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
此不在於彼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俗漢

程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便做只

翼學編

卷之八

主

是這俗漢謝上蔡云爲他有貴的相態便是俗處

知易行違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
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
訓踐履與易相違

羊公鶴

殷中君嘗稱劉尊祖于庾公庾公甚忻便取爲佐引
見坐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瘦小失望遂召之
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至試

使驅來耗耗而不能舞

郭璞不知易

郭璞作洞林史傳稱其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
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遇愚以爲璞非知
易者也璞灼知未來之事豈不知王敦必反當時詔
爲記室不起可也顧乃耽其養而不能全身遠害
豈知易者乎或曰數不可逃璞與桓煥友善逆知其
必斬于雙柏樹下及行刑之人數之不可逃也愚謂
不然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向使璞不應敦召豈能
尋而殺之若以爲數不能免是時溫嶠庾亮欲勸敦
使璞去邪歸正與嶠等戮力王室雖死亦爲晉室之
忠臣而乃依阿隱忍泯泯焉死于反賊之手安得爲
智乎再觀其愛廬江太守胡孟康婢以術致之則璞
所爲殆妖術耳豈君子之所爲乎故曰不知易也

班固諛竇憲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肅威謂此禪堯舜之文非
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
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于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

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士難識

稽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仕也以忍性果難乎觀士矣

夷人孝行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

翼學編

卷之八

五

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魯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守禮遺風

宗人魯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宋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完人之風乎

嗣守難

王導之孫謚授璽于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

衛多君子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泯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源有自來矣

寶燕石

閼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齊七日端見玄服以發寶華墮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僂目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翫臣之心藏之愈

翼學編

卷之八

十六

固守之彌謹

求湛

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木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臨貨以匹馬願子勉求所湛

晏子春秋

少正卯

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倭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爲

政何以告之子曰賜也還非術所及也夫少正卯心
逆而險行僻而讒言偽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
此五偽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知人之難
不接異色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醫卜筮及匠藝之人
不可久留親昵皆能斂弄是非儒者固當禮接亦有
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
便墮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
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

纂學編 卷之八

席豫矜細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為黜陟
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
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
也席建侯即豫也 使避玄宗諱稱字 孔光黨王
幸則不言溫方辟 不足以為謹席豫黨祿山則未
足以為謹

邱成分宅

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作醺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
我以璧託我也自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
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
隔宅而居之 孔叢子

解衣留鎮

余山慧曰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 世廟欽
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實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雲
華誤綰官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
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納衣一襲付慧
雲學編 卷之八

蹈水

孔子觀于吕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
遊之以為有苦使弟子盪水而承之數目步出被髮
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曰蹈水有道乎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 列子

馬制進退

鈞陵阜子乘蒼龍排父之乘鈞飾在前錯綴在後馬欲進則鈞飾禁之退則錯綴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急世而不知所由也

或曰乘瞿父之乘

帝王遺訓

賈誼書引黃帝語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惡而為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

翼學編

卷之八

十九

故節仁之器以脩其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于博愛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人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于先古凡十餘語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敬史記接吾敬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于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于士曰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

其辟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辟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其辟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辟若下淵乎是以君子慎其與而聖王慎其舉又曰藥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且師尚父淮南人間

翼學編

卷之八

二十

訓引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踐于山而墮于逕此帝王之大訓之存于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之收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

翼學編卷之九

唐虞朱應奎麗明父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訂

脩齊集

事父悟理

楊慈湖遊象山之門未得契理歸而事父一日父呼其名恍然大悟寄詩象山云忽承父命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深奧

事君為親

翼學編

卷之九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

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

君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

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

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韓詩外傳

橋梓

自周康叔朝于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筮之二子

有駭色乃問于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

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太高而仰

見梓之木也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所也梓者母所也

周公

周公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攷傳有凡刑刑刑刑秦豈君陳其一人欺凡伯祭父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

曾孝歌

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歎歎歸耕來今安所耕歷山

翼學編

卷之九

盤今

兄為弟子為父草制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白為學

士當制帝曰于思公從父兄也兄草弟制當時以為

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宜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

制未明此二人而已

王氏十榜蟬聯

王禹偁歷仁英神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開喜燕席上和

范景仁詩三朝事主惟文學十榜傳家有姓名

花樹韋家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參有韋元外
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別卿太史尚書郎朝回
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元員失其名此詩
見一門花鄂之盛

號萬石五家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馮楊爲弘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爲萬石君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姪秦襲爲潁
川太守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
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
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
祖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家人計口授食
賓至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危酒杯焚燭火

不厭每晨興至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庶婦女道萬
福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
或鳴于官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
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
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
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居家有法

柳公綽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
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野皆束帶晨省於中門
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食
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
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於
定鍾然後歸寢諸子皆皆定於中門之內

一門萃顯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爲宰相舅嘉祿子弘
靖皆宰相婿韋臯雖不爲之相而食王爵以爲有唐
衣冠之盛一門而已

考無咎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
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
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公儀子

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子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董子

第五倫私兄子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
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
者豈可謂無私

金日磾論

金日磾子爲武帝美兒常在帝側或自後擁帝項日
磾在前見而目之美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磾曰
何怒我兒爲後美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
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帝聞之大怒日磾頓首
言其故帝甚哀爲之泣而心敬日磾磾素忠孝在帝
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官女不敢近帝欲納其

女後宮亦不肯及帝疾篤屬霍光輔少帝光讓曰
磾對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遂爲光副武帝以
討莽何羅功封磾侯侯磾以帝少不受歲餘病困光
臥授印綬而卒磾之子賞霍光婿也霍氏有事萌
遂上書去妻獨得不坐以此觀之則日磾之謹慎不
過于光乎而其子亦可謂能服家訓矣

木假山

木有漂沉汨沒于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
射噴食之餘或彫斲半山者則好事者強以爲山蘇
氏有三峯焉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
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
于中峯而岌然若無阿附意此老泉况伊父子也

諸王讌

高帝幸東宮召諸王讌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
筆畫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
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疑及王敬則自捧肴饌高帝
大飲賜武帝以下酒盆醉盡歡焉

霍光

霍光夫人霍顯欲其少女成君遂潛使女醫淳下
衍毒殺許后及事覺告光光始大驚奏上置衍勿論
其敢干蒙赦如此且諸事皆先白光而後奏御愛幸
監奴馮子都或令其代決政事謹厚者固如是耶以
致其妻霍顯諸子禹山雲習見光之專光死而尤欲
擅權如故恥視天子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霍
顯又與馮子都私通與諸女出入長信官殿中無期
度及聞元帝立為太子素萌鳩毒凡此皆光擅政不
能教于家所致也

漢書

卷之九

七

孟德世濟遺奸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金作妖孽
養養放橫父嵩乞匄携養因減買位竊盜爵司傾覆
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慄狡鋒俠奸亂樂禍
紹訓曹族

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誠子弟云吉
錫筆墨如澡身浴德指拭几研如改過遷善

墨顯子弟職書凡書視自黔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
儀節訓子弟

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胃
獻杖者執末獻民廬者操右袂獻果執右夷獻米者
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
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尊垂
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
下承附鄉與客金然後受進劔者左首進戈者前其
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
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
以績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
凡以弓劍苞苴簞筍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毋誠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
言可為居官忌職者之戒

仕貧

崔元暉為軍校即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亥馭云見
子從官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

吾聞貨資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汝
今坐食俸祿若不能思清何以戴天履地須特加脩
潔勿累吾此意也

職中分紀

杖教

弟子遠來者夫子必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患
子則又搏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患乎則又置杖
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患乎則又杖步而問之曰
子之妻子不有患乎故曰夫子六尺之杖而貴賤之
禮親疎之義皆于此焉辨

翼學編

卷之九

九

入遠

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當入遠忠宣
以恩例令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恩例
求僥倖也子夷年纔二十餘趣操已如此又王文正
公不欲令資韓忠憲換免入遠公恐累其遠大忠憲
亦深感其知

世美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遠有充超叙錄錄
又忠慨焉或附曹群志漢朱文公備焉

世族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
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

古重世族

宗譜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鄭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誦
鄭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
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
如指諸掌

鄭漁仲曰世本公子
譜二書皆本左傳

翼學編

卷之九

十

樹子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
羣望而祁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
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子子皆皆
遂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倒

孝法不稱老

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
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于親乎哉漢胡廣年八十繼

母在堂言不稱老

療親習醫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永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求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特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

翼學編

卷之本

十一

立言究習方書王憲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類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醫孝

唐王壽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母病遂兼通醫書考訂張仲景等方書秘訣鏤板行世始知名醫多出衛衛州皆本高氏學焉此以醫爲孝者也宋李虛已母喪明已且日舐睛不懈二年

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疾尋平此又以孝爲醫者也則如錄

孝悲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荆轲讀樂毅傳輒流涕漢書楊雄悲屈原不容于世作離騷讀其文未嘗不流涕晉王褒傳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哀我之篇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裴我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顧歡事亦然梁書武帝每論孝子傳不終輒而悲勵北齊

翼學編

卷之本

十一

趙邵王子獻四歲喪父初讀孝經至資于事父輒流涕獻歎又楊歆其舅子問歆讀詩至渭陽未耶歆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歎歆情感所至不能自已如此

三孝

崔暉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而母遂安晉吳猛八歲貧無帳每夜蚊蟻膚不覺其去已而墜親也徐仲車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闔市若有所亡

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縛于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于寢宮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君臣儉德皆不可及也

惜福

唐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臠以饌餽刃徐敬之上喜曰禍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雲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鳴乎天有掠勝人惟儉寶

戒刀物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奔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瑣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外物目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簦問之曰此非人行之

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施宅

徐勉字脩仁其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惟時人是謂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死其死矣竟是誰室又王右軍施宅爲歸宗寺賀知章施宅爲千秋觀與脩仁金皆達人

集會

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度累十二博碁旣墜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于懷亦復不惜伯父朮稱其長者

焚券

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覲之悉焚燒宜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王殉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燬燒券書一不收責

置產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席設于諸工之下詣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沒未幾果爲資殿學士陳彥升所謀蘇振仕至監司家殷甚裔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舊者及覆其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享清福

嘉寧編

卷之九

五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嵩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調

佛世法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

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前輩家法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擊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

嘉寧編

卷之九

五

解紛

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怒甚僕惶遽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諳此機緘也

彥舟參後

孔彥舟在鄂州授蘄黃鎮撫使中秋日作筵會東邊坐統制將官西邊坐州縣官早筵十二盞每盞出四美人穠纖長短大抵一般又一般裝束執板謳詞凡

四十八人晚筵十二蓋每蓋出四女童如早筵亦四十八人器皿盡用黃金議者謂臣庶之家在當時所未有初彥舟在潭州與通判張瞻通家往還瞻與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悅之離潭州之日奪取趙氏一行爲斬黃州鎮撫使毋出獵與趙氏聯轡而往趙氏着銷金袍玉束帶戴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彥舟專寵之後叛歸劉豫惟携趙氏往焉

易家人

伊川易家人傳云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上九交辭謂治家當有威嚴不先行于己則人怨而不服故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世婦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毋公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漢世皇后居事以二千石爲之猶有成周遺意焉

宮號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號凡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姬娥視中二千

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元永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后識

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迷戲以一人擊入窠者爲勝謂之孟入于是孟在女應官之選至紹聖間宮掖造禁縵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蠅民家競服之未几后廢處瑤華宮號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議者皆以爲識蠅者禪也出家之兆也

唐公主

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曜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宮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書曰合卺禮則終吉焉臣聞朝謁以胡思相戒也講習以畫思相成也飲以晏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

蘇綽服制

後周皇帝后服制受蘭則服驚衣聽女教則服鶉衣歸寧則服鶉秋衣蓋蘇綽所制而鶉之亦惟此見

當熊

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關獸熊伏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前故身當之

辭輦

成帝遊內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乃止

女應制

錢唐為宋行都男女尚嫵媚號龍袖驕民嘗思陵上太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恭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為陸妙慧妙靜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李端娘影戲為王潤卿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兩官游幸聚景玉津內園各以

聖皇天顏喜動則常資無筭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傳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傳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母母為之惟見於此余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為太妃其禮可見

婦言可畏

隋文聽獨孤言以廣易舅晉武聽楊后言不易衷後來皆致亂婦言可畏如此

婦言先見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益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後伯宗果為三郤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之明如此

求婦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羅敷女

邯鄲秦氏有女名羅敷嫁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後車相接述有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等語

黔婁康諡

黔婁先生死仲子吊之曰先生何以為諡妻曰以康為諡仲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于此而諡為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而辭不為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諡為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云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列女傳

張俊妾

張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俊文字穠皆與之相暱之後俊發家書囑穠發照管家事穠有書與俊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以堅俊之意且言今日之

事惟在于宣撫不當以家事為念勉思報國俊得書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

棄魚固寵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其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畢棄矣而趙王臣亦同棄者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戰國策

子弟為幹官

劉平甫欲經營幹官朱文公致書慶國卓夫人止之以為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傲慢成習祇可管一稍在人下職事與人打罵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如此

賢愚非種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爲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至此甚則父子之間亦然唐來文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

誨故人子弟

纂學編

卷之九

五

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路公代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少

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前聲待故人子弟其殷勤渾厚如此

清白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舍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偶年忌

男子入學多用七歲五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至冠笄亦然按北齊李渾弟繪六歲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便輒竊用未幾通急就章則其來久矣

纂學編

卷之九

五

翼學編卷之十

廣漢先應奎麗翁父編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

治平集

敬戒

荀子云天子卽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翼學編

卷之十

懲警

陳正獻公疏曰懲美者必吹于壑傷桃者或戒于李楚辭情誦云懲熱蕤而吹鑿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君量

寺人披之斬祛辛尹無字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字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武帝之免梁鵠吳景

帝之造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君德制力

桀之力別脩伸鈎索鐵欵金推移大犧水殺元龜陸捕熊羆然湯以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

上德

成三閭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謹微

翼學編

卷之十

二十

造化人事皆自眇綿之端以至于充盛而不可遏如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于下必至于堅冰當曹魏之時索頭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修德爲治必謹乎微商鞅因景監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皆防其漸也同子參乘

戒陰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

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云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九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持勝

齊德衰於召陵晉忘怠於蕭魚淮平而昇鑄用路定而歸真惑易曰日中則昃玄曰月闕其搏不如開明于西按鄭伯敗楚師于柳鑾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

寶學編

卷之十

三

是國之災也吾死無目矣果不免于禍鄭伯肉袒乞

御用槍

高皇帝御用槍凡二大者幾盈握脩可丈六尺疑卽用以步戰者也小者脩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疑所謂馬消也滁和之間蓋無日不親御焉武昌府人不復自將矣此槍樹之御座右以示子孫毋忘王業之難文皇帝御用槍槍有號帶在午門之五鳳樓王余州先生皆有歌

由舊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晉首周公之典唐叔之法漢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

政黜諛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

寶學編

卷之十

四

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言略同

勤學

樂光武日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而太子以其願愛精神則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唐太宗于周禮一晝夜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太宗讀書自己至由方休因宋琪以勞瘁爲諫諭之曰問卷有益不爲勞也

教化

文王化行故游女變爲喬木夫子爲魯司寇故公儀氏出其妻

示招塚

鳥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達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舍瑯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易樂險哀

單穆公曰旱鹿之榛枯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

翼學編

卷之十

五

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調險哀二字此文中心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翼衰立見

昔晉莊宗受三矢之遺矢志復讐以少牢請矢負而歸係燕滅梁還矢而告成功可謂壯哉未幾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數十伶人困之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歐陽爲作五代史伶官傳

險不足恃

齊晉楚之計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號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號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者好還信夫

若時舉政

單襄公聘宋過陳火十月大朝覲矣道第多不可行也候人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

翼學編

卷之十

六

積塲功未畢道無列樹膳宰不致餽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照無施舍歸告王曰先王之教甫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陳廢之知靈公之將亡也

農蠶係歲

豳風于十月云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于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不盡民

古者國有間田田有餘夫夫有間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數墾田至隋而越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改火

王邵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夏至浚井

改火日冬至鑄燧改火

改水唯見於此

玩物

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靈祿返壯武殘而龍劒飛先王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謂玩物

戒之

德及魚

季子治單父三年而巫馬期穿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夜見漁者得而釋之詰曰凡爲漁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待

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

季子卽子賤

君溺圖書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于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動怠判焉徽宗宜取秘書省圖書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書日月

卷之十

卷之十

八

在目光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爲填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忝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地愚

金源氏衰國人有善畫氣者謂鞬鞞國有土山形勢雄偉王氣所由聚金信其說乃先求通好爲鞬鞞入貢俾使者請曰他無所求惟得是山以鎮我土足矣

韃靼笑其怠佯許諾金人于是大發車卒鑿掘運載抵幽州城北積而爲山修繕極其精巧疊石玲瓏峰巒隱映松檜陰鬱秀若天成引金河水至其後轉機運軒汲水至絕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然後東西流入太液池山有廣寒殿爲楹凡七仁智殿在山半爲楹三山前白玉爲橋長三百尺直儀殿役殿在太液池中員抵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東靈囿珍禽異獸在焉是爲金主遊幸之所未幾韃靼攻破燕城金人遷汴矣推此其說驗否蓋不攻自破云

纂學編

卷之十

九

君愚世數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謀國

先臣言宋臣人品優而謀國疎以名位不足累心苟聞人言則潔身急去故優今代前臣謀國以人品疎以寵任不深遜跡苟有建白則委曲求成

國是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欲定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夫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其合于取舍者爲是不合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定矣

漢盛

漢興成富庶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

太宗文詞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謂文章纖靡浮麗嫵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其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天子宅家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子爲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已亂

興學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脩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學制

庠爲鄉學有堂有室序爲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爲堂故深

建學

畿內爲學二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國學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爲公乎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學宜王公之導

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李椅倡闈學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鄒魯成公李椅也在大曆八年常袞建中初爲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

宮室儀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族司馬殿省門闈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着鈎帶入房

官室

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茂其子也曰吾欲室之夾于兩社之間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

說苑至公

室夕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

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栢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室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即景迺岡

然則尚矣

營建

卷之十

五

武王尅殷欲築宮五行之山周公止之以五行險塞之地也德則納其貢職者回否則伐我者難矣君子謂周公能持滿

方明壇

觀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

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

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于戲乎

建都

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略同

青宮

太子號曰瑤山以西北海外太子長琴處是山而得名也唐許敬宗上官儀等上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

摭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

禮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不入正門則趨

禮制

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倖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聘禮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

禮防微

春秋諸侯出告廟則書至則有飲至策勳之禮所以敦孝敬而防游佚也聖人之制禮不其微邪是故僖伯憂如棠

王制防僻

王制亂名改作言偽學非者殺不亦過乎夫禮樂之謂方弱魏也稽阮之放乃感晉也蕃將之守乃判唐也王安石之新法經義南渡儒士之爭勝乃亡宋也是故先王以五倫為本三德為教六藝為用事周於彝常民安於樂利臣習其誥練而有刑以辟奇袤大哉治乎王制非徒言矣

規侈

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于中和不係之于淫放故溝洫可悅何必江海之濱麟閣可玩何必兩陵之間忠良可接何必海島之側豐竊可

遊何必瑤池之上

魯用天子禮樂

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曾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魯向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考之賜有隆殺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問有雉庫而無皋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祖用四代之祖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之耳

冕服始

黃帝冕舜十二章服禹佩玉秦簡公初令吏帶劔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漢獻帝時王公士人服幅巾後周宇文護令百官執笏紗幘隋文帝服色尚黃賜帝定品官服色三紫五朱六以下綠吏青庶人白自是唐太宗制翼善冠烏紗帽國朝禁胡服定文武服制皆九品

先聖冕服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廟冕九旒服九章
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
山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
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

封聖後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
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元尊聖

通鑑博論謂元世祖聽妖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吳天上帝貶孔子爲邪道擬爲中賢不足稱聖獨尊
棄門之教令桑門舉火盡焚道藏然考元史蒙古太
宗窩闊台卽位之五年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孔元
楷襲封衍聖公修孔子廟及元世祖中統二年大司
農姚樞言以儒人楊庸教化孔顏孟三氏子孫蓋未
嘗不算孔子也至成宗立詔中外崇奉孔子建文宣
廟于京師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珍署田三十頃
供歲祀武宗立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亦知有
孔子之道但不如信佛之專也又考至元十七年詔

論真人析志誠等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按世祖
尊用嗣天師張玄演加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又于長
春宮修設金錄周天大醮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
蔣宗瑛又遣宦者咬難訪江南高士持香信州龍虎
臨江閣阜建康三茅山設醮蓋亦好道者特止焚其
偽妄耳

漢財賦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歛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
其半餘二十萬萬藏于郡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常賜漢財用之
數大略見此

募役始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錄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
臨時募僱不煩居民太守丞爲之立約見于都鄉正
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手實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瀆田
悉徙五種無不宜其土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
常握此地之實利

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封樁庫

宋祖平諸偽國得其帑藏金帛以別庫貯之曰封樁庫本以待經營契丹也其後三司歲終常賦所餘亦併歸之嘗諭近臣候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丹以贖幽燕故土不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橫斂于民故不隸于三司宋有內藏庫是也

理財

學編

卷之十

五

母之權一而子之息十匹夫編戶可以埒富王者母之權一而子之息五馬牛可以谷量母之權一而子之息三織儉家有奇羨母之權一而子之息二仰機利而食難以果腹理財而有餘不足者不過若是而已矣

賦役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于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粟米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田則

禹貢之田九等爲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爲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爲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明田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六尺之稻所以成禾也其博八寸所以成明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明田溝洫

溝洫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陰掌之自鄉遂之灋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封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法蕩然矣古時內爲田廬外

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錢權子母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賈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有鑄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錢泉二品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一品奉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本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

鹽法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粟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物地以出之周人關所云鹽

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謂六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人之篇祈望之守作備于齊至漢二十倍于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宋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爲池二爲鹽七爲場二十二爲井六百有九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發糶抹饑

李惲爲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曰小饑則發小賑之所歛大饑則發大賑之所歛雖有饑饉水旱民不離散行之數年國以富強成都黃東濟承事每歲當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未熟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損而小民得濟所急人畜繁衍在仕路者比比

抹荒法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米價公獨榜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更賤民無餓色杭州昔旱荒有僧投牒欲造浮圖范文正批人令普希施人或

謂曰當此儉歲造浮圖不無傷民耶公曰當今富者出錢貧者得食均有餘補不足正救荒之策只多得一座浮圖耳聞者迴服

足食

唐德宗時京師艱食軍士脫巾而呼及韓晃運米至帝與東宮舉酒相賀元順帝時餉道梗塞遣使賜張士誠御衣徵海運米十餘萬石朽腹頓甦蓋譬之時值旱熯桔槔引谷溜所溉不能以寸神龍一奮雷雨交作不移時而萬頃全活

促寬課取

倪寬遷左內史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數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輪租極屬不絕課更以最上漢書

騰撫鹿車

滕撫字叔輔北海人爲丞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能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後漢書

韋濟不副言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罷取民車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藉車之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曰胡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車姑籍

糞學編

卷之十

五十五

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明日遂免籍民車執政問存中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君臣可用其敢以爲非耶特著之以爲進諫者之法

苛政

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上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乎命吾十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吳通水道

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懸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

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

纂學編

卷之十

二十七

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云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

會黃池

註云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水牕攷

宋單錫吳中水利書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側古有泚水入江之潰十罷道每潰皆有石碣針門以制水否則灌民田居矣元祐中蘇文忠公亦嘗錄進此書于朝謂可施用牕之建蓋本諸此

止脩海口

古之治水順水之性豈有曲防遏隄之說景吳武帝

聽王足之說造浮山堰喪人命以數十萬王安石欲涸梁山泊以為田劉貢父諫說之不聽竟以無成升

朝參避正中

高皇帝問郊祀天地列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崔亮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陞祭社升自子陞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白以答陰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陞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

纂學編

卷之十

二十七

唐宋朝參遺制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上閣而外別有含元殿即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制也正衙日見羣臣百官咸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

見謂之起居時李珣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閣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閣訖宋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

三朝

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

翼學編

卷之十

二十九

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是也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

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焉

殿松門藥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城中治入閣賜對官班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云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有御史一人搜索奏事官謂之監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太和中始罷之

翼學編

卷之十

三十

太乙宮祠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眞符君基臣基民基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異宮當吳分請卽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咬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

祭侯辭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
與梓人同而略異其弘設射不來不來者侯者射梁
也因祭寓意以為諸侯之戒

大官食料

唐三品以上常食料九盤每日細米二升二合粳米
八合麴二升四合酒一斤半羊肉四方醬四合醋四
合瓜三顆鹽豉蔥薑葵韭之類各有差木檀春二分
冬三分五釐炭春三斤冬五斤四品以下各有差視
國朝所給大官之料不既盛耶然月俸又在外正一

翼學編

卷之十

圭

品俸月三百五十斛餘以次而降

駕頭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卽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
世矣按國史與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羅繡帷內
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
遂以闕門祗候內侍各二員扶駕頭左
右次扇食又以皇城親
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宋制科虛二等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
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來有

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
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
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
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傳衣鉢

唐宋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卽以已登第時名
次處之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
公盾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太傅封國子魯
與凝皆同嗣是馮當世擢彭器資為首贈以詩云當
時已自傳衣鉢羞愧猶為食肉僧本此

翼學編

卷之十

圭

燒尾宴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環為相
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不同云
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
音樂宴之為燒尾其解燒尾之義以為虎豹化為人
惟尾不化必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餌燕
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謂太宗已嘗問宋
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

行人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齊引熙寧八年
舊弼韓富文三對之對愚改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
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
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
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見正義攻媿之言
本此嘉熙庚子試胃監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

戚阼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自宣王褒申
伯而終以召戎阼猶可為萬世法乎漢亡於王莽何
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王外
戚秉政未或不亡

宦閭

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于弘恭石顯則不
得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聞于陳源
甘昇則不得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
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
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

宦禍

魚朝恩不能促唐而促唐者實文場霍山鳴也李憲
不能危宋而危宋者童貫也玄宗神宗偶誤而德宗
徽宗嗜毒而甘焉禍不旋踵宜耳

慎近人

賈誼書經篇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倚邪
辟惡田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棘櫟薪
之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
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宦傳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崔胤為相欲誅
勰宦官而召兵于梁梁兵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
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歐陽公五代史宦者傳

奄寺

奄止于上士抑其權也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
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奄尹與政之階
與周典統于冢宰異矣

宦隣

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從曰范諫議一言吾輩不知死所矣此所以爲純夫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偶見之大不樂此所謂王黼也

人繫國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李梁忠謀疆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

漢書

卷之十

三

取人以身

曹志泰秀庚純父子皆切實之才晉武怒而不采郤詵

用人求實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

曰彼驚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周世臣

蒙蒙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牽魏之荀何江左之儉唐李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古制稱所舉官爵

顧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宙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志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倖伊呂科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之孫

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人用舊

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蹢躅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爾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故人惟求舊

起復

纂學編

卷之十

宋

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違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閒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

大臣再入至五人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禪三人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人一人

卒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無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人重國

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

儲才

黃文正公孔昭常曰國家用才猶農人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日乃可以濟事

纂學編

卷之十

宋

舉士無方

灌夫為人剛直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眾薦寵下輩韓安國疎於財利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佗皆天下知名士元行沖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如富家儲積以自資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田得士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令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非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歡今吾田也得士

用林叔世廣平

鄭袤字林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蒙化且廬子家王子邈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晉書

翼學編

卷之十

三九

鶚荐禰衡

鶚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金涌解疑什結臨敵有餘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孔融荐禰衡

荀爽驟登台司

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更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

十五日

為郎不過

漢顏驕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驕龐眉皓髮上問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武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過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戲車郎

衛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

翼學編

卷之十

四

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汰監司

昔范仲淹為宰相凡不才監司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為名

省官兵

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外十萬

屯京師

考課

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宋韓億爲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擔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草木昆蟲皆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下亦望爲京朝官奈何錮之于聖世

吏治視上

羣學編

卷之十

聖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

吏治

旬悅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雞吏

益吏俸

宣統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俸什五通典引應邵

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與漢紀不同

翼學編卷之十一

廣漢朱應奎麗明父編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

治平集

商有上甲微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周有不窋氏

周本記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一

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窋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幽詩正義按公劉避亂適幽公劉者不窋之孫

周替君臣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大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吳有君臣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昭子之斷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所奚之風此吳所以興也

禾絹士師

誠齋為章叢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彙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顥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二

官制煩簡

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

慎諫官

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諫官有如此者

秦用由余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二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

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
關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

獵遇太公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熊所獲
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齊世家

為相問三事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
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惻然有拯援
之心知為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
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政人材皆自一問得
之真宰相之度

相權

馮瀛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
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人不過州縣是
宰相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
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
相亦顧其人何如耳與其權重也寧輕

相度

纂學編

卷之十一

三

纂學編

卷之十一

四

相延公議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
都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
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
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
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
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並
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
垂訪不核語及光再拜咨白

銓除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迪爲相丁謂擅權至除更不以聞迪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爲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曲愛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

機密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幕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

冀州編

卷之十一

五

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晏公殊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眞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復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相不任恩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

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千鬼萬怪如不樂遣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贖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

沂公眞宰相

王沂公當國未嘗顯拔一人范文正公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曰司

冀州編

卷之十一

六

諫不思耶思若已出怨將誰歸文公惘然嘆曰眞宰相也

大臣義不奉詔

唐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是表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

議遂寢

相貴和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小臣忠國

主時雍徐秉哲等爲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七

而神石擊虜僞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顛亮也宋乾淳間些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有頭陀風國有大事說論間發言侍從所不敢言政臺諫所不敢攻如真御史然

諫諍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

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人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

弋諫

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麒麟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魯邳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楚人以弋說項襄王

諷諫得嗣

翼學編

卷之十一

八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者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如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詩曰鴝鵒被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歎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

中山君以爲嗣 韓詩外傳

蔓支忠諫

庚信哀江南賦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鍾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文苑英華作蔓支藝文類聚作蔓支皆誤

諫伐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伸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乃北面而持

纂學編

卷之十一

九

其駕告臣曰吾馬良吾用多吾御善此愈善而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而攻邯鄲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戰國策

秦璽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卒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

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不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

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

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

璽也 隋謂之神璽 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

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没于耶律女真獲之以

爲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

璽之亡則已久矣

寶典籍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

纂學編

卷之十一

十

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長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明經術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患之萌不知繫千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晷椽靡兵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星應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聲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蜚征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避景帝諱千時雞三號以興庶

虞庶虞動蜚征作晉民執功百章咸淳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

翼學編

卷之十一

十一

融廣成頌
用飛征

貢物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

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此

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

下其贊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贊物二十自高夷

以下其贊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贊物九此成王時也

止苞苴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干朝者以饋遺

及門爲恥受任干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宋文公封事言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其垂炯戒深乎

謝邈削詔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詩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謝邈誤徐邈

晉有功

翼學編

卷之十一

十一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符滅其三李勢慕容不可以清譚議晉

孟侯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

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胃審方

俗於迎郊

奸孽禍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間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攻之晉史實

充納女以壬辰劉驥階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可畏哉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鄉黨清議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縱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風俗厚

藝學編

卷之十

七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秦漢窮侈

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嶷南至博社闊四百里東自河西及汧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聯落宮城前闕以磁石甃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刃者自止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闕至高七十

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恠極巧也

秦俗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誶語挽哺其子與公併偃嬾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

齊俗侈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死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

藝學編

卷之十

七

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

朱博變俗

朱博字子元社陵人遷瑯琊太守齊郡舒緩勅工曹官屬多衰衣大裙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

漢書

封建節行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琊以續典午之信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節義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篡女節婦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風聲

衛石碣以義厲一國而寧遠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事神為民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蠶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

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季梁勸脩政

勿開棘路

宋之貶蔡確也范純仁曰勿開棘路恐自不免邵伯溫曰此存國體仁人之用心也先王之典姦宄者誅亂常者辟假令后世襲純仁之知而掩賊保奸亂臣賊子將橫于天下矣

驅奸

龜山楊氏進以蔡京入即發其奸猶可抹亂逮其貶而後劾之敵已在門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龜山之謂乎苟獎為卓所劫而出附和羣正密謀誅卓事雖不逮志可則也龜山論貶安石徒摘其誤經之疵是舍其盜穀而責其蹊田者與

功臣流禍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 立太子紀易太玄感之于素猶李微素之于勛也煬武之立素勛之力也其子欲撲其燼可乎

五屬國

武紀元符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攷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

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

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于

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山塔勞民

亮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

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煥煌臣以為塗膏

墨血

西湖長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七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

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云

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

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

三處西湖一色秋錢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

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倉唐尊君

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

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擬人必與其倫諸侯無

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

虎跌踏

魏暉謂建信君曰人有豎繫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踏

而去虎之情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徑寸之踏害

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

之身於至非環寸之躡也願君早圖之戰國策

任棠設喻

龐參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侯之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七

棠不與言但以難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

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

者欲吾清也拔大難欲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

門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三閭忠楚

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

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

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

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

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雖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梁舜佛禍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爲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

金錢贖帝歸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九

子路飯長溝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極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

蘇張受術

尹知章序晃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押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肱篋三章然蘇儀用之裁得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其言所受于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闢與乎先生曰二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曰秦儀學於晃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押闔既動然後用鉤鉗

拜盜驅鼠

翼學編

卷之十一

十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出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脩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

蜀盜源

宋蜀道寇作臨汝侯朝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三二各令有五母鷄二母雞牀上有百錢饒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

百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為盜誠哉是言使百姓知有生之樂豈能蹈死亡之禍哉

法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達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其條目莫非仿範人欲扶翼天理也

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繫響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主

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欵志但漫剥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詞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也所以達其冤也

立法峭

韓子曰董關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有聲狂悖者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關于喟然太息曰吾能

治矣使吾法猶入淵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

梧桐辨囚

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所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圜以盧為柳臥木曰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便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人也論衡亂龍

外國乞文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大曆中秋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頴為師元和中雞林賈人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主

醫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偽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上言願頒示關西呂某文以為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長倩忠唐

岑長倩於武墨之革命請賜皇嗣姓武氏及武三思求為太子則止之謂已立皇嗣矣遂被誅長倩用忠而就其勢存唐社稷其忠殆過於陳平之封爵也

伍子胥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栗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積育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

二王忠孝

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犍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漢書

三窟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七

齊人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使收債于薛諼矯命以債賜諸人燒其券曰爲君市義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諼曰先生爲文市義乃今見矣諼曰狡兔有三窟乃免其死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大傅謝曰願君顧先生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生之祭器立宗廟於

薛廟成謂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無樂矣

起泣西河

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上車而立望西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屨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臣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义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

呂氏春秋

沈猶易詐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七

孔子爲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則流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家語

街士

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衛女不貞街士不信客屋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貞士也

起絕

張浚

宋張浚其晉殷浩唐琯平高談可聽實用不副天性刻忌讎李綱趙鼎宗澤岳飛而薦秦檜信呂社不采

善謀而致三敗世有英主當辟失律文公之狀似爲庇護噫大賢牽於朋好宋事可盡信乎

徐洪客

程皇墩論董公遇漢高祖用其策以成漢業徐洪客遇李密不能用其言而不能成事似矣而非也李密起于羣盜隋政雖失而天下尚屬其有雖欲數其罪而討之其誰信從况密嘗移檄數煬帝之罪矣而不與也及考李密本傳徐洪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超江都挾帝以令天下亦無執取獨夫之說執取獨夫必有武王之德八百諸侯從之而后可故愚以爲雖用洪客之言亦不能成事矣

卽墨多君子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文多出楚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離騷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秦饗重耳

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如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能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援兵

楚將伐齊齊王使淳于髡求救于趙齋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鄰人祠田以一鰕飯與一鰕魚祝曰下田滂邪得穀百車臣笑其所祠者少所祈者多王乃益齋黃金白璧車馬百駟

鴈君鴈臣

元魏初居雲中孝文變左衽之俗遷都洛陽羣臣畏暑不欲其內徙下令北方會長侍子聽其冬朝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予以元世諸君每歲避暑上都秋還大都可謂鴈君近時北虜每年一寇山西亦可謂鴈虜

絃不可記

趙遣使于楚臨去楚王方鼓琴使者因詭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臣愚請借此以譬之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

韓詩外傳

審音

隋之在朝者溺于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正一聞其聲而知其亂也元之滅久矣中原化為夷者未之能革俗樂其尤者瑟琵琶秦自遠邇高聽之若胡羯之

纂學編

卷之十一

五

相語然舞則顯作胡狀矣

絕纓報楚

楚莊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冠纓告王曰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懼而去後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

說苑

壺食得士

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

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脯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

戰國策

趙襄處原

趙襄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餓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

纂學編

卷之十一

五

曹沫再將成功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以和復以爲將齊桓公與魯會于訂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盡還魯地

兵無定法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堂堂陣

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吉氣未應旗幟指敵或

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聲婉而鴻是謂
堂堂之陣

將不受命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惠頗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
師曰行險而順

將治心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
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蘇老泉論將

卷之十一

三

將自用

楚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
亦以此敗其失在于自用

兵用奇伏

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
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鼓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
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
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
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

到蔡黎明擒元濟此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
夜郎兵浮舡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
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板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
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攻守
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人之夾
攻關而關兵潰此伏道也

武臣不受中間

重臣為間于中雖大知不能成績是故有孝友張仲
然後有文武吉甫有魏相識兵略然後有充國就也

卷之十一

三

三

田范公知人料事兩失之矣

兵術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
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
小國則攻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云始如處
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古人用兵之術大
率類此

車戰

宋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謂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重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重車輜重車也載器械財帛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因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糗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軍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卷之七

五

左氏傳乙卯楚師軍于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唐說齊云儒者謂旬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戰車

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里餘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遏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却月陣以大弩及稍千餘

禦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冒以後視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過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而有

玉帳

杜子美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

玉帳

卷之七

五

爲玉帳

兵奇

莊宗好音律凡用軍前後隊伍皆自撰詞使揭聲而鳴唱至入於陣不問勝負馬頭纔轉樂齊舉故人忘其死亦用兵之一奇也

賜書

唐玄宗之世吐番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學于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爲吐番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

庶使漸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史計不知忠信禮義皆從

復讐

魯莊公父弑於齊及爲齊主昏同狩於蘇連兵合黨代衛圍郕及盟於蕢納公子糾其忘君背天滅絕人之大倫如此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於是公子牙之弑成於前慶父無君之心動於後圍人竿卜斷之亦交侵於黨氏武闡之間而子船閔公皆不得其死仲尼爲此懼故一書特書以著其罪示萬世臣子之大戒

通夷滅夷

列國之衰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宋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夷狄滅於夷狄

夷狄亂華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其吞滅者皆夷狄耳劉淵則勤滅之石勒則冉閔滅之冉

閔則慕容垂滅之西秦則赫連定滅之西涼則沮渠誠遜滅之南涼則乞伏熾磐滅之後燕則高雲滅之元魏所滅者三劉裕所滅者二晉元溫所滅者蜀李勢而已符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元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蓋時爲慕容垂所陷也

諫伐魏

齊王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黽者海內之狡兔也註子盧逐東郭黽環山者三闖山者五兔極於前大疲於後大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楚王曰唯唯謹奉社稷以從戰國策

房琯議分鎮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何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議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譏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

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斬南報復

秦之破楚也三翦至斬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于斬大澤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禦虜胡

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興師雨

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子罕折衝

士尹陞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隼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徒之其父曰吾侍輓而食三葉矣今徒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荆適興兵攻宋尹

隨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又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

晏子折衝

晉平公使范昭勸齊國政景公觴之范超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有誠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併也吾欲戕其君晏子知之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之謀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邊城教射

神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衡以官民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几倉廩皆賢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的中者輒與之人有爭徭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得優免行罪由是人人皆能射數年遂成彊富甲延州諸將矣

三關

元志云燕有三關曰松亭關今之倒馬關曰古北口居庸

關周世宗一日下三關在顯德六年遼之應曆九年

也其三關則益津關今之霸州瓦橋關今之雄縣淤口關今之河關

也會有疾而還遼之胡運未終乎世宗之英武唐太

宗之亞也宋藝祖不能望其下風矣

攻守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才兵

有不必衆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衆有無

藝文編

卷之十一

三七

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

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

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

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

以圍天水而折壯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殲

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

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

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

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

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權將之才絕古今而

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王莽隋煬兵未必精加

以肝貽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勍也義隆破膽延壽望

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

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樂毅之將

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

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于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焉

藝文編

卷之十一

三十八

薛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

之其他蓋不勝數也項羽未嘗殺沛公白起未嘗弔

戮降卒也或謂出太宗意夫顏利擒而太宗弗殺也

然胡以弗能救與劉文靜死且弗能而況數千也

聖公

聖公魏新市之兵盆子憑赤眉之衆其烏合同也聖

公晉導流汗浹背盆子建號脰縮欲啼其負衆同也

光武之臣聖公亦高祖之君義帝爵宗後漢顯聖公

同盆子起光武首東京孟堅之旨協矣子玄以爲聖

公不當降光武不當先恃矣乎

儒將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六朝名將如韋叡者世但知其功名據南史叡子稜世稱該洽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摘尤精于稜又羊侃少愛文史梁武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中應詔上大賞之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船中失火延燒七

蠶學編

卷之十一

五

十艘侃聞暑不介懷世但知侃忠勇絕人至風流廓達鮮知者所應詔詩必可觀惜世不傳

女將

馮夫人乘錦車持節和戎漢書官人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崔寧安成都志石龍夫人錦繡寶幃以臨戎馮寶妻繡旗女將與李全戰數合見金史

女禍

甚矣女禍之易于襲也而繼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已甚矣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前文後哀魏之兩馮氏

也前有惠唐之兩武氏也前文明后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于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再也

翼學編卷之十二

廣漢朱應奎

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

治平集

八閩歌

三皇時人如標枝民如野鹿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閩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懸瓠歌

高祖征河北饗侍臣于懸瓠大竹堂樂作酒酣高祖歌曰日月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綏續歌曰願從聖主兮登衡會萬國馳誠兮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地開率土來賓兮一正歷邛變歌曰舜舞干戈兮天下歸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市戴日依天兮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兮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知六化兮

光四表

治法天

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天不以水之魁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填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于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爍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

法鵠卵

八風修政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穢會明庶風至則正封疆脩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闔闔風至則收懸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云如今是大氣證

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于病爾嗚乎以
乾淳之盛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于乾淳
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
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
名言也

蓄物仁政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冰醫取名魚登
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宜氣也鳥獸孕水虫
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稍魚鼈以爲夏稿助生阜也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三
鳥獸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罝羅設罝鄂以實廟
庖畜功用也 里韋匡君

治平

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
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
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
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
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謝賜清福

金溪胡先生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脩潔家甚貧

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脯焚香謝天則一中清福
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
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
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清江敷
先生云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
辛未避華林之寇已而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飢渴
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培養富民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新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四
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九日復剪不盡其根不止語
曰富民國之元氣爲人上者當時時培養如公家有
大徵發大差遣大兵變亦有所藉不然富民盡亡奸
頑獨存亦何利之有

却玩好

唐太祖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
明皇今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
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

舜祠田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
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耨者鑿瀆
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時俱
有謂之祠田豈它有所据乎

泰階六符

泰階三台也三台六星兩兩而比天子女主公侯卿
大夫士庶人各有分級若軒城然而錯列於太一九
門有躡以上下之象太一極星常居中宮臨制三垣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五

與元化相終始古曰天子行暴令好甲兵崇臺榭廣
苑囿則上階奄奄疏閣中階公侯卿大夫主夾輔天
子者古曰三能參則君臣和不參爲乖戾下階士庶
人主翼戴天子者古曰賢士率百姓樂業則星明否
則暗色齊明者平也明暗相陵者不平也五行之精
上列于天爲星而其本在地其躔次爲分星故其變
亦因地而見按泰階六星起文昌列抵太微在井鬼
度并鬼秦分也盤屋樛社當東井二十七度其西則
穿昆明處也西南則置五屬國處也又西南則所屬

辟阿越雋諸道也經曰井主水衡平法之事故井
而不窮鬼則天廟社稷之事主焉人主必以仁愛恭
儉應其德夫然後三階平陰陽和風雨時而諸神咸
宜反是未有不應之以異者

聖世無災異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
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
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
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六

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
不可委之數

罷採省費

我朝各鎮戍中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陝西有木質
名楹梓內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
酸澁以蜜製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
守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弘治時祥符王公維爲山
西臬使先是有希用進者上下謂紫碧山產有石膽
可以益壽遂遣中官經年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

探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唐塞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若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教然上疏寢之

平賊

盜言孔甘冠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秦黷武

興學編

卷之十一

七

秦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師十有餘年終不能踰河而北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陲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二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饁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

莊宗吝庫物

莊宗與后畋遊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許宰相論於延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資之軍

士負而訴曰吾妻子已飢死得此何為董煟謂民雖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欲捐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嗚呼如莊宗者可以鑑已

周官法善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于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于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勝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携僕庶常章

興學編

卷之廿一

八

士及其衰也昏桷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于嬖寵瑣々姻亞私人之子竊位于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官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宋朝趙普于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于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趙鼎于內苑移竹責宦者

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尊主

詩曰六實繫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納諫

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

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者貞觀六年

映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待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即似訕謗惟許其可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九

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令賜德參帛二十疋

容直

洪武初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

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

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

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

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

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洪熙初弋謙數言事

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

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

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仁宗

諭士奇曰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

士奇就前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毋以

謙為戒

求言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

箴賁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瞽史教誨者又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召斥諫監訪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十

聞過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

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然

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賈山

三要

鮑參政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

掌印一要吏部尚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內閣之要

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

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

枝官

韓子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起廢置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闊畧細故爲帥府多辟置故相牽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無瑕類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翼學編卷之十一十一
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

資格

開元初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

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矣是其始資格雖毫釐必計而終則潰之雖顛倒不恤也

偽君子

楊用修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翼學編
卷之十一
十一
下而在王安石白樂天詩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迷人心樂天豈怨狐也

識體

宋時御史有閹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閹吏適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

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夫又呼之復叮嚀教誠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其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元二子

耶律晉卿之止殺許平仲之興學再圻北方之命元之與合朔漠之狄而臣之二子以書生處其間君信之臣服之阿合馬之殘賊知許子亡官貨之好也子

翼學編

卷之十一

十三

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二子有焉

元才

元之臣若不忽木張雄飛陳天祥張禎其學明其節德其才濟乎變今論才者曰虞揭彼特綏緝之技宋修史采之雜而予之濫惡在其爲史也

名臣遠識

同朝劉大夏爲職方郎有中貴奉旨至兵部查王三保使西洋水程尚書項忠使都吏于庫中檢之大夏先入檢得故厯其籍都吏數被捶若罔聞者後其寢

忠呼都吏曰庫中案卷安得遺亡大夏徐以利害告之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者萬計此一時弊事案雖存當亦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謝之曰公陰德不小此位當屬矣

智士策國

古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其人正謂建儲一事也郭欽以戎狄居內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十四

地非所宜不徙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愚紀綱頽弛戎狄亂華皆如二子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忠獻名言

張忠獻公浚疏有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制惟陛下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時秦檜用事在連州作四德銘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

封建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之效也唐以幽鎮并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明堂

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發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時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合祀

國初建圖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山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十五

山之陰以夏至祀地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從祀祀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自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于

天地壇大祀殿考實錄分祀至日或風雨或陰晦至十年斷自辰亥合祀則休祥應之天地晴朗星月交輝香鬩紛敷若有神來享今改復四郊之制始亦

祭用丁戊

郊上辛社稷上戊祭孔子上丁戊在下後故先丁如平日丁則一日戊當先成而後丁以下不常十故人

鮮知一日之戊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戊從初十之丁則次戊非上戊也時無諳禮者竟寢不行

郊赦

江然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于春秋而郊赦始于五代然觀晉王彪荅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五代始也

鹵簿圖

後漢應邵有漢官鹵簿圖

漢官儀鹵簿篇

晉有鹵簿儀齊有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十六

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景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禮制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均田圖

五代史周世宗常夜讀書見唐元植均田圖歎曰此
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
歲大均天下之田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

井田寓兵

井田兵法之祖也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
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之
苦心亦不明方夫里而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
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為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十一

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為正兵以居四正為奇
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倚角則奇兵互張止
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為三則吳
璘之三疊出之而為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
為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
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
瀟與無兵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敵悉
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
亦良苦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

廣明小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為

席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為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

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軼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

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軍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

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

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

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

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

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十八

養老

古者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

在前祝鰥鰥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宗祿

漢武中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末樂而為

估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餘一倍矣隆慶初麗屬籍

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餘甲午麗屬籍

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餘又三十年餘一

倍也頃歲甲辰麗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八

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遲

之百餘年而祿食者以萬人奈何處之聞之國初親王祿五萬石後乃減而萬石或二三千石其意可推也故各宗一子世及矣眾子之爵皆當限親王無論郡王之眾子限鎮國將軍幾人餘皆為輔國鎮國將軍之眾子限輔國將軍幾人餘皆為奉國以下皆然費必大省已封者勿革而第裁未封者又開四民之業俾人自為生毋徒仰給縣官庶幾處置之得策也

水土

管子曰齊之水道驟而復故其民貪蠶而好勇楚之

蠶學編

卷之十二

十九

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洧故其民愚疾而妬暴之水汙寢而稽淤滯而難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難故其民誦謏而葆詐巧倭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難故其民愚癡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

辛苦

土物辨

管子地圓篇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次曰五縕次曰五塋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壩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壯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島次曰五榮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

蠶學編

卷之十二

二十

太司徒以土會之濃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濃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涓土正西兗州曰丹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土宜

五粟之土淖而不朋剛而不穀其種無不宜其澤多魚其牧宜牛羊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始寡疾

而難老五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其人堅勁寡有
赤騷終有消醒五位之土不塌不灰其泉青黑其人
輕直省事少食五隱之土芬然若灰五壤之土芬然
若澤五浮之土悍然如米五忒之土廩焉如塏五纏
之土芬焉若糠五剽之土華然若芬以賑五沙之土
栗焉如屑塵五塌之土累然如僕累五猶之土其狀
如糞五弘之土狀如腐草五殖之土甚澤以疏离垢
以耀堦五般之土婁婁然不忍水旱五鳧之土堅而
不脆五桀之土甚鹹以苦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二十一

草木穀造

地員篇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葉下於鞏鞏下於莧莧下於蕭蕭下於葦葦下於藎
藎下於萋萋下於井井下於蕭蕭下於薛薛下於崔
崔下於茅凡彼草木有十二衰
注鞏即鬱也衰謂
草上下相重次也
按周官有草人此其遺制歟

水宜樹植

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
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
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濟水沉重而宜膠蜀江之水

爽烈而宜淬刀劍

濟漢勁曲

濟之性勁源干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
為百泉為衡水一支為濟源出東為七十二泉大抵
天地勁氣在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鉄亦如之所謂
并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鄆沔之間
潄為澤數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鄭白渠

韓欲罷秦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自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二十二

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漑瀉鹵之地四
萬餘頃收皆畝稅一鍾命曰鄭國渠又趙中大夫白
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漑田
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
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為雲決渠為雨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
萬之口

四方異俗

東南者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

其生物也滋其財富其人剝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剛竿之則服西北者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也寡則財确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沈厚而慧撓之不屈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案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五服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翼學編 卷之十二 二十三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

鎮山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山鎮曰會稽正南曰荊州鎮曰衡山今衡山縣河南曰豫州鎮曰華山今臨潼縣正東曰青州鎮曰沂山今臨朐縣河東曰兗州鎮曰岱山今泰安州正西曰雍州鎮曰嶽山今陝州東北曰幽州鎮曰醫無閭今寧河河內曰冀州鎮曰霍山今霍州正北曰并州鎮曰恒山今渾源州是槩言九州之山鎮也

徐梁疑併也葉氏曰漢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

號曰南嶽是以衡山神遠移于霍山也一統志衡山一名天柱即漢武所封

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

乃以真定曲陽縣之恒山為北嶽國初定鼎建康

祀典肇以泰山為東嶽沂山為東鎮衡山為南嶽會

稽山為南鎮華山為西嶽吳山為西鎮真定之恒山

為北嶽醫無閭山為北鎮嵩山為中嶽霍州之霍山

為中鎮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故仍以渾源州

之恒山為北嶽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二十四

五方極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勾芒司之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司之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眾民之野五谷之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壅洪水之州東至于碣石黃帝后土司之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司之北方

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氣積
冰雪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司之各萬二
千里

天下山川形勢

臨川吳氏曰天下山脉起于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
源之所發也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又曰冀
都山脉從雲中發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河北太
原晉陽諸州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上黨即
今潞州春秋爲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二十五

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雲中自春
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
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河中府蒲坂山
之盡處堯舜之所都也泰山聳于左爲龍右畔是華
山聳立爲虎自華至中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是第
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又爲第三四
重案又曰前代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京止
有幽谷關一路可據爲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
而盡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

今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
支至揚州而盡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
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
源而北經袁譚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
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
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
閩粵又曰仙霞嶺在信州今廣信府分水之右其脊脉發
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
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又曰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
自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此言山川之
大較也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二十六

周家收拾風水

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
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
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
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即古雍
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

鎬既先占第一形勢以爲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寒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青齊爲尾而周公曉暢天下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脉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關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分枝擘脉如

解牛破竹相似嘻真至人也

邊城經制

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假大也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于外鼂錯

長城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是役煩大明年又于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于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黃河

按河圖從星宿海西北來出一巨澤二巨澤數折而至崑崙河勢不甚大聞所在土人抱革囊騎能過之河上多高山大陵通相夾抱行入麻哈地麻哈者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遶西寧過臨洮其間有鳴沙嶺

又有寧夏山夾之由寧夏流轉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卽所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河触太行山轉轄石其間有三門七津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禹導山通河處夾崖岸皆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汚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溫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府卽有北邙山僅障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陟衆水合流河始泥濘亦河必魚之勢也國初至今決鬻衝徙不常大都由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潰決由茶城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二十九

以下南岸始有洞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潰決但有泛漲以兩山夾輔之力也出徐直北下衝爲距山連汪蘆塘落馬黃墩周柳諸湖皆在邳境故邳州往往受其害邳州由邳至水晶中間湖凡九由水晶湖至清河甚近過清河則淮水會黃之路黃淮合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今者人人自謂腹有全河而用之鮮效有議開支河者有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有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支河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日

渦河曰汴河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白二道淤塞全河東下故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河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故道謂于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于臨清天津每年分水平水迅運道由之而徐州以下有清河縣之大津口淮水所出之小清口欲議復七十里故道則虞築隄巨費且然溝諸水漫流勢在難保耳海運之策元以來嘗受其成利有伯顏之道朱張之道殷明畧之道逾遠逾便亦逾省然而用舟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三十

用人之難也膠萊河起麻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有分水嶺爲阻分水者泰岱之餘氣而成勞諸山之過脉也下多礪砢石工力難施脫令河成而無水以濟不可說也邇者加河之役可避黃河之險然成功未幾便有虞積旱而水不盈槽者朱旺口之役大挑三百餘里樹石建祠所以防加之塞與加並存而近且有以潰決見報者總之不師于地而聽于天不以地之形勢校策之失得而以天之旱潦定人之功罪此河工無成不舉而未有十年無事之期也

禦河

禦河之難難于禦虜歐文忠曰河本坭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既淤高水漸壅乃不得已而決上流之低處此亦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而議者欲力塞其衝突力挽其故道爲一時權宜之計則數百年不結之事宋濂曰數千里湍悍之河欲以一堤障其猛殺其鋒此事之不易者惟分其支流而注之東所謂因勢利導之說蓋黃河之生地有直有紆河之故道有高有卑河之全身有廣有狹三者之度而云治河無有是處此先正名言也今日聚訟非曰王家口李吉口當開則曰泃河未盡善不知王家口地勢甚高而河心則深三丈四又有餘卽掘地不過二丈已耳而欲以洩全河之水得乎李吉口自萬曆二十五年以來新開爲河者有三股矣皆旋開旋淤而欲以一定之地形強難必之水性二之爲甚其可三平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淤一處又別挑一處乃李吉口之地有限也其如之何黃河條而流條而淤其風波灘險最不可測惟泃河則一淤止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三十一

水所謂枕上之度舟也自宿遷縣至趙村一百二十里自趙村至萬家庄九十餘里自萬家庄至夏鎮九十餘里地遠河狹舟行未必甚速近日議設驛遍以節水夫之勞以防盜賊之竊甚善也人何可持空議而掣任事者之肘乎

河議

按河東南流在太行汴堤間通決通行止有數道有從飛雲橋出者有從徐沛中境山北溜溝出者卽今所漫之境名銀河是也有從堅城集至濁河口出者前所開名北股河是也有從儀封經徐州小浮橋出者今所挑名南股河是也稍南則又有自虹縣睢寧出宿遷者矣有自虞城出小河口者矣二道卽不由二洪乃三仙臺趙家園分水可濟也此數枝者北不出太行南不出汴堤皆河所必由之地曩河臣疏所云當聽河游衍其中者也其法在乘河勢小定人力稍暇之時舉會通以南長淮以北及中間新舊諸河地形水勢高下夷險要須實勘得見河淤墊之後某河可以相代見河橫潰之日某河可以容納某處當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三十一

其衝某處迎其溜相視既定亟加挑濬以防未然儻河漸淤便乘勢疏濬使行于豫挑之河此所謂以開待淤以導弭決壅也昔禹導河所云播九河同逆河其正派耳又于貝丘疏渠東引入漯水東北流至千乘入海于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合于郟水郟水卽今汴水也後世另開減水河意亦祖此昔劉大夏築黃岡堤分四河入運而後漕河成亦此法也蓋見行一河預挑一河兩河相爲表裏而後潰冒衝突之時可免于張皇無措之患

翼學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大挑

大挑之至要有三大挑其目有八其緩急之機宜有一致悉陳之一曰河身一日河岸一日河水是爲三要三要之目曰深以容流也曰坦以防刷也曰速以防衝也曰厚高其岸也曰實防其瑕也曰另築去水也曰散挑水遠也曰置得其所低窪置水也其所謂緩急之宜者何也大挑之功壯自中州南至徐鄆數百里內如金曹湖則王家口當治單魚湖則李吉口當治虞城夏邑蘭陽湖則小宋集銅瓦廬家

朱旺當治兩渠南北股日淺則郭煖樓口當治濁流入濟四十餘里溢堤奪運口漸以濶甚至三萬餘丈所潰隄甚至入于新店則黃漣南陽當治窵要所總病源所發則蘇庄尤當治此孰不當拯者顧其至亟而爲漕計之繫命者則自夏鎮以南一帶尤所稱哽喉胃隔不容一息緩也

準望

禹鑿龍門決大河豈真有庚辰童律爲之使哉其測量審規畫精而已三代而降國有水工士有水學今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三十四

之時有水工如鄭國者乎有顓門水學如邾單錡郭守敬其人者乎裴彥秀制地圖圖體有六其法以準望爲宗以考高下方邪迂直之校以定道里以設分率其說以爲峻山鉅海絕域殊方登降詭曲皆可待而定者守敬之在勝國也嘗決金水復唐來開會通導通惠相視河渠泊堰數百餘所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又嘗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各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圖志今誠得守敬其人

今博求巧工筭史爲之佐使西自孟門東盡雲梯南歷長淮北逾會通無分水陸在在測驗近用準平遠立重表車船橈檣隨地制器方曲勾股隨用立法數百里間盡識其紆直倨勾又盡識其廣狹淺深高下夷險而後倣裴氏之遺規終若思之緒業繪圖立論勒成一書上之冊府頒之諸司使人人如身歷其間也而後可知一定屢遷之形勢孰應築塞孰應敷導與夫錢穀工程皆可得而計料不爽矣

議復支運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三十五

唐開元中裴耀卿請建武牢洛口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于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而劉晏因之江汴河渭各舡遞運江積楊州汴積河陰河積渭口渭入太倉歲漕百萬無升斗溺者自支運變爲兌運兌運變爲長運于是一舟一歲之間還往萬里且避洪且防凍而漕限乃不可爽矣今宜稍采支運之意廣設倉于淮安仍建一倉于濟寧諸總運艘可量用十分之六從水次運糧至淮以須後命量度河勢而取進止

若河道利便則徑赴濟寧倘河流未馴卽起貯淮倉而運艘速還以赴次運所爲之濟寧者不至徐也所爲至濟寧而止者以京軍分番轉運卽以漕艘行糧給之也未樂聞赴南都支領月糧宣德間令五軍操備運糧赴宣府右景泰間撥營軍七萬運糧赴口外懷來其鑿鑿可據如此

收糴代發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三十六

宋制于真州置發運使立轉般法歲漕荆湖江淮兩浙米六百萬石至真楊楚泗轉般倉回船從通泰載鹽還爲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船運米入京而轉般倉常存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謂之代發復于豐孰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人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蔡京爲相悉收糴本行直達法遂致汴京糧儲不繼故宣和中仍降度牒香鹽充糴本行舊法以致南渡百餘年不廢今之漕糧直達京通歲凶則徑改折色無可代發豐則取歲額止耳無由加糴以故京儲之積日寡而又江西一

省減千宋漕十分之五江南七郡增千宋漕十有餘
倍以故江西湖廣米價常下下極傷農而江南七郡
價常騰踊覬望改折誠千常盈倉存二三歲之積
或更措置金錢或歲益以免運官軍辦料所入充爲
糧本使豐年收糴凶歲代發一依未制此可以待河
而河不能爲我難足食之上策也

兵禍

漢桓末壽二年戶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
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
四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
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
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
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禍之
慘如此

京營戎政

文皇定鼎燕京在都門內爲衛七十二畿輔內爲衛
五十通計其兵不下五十餘萬衆凡以居重馭輕制
至詳也又選山東河南中都大寧等兵番休上操以

軍學編

卷之十二

三七

壯軍勢既統以五軍營而復司寶縣令旗則有三千

營神鎗火器則有神機營此所稱三大營者是已其
後武備廢弛爰有已已之變而于肅愍始創爲團營
之制於三大營內選驍勇爲十營還其老弱歸原營
曰老家營蓋一變也正統復位悉更景泰之舊而團
營廢然其後不能不復也成化初再廢然其後又不
能不復也特其法倣原制而增爲十二營合中外兵
各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更操見操者凡十二萬行
之既久闕茸者衆則更立聽徵之制蓋又一變也嘉
靖庚戌之變議者以十二營無紀難制仍復三大營
而易三千名神樞有勲臣司總督有少司馬司協理
有臺省司彈壓而五軍樞機等營則各設副將叅將
遊擊制益詳焉蓋二百年來復而廢廢而復凡幾更
矣而總之非主于分則主于合其故可考鏡也

馬政

國家自種馬既廢取用專在倭馬顧官給僅二十金
而商人之費且索至百餘其間羈候領給則有費那
移吏手則有費販涉千里則有費此已一金十金及

軍學編

卷之十二

三八

至解寺胥史慣於作奸獸醫習於欺罔賄托既通蹇
驚稱上駟錢神未入驂駟爲下裏其在揀退者不免
損價以賤售而買補者又將厚幣以輸官且弊不止
此也養戶五年通編未必派皆殷實草料月糧半扣
除於墨吏半侵占於豪家半乾沒於猾胥其實給領
者不過十之二三乃十羊九牧點檢不常以致瘦損
有罰倒失有賠民未有半菽之飽官不絕追呼之令
故有溝壑待盡者矣夫養戶守牧數年往往利在速
究而一行交兌軍士遂乘爲賄端滿志則坐名請乞
翼學編 卷之十二 三九

羸壯轉發作種行之數年孳息日繁驟駢充斥卽以
追雲錦之盛無難也

屯田

昔秦自孝公以亟耕力戰并天下乃其後以天下之
人盡太倉之積輸西河而皇皇以爲憂此其故何也
始秦之地利盡而後之地利不盡也始秦兵自食其
力而後之兵仰給於官也漢龜錯趙充國之畫可覆
唐李泌陳屯田關中之策而士多應募願耕韓重
華營田代北而歲省度支二十萬夫必重華所營今
翼學編 卷之十二 四十一

大同宣府陝諸邊地也趙充國所屯今甘肅地也語
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今之爲邊者莫營屯若矣
然差官督勸而田不加益者急起科害之也夫歲收
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病而人憚於耕誠遵求
永正統間著令諸沿邊空間之處許土客官民軍舍
僱力開墾永不起科而又申古孝弟力田之令耕田
多者立賞格以勞之則人皆樂耕就耕者衆而邊土
皆田於是就其大屯耕至萬家者而制之縣則大縣
夫合數縣爲郡則大郡矣然後擇良守令而勤撫綏

之什伍其民使習兵戰以備捍禦諸上供歲賦一切

蠲免則藩籬成而邊圉未固宋滕甫馬端臨所謂家

使爲兵人使知兵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此其道也

議出丘文莊肅
胡端敏世寧况今京師北莫經費仰於東南雖使

力耕常稔而東南卑濕氾濫之餘與船運之費每石

必倍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寧可復冀再歲失收

憂必及之故冗食莫汰廢田莫耕而區區於漕挽東

南以爲國計未形之變不可勝諱也議出陸
侍郎深草木子

曰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設也所以因地設險

寶學編
卷之十二
四十一而陰寓守國之意也中原平衍而溝洫阡陌連絡乎

其間令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足是謂伏至險於大

順宋吳璘守天水於平土縱橫鑿渠濶八尺深丈餘

連綿不絕如網曰地網而金騎兵不得肆今倣其意

因屯田以定其經界繁林木以制其馳突今田者里

共濬一溝畧如古制分畫其溝塗之界而取其土宜

之木如棗柿之屬雜植之沿邊則樹之榆柳以息爭

端以備旱潦以阻敵騎大之我兵禦虜得依爲陣以

控扼而小可得薪果之饒也夫邊塞之內而有數十

里之叢林叢林之內而有數百里屯田之溝洫斤埃

在叢林之外兵車伏叢林之中前險後沅莫非阨塞

敵雖強何施將田者安耨而田疇益闢戰者不劬而

士氣益奮故繁勞費則省於成城而功倍之語形勢

則壯於十萬師而險加之患玩惕弗爲耳迺渾蔚諸

州林木故茂密者以薪芻營繕之故或斧而爲薪鳴

呼其亦不思也哉

翼學編卷之十三

廣漢宋應奎

諫章魏時應因是父校

治平集

北虜攷

北虜古匈奴部也自隆慶庚午前寇盜無歲無之及俺荅因其孫把漢那吉故始稱臣貢馬虜禍不復如曩昔所聞俺荅親北胡阿著子六人長吉囊次俺荅次兀慎一克打兒漢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次

翼學編

卷之十三

我托那言其住牧河套者吉囊也俺荅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者兀慎一克打兒漢那言老把都則住獨石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字兒大者我托那言也我托那言生子三那林台吉生子四老把都生子五兀慎汗那言生子一吉囊生子二十一俺荅生子六長黃台吉次擺腰台吉次丙兔大臣台吉次野力都吉次打刺台吉次儺忽台吉次長子黃台吉既已襲封順義爲王丙兔則留牧

上者也阿著子六人惟俺荅最強又有黃台吉佐助故往往弄兵塞上與屯子五人事獨殊後黃台吉死襲封順義王者乃黃台吉長子椿力克也虜所轄部落有東三部西三部南二部不一其入犯前此事多不及載姑撮其近者嘉靖間寇寧夏八年鈔掠榆林十一年道松潘障臘寇四川西境十三年犯榆林掠安定花馬池十九年吉囊俺荅分寇塞上又搶掠安邊定邊二十年吉囊犯大同二十一年寇朔州鴈門分掠太原平陽等州縣二十五年犯陝西是時曾公銑上復河套議欲舉兵搜套今吉囊不得盤據意謂使吉囊出套我榆林寧夏可無事三秦并得解鞍放牛矣後其議寢不行故吉囊與其子吉能公然住牧無忌二十九年俺荅復入犯以我三衛降胡爲之嚮導故也三衛既陽順陰逆于是始議調邊兵入衛三十年我開馬市宜大四十二年虜復入犯破我石州至隆慶元年掠薊鎮二兵追至黃花峪四年把漢那吉來降夫把汗那吉者俺荅愛孫也三歲早孤育于俺荅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哥妻乳之及長頗儼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二

利故俺答獨鍾愛焉把漢那吉先有婦二後又得兒
懷家取兒捨全的之女爲三歸有日矣會俺答有外
孫女者先已許與兒都司俺答聞其美強納之與兒
都司甚欲叛去俺答慚謝乃奪把汗那吉所聘兀
慎女與之把汗那吉因有怨言欲叛祖歸中國未發
阿力哥懼禍至趣之行把汗那吉遂偕其婦比吉率
十數騎往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時方公爲開府納
之放入大同城內前是我中國有叛人趙全者世晉
人自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與其黨趙全等逃
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各板升趙全警敏有畧
其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故又有趙宗山
穆教清等二十八人往從全二黨日感虜每入寇彼
必爲嚮導深入我邊塞石州之慘至今寒心是時朝
廷不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迄無有應會把
汗那吉我得持此爲質因而索我舉人趙全聞俺答
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
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計無所之因用趙全計以家
萬騎駐我平虜城東欲要挾我得那吉我領軍已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三

三

得虜奸狀遂下令諸將堅壁勿與戰虜計窮遂引去
那吉不可得俺答愈不能忘我因其急愈不遣特令
一通官走胡中令虜先歸我罪人趙全等然後遣還
把汗虜不得已果縛趙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馨劉
四兒之屬來獻于是朝廷命以把汗生還之乃嘉厚
賜授之官放把汗生去俺答見孫來大感自謂無以
報中國遂有請封通貢之請矣是時國家因見累年
邊事告急糜費無算欲因此休息乃從其請俺答又
請市許之市分東西兩場在大同以左衛威虜堡地
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堡地山西則水泉營地每
年以二月爲市期市馬上價十二兩中十兩下八兩
其封貢實自隆慶五年四月始也時俺答遣使奉表
稱臣
上御太極殿受表冊封俺答爲順義王老把都黃台
吉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賓兔台吉把林台吉
等十人皆授指揮同知其它授官者仍四十人而封
貢定矣沿習至今捨力克物故紉兔嗣立其妻三娘
子仍襲封號坐擁精悍貌猊如所稱都督僉事素囊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四

四

台吉明威將軍猛克台吉龍虎將軍曰洪大台吉永邵卜大成台吉等計一千三百三十四員名口雖時有擄掠猶能責以大義受酋長約束噫嘻胡運不常虜婦老矣假令挾不已溪壑難填則互市可常恃耶據目前貫馬之費省于轉輸款塞之稱美于和我琛幣之交安于鋒鏑故邊臣禱祀而求耳然以

二祖

列聖之威靈犯順者屢屢披猖直逼城下詎可徃而弗圖矧比來部落繁衍奸宄逋逃輒爲鄉導我中國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五 老羸守堡糧餉不繼動輒呼庚誰復敢撻伐張皇建擣除之議哉但能乘胡雛腥膻壓轍嚴脩阨危之牆招中國携貳亡氓急散勾引之黨抱火厝薪宵旦在念沉幾密計中外一心卽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于守寓守于戰亦可不然蕭牆生釁帷幪擣于極日飽金錢日蹙提襟襟肘狙豫偷安有如曩者巨關巨形可不爲寒心也葵不恤緯杞漫憂天聊述以爲邊者采焉

河套

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已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未動不奪所恃其攻不力取之可也迺竟因循至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懸無闔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豈畧遠謀蓋或有掣肘然我軍猶歲常披套搗其巢穴嗣是謀日疎兵日弱任虜出入涉流履水揮邊近塞無所顧忌盤據其中滋其畜牧生養浸淫至今如花馬池龍州城雙山堡黃甫川之外蹂躪地方幾二千里蔓難圖矣說者謂若伺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急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周尚文所論似亦可爲而不知今日諸番

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勢若星羅邊堡置兵動逾千數加以都閫叅遊擁兵自衛不得三千萬眾不可又我邊距河寫遠一年三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地而輸邊遠者二千里近者千里又自邊而輸河縱糧道可通飛輓難矣卽今日花馬池三百里墻塹自正德迄嘉靖九年却乃告成荷戈之卒重以畚鍤其功詎不難耶顧此國翼學編 卷之十三 七 家要害之地有當復之理無可乘之機若于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饋餉可省休養生息于數十年後相機而動是在持籌者中外一心豐財用材何如耳

虜宜夏月攻

虜俗於逐年四月初驅官私馬水草牧放號曰入澱美水草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方令出澱飼以麥豆以備戰聞又夏月弓力不强射不能及遠故虜人未嘗以夏月用兵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此理者

惟杜牧之有言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不意則一舉無數矣

金國政俗

金國治盜甚嚴惟正旦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言大則具茶食以贖次則携壺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八

三

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又其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上下輕重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少遷延終不能免苟爲厚謝我爲汝致死皆欣然許諾僧既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舉瘡者再庭下已有牽橈官二十輩驅之

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僧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燒死

回回考

丘瓊山世史正綱于隋開皇七年書西域大食國人始至中國以爲中國有回回人之始及查一統志有默德那國乃回回祖其國王謨罕慕德生而神靈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或者稱謂不同之故但唐史宋史俱載有大食國傳傳云大食國本波斯別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九

三十四

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合其衆剽掠資貨聚衆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未徵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二傳見回回不見載有默德那國之說恐大食回回疑各自一國也我

朝末樂間太監鄭和往西洋通事馬歡著瀛涯勝覽云天方國卽默加國回回祖師始于此一統志天方國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默德那國其地

與天方國相接宣德中遣使臣隨天方國使臣來朝貢當以一統志所紀爲是

倭國

倭奴所住率通開四壁前後相望作食具必入自舉火飯用糯米所食諸牲去頭尾以火燎去毛卽入口啖血流以爲鮮美牛羊亦然未嘗熟食亦能誦經見佛神像則作禮好善者頭盡捻去髮而留頂髮稍短趾如中國人而所穿草履多圓僅蔽足指根則不著地以便橫躍也多智而善詐來則假中國衣衣之以探消息去則懸羊蹄擊鼓使敵不敢追嘗見其烏背銳一具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碾成銳孔光潤異常不製木柄惟繫繫于臂實繁如丸以火燃藥隨發隨至且無聲又多舞雙刀刀長五尺餘雙刀所及丈餘鋒利不可禦又加手舞六尺計開鋒一丈八尺有餘舞時上下四旁盡白僅見鋒鏑不見倭奴無間可入竹弓長入又以足踏其梢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爲幹以鐵爲鏃鏃濶二寸爲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其器械精利如此邇年入寇多募鬼國人有白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十

三十四

番鬼黑番鬼諸名目白番鬼如倭形而悍黑番鬼如
古稱崑崙奴面深黑善鬪而忘死倭人率以五十金
買一奴阱之海舶尾戰則縱之出以獸畜之其取勝
大率藉此也

按後漢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
帝滅朝鮮使驛通于漢者二十許國國皆稱王光武
中元二年奉貢賜以印綬桓靈間國亂無主有一女子
名卑彌以妖惑衆共立爲主又有夷洲澶洲傳言始
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不得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十一

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生齒數萬時至會稽市考
先往求仙見海中有此佳山去中國遠可以古據稱
王故詐欺秦皇載童男女復往可配爲夫婦而生生
無窮唐書東夷傳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
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其後皆以尊
爲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惟是晉書序其
縣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與徐倭之傳不合大抵倭
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徐福特據海中洲而謂太伯
之後乃其自詫語也

倭攷

倭處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僞分五畿七道三島又
有附庸百餘郡拘邪韓最大其最雄者居邪馬臺復
居山城曰山城君國初至今貢寇不常皆由中國人
爲之嚮道嘉靖間自許棟王直勾引起釁爲害浙福
其後又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寇浙直有鄭宗
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寇廣福而徐海之黨則陳東
葉明其最酷烈者也其後又有洪澤珍者患漳泉嚴
山老者患月港而許西池之黨則與張璉謝老並流
慘毒者也幸胡總制計擒王直後其餘俱就撲滅海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十一

氛漸息其出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合對馬島合
是無它便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戶之西卽五島北
爲多藝爲伊岐爲對馬島其西北至高麗必由對馬
島開洋南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其貢舶獨由博
多開洋歷五島入中國何者因舟造千博多故也倭
既出日本大洋隨風所之如趨大小琉球風則用東
北或由五島開洋如犯廣東風則多用北犯福建則
多用東如風自正東來則由五島開洋至天堂官渡
水若東北多則由島沙門分艖犯温州或經大猷洋

入金塘蛟門犯定海犯象山犯昌國犯台州其入犯之路或自東西厨頭渡入或自石浦關入或又自桃渚海門諸港入如犯臨觀犯錢塘則必乘東風至李西壘壁下陳錢分艖由洋山之南入如犯淮陽犯登萊賊必至大洋視風風東南始可入如風自南來其勢必趨遼陽犯天津望直沽矣其趨遼陽天津勢必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直古此倭奴入寇恒在清明後前此風候不常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倭復不利故防春者以三四月為太汛九十月為小汛沿海備倭大鎮凡七在廣東有東中西三路在福建有水寨五在浙江有六總在南直防于吳淞在江北防于狼山而山東之登萊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故有三營之備遼陽負山阻海有金復海蓋旅順聯絡海濱足以防倭之劇故視閩浙為稍緩大抵守外海為上登岸戰勝者次之近日朝鮮武備衰弱倭輒蹂躪而中國以藩籬之故勒兵禦其勞費有不止七鎮者矣

倭韃術不同

韃虜陣法一人最強者居先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層又其次五人橫列為第三重又其次七八人橫列為第五重其餘皆置陣後我兵相對必掘塹自固彼居先者一躍過塹則眾皆隨之蜂湧而來矣倭夷好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勢常不測韃虜或為方隊前一層不拘數十人皆係愁者倭夷多為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為鋒最強為殿中皆勇怯相參韃虜之行全賴馬力揮鞭策騎萬蹄齊奮有推山倒海之勢故須用車營以當之倭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敢近馳數十日不為勞車營全無用也韃虜來必携乾糧富者晒乳為丸貧者晒肉為腊皆繫馬領下所携不多不能久住倭夷隨處掠米為飯每日雞鳴起即蟠地會食日午又尋米作食故能久住內地韃虜見我兵不出即分隊擄掠或我有兵即分兵抵住餘人行擄前後遠近多不相顧倭夷食畢酋首據高坐指麾眾人今日劫某處某為長某

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
聞聲卽合救援亦有二三人爲隊者韃虜所搶財物
各自私其所有主者出邊之後隨而分之倭夷每日
暮卽返各獻其所劫夷酋較其多寡以爲功罪故母
敢匿者韃虜懼內其婦女欲來卽携之同來多爲男
裝以厚騎護之故識虜情者專以火炮攻其後隊則
彼無心戀戰矣倭夷擄我婦女夜必酒色酣睡故善
戰者乘夜劫之常勝韃虜見我兵弱卽來兵強卽止
故善戰者常示威以懾之倭夷屏足似不前常飛躍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十五

而至把鎗不露竿常突忽而擲故難測韃虜多携空
馬槍畢卽裝之馬上而行倭夷劫掠將終縱之以焚
烟燭燭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韃虜得酒
肉分食甚均從長至幼無不啗者故可毒倭夷至民
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無恙然後飲食韃虜行搶
專望村庄而趨倭夷行衢陌間不入委巷韃虜以多
爲勝故非數十萬不敢大舉倭夷以智勝卽數十人
亦長驅深入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闖雖十餘人亦
必埋伏故常勝韃虜無鐵蕪不知練法故其刀不甚

利其矢鏃或以鹿骨爲之倭夷生男親憐各送鐵爲
敬埋之土中一歲一煉故其刀鋒利不可撓韃虜露
宿常擇寬曠有水之處故入可逆計謂今夜必宿某
處倭夷隨房而宿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
機韃虜長刀之外常恃鐵鈎鈎人之衣故我軍之甲
常用朽衣飾之于外或用生牛皮皆可拒之蓋至朽
則鈎無所施至堅則鈎不能入也倭夷慣舞雙刀向
空飛躍我兵愴惶仰首則從下砍來矣韃虜對陣必
先遣十餘人誘我倭夷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十六

故皆能空竭我之矢石火炮甚則進而陷其伏中凡
遇韃虜下馬恃火器彼必不敢來伺我退走卽馳擊
倭夷衝陣亦必伺我先動而後入故皆能乘勝長驅
馳與倭皆弓長矢巨近人則發故射必命中然倭弓
立地而發其力軟而易避韃弓馬上可發其力勁而
難防至于聲東則擊西欲進則示退恩施附近之居
民而虛實洞知賞豐降虜之工匠而器械易具細作
用吾人而盤詰難向導用吾人而進退熟則北虜南
倭同一轍也

舟師

禦倭于陸不若禦倭于海故防倭以舟師爲急南方
備倭之舟廣船最大福船次之如太平之蓋船太倉
之沙船皆小舟也吾舟大而賊船小則以吾大舟犁
而沉之我舟小而賊舟大則使調戲奪上風用火器
以攻之大率海中之戰闊船力不闢人力故舟大者
勝闊風力不闢船力故佔上風者勝然廣船高大勢
難卒備惟福船可用其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
其首昂而張其尾高而聳設桅樓三重于上其傍皆
翼寧編 卷之十三 十七
設板榻以等竹豎立如垣其帆桅一道中爲四層最
下一層不可居堆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
兵士寢息之所地板穩之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
右各設大門中置木櫃乃楊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
各設水旋繫以綜纜下旋起旋皆于此用力最上二
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板傍翼如欄人倚
之以攻敵矢石火炮皆俯矚而發其制可謂盡善矣
但海中風潮相搏震撼不常有時擡高二三丈有時
落下二三丈船出浪漕之時則船首向天落槽時船

尾向天凡初登海舟未有不眩暈而嘔吐者故非素
居海涯慣習風潮之士卽佇上且難安能戰也嘉靖
末年江南有倭患叅政論天倫提兵自河南往副使
周臣自山東往曹許二遊擊自真定往皆敗沒無遺
非其不勇也不識海潮之利害也今議將沿海漁船
編成字號仍以本地大戶之有力者領之重其責任
優其事權隆其體貌嚴其賞罰則事逸而功倍矣嘗
考 國初防海之制最爲嚴密自遼東以及順永沿
海之地皆設衛所矣又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
翼寧編 卷之十三 十八
由登萊運糧至遼東往來絡繹兼司巡視永樂間平
江伯陳瑄董其事厥后設有屯田糧運始廢而猶令
山東舟運布花以給軍士歲以爲常蓋糧運可停而
巡海不可廢也至弘治十八年舟壞未造侯伯又憚
于航海遂陰阻其事而北海無船可行矣近年冲庵
顧公在遼東始題通海道不特遼東得濟而山東之
民亦得通商而稍安甚盛舉也然海舟之行晝則望
山夜則望星一有差悞常遭覆溺倘黑夜無星晝霧
莫辨豈不悞事嘗熟講于閩廣商船而知其詳矣蓋

海舟緊要之人有三曰火堂者則專視針有曰長年者則專運舵有曰香公者則專計時三人專心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盤針相對隨針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舵向上風推使方不飄逐故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是調戲之法也更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洋中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疾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今人從船首速行至船尾視木片至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路程必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謂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尾矣而未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某處尚是半更流過船腰則斷其爲大半更或船行如飛其風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故行幾更船至某山地界皆可坐而知也但此法得其傳者或寡矣聞廣通番之人不論重值訪而僱之豈惟昏霧爲然哉其所過山崖孰爲可泊孰爲不可泊孰爲有蛟龍澤不可發銃炮孰爲風信將作孰爲潮勢緩急皆水辨味即知其處有無暗礁石砂舟人僱之者亦同行今誠推顧公通海之意復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十九

祖宗轉運之法倣福船之利募善水之人遼東順水及登萊一帶互相運輸有無兼濟既可以巡視海道又可以懋遷化居然須熟講而緩舉之日前恐未可議行也

水陸戰不同

陸戰足在實地進退有據水戰大海渺茫一望無際賊之來也必乘風潮之順吾往迎之必逆風逆潮矣不難進乎賊之去也亦必乘風潮之順吾伺其順而追之愈追愈遠能必其相及乎卽相及矣逆風逆潮不難歸乎此陸戰所以易而水戰所以難也不惟是也兵法全重分合奇正陸戰可以自由海戰全以風潮爲主若風猛潮平則以風爲主潮湧風激則以潮爲主風潮皆逆則回船向後而行風潮皆順則一瀉千里於日行程與東西南北皆不可料安能分合奇正一一中節乎况兵船分行有與我相望而見者有不可望見者昏夜起火爲號則隱隱見之然亦不能辨其賊船與我船也有時遇賊欲戰而吾同哨離遠則勢孤而罪有時隣哨相近敵舟又遠難于攻守有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

時我兵偶會賊兵亦近可以戰矣而風或大作舟在浪漕中低昂起伏方欲俯而攻賊瞬眼之間賊舟忽高及在吾上矣惟是舵工巧妙能占上風撞擊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可以迷賊目方得勝勢耳陸戰呼吸生死非彼即已勢不兩立將士不能作弊海戰則不然將官憚出大洋而躲避近島則托言望賊無踪或出大洋而遇賊不戰則托言風潮不便或戰敗折軍則托言覆溺人死孰從而查之有心欲剿賊而風濤爲梗呼之不應招之不前則跡疑于玩寇有力

藝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二

撫賞

昔中行說教匈奴勿貴漢財物得羅綺錦繡皆棄之匣中以示不如氊裘之便利故匈奴日強今諸夷之嗜漢物如蠅之慕氊揮去復來得文帛尺錦爭先誇耀中國執此以羈縻之乃賈生三表五餌之修六改

今日邊鄙惟撫賞一事爲馭夷之長策誠主之得其入行之中其歛可不戰而馴擾之矣大槩有五請頌言之夫宜

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

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話者則全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昂而此輩無知哄誘夷人教之爭競教之需索教之侵凌教之挾詐所以褻中國之體而使夷人不尊不信者皆此輩爲之也今縱不能復

藝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二

祖宗之舊制重四夷館之選然各路夜不收失兒手屬九通二語者獨不可遴選而勸懲乎謂宜選若干入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卽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

千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探
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即以軍法從事此目前至
急之務所當亟圖者一也邊計莫重於撫賞而薊鎮
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猥外不能
鎮壓虜情內不知愛惜 國體任其需索莫之樽裁
甚至有私賄虜人求免日前如潘一正者夫薊鎮撫
賞凡十一處而叅將凡十二人今叅將在內而使提
調在外主賞非計也請遇各邊之賞皆令叅將主之
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在白馬關撫賞即移叅將駐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三 三月半

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路屬夷一十四枝皆在古北
口撫賞即移叅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叅將
移駐漢兒嶺墻子路無撫賞則叅將暫革馬蘭路叅
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叅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
本口太平路則駐擦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
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聽賞而即移叅將駐
冷口石門路叅將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
准不援遼東則叅將亦革矣如此則十路叅將皆復
舊額又省提調十人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叅將至期

仍今三道往來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所當亟
圖者二也投三衛之設參衛置都督二人泰寧衛之
祖其左都督曰兀捏帖木兒再傳而絕右都督曰革
千帖木兒今襲者曰只兒挨福餘都督二今無垢都
指揮一日打都惟朵顏最盛其左都督爲完帖木兒
五傳而爲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革蘭台襲職生
九男長爲影克影克之子即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
驁者也其右都督爲脫羅又兒三傳而爲朵兒干又
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字羅繼之今襲者曰把班通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四 三月半

其所屬計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
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係一夷有在
三五路討賞者此皆強橫夷人到一路則擾一路者
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或疑
夷人不服竊謂夷人之所利者賞也吾不失其賞而
使之一時總領彼必懽然從命如長昂一枝在五路
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
矣所當亟圖者三也又薊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
之裔自居宜大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即西置丙

免于洮河東置赶免于薊鎮而自長官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投順之夫

祖宗之於兀良哈既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爲權有相統攝慮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而盡屬強虜且東自薊鎮西至洮河以萬里之邊疆而皆屬一夷之鈴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蚤見而預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趕免亦復洮梁干此矣其所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五

暴也謂宜循督府環洲吳公之故議將趕免及毛困之屬皆移咨宣府令其開市仍優賞之夫夷狄豺狼也彼見賞厚而又得賣馬將無不從而宣府視薊猶一身也其市賞之費皆出薊鎮而特令宣府代之有何不可所當亟圖者四也至于撫賞之費實用銀四萬六千兩止發帑銀三萬六千三百二十九兩二錢八分八釐其餘或取之採辦或取之缺軍口糧殊爲非法夫以一軍而日令其採柴一束似不爲瀆然每束收銀三分一月三十束索銀九錢盡扣其月糧

二錢四分尚欠銀六錢六分將何以堪之此斷不可行者也若缺軍應補國家大法今乃不補而明取其月糧以克撫賞將何以倡諸武臣哉謂宜明增銀十餘萬兩以備督撫之設施夫方欲減費而僕請增銀者其旨若悖而其意實相成蓋必如此而後可以有爲所當亟圖者五也

險隘

秦築長城由山海大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薊鎮一帶邊牆乃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六

國初徐達創脩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牆畧備然薊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設拙如膠柱敗若摧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因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竊城牆完固不如得人善守善守之法有三有修數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每于要害之處盡其水草

虜不可侵今誠干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即死馬食草即斃尚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於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欄塞于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通大舉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並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七

亦爲上策而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流入內地毒其水則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烏狼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者也水入中流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礪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薊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

吾無人也向常薄遊薊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濶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剷之修成險隘積滾木礮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奔中之獸矣從古北口外地方平衍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死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塹守之塹成飛走不能越存孝遂拔窮而請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二十八

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關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雞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導明而地利熟也我則險隘阨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虜從某山入料其必于某處割營

其處搶掠其處奔回吾軍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其水可以灌其河可阻其來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散逆黨

虜皆設幕而處凡構房者卽謂之板升板升之衆皆中國通逃也昔張公議欲招徠被虜華人以散逆黨謂虜昔入寇所掠惟財畜婦女而已今則掠人置部落中及至犯邊則倚爲嚮導衝陣則用以當鋒返塞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子九

則留之殿後以中華之赤子爲奴虜之腹心此生聚之而不足彼因用之而有餘彼來侵我則旣以中國攻中國我雖勝彼又多以漢人殺漢人十八年寇遼聞驅男女三四萬人而北故今日在虜之衆較之往年不啻十倍矣不但虜之掠人也中國之人或負罪而出或窮餓而逃或失意而遁者又比比焉今聞教虜叛逆者皆中國通逃也虜酋生長沙漠原無大志惟中國狡黠之徒羈縻庭身服羶裘心思羅綺形居義帳神想華堂於是乎導之作逆引之南侵而禍

斯不可測矣幸而青把都長昂之屬皆庸才不知撫御虐使其人昔年有陷在虜中不勝其暴虐之苦携妻子率部落至噶子領求入邊將拒而不納歷古北口石塘嶺十餘處皆不納舉部慟哭而返是絕其向化之路而堅其附虜之心也竊謂宜遵歷年題請事例特立受降一司有能招一人者賞銀五兩招十人者陞一級招劇賊者同殺賊之賞旣招至則優待而厚恤之願效勞者卽收爲家丁視其勇怯而差等之其人旣耐辛苦又識虜情較之募內地之人蓋不啻倍蓰矣豈惟中國叛人可以招徠卽三衛真夷亦可賄散也昔魏絳陳和戎五利首曰戎狄貴賤土土可賈焉今之和戎者但保自前無事而已矣孰知遠計哉愚嘗反復邊計而深感當時之失策也當市賞之初成也把漢那吉在中國其操縱之權在我宜今之曰將板升之衆盡歸中國吾與還而孫脩酋必聽命不暇矣其時趙全等與青把都爭權事可立就也而計不出此一可憾也旣而趙全等擲獻之後青把都諸酋恭電其衆扣關來降使盡收之皆吾精兵也

翼學編

卷之十三

子十

又拒而不納二可惜也今史夷既歸車夷無侶聞其黨頗有內附之思可乘機而引誘之板升之衆豈無桑梓之思親戚之想昔雖失策今尚可圖宜遣尖夜之屬散入其巢諭以大義餌以厚賞有能擒斬夷酋和領者宜與勝敵同賞或引衆歸附者計丁行犒立成條格密切頒布此令一行將必有聞風響應者吾沿邊備兵文武等官各以招募多寡爲功之殿最每歲上計幕府轉聞吏兵二部功多者破格超陞則逆黨可散矣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修水口

易稱設險在坎而山下有泉則利禦寇薊門臺垣睥睨守有藉矣所慮者諸水口耳古北口之橋費鉅萬計水發衝擊靡有孑遺此不知因水設險而與水爭勝也南方之水如自徽達嚴高下相懸不啻千仞土人爲灘三百六十以節之蓋水源至高而其趨則下水性至柔而其用則剛故旱則常涸潦則奔衝莫禦今有灘以節之旱則可以常蓄大潦時發過一灘則勢必稍柔此三百六十灘之所由設也如杭之西湖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三十二

其地勢視餘杭嘉湖至峻諺云倒却長安壩沒却吳江塔言其勢之高也往時不設閘壩常無蓄水及大雨時行衆壑齊赴則衝沙走石爲害不細自子瞻築隄之後復設響水諸閘而後水常不涸流常不驟此所謂財成之道也今薊門惟水口爲害常築小壩水衝卽倒謂之捨城一歲有十餘築者最勞費壩未完固夜間或令軍卧溝中披風帶雨辛苦萬狀不能因水以設險而乃苦水之爲害則人事之未至也竊謂宜隨各水口置減水壩須用水平量地勢高下所置之壩校水源來處當低一二尺使水從壩上通流不與爭勝薊州口外層岡疊障兩山夾川母慮數重虜騎皆從川中行川之濶者以里計狹者以丈計今有減水之壩則川常蓄水外間連建數壩則數十里之外虜騎皆不能通行內地連建數壩可以轉運可以灌溉其利甚大秋夏水大其勢皆從壩上通流不能爲害又水過壩而下其勢必稍柔壩愈多則水愈柔而有利無害矣卽冬寒冰凝或掘冰坎或淋冰城馬槽無行何慮之有此防邊百年之計豈之一戰之

捷一守之固利相百也

設外險

薊門之險本在太行一帶高山而秦漢長城故址皆在今邊千里之外關中之險本在潼關而秦設函谷乃在潼關之外五十里夫固國者不守險而守之險外此自古豪傑之深意俗人之所未解也乃今薊鎮之邊則失勢甚矣夫太行山脉自西而東環薊門而迄于遼海故邊牆之外皆有重山遠者三四百里近者百餘里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三十三

國初大寧未失薊鎮爲內地今爲極邊而所置臺垣未盡得勢其重岡疊障皆委之夷人而吾獨守于淺山之上此二失策而至不通者也今縱不能復大寧矣猶當查嘉靖以前舊例凡口外三四十里或八九十里有險可據者或仍舊架炮以傳警報或多植柞木以斷往來或縱橫坑塹以爲地網或隨處停蓄以爲水櫃或編樹荆棘以制奔軼或埋伏地雷以資暗擊或密設釘板以防潰襲或層疊木椿以遏衝突而于兩山對峙峻峭難越之處特設一關以守之語云

一夫當關萬人莫敵吾守得其地足以制虜矣始言

其葉虜之自西而東也必由白廟兒番語插漢根兒寬厥可聚兵於此毒其水草西虜其能東乎由白廟兒南行從未寧四海沿邊外可犯黃花鎮等處其犯薊也有上下二道由東南行爲下道約七八十里至甘答蘇太再行七八十里至石伯嶺又行二日至滿套兒此犯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之總地也於此置毒則三路無虞矣自此分踪東南順潮河而下則至古北口過潮河而東則至曹家寨向使守卯丹衝則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三十四

皆不能犯矣正南順白河而下可至石塘嶺此路山惡水深但用數人守弩嗑兒或河上稍則虜騎雖多不能越矣向西南行過白河可犯大水谷河坊口然連雲站甚窄狹馬不能成列一人守此可以當萬人者也自白廟兒向正東行爲上道由好孫歷吳會過十八盤至古北口其道平坦與下路不同嘉靖二十九年西虜入黃榆溝由此路也古北口外直通舊興和開平等衛開平東西舊置馬驛入東則有涼亭沈河養峯黃崖四驛通大寧西則有環州威虜明安隔

寧四驛通獨石夫驛之稱黃崖者因萬塔黃崖山而得
名也山上有塔其色黃相傳以金爲之其餘亂塔無
數元人遺跡也黃崖山之北曰黃崖口又北曰葫蘆
谷峪外有二口狹僅二十餘丈中則寬衍形如葫蘆
蘆朵顏巢穴也松亭關在其南吾守之則虜不能來
虜守之則吾不能往但使因山設險因險設關漸以
逼之則松亭可渡葫蘆可奪而大寧可復也兵不血
刃而談笑折衝非上智熟能信之哉虜之自東而西
也必至大驪場聚兵南有橫嶺往時嶺上有人伏哨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五
嶺內有架炮今皆廢矣倘復其制石門臺頭燕河三
路可以預防而無患自大驪場分踪向東南則犯遼
之前屯薊之一片石夫毛山等處向南行則犯義院
口界嶺口青山口但守橫嶺則俱不能至矣自驪場
向西南行則犯桃林口冷口但守圪河之險豈能飛
渡哉若自大寧城向西行不至大驪場則知燕石臺
三路無事矣由大寧歷青城至會州離喜峯口不遠
矣喜峯口外有腴地一區約二三百頃倘三面築土
牆開深塹引水注之周圍植榆柳之屬使可耕植而

東西邊隘皆可相守特設一大石臺于北屬夷進貢
則開臺門驗而入之可以設重險而折虜橋何憚而
不爲也大抵灤河爲薊鎮東西之界東虜若由冷口
之外都山之後過灤西則太平路以東一帶無虞矣
西虜若由上路小興州過灤東則松棚路以西一帶
地方無虞矣東虜過灤西若由捨裏卜化向把漢土
門行則必犯牆子嶺馬蘭峪松棚峪矣是把漢上門
乃總路也不可置毒也若從上路由朱兒打八後
向以遜以馬兒行則必犯古北口矣以遜卽會州不
可不置毒也又東西虜過灤河皆在淺水之處此處
哨明我得以預備庶不墮無所不溝無所不寡之弊
矣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城舜分冀東北爲建州卽今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三
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惟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
形勝之區也 歷年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
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

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惰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也惟是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委以與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論者率欲截取而竟不能行則在識微者圖之耳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三十七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始制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神謨遠矣 文皇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

籬卽朵顏太寧福餘三衛是也土木之變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弘治中中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近者長昂與班白合謀阻貢挾賞則叵測情形時有之矣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湖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署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雖往時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庶幾可以久乎至于嚴烽遠譟選將練兵曲突徙薪之計又在知兵者善圖之也

翼學編

卷之十三

三十八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 文皇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遼東甘肅等

處則邊境可求無事矣。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未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三十九

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矢爲之經畫者若何如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哉。至邊備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有論欲行空運之策至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數萬石借支二三月以濟騰踊此司國計者所當講也

大同 三關附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得要害蓋虜犯朔應諸城

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議者謂五堡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蓋修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國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旣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第募軍之糧宜亟補耳。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過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四十

寧官糧買不可若犬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安能責以敵愾之氣哉。攷之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而又倣先襄毅之裁占役禁掊剋恤調遣優死傷以恩德兼節制

庶邊事其有濟矣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
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臨焉
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
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
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墾山湮
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
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
嘉靖中葉以來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
黃沙不產五谷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
裡矣弘正間屢改本色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而黃
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儻計
沿河郡縣改徵本色則榆林其少蘇乎套地長幾二
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
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支乃
能遏虜于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
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漢唐

塞學編

卷之十三

四十一

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東路可以無慮而西路安邊定
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據築牆設險其容已乎又此
地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堪備調徵更
多將材急爲人事之修其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
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入易爲
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
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雲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
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而總制楊一清
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
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
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
知賊已入門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急欲收保
而無由也聞之弘治前虜往套不常我邊每歲于河
東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卽解嚴蓋水泮後卽不
復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

塞學編

卷之十三

四十二

巢穴逋逃教誘盡知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休息也試籌之花馬池便利之地宜大建城堡添設叅遊而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扼吭先制之計亦東援榆林西援寧夏常山蛇勢也又虜出入取道山前艱于防守而移城平虜棄地八十里盍倣漢武舊地而徐圖恢復乎

甘肅

漢書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三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之西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墩煌郡地也洪武間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墩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煌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

西戰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况茲凋敝之後哉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至勤累朝恢復而在今日不惟難而且當緩矣至于亦不刺者迤北連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則宜許其內附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倘有成績卽令職西域之貢何不可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累遭殘破敵人益貪口益耗兵益弱而近日添築新堡廣招佃種恐未能卒興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叅將誠得策馬西域之首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

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
 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
 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
 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
 兵防守候在兵凍而西鳳鹽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愚又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
 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
 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危四閱月而務糧不爲之處
 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替之乎小鹽池地
 險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
 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
 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任
 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
 人焉耳

翼學編十三卷

內府藏本

明朱應奎撰應奎字麗明廣漢人考太學進士題
 名碑嘉靖辛丑科有朱應奎錦衣衛籍不知卽其
 人否也其書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分類而
 襍載碎事名實殊爲乖迕如格致類所載花九錫
 四香閣之屬猥瑣至極而謂足翼大學乎

談資四卷

〔明〕秦鳴雷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談資三卷》

提要

馬意氣揚揚

問其故妻

出志念泥

乃意自以

子聞而護

唐崔湜初赴

麗嘗暮出妙

上林苑花滿

望之杳然而嘆

效位可得

可及也

唐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皆非

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子于膝睡一覺使有

司奏客星犯帝位一動天文足矣

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

藥議者不之許揚州錄事參

倨數經忤忤物一日遇信明

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

衆篇世翼覽未畢曰所

引舟去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

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

善占星緯人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

師度一心穿地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

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

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脩貢京師莊宗問

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才堪飲馬爾
莊宗嘉之

南陽龐儉少失其父隨母流宕後居鄉里鑿井
得錢千萬遂致富用錢二萬行求老蒼頭使
主宰牛羊耕種有賓婚大會奴在灶下竊言
堂上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
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癭母曰我翁也因下
堂抱其頭泣遂為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買
奴得翁

潘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
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嘗半酣輒履於
平陵大街往來兩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
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
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後
果鎮荆南遂買之

唐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
酒日五升或問待詔何樂耶荅曰良醢可戀

耳侍中陳殊達聞之曰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貧苦所居抵官庫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生訪求至鉄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煉之次乃前拜之公曰何故生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鉄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若能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

卷一

書曰錢付某五百貫其月日著名生持去公與同事人大笑以為妄也生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於梁上高處生取錢止五百後公佐神堯立殊功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打鉄時書也驚嘆累日

晉公臨薨以平淮西所賜玉帶却進口占奏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嘆其不乱

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道適見鬻金者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在前子攫何故答曰取金時不見人徒見金耳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欲作若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云

龔勝被王莽徵不食死有父老來吊甚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出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

卷一

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鱸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張湛舍室脩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諫善耳湛曰人皆諫惡我獨諫善何傷乎

宋庠嘉祐中拜相嘗奏事而衣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上呼內侍給與之議者謂仁宗得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桓司馬以李勢女為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
往李所欲砍之見李在窓前梳頭髮垂委地
姿貌絕麗徐乃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
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開
玉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
况老奴

溫彥博為吏侍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
博稱解嘲諢彥博即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
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

彥博慙而與官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
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
其一難之曰此詩久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
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
科取翎毛耳

寇豹不知何許人與謝觀以詞藻相尚謂觀曰
君作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
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

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
賦豹未搜思勵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

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標杵觀大駭云

辛寅遜仕偽蜀孟昶為學士王師致討之前歲
除昶令學士寫桃符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
嘉節慶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知益州長春
乃宋祖聖節名也

陳少卿亞維揚人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
會于僧舍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

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少曾為
於潛令以利口譴浪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
召戒于庭俄有通刺謁者稱太詞郎李過庭
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亞率尔云李趨兒公徐
晤之大笑

龐籍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
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龐公
真天子御史耳

唐蘇晉題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

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宋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杜詩魂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對上大喜曰子美詩可為一代之史也

孔極作遺補嘗遇暴雨避於富人之門假雨具富人曰某風雨寒暑皆不出素無此

光祿殷羨字洪齊為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

卷一

因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洪齊不能作置書郵

章表徵授監察御史裡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將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淵明云

魏元忠復舊官因侍宴后曰卿累負謗譏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為之羹爾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老太子幼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歲無兄予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

王戎年七歲當路有李群兒競取之戎獨不取曰李當路而繁必苦李也果然

卷一

元行冲狄仁傑器之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積儲以自資也脯腊腍臠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謂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也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徙揭空籠以獻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絞頸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

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痛吾兩主使
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

齊張璠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
妓璠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
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仁傑
因候盧姨安否見表弟挾弓矢雉兔歸仁
傑請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旨姨
曰相自為貴老姨止此一子終不與令事女

主甘守貧賤分外無所望也仁傑慙而退

嘉祐中士人劉幾屢為國學第一驟為監誼語

學者翕然宗之會歐公主考決意痛斥有一

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歐公曰必

劉幾也盡以大株橫抹之時謂之紅勒白後

一公為鄉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而延

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

公大稱賞擢為第一乃劉輝有識者曰此劉

幾也改名輝耳

劉子儀之入王堂望大用頗不憚移疾不出朝
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銷
一服清凉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藥也

唐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績求為丞績固請
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
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

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送之義琰辭
不受義璉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
安可偪下玆荅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興

既處貴仕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

不許

韓浦韓洎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

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為文是造

五鳳樓手浦聞之因親知寄局牋題詩贈浦

曰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

後漢張陵為尚書省歲朝梁冀帶劍入省陵叱

冀令出勅虎賁奪其劍百寮肅然冀弟不疑

曾舉陵孝廉謂曰昔之舉君所以自罰也陵

曰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凡郎中不自員外拜者謂之土山頭趙謙光自大理正便遷戶部郎中而員外郎偏涉戲贈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頗欲立妓妾令姪等微達此旨共訊夫人因稱閑雅螽斯有不妬之德夫人問誰撰此詩荅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使周姥撰詩當無

此句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以弭之卒無効霂溢益甚人歌曰札賢不解開東閣燮理惟能閉北門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有曰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也

晉周顗性寬裕王導其重之嘗枕顗膝指其腹

曰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只容御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唐末士子崔郊始有婢端麗郊愛之他日鬻婢於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之下郊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重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以示頔曰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因以婢贈之

晉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璫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得八斗

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邪荅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

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大急終不得去時比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

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突入見遵母叩頭

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快母令從後閣出

李德裕作相有使京口者令於李白金山下楊

子江中陵水各置一壺其人忘之至石城方

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此頗似建業

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吳祐父恢為南海欲殺青簡寫經祐諫曰踰越

五嶺俗多珍恠此書若成載必無兩昔馬援

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曰吳氏世

卷一

十四

不乏季子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拽於泥中一婢

問曰胡為乎泥中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唐王顯與太宗有子陵之舊帝微時常戲顯曰

王顯王顯老不作爾及帝登極顯因謁奏曰

臣今日得作爾邪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

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豈

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房玄齡曰

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

品賜以紫袍金帶是夜卒

魏舒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

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喜賦詩與

寇萊公相得甚歡嘗同遊陝郊僧寺各有題

詠後同再至則萊公詩用碧紗籠魏詩塵滿

從行官妓以袖拂之仲先云若得時將紅袖

拂也應勝着碧紗籠

艾預宋真宗朝赴鄉舉遇一村儒曰此行登第

矣有書一卷授君乃左傳第十冊曰宜熟此

卷一

十五

取富貴後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

就遂擢甲科

孟嘉江夏人晉永和為桓溫府叅軍好飲多

而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君嗜之嘉曰明公

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如何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黃山谷書祝林宗帖云士大夫不時時以古今

澆之則俗塵生于其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

人則語言無味

侯白臨潼人性滑稽尤辨俊好為俳諧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迎謂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為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

梁徐勉為侍中時師方侵魏侯驛填委勉參軍書動經數旬一還家還則羣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也

石曼卿善譴嘗出御者失韉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為翰林公愛其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宴召京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公罷相京當草詞頭極詆斥至有廣營室以殖私多役兵以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

醒猶在觀者駭嘆之

庾敬字子嵩王衍不與敬交敬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敬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何敬容為尚書令貪鄙昏鄙為時所嗤嘗有客姓吉者造之敬容遽問曰君族與郗吉遠近客曰即如明公之與蕭何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領之

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我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授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坐客

以為的對

宋郊字伯庠在翰林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說者
公因請更名嘗移書葉道卿清臣稱為同年
葉盛荅云其係宋郊榜第六人徧閱小錄無
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荅以詩云紙尾勤動
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
便是當時刘更生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
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遲遲

華胄

卷一

十六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
謳歌當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
之後過其戶寂不聞聲呼問曰何輟歌之遽
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閑想也覺鳥獸禽魚
自來親人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趣跡為僧游方外至

黃蘗寺與黃蘗禪師同觀瀑布黃蘗得一聯
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
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王者氣象可見也

北齊郎基世業清慎無所營求為潁川太守嘗
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者乎
唯願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
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唯
郡卒以小舡載冰送過淝江寄山陰魏家得
免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出自廝下
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酒
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
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
智且亦達生

五代張薦明為道士高祖召見延入內殿薦明
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
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

蔡洪赴洛洛中人士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主父偃上書召見武帝拜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瞻遺累千金或說偃曰

大橫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扼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

北史魏高祖子名皆恂愉悅懌崔光之子名皆勵勗勗勉高祖曰朕兒旁有心卿兒旁有力答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帝大悅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

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

陸玩器量淹雅晉帝拜為侍中司空既拜有客詣之索盃酒瀉之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也

太平興國二年縣司以春牛呈知府例于門外排設香燈薦之其芒兒孺之頗精同判等處

有損闕移宣廳上知府程給事見之謂曰芒兒耕墾之人不應上廳將來恐村夫輩或有

不揆耳甲午果有順賊之變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註疏撫筆而出後檢視之果

然終不中第

宋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嘗侍上恭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諫不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出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

則投汝於泥中既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
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乃
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咲賜以緋衣
桓車騎冲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
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
新何由而故桓公大咲着之

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酷類仲偕妻新粧
竟忽見伯偕誤以為夫仲偕問曰今日粧好
否笑曰我伯偕也妻趨避須臾又見伯偕告

之曰向誤認伯偕是卿伯偕曰我故伯也

神宗初就外傳以韓維為王府記室神宗嘗與
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
始見人不可有功名心神宗稱善

韋巨源以吏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
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諸宰
相近屬楊再思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
當爾耳

陳矯李弼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

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兄方
兄弟淵源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用修
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可材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
敬劉玄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何驕
之有

韓玉汝平生喜飾厨傳一飲啖可無數人出師
長安錢穆父行詞云喜煎醵之能飯玉汝不
悅

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
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相謂曰縣官甚不
和長官稱兩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邴原欲遠遊學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邴
君君知乎原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
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
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
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
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

山之高執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松辭謝焉

顏驄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驄龐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為會稽都尉

謝公安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者中有

藥草

三

遠志公取以問謝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及荅郝隆在坐應聲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有愧色

明皇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有誰詩為好荅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粧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宋太祖與趙普論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

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則塞破屋子矣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輒然遺价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但張水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曰臣國小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益

五

吳使張溫來聘問奉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惟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梁灝年八十二雍熙十年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宋頴延之何偃值路中逕呼曰頴公延之以其輕脫荅曰身非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慙而退

張逸客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遂擢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以詩留別有曰秋光都是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嘆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遂慰薦之

阮咸籍兄子也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址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曬衣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頴曰本從繩

則正君從諫則聖嶠子迹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腹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仕耳蘇東坡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僊去神宗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後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植是其核也漢武帝時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來前尹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視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於是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而前尹夫人望見曰真是矣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燕菜諒宇宣私太祖以詼性貪賜布百匹令負

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頤以媿之

任谷富經術隱居於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訪知已有朝官戲贈曰雲間應訝鶴書遲身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王悅見王恭六尺簞謂有餘求之恭即送後悅見恭更無簞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驕勇聞

之懸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陳遵字孟公豪俠所在人懷之惟恐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名者每至門人曰陳孟公座中莫不振動既至非遵因號其人為陳驚座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或躁怒家人則密以奕具陳於前納觀便忻然改容取其子布奕都忘其恚

宋弘薦桓譚君山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

度帝惟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忻悅鄭聲臣之罪也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

唐太宗宴群臣于積翠池酣樂賦詩魏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微言未嘗不紓我以禮

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王審曰曰奈何以臣伐君耶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者賞于祖不用命者戮于社是順人乎耶異之

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八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大笑

王及善後為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

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歐陽公修與王宜徽公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壻
文忠公先娶長女王公娶其次後文忠公夫
人故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嬖
夫作小嬖夫之戲云

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
持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
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魏太祖軍中糧少主簿請用小斗給軍糧祖曰

善後軍中怨且譁祖謂主簿曰借汝死以諭
衆乃斬之以徇軍士

沈彬年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常
指其處謂家人曰吾死可塋於是既塋穴其
處乃古塚爾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
一石燈臺上有漆一盞墮頭獲一銅牌文曰
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塋埋漆燈猶未滅留待
沈彬來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當國相

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苦即以譴去雖富田產
猶不能有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
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亮協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明旦報周侯仲智仲智復來始入戶刁下
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
之刁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
中朝與和長與齊名那與倭人刁協有情逕
便去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
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
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生平亦有私乎曰
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
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寐若是可謂無私乎

謝太傅安為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在牀梳頭
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

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後桓大司馬
病謝公往省從東門入桓公遥望嘆曰吾門
中久不見如此人

宋太宗時魏廷式任陝西益州轉運使因入奏
帝謂曰有事具白中書式曰臣三千里外乘
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斷自宸衷非為宰相
來也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營蔡社買猪已呈尹其夜
突入錄廳端即令終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

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
論尹大咲為別市猪

張齊賢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
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
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安得以此待之

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時號獺祭
魚

楊德建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浙西佳士也每
清明過金陵上塚畢即過先生之居清談終

日率以為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
題一絕于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
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
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荆公公笑
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李建勳出鎮豫章一日遊山田間茅舍老叟教
授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宿僚有曰梨
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鵲冠子云五
臟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謂離別之慘哉

伐甌懷有若刀斧耳

偽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白
云韓八座事業如拆機線無一條長

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為明帝所誅
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儋畫鄱
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
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病亦除差

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
旁有委金季札見之指謂薪者曰子曷取此

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丁晉公詩有天门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门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忠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閏初有才華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王敬弘於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刺目未嘗教以學問多隨所欲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篋

武后時水沴閉坊門以穰楊再思入朝有駕車者陷于潭叱牛不前悲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使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為梁祖所制乃嘆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

一個錯不成也

宋魯宗道字貫之遷左諭德一日真宗遣中使召之俟久從酒家還中使曰即上訝來遲其何詞以對宗道曰第實言之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真宗果問中使如其言以對帝嘉其無隱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繁此為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亦莫有能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尺澹抹牆腰月半稜次仲曰甚佳惜未大也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碁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

甚急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劉公幹楨以文學選侍太子坐平視甄夫人配輪作邵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

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疎

崔群知貢舉歸妻乘間勸令置田群曰我有庄三十所春榜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陸氏一在荒矣

胡質為徐州子威來省告歸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廉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後威為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曰臣不如父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會稽傳孔愉嘗放龜溪中流左顧數四及愉封侯鑄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工以問愉愉悟乃取佩之

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

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帝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唐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為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筆以俚語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在法當釋自此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既見端初

頗省其面目第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
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
也堅老蒼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
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王肅張衡馬均但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
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飽食
死者空腹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
歲二兒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

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
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寇準在中書每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
之李宗諤嘗於門扉下出走後為修官使恩
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
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
從門扉下出

杜祁公衍享客多用採漆器客有面稱嘆曰公
嘗為宰相清貧乃爾邪公命侍人盡取白金

燕器陳於前曰徠非乏此雅不自好耳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王宗旦數爭事
嘗以病在告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
餘人吾以術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
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
中之也宗旦大驚為貸其死餘悉輕出

左太冲思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
不愜後示張公華張曰君文未重於世宜以
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嗟嘆
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貶者莫不歛衽讚述

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私焚紙
錢以祈福嗣宗知而大呼止之曰神苟有知
豈肯枉法受賄邪

孔文舉融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
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備才稱及中表親故
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
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何親曰昔先君仲尼

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
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
陳璉後至人以其語語之璉曰小時了了大
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璉大踈
踏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云粵有大德
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
門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牋作名紙謁平康里諸

妓因宿于里中留贈以詩曰銀缸斜背解鳴
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新意桂枝香

或問殷浩曰得位而夢棺得財而夢糞何也浩
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見屍錢本糞土故得
財而夢穢時以為名言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亡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
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著亦自可識
也

卷之一終

談苑卷之二

父視元年張易之引詞人為供奉佞者奏云昌
宗王子晉後身今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
於庭時惟崔融詩為絕唱有昔遇浮丘伯今
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
與宰相蘇味道相誚云融詩所以不及相公
因無銀花合故耳以蘇詩有火樹銀花合也
蘇即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實指
令威之句云

晉戴逵安道有文藝善琴太宰武陵王使人召
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
魏元忠尚少往見張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怒
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
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杜審言恃才高以傲世見疾初審言病甚宋之
問武平一等省侯何如荅曰甚為造化小兒
所苦尚何言然吾在父壓公等今且死固大
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唐有土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也遽曰再從伯父戲者嘆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睡於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

張彖登科爲淮陰簿多爲守令所折嘆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去

裴晉公往征吳元濟至境上因掘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已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之期在巳酉乎後賊平果以是日

魏武少游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偽貶面曰偏叔父見云中惡風以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爾自後叔父所告嵩不復信也

唐蕭至忠爲御史長於擊斷譽望聞於當時時李承嘉爲大夫嘗讓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請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則劾大夫者又將誰白乎承嘉大慙

唐李義父召見太宗令詠飛鳥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得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枝借汝豈惜一枝邪

許允之妻奇醜交禮後竟不入房一日許問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因問士有百行卿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相敬重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勸止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王藍田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焉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待焉穎公病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

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邪文莊曰一等人中貧耳

謝莊代顏峻為吏部尚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有喧誹者常微笑答之時人語曰顏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

章邵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譔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而今又有章得象也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明日可集宣陽里與公等操之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撫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轍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足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於都下

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

士頃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時先後同入學士院者韓持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綰楊元素繪并厚之五人名皆從系起始信弟兄之說

梁周舍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未嘗食薑舍應聲曰孔稱不做裴乃不啻一座皆為絕倒

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昔吾與嵇叔夜

阮嗣宗暢飲於此壚自阮云亡以來便為
鶴繼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杜牧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閑居
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多謁之李商會朝客以
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坐客達意願預會李
邀之既至獨坐南行燈目注視問云聞有紫
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
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乃
自飲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
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
氣閑逸旁若無人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
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治道後世所當遵行者
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等素熟判
公論遂列奏請舉行判公不許曰是又益兩
參知政事

郭子儀子暉尚代宗女昇平公主嘗私爭暉曰
汝倚父為天子邪吾父薄天子不為耳主奔

新于帝帝曰誠有是彼若欲為天子天下豈
汝家有邪子儀聞而請罪帝曰諺云不痴不
聾不做家翁兒女閨房中語不足較也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蓋相
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後論
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
三周室去魯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即孟
子在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隋李士謙躬儉節儉每以揀施為務其家群犬

生子交共相乳或謂士謙多陰德答曰夫言
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
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范文正公少時作蠶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
成碧綠青黃指人口中爵出宮商角徵蓋親
嘗忍窮故得蘊之妙處云

呂嘉問字望之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
違法判公惑黨人之說曾反罷朝請而嘉問
治事如故劉攽性滑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

避席望之儼然

桑維翰已作相嘗過裴皞皞不迎不送人問之
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則庶僚也桑公見我
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齊由齊
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
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曰所謂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

宋明肅太后從謂太祖詔禮官草儀倭者密請

卷二

八

曰陛下垂簾尊稱山呼及興服皆王者制度
豈當以后服見祖宗邪遂下詔服袞冕薛簡
肅公立朝憲譔於簾外奏曰陛下大謁之日
還作漢兒拜邪女兒拜邪明肅無答是夕報
罷

祖廣字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
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清明祖參軍
如從屋漏中來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

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研
孫入布袋刁曰君於仕宦何異鮑魚上竹竿
邪聞者以為善對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拊耳曰求錢千萬
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第二眼復不答吏曰
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
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可惜一
雙鬼眼必不至顯位

劉子儀與夏英公在翰林英公為副樞意頗不

卷一

平作堠子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人從
捷徑過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謐
餞之者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
菹菜食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
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人情乎非吾心所安
也

張齊賢改秘書監致仕嘗出謁其子曰昔賀秘
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大人盍衣羽衣以優

游何必更事請謁齊賢曰且作白頭老秘書
何必學賀老作流沙之賦時以為名言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憾容帝問曰我應天受命
卿何以不樂群起離席長跪曰臣與華歆曾
事漢朝今雖歆聖化猶義形於色亦懼陛下
實應見愴帝嘆息良久遂重異之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
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
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鷄鳴犬吠耳既出游

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
為也平原大笑遂親愛之有太學生嘲以詩
曰堪笑明庭驚鷄犬作村莊犬鷄一日冰山
失勢湯燂鑊炙刀割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
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救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常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書文選句云悲
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殘毫授
賓從請續其句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
染翰欲口占兩句常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
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不嘉
嘆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
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耳

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旁奏曰官家所嘆豈
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
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
庸為太平宰相出鎮長沙退休又享清閑之
福十有餘年方卒

武帝召第五倫訪政事因戲謂曰聞卿為吏搗
婦翁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
笑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

門客懷德許之後或攔拜於庭下懷德
而受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
人無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
於乳母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羅隱自號江東生與鍾陵妓雲英有舊妓一日
見之譏隱未第隱嘲以詩曰鍾陵醉別十餘
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
俱是不如人

諸葛樂與管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溫克

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雖妙不可不
慎持卿散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何憂不富貴
也輅曰是也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今持酒
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

漢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中丞以下皆拜初皇
甫嵩與卓爭權及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
服未嘗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
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
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曰卿早服

可得

御史臺有閹史隸臺中四十年聲啗之時以所
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
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為中丞一日
視其挺直范問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邪吏
曰昨日中丞召客論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
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
成何侯喋喋之繁若使平天下如此不亦勞
乎其心却之不知挺之直也范大笑慙之明

日視之挺復橫矣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為一字令曰類得一
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波濤濤曰
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椽曰相公
為西川節度尚使沒梁斗酒生三條椽內
惟一條曲又何足惜

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
以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醉
而執爵者不知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

賊擒或救之得免問之乃前行觴者

平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旁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平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平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皆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偉而傳之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化離作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適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平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果宗躬負土之後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果三十年間世事翻覆如此

王文正公旦性量寬厚不屑細物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惟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入乎曰

然於是厚贈之蓋平自控馬公但見其背不見其面故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有人譏周僕射親與親友言戲穢殊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河何能千里不一曲

裴晉公有遺以槐瘿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偶及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未為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

庾聞回謝之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慈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經覽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脩邪復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有幾子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貧甚厚時人戲為語

白新人若問郎年紀四十年前二十三

后山論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
苦而詞艱為文者因事以出奇如江河之行
順下而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
天下之變子雲好奇故不能奇也

韓魏公留鑰北京自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官
頗慢公公不與較俄路公代魏為留守未至
揚言云李稷之父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
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

不悛將庭訓之公至稷謁見坐客次久之著
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
已如數拜之

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
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
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
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
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宋紹興辛巳為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

之入境與其伴使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
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伴
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宿驛門絕供饋不
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懼留不
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
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
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
頭時不掉頭

王聖美為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
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又
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
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即孟子見梁惠王
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奧義
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
其人愕然無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舌爭宜
以陰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噉門人密袖昆腸
置臆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

出一臟矣何以小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尚活世况四臟乎

桓玄欲謝太傅宅為管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其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頓而止

宋淳熙中汪玉山起為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約一布衣友會于富陽一蕭寺中與之對榻密謂曰某此行得與貢舉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為驗其人感喜而去玉山

卷三

三

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竟置前列比拆卷非也私恠之未幾得中者來謁玉山問曰老九易義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久乃對曰茲事甚恠某來就試時假宿富陽寺中與僧同步見一棺停於廡下僧指曰此官員女也殯且十年矣因無人來問不敢葬之是夕遂夢一女子謂某曰官人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科幸勿忘使妾骨早得入土某

用其言果叨前列今且往葬此女玉山驚焉

唐李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初代牛僊客為左丞相後為李林甫所中罷相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

卷三

三

嘗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且有典刑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其年舊相遠愈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恠之有

宋王益字勝之少力學通群書為文日數千言

司馬管語人曰自吾為治通鑑人多
觀未紙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
王勝之耳

孫權獻大象於魏祖祖欲知其斤數問用何術
秤之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時祖少子蒼舒年
九歲曰置象舟中刻至水處秤他物較之即
知也祖大奇之

咸通中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時場中不
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

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
愁殺鄭昌圖鄭肥偉故云

晉荀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因會張華所華以
其並大才謂曰今日相見可勿作常語陸舉
首曰雲間陸士龍荀蒼曰日下荀鶴陸曰
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曰
荀何遲荀曰本謂是雲龍駭駭今乃山鹿野
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一坐撫掌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寺隨僧齋粥僧厭苦

之乃飯後擊鍾播徒往恨而題詩曰上堂既
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鍾後二紀播出
揚州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遂續云三十年
來塵拂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
又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明道先生為御史裏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贊朝廷則可使臣掇

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
為得體

宋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
曰何不祇書朱雀門普着之字何用普曰語助
耳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仁宗時廣中抄沒臣商得大珠帝以賜張貴妃
諸嬪御美之爭於市中求珠珠價頗增帝聞
之一日後苑賞花貴妃以所賜珠為飾帝望
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全無此忌憚

妃急易之帝悅珠價遂平

宋胡銜盧祖舉在翰林草明堂敎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葫蘆

許侍中璪顧司空和俱作王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執許上床便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宋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為臺臣所摘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

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三官舜俞乃為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韓翃為侯希逸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辟為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與公同姓名為江淮刺史者又具二人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邪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邪放倒即慢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定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

云如此將無歸衆人耶承響而回於是審其
量足鎮安朝野

王巖叟字彥霖韓琦留守北京辟為攝史後韓
絳代琦欲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
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

唐楊汝士有詩才未知名令公居中東洛夜宴
半酣公索句元白在坐竝有德色時公為破
題次至楊汝士汝士即吟曰昔日蘭亭無豔
質此詩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

笙歌鼎沸弗作冷澹生活元顧曰樂天所謂
能全其名者也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成洪喬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
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楊阜字義山為將作大監明帝時治宮室發美
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官人諸不幸者乃召
衛府吏問後官人數吏中舊令對曰禁密不
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凡

知為密乎帝聞而憚之

長孫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聾聾成山字
埋肩長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
聲曰索頭連背煖漫嚙畏肚寒抵緣心渾渾
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邪

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二千里候之至遇
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
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

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
桑柘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堂行則肥
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憚既
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
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
一扣洪鍾伐雷鼓則孰識其音響也

傅亮俞為司諫嘗論事上不從因口卿何不言
蔡襄公對曰蔡襄有罪安用臣等言上曰使
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耳公曰若使公

議臣亦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受上言言事臣不敢也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忠訴于明皇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谷口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陶穀父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奏對為言穀宣力實多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無不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以其怨望決意不用焉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獄資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

實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慟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而不能免况其下者乎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閣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閣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閣寺不聞於誓誥豈不聞於齊而齊亂伊庚聞於宋而宋

危

曾魯公亮自嘉祐東政至開寧中尚在雖年齒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鐵烏臺上禁無聲未幾公去

周弘正幼孤與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所養弘正醜而不陋言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文理為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貌弘直方雅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

腰矣

虞曠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閣下初
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誤謂帝望其貢獻
對曰天時尚煖魚鰲蝦鯨未可致尋有所獻
帝撫掌大笑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知其
意對鏡自圖其形并寄以詩曰欲下丹青筆
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莫漸覺髮凋殘淚眼
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

看楚材遂歸

杜牧太和末往遊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為
設宴張水嬉兩所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至
髻女十餘歲真國色也牧命至舟姥女皆懼
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為此
郡不來乃從他適後牧乞守湖州比至則十
四年女從人已三載生二子矣牧慨然賦詩
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
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

梁呂僧珍為冠軍將封平國侯其先以賂
業及僧珍貴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
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恐肆耳

宋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僕能為詩
召對自言不能上恠之問行時亦有人作詩
送卿否僕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
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府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

劉訐字彥度幼稱純孝尤精釋典與兄敲卜築

卷二

九

鍾山有終焉之志劉孝標稱曰訐超超俗
如半天朱霞蔽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
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
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
是出天子邪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脚耳
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
書既歿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
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

和之復贈一絕云黃金不惜買娥眉。扶得如
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
隨。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
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
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云自
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曾
入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後快快旬日不食
而卒

廬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賁與人語須書始能曉

東坡笑曰吾與安常相對皆成異人也蓋吾
以手為口安常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羅雲津顏
彥先夙鳴朝陽謂東南之實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中宗朝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云妻
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
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
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

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
茶

漢武帝時上林獻棗帝以杖連擊未央前殿檻
再叱而呼曰朔來朔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
朔曰上林棗四十九枚帝曰何以知之曰呼
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下者二木為林也曰
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
賜帛十疋

顧愷之書謝幼輿像在巖谷裏人問其所以顧
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
中

唐侯思止不識字高元禮密教之曰上不次用
人如曰君不識字則宜對獬廌不學而能觸
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以此問思
止舉以為對后大悅

王弘義始賤時求傍舍人不與及為御史乃騰
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哇旅無遺內
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唐宣宗朝庶子裴憚進詩賀聖政有大康字帝怒曰大康失邦乃以比我邪戶部韋渙奏云晉平吳寇政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憚兒不然幾錯憚罪

卷二

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赶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傳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橋兒裏更選弓鞋夜間伴你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故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為僊游縣令及受代一吏醉酒郁怒曰吾儻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盜銅鑊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鉗鉗

卷三

因決而遣之

賈島狂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為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侍郎凌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滑稽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恨云

元大德間僧瞻巴者朝貴咸貴之德壽太子病

痼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

李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父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牕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有難色帝咲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唐僖宗四年感化軍節度使時溥遣使獻黃巢首併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慙而戮之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乞子之妻余氏為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云兩家老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乞升白髮瞿然自謂力微而心在余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陸機詣王武子濟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萐莆但未下鹽豉耳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無敢忤惟杜顥數諫正之及被謫時李嘆曰門下愛我皆如顥吾無今日

宋張詠知杭州民有姊夫與妻弟訟曰吾婦翁臨終是子纔三歲命我掌貲產遺書曰分之三與子七與婿詠覽其書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倘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

遂斷令以七與子三與壻遠近歎服

蘇峻作亂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准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孝宗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帝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衛玠美容儀驃騎王武子濟其舅也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後從豫章至都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病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談資卷之二終

談資卷之三

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而殺公之明凡國之疾苦與喪百姓日號于下悉障之而公弗之見也侏儒有謁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則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也對曰夫日者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主者秉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得見人主者則夢見日夫竈也一人場焉後之人無從見矣今也衛國之疾苦與喪百姓日號于下而公弗見母乃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之夢見竈也不亦可乎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頃問於御者曰此何為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贖之窮士聞之歸心焉揚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矣揚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

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為老翁亦不可得也

戴頤春日携斗酒往聽鶯聲曰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頗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朗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以納其自托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

定華王之優劣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衣朝冠窺鏡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為不如遠甚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

美或私而畏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羣臣吏民徹面刺吾過者受上賞

住鉉元畧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澆澆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絲人澆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實曆三

年登第父居廊廟三擁節麾封魏國公云

王重為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夜月明淨道子嘆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君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貞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州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爾華省名郎若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進士王光遠干索毫權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

耻時人語曰光遠慙顏厚如千重鉄甲也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厓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乃遂收斂而去

孔若思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坐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唐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

花園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只使童僕輩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衲

謝郎中有女能詩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晉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相者云舍出貴甥舒曰我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

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蜀大旱禁釀更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同罪適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曰彼人欲行淫何不令捕之先主曰卿何知曰彼有淫具與釀具同先主大咲而原之

賈敦頤遷洛州摧抑豪右發奸擿伏下無能欺人為立碑大市旁及弟敦實為治州長史亦

寬惠人心懷向及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皆有姿內有一善歌舞者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尤豪所鍾愛者乞詩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兩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漢酈吉病且篤上使加紼而封夏侯勝曰未死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非死病果愈。

李邕聞崔顥名虛舍邀之令誦所作顥誦其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族由是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溫庭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李泌少有大志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

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軻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溫嶠姑劉氏有女甚麗姑囑嶠令擇壻嶠曰佳壻難得但得如嶠比如何曰何敢希汝比數白白姑已得壻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悅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吾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公與議行止咸極言贊美公便令製奏一章以請數月後門館聞

靜家人輩罵之公亦悔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

張文瓘入相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隱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漢關羽與徐晃相愛及為將相拒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出今日得關羽賜金千斤羽曰是何言語曰是國事也

唐袁天綱嘗渡江叩州而還或問故曰船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問舟袁曰貴人吾可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而免跛男子妻師德也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領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有善譴者謂曰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落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群臣問曰天久不雨民有饑色寡人欲少賦歛以祀靈山可乎晏子進

曰不可祠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茅為髮，天久不雨而髮將焦，身將焚，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吾欲祀河伯，可乎？曰：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亡矣。彼獨不欲雨乎？景公曰：奈何？曰：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如其言，三日果大雨。

晉嵇含為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畫莊周、冉綸之象，命含為贊，含援

筆為文，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贊也。

鍾毓鍾會小時，值父繇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飲以成禮，不得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舍賦金陵懷古詩，劉滿飲一杯，即成，曰：王濬樓

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樂天覽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邪？於是罷唱。

桓公坐有參軍掎蒸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楊輿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為取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王荊公始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

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英荆公笑而止

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轉奕數員及帝即位遂為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導祿厚可以償博矣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

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

以臣紫拖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

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為嬖

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神沮

卷三

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袍而出

謝道韞奕之女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

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

之間乃有王郎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

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

嘆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

可淹歲邪於是掛冠而退時人謂舍為蜘蛛

隱

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袁

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酣醉歌之聽者

流涕又好作挽歌每出遊令左右唱之時張

湛好於齋前種松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

上行殯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因眾坐戲語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

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

卷三

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

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

四州之句鏐論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

亦難添詩亦難改然聞雲孤鶴何天而不可

飛遂去而入蜀

後漢向晨字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嘆曰吾已

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生何如耳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

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垣曰。凡惡人。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裳驚其言。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猛虎乎。吾已死。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殆壯矣。何老之有。

姚洎為學士。梁祖問及裴延裕曰。朕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恍惚。經思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向未悟。猶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

出其子迎於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始叱從者曰。汝無大志。吾欲造劉訥耳。

蔡確為相。南遷。侍妾琵琶同至。貶所。有鸚鵡甚慧。確每扣響板。鸚鵡能呼其名。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因作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悵悵不樂久之。亦終。

唐韋渙第進士。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渙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渙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唐張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捏佛。溫庭筠遠曰。好對蜜陀僧。

陳搏先生嘗戒門人神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夫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毀之耳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偏急顧吏話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

郗司空惜字方回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

卷三

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黃巢亂江淮還劉巨容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巢浮江東奔率十俘八巨容止之曰國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不如留賊為富貴地

兵部尚書任瓌賜二艷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怒賜金瓶酒欲飲之立死如不妬

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至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時賞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

宋向敏中天禧初加吏部為應天院奉安太祖

卷三

三

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無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喜甚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諤與其親徑入徐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

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還使人問庖
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
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蘇味道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臆章自營
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
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
柳公權嘗貯盃盂一筍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
亡奴妄言巨測者公權笑曰銀盃明化矣不
復詰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敏宗晚年不復
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
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石勒與李陽隣居爭酒麻池相毆擊及貴召陽
與飲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
孤毒手

宋臧丙太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卒
年五十三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
召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

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
壽星出丙入下乃改以今名至是無驗丙於
禮不當更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良有以
也

郇愆世祖召不至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辟而
應焉後朝會戲之對曰先君秉德以臨下故
臣可得不來驃騎執德以檜下故臣不敢不
至

楊再思居相十餘年阿匿取容無所薦達人主

所不喜毀之所喜譽之畏謹足恭未嘗忤物
咸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
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園所畜獅子主
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
反不及此獅子乎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
狼安敢比園內獅子衆大笑

陸餘慶善論事而短於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
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宋孔顗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顗迎之見輦
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顗命置岸側謂曰汝
輩亦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命燒盡而
去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
為鄒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拘憤恚將成疾左
右進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鵠鷓為膳可療
使勿妬盡試諸梁武從之鄒妬之妬減殆半
帝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願陛下廣羞為膳徧
食群臣使不才者毋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
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亦助
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
方崇內典誠於血生議遂寢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兄伯仁曰君才不
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臘燭火擲伯仁伯
仁嘆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詰闕亦
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

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
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所未聞者
獨鬼事耳代曰臣固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
之謂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
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岍之土也
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
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岍之土也土則復西
岍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
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漂漂者將如何耳今
秦四塞之國辟若虎口而君入之臣不知君
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
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
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
字梅曰更快活也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凡朝
廷郊廟禮儀多所裁定援引故事頗為詳洽

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
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
不敢詰問

鄭谷在袁州齊已詩詩詰之有早梅詩云前村
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
一枝齊已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
唐閻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輔政但以俗材
應務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
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魏武有餉酪一杯者武取少許於盃頭上題合
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
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帝授為翰林院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
院常妃從會授方寢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
不許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楊思玄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為選人屢
訟之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
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

不敗何待

宋璟有大節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
品居下坐易之謫事璟曰公第一人何下坐
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易之等
有內寵人皆不名其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
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
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娥隅桓温曰何
池桓温問何物荅曰名魚為娥隅桓温曰何
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
那得不蠻語也

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為書獃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
市壓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
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
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
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

盧僖接卷謂李鄴尚書李長女及笄見文尋繹
數四曰此人必為狀頭公聞乃慕為婿來年
果中狀元及第徑赴佳期盧作催粧詩曰昔
年將事玉京遊第一僊人許狀頭今日已成
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

宋王旦被服質素人有貨玉帶者弟以為佳呈
旦且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
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
還之

羯胡犯京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有一少年自
言工於歌使之登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
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
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潸然出涕顧侍臣曰誰
為此詞對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也不待曲終
而去

太叔廣甚辯給而擊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座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
又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也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
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
以震主之威一坐畏敦擊節而已何充為敦
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敦默然

杜羔不第將至其家妻劉氏先寄以詩云良人
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
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即回尋登第得報
後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蔥蔥佳
氣浮良人得意正年今夜醉眠何處樓
呂正獻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意
伯淳曰願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
心小替公敬納焉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
各以金盞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
且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
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司馬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

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疑於君君一
言佳豈容君之意乎答曰如君言亦復佳

孟浩然與王維善私邀入內院俄而玄宗至浩
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
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著
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
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盧汝弼為梁檄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版
蕩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

卷三

三

閔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李元平游其門播
數稱其才請帝用之李希烈叛帝召拜汝州
別駕知州事募工築郭後涅李希烈詐使人
應募元平不寤賊因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
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希烈以其恥
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
邪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也
朱垣奉觴於孫權曰願一揖陛下鬚王拍几前
垣進捋鬚曰今日真可謂捋虎鬚權大笑

宋王嘉祐為僞子也為館職寇準曰吾子

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
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
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
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聰
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
有太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
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魁天下至於
深識遠慮世所不逮也元之為僞字

卷三

三

宋孝武殷貴妃薨與羣臣上墓令醫術楊志哭
之志甚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
自哭亡妾耳

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
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奴巧
作老婢訪云乃劉琨妓女也一日見溫便潛
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

冠又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
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適
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鵲然鄂帥李簡賢之將
妻以女越竊知其意乃賦鷓鴣子詩于壁而去
雪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
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宋陳堯佐自號知餘子嘗誌其墓曰壽八十二
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

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

秦封松為大夫陳封石三品後李誠之詠松云
半依崑崙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
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詠三品石
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辜國亡
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

唐太宗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
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
無它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王沂公布水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云雪中未
問和羹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已
安排狀元宰相也弱冠三試皆居首劉子儀
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
答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仁宗朝果大拜
陳郡謝重王相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
子絢素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戲調其舅湛不
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兩世無渭
陽情綯有愧色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
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戢遽請
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後周王罷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乃
裂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
蠶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
右撤之使者大慙

晏元獻公殊性誠實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召
至闕下值御試公就試一見題即曰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及為館職時
天下無事臣僚擇勝燕飲以至市樓酒肆無
不到公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
忽自中批除晏殊眾莫諭所因次日上諭曰
近館閣臣僚無不嬉遊惟殊杜門與兄弟講
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既受命得對上
面諭以除授之意公對曰臣非不樂遊宴以
貧無可為耳上益加其誠篤

唐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其兄景讓

卷三

三十一

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
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

五代李茂貞自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居岐以寬
仁愛物為務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
城門無納取薪者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謂
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雪為百字令詞云沒巴沒
臂霎時間做出暖天暖地不問高低併上下
平白都教一例鼓弄勝六招邀巽二只恁施

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
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
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
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蓋譏賈相打
量也

第五倫字伯魚修行清白嘗召見上曰聞卿為
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生遭饑饉
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孫子刑年少時好為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

卷三

三十一

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
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景
即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
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齊地多寒春深未草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詣
一筐以饋文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
文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
獻公罷即以喂驢也

姚崇與張說同相頗懷疑阻張銜之崇病戒諸
子曰張與吾夙隙甚深然為人奢侈好服玩
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文即時鐫刻
張見事遲數日後必悔欲索回刪正當引使
者視石告云且已聞於上矣崇沒張果至目
其玩器者三四諸子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
叙足該詳時謂極筆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
位列四時成序亭育之功全後果悔遣使取
本以辭未周密為辭將加刪改姚諸子告以
云云使者復命張大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笑
生張說
趙溫子柔京兆人為郡丞歎曰大丈夫當為
雄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為鳳閣侍郎或問
張元一二子孰賢荅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
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
凍蠅頑鈍也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
一乃詣朝堂躍跳馳走以示輕捷時謂知一
不伏致仕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奇之妻以姪女常撫
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討遼東舟沒衆謂必
死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
得一板泛大海中力盡欲放忽憶楊公言勉
力持之曾前為板所摩肉破至骨衆救得免
後官果至僕射
李忠臣耳大帝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
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
唐張介然入奏稱旨賜與良渥介然啓曰臣謂
三品當給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與鄉人
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本鄉列戟自介
然始
晉桓伊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
泊舟清溪側素不識伊伊於岸上過客曰此
桓野王也徽之便遣謂曰聞君善吹笛試為

一奏伊已貴顯素聞微之名便下車偕胡床
為三弄畢便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語野王伊
小字也

五代孫晟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
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

裴晉公微時竊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

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杖立曰
蔡州何時得乎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
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須得此人為將僕以

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杜棕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
之素風衰矣故時號兗角犀

封舜卿登進士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郎
知貢舉開元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
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對草綸詰不勝困弊
托致雍秉筆議者謂座上辱門生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一日渾嘗共琰坐濟
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

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超如此耳參
軍渾弟倫也

唐明皇好羯鼓不好聽琴寧王子汝陽王璣小
名花奴時方有奏琴弄未畢上叱去曰速召
花奴取我羯鼓來為我解穢

劉貞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牀帷新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貞
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
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

色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
父宰是邑遇呂公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
詩宜少加禮胡問客客舉曰挑盡寒燈不
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
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
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第輸君一籌耳既
而次榜亦中首選

陳蕃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訪

之主簿白群情欲公先入解陳曰武三式容之間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何病曰患瘡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瘡耳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濃香郁然滿室時人謂之梅香

揚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云四隣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午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園晉公每使驅數群羊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併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疑其不悅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

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閣蘭閣乃胡語之褒譽者群胡同笑四坐竝歡

荆公為參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笑曰為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遽曰為政必放鄭聲况自為之乎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為譏已遂與平父相失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荆公以詩送之云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論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

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齊琨性謹慎，頗帥伯豪貴，設女樂要琨傳酒。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琨，令致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襲知王之悅也，衣服玩好宮室，即具擇其所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襲知寡人之悅新人也，

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襲知王以為不妬也，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宜必掩之。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問鄭襲，襲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剗之，無使逆命。

皮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為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曰：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浸了水中揉。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賜

招拳卒未休。

孫觀與胡拒密松帖云：邵公王一去不返，便有曲池既平之嘆。某嘗謂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每於一丘一壑之間，未嘗輒以與人。然後益信此言為不謬也。

唐武后寵幸張昌宗、昌儀為洛陽令，請囑無不從者。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儀曰：我亦不記。

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註官。

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元昊叛西隔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修舉故事，時韓魏公為首相，在宴和詩卒。章云：曾參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

再陪內侍都知任守忠以滑稽侍上從容曰
韓琦譏陛下仁宗愕然問故守忠曰譏陛下
遊宴太頻仁宗為之大笑

宋王賓歷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為勤
舊故恩寵尤異前後賜賚數十萬俱奉釋氏
在黎陽日按見古寺即以俸錢修之掘地丈
餘得數石佛及石偈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
聞詔名寺為淳化賜新印經錢以助之

晉王凝之妻謝氏道韞獻之與客談議辭理將

米三

三八

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
青紗步障自蔽論獻之前議客不能屈也

婁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
步昭德遲之憲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
吾不田舍復何人

羊叔子父墓人相云有帝王氣叔子掘斷之後
相者再至曰當出折臂三公後叔子為公
馬折臂

宋璟嘗治廣廣人為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

傳德戰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
故為溢辭徒成諛諛耳今欲釐正之請自臣
始

錢起寓宿驛舍外有人詠曰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峰青詠者數四惟之及殿試湘靈鼓瑟落
句又不屬遂以此聯用之中選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飲
則詔公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
因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曰五帝官天
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
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仲容應聲曰惟有忠
孝一生心上益悅

李戴仁性迂緩娶閩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
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云院
君欲見戴仁遽取百思燈下看之大驚曰
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傳語院君謝到閩
氏慙怒而去

范忠宣端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

種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威遠國以崔季珪眉目踈朗鬚長四尺有威重使自代帝乃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宋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

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車後相去數十步瑀蹕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驎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

梁孝王形趙王倫皆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楷歲請二國租田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議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

不足天之道也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質愛卿賦詩云願得貌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之着粗布襴衫入市朝觀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副奏名第一李三錫時居榜尾者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北齊劉逖為開府叅軍文宣崩文士竝令作挽歌楊愔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中書侍郎李愔戲逖曰盧八開訊劉二逖銜之後李愔獻賦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武成怒大加鞭扑逖喜復前憾曰高樞兩下執鞭一百如何呼劉二時

三卷終

談資卷之四

劉原父再婚歐公以詩戲之曰僊家千載一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庾公亮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逼來滓穢自去耳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

至人家坐席三日香比我如何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伐遁走邪季和大笑

陸長源吳人為汝州刺史徙宣撫司馬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陳忠肅公確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經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止氣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以親以自解

權蒼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不得已也攻之愈力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于朝之常呼為妳母承之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何言妳母

張九成子韶為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可爭爾必欲望濟者於將去時但屢顧帝慎勿言或可萬一其耳乳母

至如其言朔待側因叱曰咄汝癡耳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乳母活邪帝凄然愍之即赦其罪

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有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酷嗜其詩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為叔父乃曰已所為曰偷江東集

衛江州辰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下料理唯

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使命駕李弘範
其甥也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柳公權侍武宗於內庭武宗嘗怒一宮嬪久之
時復召謂公權曰朕惟此人若得學士一詩
當釋然矣公權略不佇思而成曰不分前
忤主恩已甘寂莫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
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
政自河東還過贈公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

疾非此不可治何辭為公曰平生無紫團參
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黃黑問醫醫曰此
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頽之公曰天生黑
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田游巖頗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
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曰先生比佳否曰臣
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李林甫時三宰相就位其二人磬折趨而林甫
在中軒輊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

言一鵬挾兩兒

張湛為馮翊太守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
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王八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
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五代伶官敬新磨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去
一犬起逐之新磨倚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
噬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

莊宗大怒彎弓將射之新磨敬急呼曰陛下
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
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
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帝大笑釋之

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泣竝以文翰居要官每宴
私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
不為第一丈夫當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
受制於人哉

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

再三思自起拔劍逐璣不得取筆擲地踣壞之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玄舂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詩曰今日北牕下自問何所為忻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邇相引循環無已時范仲淹倅陳州召道士奏章五更乃起守問今

夕何久也曰方出天門放明年進士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云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歸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乃遊峨

嶺青城下巫峽出荆門歲暮乃還京師在作詩二百餘篇有云不學鄉人跨驄馬未饒吾祖泛扁舟

宋太祖太宗居潛與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驢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二帝曰與趙學究三人竝遊可同之陳毗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席右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右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嘔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為兩得其中孫集賢晁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及期年大書詩於壁曰人生七十鬼為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

裴蘭弟。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
陳李皆差寄語。如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書畢。即拂袖去。詔下公已歸矣。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植。或問之曰。今經年
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寵然異物。及
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度其不可留。因詢曰。卿
去誰可代者。乃引陳文惠曰。無如陳堯佐。仁
宗然之。遂大拜極懷薦引之德。因作燕詞。携

米四

酒過之。申公使之歌焉。詞云。二社良辰。千

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皇巢穩。許為隣。瀟

湘烟暖。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晝景時

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朱簾

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曰。莫愁

調鼎事無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
相再從孫姪某。至此後有士人李章好訕謔。
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
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
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時李泌在旁。卒爾曰。公
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
驚改容。謝之。因呼為小友。

李長吉歌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以為奇。怪。無對。
石曼卿云。是不難。月如無恨。月長圓。

唐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鵷閣。以
龍門為虬戶。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瓊嶽。

米四

以芻狗為草犬。以竹馬為條驂。以月兔為魄。
兔以風牛為騰。犢後進效之。謂之遊體也。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先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
老。答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柏之姿。經霜

轉茂。

晉王湛字叔仲。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因
共談易。剖析精妙。大奇之。初武帝見濟。輒曰。
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後復問濟曰。臣
叔不癡。山濤已下。魏舒已上。由是顯名。

相者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
徹上貴不可言侃乃以針刺之見血為公字
後果驗

宋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
群臣無對者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
唐則天始拜而不跪耳太祖曰何以為證貽
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晉等皆嘆服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甕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

見糟肉乃更堪久邪羣嘗書與親舊云今年
日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賀知章開元中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宰
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
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
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
此其為間也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
匠巧鑿開方石貯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

似仙翁一局棋有輕薄見而笑曰此正謂一
局黑金輸也

五代李金全為彰武節度使歸獻馬數十匹居
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畜馬多邪何進獻之
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
乎金全慙不能對

王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
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
有聞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

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
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
那得知之也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僧知業有詩
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
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曾有詩云接
岬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
得不欲乎知業慙而退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合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

名士在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張文翰是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悶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

答

以為平緩日子由此除不離校謂如果之粘秘者文潜曰豈不勝汝校頭乾乎聞者皆大笑

謝無逸以書問潘大臨近作有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佳佳致昨日清卧聞攬林風雨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

長安

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訛刺近臣萬年病召戒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誤觸屏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誦也萬年乃不復言

邊大禮讓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崔爰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羞肴膳或言其太

奢爰聞之怒勅妻子曰吾併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識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以菜具母為諸子所嗤也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客使人牽驢入題其面曰此諸葛子瑜恪請筆續兩字於下曰之驢舉坐權笑乃以賜恪也

陸威為郎官褚載以文投獻數字犯其家諱威因矍然威尋以賤致謝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長安

楊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溫柔新剥雞頭肉祿山在旁曰滑膩凝如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耳

何次道充崇釋氏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

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詩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開

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浩謂之坐久饑甚端入內袖聚香團食之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皆不屏姬妾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其故子儀曰彼外廨內險左右見必咲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唐進士會燕曲江崔彖不赴乃以雕幃載妓遊觀為團司所發主罰錄事崔沆判云深攬蒂帽密映毡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瑱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江乃詐

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喚婢云呼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韓王汝治秦州尚嚴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王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王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聞者賞之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賀姚崇獨流涕張柬之曰今豈涕泣時邪崇

曰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終臣節也

胡廣初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胡蘆乘以河流听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因托胡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至三公云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

猶著麻衣待至公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因倚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荅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

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梁蔡樽為吏部尚書女為昭明太子妃武帝設餅樽在坐武帝頻呼其名樽不荅食餅如故帝改喚蔡尚書樽放飭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聲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

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日進帖子是時歐陽修

王瑀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王瑀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僊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嘆其敏麗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給之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其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

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為發笑

周顗素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庾亮曰馬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窘拾官吏小過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士之大者望為公卿次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而下亦望為州郡幕職官柰何錮之

於盛世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凜凜恒
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人
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狂獬豸咬
盡

張祐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
阿誰白樂天每呼為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
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
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邪

六四

駸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
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以崇雅黜浮
以變文格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
聞與諸公方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文忠
竟出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
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闐然笑
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
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為學者言必
感頌及之時傳以為雅

唐司空圖有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
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若鞭
戒以色戕者也揚誠齋善誣嘗謂好色者曰
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馮京未第時家貧甚讀書於嵩山僧舍僧有犬
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於縣縣令作偷狗
賦援筆立成有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
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嘆賞
廼之上坐明年遂作三元

六五

劉爰之少為殷中軍知稱之於庾公公甚欣然
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是日殊
不稱庾少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氍毹而
不肯舞故比之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曩其光也
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宜其和也
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
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幟助

其烈也。醉樓上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
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
矣。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佇子以飲。

中為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
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
親家。今日好雪。

梅聖俞有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
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時盛傳之。劉厚甫戲

曰。鄭都有鵝鵝詩。謂之鄭鵝鵝。聖俞有河豚
詩。當呼為梅河豚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宏。宏問曰。賢家君在
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
丘。擯者繼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
久而益敬。袁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
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
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
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崔郾出為虢州觀察使。先是止拱財。乏則奪官
俸。助輸歲率八十餘萬。郾曰。吏不能贍私。安
暇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徒自封邪。即以府
中常費代輸。

宋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其文與孫何
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
四自以為為。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
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周世宗時。陶穀學士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
奉盃。及二有書謝云。巫山之艷質。初臨霞
侵。鳥道浴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
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
浣濯焉。

桓玄素輕桓胤。唯七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
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
之休明。肅慎貢其楮矢。如其不爾。離壁間物
亦不可得也。

王榮老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可

物此江神，極靈獻之，當得濟榮。老有王
端石硯，宣色，幃獻之，皆不驗。又檢有魯直書
書扇，子題草應物，獨憐幽草澗邊生。詩將獻
曰：我猶不識鬼識之邪？甫獻香火，未收天水
相照如鏡。南風徐來，一飽而濟云。

東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詞，
都下傳唱。神宗問及內侍抄錄進呈，帝讀至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
君，乃命量移汝州。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
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
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有才氣，工畫而痴。時
稱其有三絕：謂才絕、畫絕、痴絕也。每食甘蔗
自尾至本，云漸入佳境。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
貴後，昭達因醉墮馬，鬚角少傷，私喜之。相者
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一目。

相者見之，曰：善矣。不久當富貴，竟為司空。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
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荅曰：吾宣州上地，問
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
至此。

晉高陽王雍為相，一食數萬錢。李嵩曰：高陽一
飯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儉。
恡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茹人云：令公一食
十八種，蓋二韭十八也。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
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
暴骨溝中矣。

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
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
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
旨，許宮人從人盧所獲人，因覩紅葉而吁怨。
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

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者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或譏其儉曰某本一措大名位福祿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王坦之范啓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父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歛之楊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

張曙崔昭緯西川同舉相與謁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人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乃日者殊不顧曙惟語崔曰將來萬全及

第曙有愠色遂曰即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時當於此時過堂既而崔首冠曙不終塲而歸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拒之崔曰但喫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元張拂衣去因不叶後七年崔內廷大拜張於後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蓋苦於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

令歸家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謠事劉騰賂紫纈四伯匹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平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雲大慙去

高郢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之曰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荅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
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情不
堪神宗亦以為過守約對曰軍中以號令為
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
捕彈耳彈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
誤令守一障臣庶幾可以使人上以為然
文宗謂侍臣曰諸侯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
罰掌書以戒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
人以文害事

阮宣子修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
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
死有鬼衣服亦有鬼邪

戴安道既厲志東山而其兄遂欲建式過之功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遂曰下官
不堪其愛家弟不改其樂

宋景文公修唐史知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
歐公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
積札闔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

吉邪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寢
不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改之

溫庭筠才思艷於小賦而士行玷缺縉紳
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
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
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又宣宗愛菩薩蠻詞丞
相令狐綯假手庭筠密進之戒其勿洩而遽
言於人且云中書堂上坐將軍談相國無學
也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
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文惠曰
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王荆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法怒
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
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
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鞠貞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
駁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斬利無不憤輸

錢于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唐李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尤宋璟既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乃造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

柳公綽善張尚書正甫柳之子仲郢小字壽郎

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却之不從他日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邪張聞深謝之

范希文未遇時作金在鎔賦云如今區別妍媸用為藻鑑倘使削平濬亂請就干將人皆期其有將相器

晉王導與諸葛恢戲爭族氏王曰人言王葛不

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孫季舒嘗與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曰足下飲之狂藥責以正禮不亦平乎崇乃止

權懷恩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馬用此德幹慙服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謝鎮西尚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往就謝數日飲酒

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曰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曰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乃登溷詩也

北齊崔瞻為侍御史在臺宅中送食備盡珍品一御史姓裴伺瞻食造馬瞻不與交言又不

命赴飭觀瞻食畢而退明日自携匙筯往
情微飲膳曰我初不喚君食又不與君語遂
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冒請驚炙豈亦異是君
定奇士每與同食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
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
難容鳥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還適帝於華光殿
宴群臣令左僕射沈約分韻賦詩景宗不得
韻自奏求賦帝顧沈約與之約曰唯餘競病
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
笳鼓競借問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賞稱
臣驚服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升作韓山碑或
問曰北方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
餘若驢鳴犬吠耳

李文靖公曰凡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
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可以報國爾蓋

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施行一事
即所傷多矣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關澤澤不佞
答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
無犬為蜀顧月勾身而入其腹奉曰不當復
說君吳邪即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
臨萬邦天子之都眾坐立笑而奉無對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吏報曰太祝方寢
清臣題詩于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厨白衣老
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不曾說當年吐哺
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林之
選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荅曰
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
笑

王導妻曹氏性妒導憚之乃密置衆妾於別館
曹氏知而將往導恐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以
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而戲導

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初弗覺但謙退而已
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轡車長柄塵尾導
慙而怒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
玄真配為夫婦名為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
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
薪桂竹裏烹茶

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
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王旦曰寇準每事

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朕何
上意解遂不問

李家明滑稽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牛山見牛
卧樹陰下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句云
曾遭霜威鞭敲角又被日單火燎身閑背斜
陽嚼枯草向來問喘更無人

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每出人咸指笑之
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
批於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

王琪性滑稽多侮謂及乘死也琪為挽詞云
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
表謂之曰立構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
不貴其速

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
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頗有當以百尾進
歸告檜檜咎其失言大恐乃與其館客謀進
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

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

桓溫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
有鬲縣從事言到臆督郵言在膈上住也
蘇易簡罷叅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
舊友曰退位苦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曰宜稍溫習振
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既
試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李北門為淮南幕嘗同遊舟師悞以船篙水濺侍女水上李怒慶餘為請以詩曰滿額鬢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李喜而赦之

夏侯玄以鍾毓志趣不同而不與之交玄既被桎梏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潮州守治聲赫然為三輔冠士民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禮畢與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侵更莫留形迹何須問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綴其尾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謝公在東山高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魏周宣為中郎善解夢人有問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當得美食有頃呆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復夢芻狗何也曰君當墮車折脚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仍夢芻狗何也曰君家當火宜戒之俄而火起因問曰吾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曰三夢芻狗其占不同何也曰芻狗祭神之物君始夢故得飲食祭訖則芻狗為車所鑠故中夢當墮車折足然見鑠之後必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布衣陸士規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怒甚陸請見不出檜之再三乃令其子少相者見之偶問及近作陸誦題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陸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少相入誦之檜

吟賞良久即命見待之如初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手版題云海上釣鰲

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鈎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又問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宋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為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劒幹聳萬條鎗坡云好則好矣要是十條竹竿一個葉兒也

魏徵寢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涕泗沾臆是夕徵卒後為製碑有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良臣於覺後

唐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柳機與族兄昂俱歷顯要後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懼笑

漢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父還鼠盜

肉皆湯湯乃掘熏得鼠及餘肉効鼠掠管傳

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肉具磔堂下父觀其

文辭如老獄吏遂使學獄書云

賈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別以詩曰

當時心事已相關兩散雲收一鉤間便是孤

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悵然遂懼

聚如初

新雨止聞鵲聲或以問東方朔朔曰必殿後枯

樹上東向也果如言問何以知之朔曰以人

事言風從東來鵲尾長旁風則順立枯不滑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公

釋褐政府三十六日擁蓋守兵馬郡乞兒乘

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子也武帝微時

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自作帝既貴

以付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戒之及文帝
欲殺湛主以錦囊盛布衣擲示上曰此我女
為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
我兒子遂免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
讐習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習襄陽人孫太
原人故以相戲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
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公且留為暮年
懽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
簡靜之樂也

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
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舊有碑為村人
埋匿安生便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據稱
去安生七十三世矣冀州刺史鄭謹判曰七
十三世以今揆之乃是義皇上人且河南將
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冢哭焉

表武昌閭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荅曰莊始
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
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為久別離
死為長不歸

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縣令
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
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
垂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覓收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蔭誦以文

章顥然素性薄舉動輕狂人目為驚駭蝶
唐趙仁獎在王戎墓側善歌黃塵景龍中負薪
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
此是黃塵邪授以常州一尉惟以黃塵自衛
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帳
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指行人不避驄馬坐
惟聽黃塵有頃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
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
豈不合授殿中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汝能為之
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
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

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
侍臣皆賦詩翰以武臣獨不預乃陳曰臣少
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
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
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

嫌弓力軟眼明尤識陣雲高庭前昨
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喜為遷數官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辨慧命揚次公
伴一日赴筵出令曰要兩古人爭一物僧先
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
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
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

談資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秦鳴雷撰鳴雷字子豫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
第一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其書采錄古事不分門
類亦不次時代不註出典龐襍錯莫喻其去取
之意如齊王木履一事乃蘇軾艾子之戲言亦據
為實事錄之其無所別擇可知矣

學圃薏蘇六卷

〔明〕陳耀文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東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圃薏蘇

六卷》提要

學圃薏蘇叙

同郡王祖嫡撰

昔子產使晉公實沈臺昭之崇
平公及叔向曰博物君子也繇
斯推之兩間至大何若小所尚
知而玩物喪志世儒每以為戒
即如若以唐參汾沁寧可頓悟
耶表志之訓為逐末遺本若發
原柰何寡陋故藉以自文也吾
鄉陳晦伯氏蚤負異質舞象之
年問學淑事已鵬長老追學第
後購藏曰富惟校益勤其在閑

中、周署多、如、綜攬群籍、摘其奇
僻、成書六卷、曰學圃宣蘊、蓋寄
與灌園、取藁草忘憂、臯種釋勞
之義、而間載天子圖書山海神
怪稗官瑣錄、匪直攄挹資談、卒
有質乎公之卜、或浮玄摠矢之
類、而茫然無以答也、若、當謂國
有人乎、學士大夫持刊落支靡
之說、謂散精名物、博而寡、要施
之於政、則外然、子產相鄭、國人
愛之如親戚、孔子遇之、如兄弟、
斯又何也、以余所親、悔伯自諫

恒至、憲臬所在、有聲而兵備淮
揚、鋤惡植良、法紀大振、語具而
罷、沅政錄中、不待擅該洽而已
說者多惜君宦輟、坎坷弗克、願
用、夫虞卿不棄相印、其所樹立
不過兩穰、應輩爭趨耳、而窮愁
著書、千錢而下、猶為秘林、向慕
晦伯所著、美帝十倍、虞氏末代
遼遠、寧鮮子雲、榮名無既、其謂
是哉、其謂是哉、
萬曆丁丑七月之望

學圃管蘇叙

夫經以載道、史以紀事、信文教之具、筌
稅苑之鴻樞矣。顧其存而不論、諱而不
錄者、裨官野史、云胡可廢也。余耽學專
愚、殆成書癖、凡事絕常篇、得於揆綜所
及者、即隨筆疏之。三十年来、無慮數千
百紙、西遷太僕、道遠莫致、其署後亭有
雙檜焉、交陰幽翳、可以祛溽、怡神偃仰。
懋游道然、有登樓思舊之感、因占往記
纂次成編、題曰檜林雜志。移疾歸耒、養
拙學圃、樹姜姜之萱艸、對韓韓之皐蘓。
觀榮落於四時、忘老矣之將至、補潤前
帙、爰易今名、憂勞忘釋、寄之花卉之間。
博奕猶賢、綴此遺逸之漏、非冀藏之名

山、播於士大夫也。邑侯南峯謁余梓之、
夫太玄絕倫、尚云覆瓿、論衡度越、祇以
助譚、是編也、其將謂之何矣。然順天委
命、辨義慎微、發潛德之幽光、浣前修之
負俗、鑒戒勸仰、不無少裨世教、通人大
觀、庶其解頤云爾。南峯政尚清修、學為
博物、此刻其一斑也。併書之以識歲月。

萬曆五年丁丑二月之望



學圃意蘇卷之一

學圃意蘇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咸林東 渠體忱甫正

孝經鈎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注云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

麗山氏分布元氣各生次序產生山谷通甲開山圖

元氣濛濛萌牙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

學圃

卷一

三百五

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脉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以天生稱曰蒼生以其首黑謂之黔首亦曰黔黎其下品者名爲蒼頭今人自名稱黑頭蟲也或爲裸蟲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裸形焉帝王五運歷年記道經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列貢臘抵占城旁有西

棚國見天一隅有少彥極明亮土人稱曰天門一曰天際國古云女媧氏之所不至也異域志

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風俗通房州上庸界

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爲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記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

七十化也淮南子黃帝古天神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世言女媧伏羲

之妹春秋世譜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

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耻兄即與其妹

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烟即

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廬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獨異志

全云女媧本是伏羲婦鄭玄六藝論曰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

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曰九頭紀一五龍紀五攝提紀七十二合洛紀三連通紀六序命紀四凡九

十一代

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其刻白蒼牙通靈伏昌

之成文王孔演命明道經虞義作易仲命德維紀衛周

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

瑞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卦通

史漢司馬遷東方朔傳俱引易豪釐千里之語顏

師古注曰蓋易象之別記也經解引易此語孔穎

達疏曰此易係辭文也歐陽永叔傳易圖序云余

讀經解此語考于今易無之豈易今亦有亡者取

是亦不得為全書也俱不及此引易乾鑿度云云

學國卷三八卦之畫即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乾鑿

孫瓚表曰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卷三

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春秋命曆叙

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

通為中職仲起為海陸陽侯為江海論語摘

宋均云陽侯主江海事余謂陽侯為水神即祝融

為海神之類淮南子武王渡孟津陽侯之波逆而

擊之高誘曰陽侯陵陽國侯近水溺死應劭曰陽

侯古諸侯有罪投江其神能為大波疑皆杜撰

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德信濃厚若神故名神農禮合

神農就田作耒耨天應以嘉穀地應以醴泉禮合

頭山下神農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魏地

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之昂在焉咸陽山中有神

農觀藥處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陽觀

世傳神農於此辨藥者也述異

隨郡未陽縣有山壁直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為神

農窟窟前有百藥藜茂莫不畢備元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子尸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子

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

律以定姓是也易是類謀

炎帝者黃帝同父異母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

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賈黃

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

三戰得志炎帝敗績論衡

黃帝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

然沉榆之香春雜寶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以

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拾遺記事王融疏云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從七十集三燭于蘭

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韙哉南齊書

帝登恒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通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軒轅本紀

黃帝合鬼神于泰山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軒轅本紀

黃帝游于崑崙宮赤水北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

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後爲震

蒙氏之女奇相竊其玄珠沉海去爲神軒轅本紀

黃帝周遊行時元妃螺祖死于道帝祭之以爲祖神

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

軒轅本紀

學圖

卷一

五

三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間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百昌皆生

于土而反于土故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

之野莊子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坡之西垠有小山曰崆

峒即黃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

顛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以

爲候亦名曰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

必有素霧自岳起須臾粉堞青甃彌亘數里樓殿膠

輳殊木異葩數息中霧勢散漫不復見矣謂之崆峒

化城小說舊聞記

唐汝州刺史盧貞碑畧云爾雅曰北戴斗極爲崆

峒其地絕遠華夏之君所不至禹跡之內山名崆

峒者有三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

一在安定二山高大可取財用彼人亦各於其處

爲廣成子立廟而莊生述皇帝問道崆峒遂言遊

襄城登具茨訪大騄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

非問道之所明矣史注常昭曰在隴右括地志

云在肅州福祿縣恐誤

仲長子云廣成游于九山之巔往來嘒嘒嘒在洛

學圖

卷一

六

三

之永寧九山在鞏有廣成廟碑號九山府君有太華

元子之稱史略

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莊子

唐至德二年洞庭側有穿地得古鐘有古篆文黃帝

時樂器也永泰二年巴陵令康通中得采藥人石季

德於洞庭鄉采藥得古鐘上有篆文岳州刺史李萼

進之可明莊子洞庭張樂之言不妄雲笈七籤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

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

功此之謂四面也。子呂氏春秋云黃帝立四面。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

鐵額不食五穀嚼沙吞石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

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

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

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之立兵以制八方

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

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滅拜伏龍

黃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

里連震三千八百里黃帝內傳黃帝在位諸侯于東海流

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

則生風兩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

之取皮以冒鼓擬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軒轅本紀

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黃帝內傳

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鮮池是也帝經序

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為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為

琥珀山海經

黃帝之治天下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帝乃采

銅于首山作大鑪鑄神鼎于山上禹成有龍重胡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

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顛拔墮墮黃

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顏號

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子華子史記

竹書云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

象帥諸侯以朝之故博物志亦曰黃帝仙去其臣思

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

立廟而四時祀之七年不還乃立顯帝左徹亦仙去

也抱朴子金本稍異

括州括蒼縣縉雲山黃帝游仙之處有孤石特起高

二百丈峯數十或如羊角或似蓮花謂之三天子都

有龍鬚草云群臣攀所墜者郡國志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于此今有磨鏡石石上不生

蔓草志異記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罔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寔有

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

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

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

於陽武終葵衙之利鄉亭春秋元命包

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

殷夏以子卯日亡也。論五行書倉頡丙寅死。

倉頡墓在北海俗呼為藏書臺有碑二十八字周時

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

皇辟迭玉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任昉述異記

千寶晉武革命論云鴻黃世及以一民也黃帝內禪

體文德也。晉紀

左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杜預曰帝

鴻黃帝也按山海經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于

云世及則賈杜似誤唐逢行珪鬻子注云軒轅氏

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帝俊是黃帝字無稽

學圃卷一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十三而王以致太平常自愉

儉嚙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為謚。五經通義

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春秋命曆序

帝嚳十五而佐顓頊蒞政。嚳子

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

婦人盛瓠中覆之以盤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

鯀遂畜之時戎吳強盛帝患其侵暴而征討不克

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

戶又妻以少女下令之後檠瓠遂街人頭造闕下群

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檠瓠不可

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

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

以女配檠瓠檠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

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

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

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檠瓠死後

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

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

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

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長皆賜印

綬冠用獼皮取其游食於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

沙廬江群夷是也用漆雜魚肉叩槽而號每祭盤瓠

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額盤瓠子孫。風俗通搜神記

辰州廬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檠瓠石室

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檠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

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

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檠瓠象也。黃岡武今其

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食類省民但左

任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獠四曰玃獠維

自為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土俗以歲七月二

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携幼宿於廟下五日祠以牛

麋酒饌惟鼓踏歌謂之樣惟不用大云辰陽

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李吉甫元和郡縣

堯八眉舜四童子八者如八字也尚書

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綉之綺弗衣

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

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椽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

之蓋弗剪齊也黼黻之絺履不縻盡不更爲也滋味

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

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爲六論李

李綱

堯時有獬豸緝其毛爲帝帳田休

堯爲天子堯美生于庭爲帝成曆田休

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說文

堯遭大水填星逆行入水府元魏書觀

堯殺其長子考監明莊子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

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

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唯賢者爲不然荀子

堯避舜于濟陰今定陶有堯塚信乎袁子

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曰丹朱尚書山海

經云帝堯堯帝丹朱堯帝舜堯各二堯堯四方在崑

崙東北又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

鄩璞注云今丹陽復有丹朱冢竹書亦曰后稷放帝

丹朱于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

加獻帝之謚也

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因堯城續通志

地志云故堯城在濮洲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

昔堯末年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

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與父相

見也史記正義元和志云十王僧辨上元帝表云聞

李綱

閻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系

汲冢瑣語曰舜放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識者因以

禪授爲疑據山海經謂丹朱爲帝得非舜雖廢堯

仍立堯子又奪其帝位者乎通史

廣固城西十里有堯山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

有祠祠邊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年代三齊

宜昌縣江之左岸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

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

水之時薄舟崖側以餘爐插之崖側至今猶存故先

後相承謂之插爐也水經

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落為沃焦

成女英莊
子注疏

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鳥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云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月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

李圖

卷一

十三

三百七十四

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威可以降霜回景然則羿之鏖明離而斃陽鳥未足為難也若搜之常情則無理以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頌其玄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言奇不廢矣

山海經注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手殺之手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世記

姮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

月將往揆筮之于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歸藏淮南子

許由堯時為布衣巢居穴處無杯杆每以手捧水而飲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之以瓢操飲飲畢輒掛于樹枝風吹樹飄搖動歷歷有聲由尚以為煩擾取而棄之

古今樂錄

許昌城本許由所居也大城東北九里有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由耻聞堯讓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

戴延之西征記

李圖

卷一

十四

三百七十五

舜祖纂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

劉曉日果碑

虞舜耕于歷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按神記

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其游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

尸子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母詰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杖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真源

史記舜為父母淘井取金銀安罐中與父母

神覽

瞽叟使舜浼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列女傳通史

河中府有舜井二井南北相連可秉炬而入史記所謂穿空旁出者也公府中井脉皆鹹獨此水甘美俗傳飲者愈疾宋真宗駕駐河中觀之賜名廣孝泉作贊記之海王

學圖

卷一

王

三國志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坊記注

元魏張淵觀象賦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注昔舜將授禪于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本傳

羅泌路史云帝舜十有七年天見妖孽黃星靡鋒帝乃死注引此證之且以魏爲宋焉然耶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覩堯於羹后漢李固傳

公孫尼子曰舜牧牛於潢陽堯舉之以爲天子公孫

弘曰舜牧羊於黃河遇堯舉爲天子

孔子曰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瑤尚書漢章帝時零陵人文子景於伶道舜祠下得瑤玉瑤俗

通說文云前文學姓奚

孔子曰蕭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樂動聲儀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于玉燭息于木風食於膏火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湍焉嵯峨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學圖

卷一

王

三國志

子蕭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子

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財其治天下見人有善則如已有善見人有過則如已有過此有虞氏之盛德也子

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

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乃使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應帝舜於是極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

敢恣而反事之官為司空呂氏春秋

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為不可舜即位殛鯀于羽山

流共工于幽州也竹書紀年

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

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淮南子

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帝王世紀

按蒼梧山連五嶺地氣猷瘴雖百金之子猶憚經

履其塗况以萬乘垂歿之年而堪巡幸其國蕪復

二妃不從孤魂遠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若夏桀

放于南巢趙嘉遷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柳其

艱棘未若斯之甚也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

史記

朝歌有獄臺相傳為禹囚虞舜之宮述異記

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舜南巡不返

歿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

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為之斑斑然述異記

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淵

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水經注

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

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

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斫湘山之樹而赭之

河圖玉版史記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云天帝之

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注妃二女也離騷九

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列女傳曰二女

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

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

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

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虞妃也此之為靈

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

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

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今

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烏工龍裳救井

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双淪之患乎

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岳比三

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

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

為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

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于俱以帝女為名

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

唐張文規牧弘農日獲伐墓盜云盧氏縣南山先女

冢近亦開伐獲一大珠并玉筮其計其直餘室器極

多公造按驗無異旋獲其黨皆在商州治務中故實

史傳地理書俱不載此冢且先女舜妃者死於湘嶺

矧茅茨土階不宜有厚塋事此墓果何人哉劉賓客嘉話

山海經商均本曰義均以封商曰商均帝王世紀

女英生商均舜崩後隨子徙封所故卒塋在焉路史

山海經蒼梧之野舜與姚均所葬也均注商又云帝

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以此証先女事詎可憑耶

會稽山下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

學園卷一 九 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祀則如

聞絃歌之聲湘中記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群聚到祠傍以千

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趣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狙

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獺朝廟釋史

瞽叟爲舜父而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

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

可謂明韓非子

堯使鮌治水不勝其任遂誅鮌於羽山化爲黃能入

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白黃能即黃熊也陸

居曰熊水居曰熊按今江淮中有獸名熊熊蛇之精

至冬化爲雉至春復爲蛇吳中不食雉毒故也述異

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嫫十九代孫大禹壽三

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

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紐山

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

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繇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

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通甲開

廣柔石紐縣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

學園卷一 十 敢畜牧有罪迹其野中捕者不敢追之畏禹神能藏

三年不爲人得則共原之言爲禹神所祐也華陽

蜀石泉縣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共越春秋

荀仲豫云禹十二爲司空子傳

伯禹隨山濬川起自積石鑿龍門至一空穴入空穴

之時孔八尺稍入幽闇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入有

黑蛇長十丈頭有角銜夜明之珠以與禹拾遺記

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

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

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

北方而生啓淮南子

禹理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

呼禹曰文命治淫言畢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還

入于淵尚書中候

禹乘二龍郭支爲駸抱朴子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

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

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

誡之曰事畢可秘于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

苞山之穴至吳王閭閻之時有龍威大人得符獻之

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賁符以問孔子曰吳

王閭居有赤鳥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逮

問孔子曰昔禹治水于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

五符後藏于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鳥

之事某所未聞吳越春秋見說正論

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甃木鳴五伯擁川

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栢千

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兇氏盧氏犁

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

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

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

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

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鵠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

怪奔號聚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遂去頸鎖大索鼻穿

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裨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庚辰之後皆備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古岳經山海

經曰水獸好爲雲雨禹鎖之于軍山之下其名巫支

祈

禹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疑山東南曰

天柱山號宛委承以文王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

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殺白馬

以祭之仰天而嘯忽然而即夢見赤繡文衣男子自

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導水之方

者齋于黃帝之岳三月更求之禹乃退齋三月登宛

委山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海之根百川之理鑿龍

門通伊闕遂周行天下四瀆所至名山大川召問其

神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吳越春秋

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

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行遠山海不造

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

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

論衡

陳氏書錄解題云宋子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

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萬世絕

識接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

聞而識之史記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

敢言抱朴子云東方生啖鐵之獸劉子政貳負之

尸實賴大荒之籍尚書故實云漢武時有獨足鶴

人皆不知東方朔云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

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夫列子出靈均之前

董馬方朔與淮南同時謂因天問著書得耶山海

經

云有壽麻之國呂氏春秋云南極壽麻豈山海又

為呂覽著耶

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以明將去

虞而適夏也

樂稽耀嘉

鄭善長云太湖之東岸嶺山俗說本在太湖中禹治

水移進近東又西南有两小山如卷岸云禹所用牽

山也

經圖

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湍逆

流無有丘阜高陵盡皆滅之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

江十年不闕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癖步

不相過人曰禹步尸

禹集諸侯于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有甲馬及

卒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者其不被甲者以

紅絹帕抹其頭額皆佩刀以為從衛至禹所云海神

來朝禹問之對曰此抹服乃武士之首服也一云風

伯雨師自此為用及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神朝

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為軍容

二儀寶錄古今注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于玄宮有大神人面

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

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遠

本圖

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南巢

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

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

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

射之有迅雷風雨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

死禹哀之乃拔其刀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名貫胃

國

括地圖博物志

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胃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

黃帝之德嘗致之又似在前

會塗山防風後至誅之其長二丈骨事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者即其後也皆長大俗云祭防風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狗嗥三人被髮而舞今湖州武康防風故國也述異記

禹堙洪水至荊州見有海眼泛溢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實于穴中以塞其水脉息壤記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峯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跡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為竅以係纜焉唐崖為碑皆科斗字隱隱可見王堂閑話

塗山禹會萬國之所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宋學圖卷一三百八十九

元嘉中有人于船側掘得鐵履一雙唐太原王賈行迹神異與杜暹俱為婺州參軍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可相與觀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鎖之賈手開其鎖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鎖鎖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令見暹觀之既已復接其手

令騰出遙距躍則至岸矣開

禹卑宮室盡力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馴服王女降敬養天賜禮合文嘉會稽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水經注

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笛風雲為之動集度信

會稽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水經注

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上建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像冕服豕首祭諱用豕用則大風拔木

學圖卷一三百八十九
發屋災被百里蘭葉
絲治水無狀為舜殛死復使禹續絲之業禹為絲子以情義處之縱無說以全其父疑亦不能忍於其親者雖絲以罪殛禹無可辭但人子之心欲處之而安當以去之為得或曰舜不以絲故廢禹公也禹若為絲故違舜私也聖人以天地為量不可以私心窺也然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倫不可昧孔子曰食稻衣錦汝安則為之聖人處事但欲求之於心而安孟子答桃應瞽叟殺人之問則云竊負而逃蓋謂舜當此時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父

義有重於得也噫禹無間然矣父子天倫也聖人當自有說蕭業報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巢

漢陽縣西栢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栢於大別山

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栢根尚存山川紀異

吳越檢校禮部尚書錢文炳元璚姪也顯德中入京為供奉開寶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烏之兆得

一穴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據山之崗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營炳不從督役開

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長

逾丈所脛骨三尺明若金色東畔一銅鐻皆青花西

學圃

卷一

三七

書

畔一古劍已碎餘大王環在靶亦王刻為合抱芙蓉

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不令役入自酌而下忽一黑蜂

大如毬子從劍下飛出於炳右眉螫之炳便悶倒頭

大如毬與還而卒常泰掩之翌日其子知玄號踊之

極冥然困睡忽夢一古丈夫長丈餘被魚鱗甲握大

劍跣足足色如金前語玄曰我帝堯時繇余氏也與

陶臣氏烏陀氏同禹理水以功封吳卒葬於此當時

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其吉居之極安汝父開

吾石板固已非義而輒欲奪吾王劍過孰大焉今雖

擊死然隸吾籍中吾在冥府大有所主汝父且無苦

勿念之遂驚覺由是推之墓之吉凶始自盤古由堯至于開寶幾數千年矣各有定分則不可妄干審墓

地者尚鑑茲哉錢希白記

臯陶喟而為大理天下無雲刑有貴乎言者也子文

鮭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

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臯陶敬羊起坐

視之論衡

管仲妾靖云畢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臯子者

臯陶之子伯益也列女傳秦益後益即臯陶子也仲長統

言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

學圃

卷一

三八

書

益字璜故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水經

伯益干啓位啓殺之竹書啓代益作后卒然離孽天

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

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戰國策

伯益受誅正書無證推而論之猶可覈也何者舜

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

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其事不成自貽伊咎史通

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

氏為有文王也太王命王季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

生源也史年表

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詩傳后稷

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萇

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山海經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

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述異記

桀時太山走山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

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武謂周公曰

桀爲不道走山泣石上

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

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問于馮夷曰何者爲歟何

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放於是費昌徙族歸殷博物志

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論衡世本曰

昆吾作陶史記博物志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

作也

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

君令嫫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

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

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

故命之曰伊尹呂氏春秋

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瑛桀愛

二女無子焉斷其名于君華之玉若琬瑛是琬而

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紀年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妹嬉有

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

姐已女焉姐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殷亡國語

桀爲無道干辛任威國人大崩湯欲令伊尹往視曠

夏恐其不信湯乃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

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瑛不恤其衆民心積

怨皆曰天命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

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

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闔西方日勝東

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乃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

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

呂氏春秋注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美玉誤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

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

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

按此亦云女華故知紀年琬瑛之說不妄

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

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

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
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桀殘之遷
于南巢北訓

湯放桀也君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
徙千里止于齊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
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
人與五百人俱去尚書大傳

自禹至桀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以家紀年
三皇垂築五帝繫手唐虞按轡禹湯馳驅雖使周公
御御仲尼促節固不可已也陸子

學圖 卷一
考靈差德知充步舜驪禹馳禹驪德有優劣故行轉
疾也論語撰

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
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免周策注

東海之鯨謂埒井之蛙曰夫海之大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加損莊子

禹之爲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湯之旱以身禱于桑
山之林淮南子

高謙之表曰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用
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責子者北史齊書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于務
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
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于子務光因自投於河子孫
成湯大聖親野魚而有逐獵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
而棄朝事三國志秦安傳

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知也夫至知說至聖然且
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
僅知其賢而用之子孫錄緣鵠歸玉后帝是享天

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史九主者有法君勞君等君授君專君破君寄君固
學圖 卷一

君三歲社君凡九品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
公及秦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
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
菴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
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已獨斷不任賢臣

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代
吳淩等是也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于上離析可待
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脩

德若三苗知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
稷若周成王漢昭帝等是也七錄固本作國

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遷移中國謂之匈奴樂彥括地譜

奇肱民善爲杙杠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

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

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其國去王門關四萬里博物志

殷湯陵在汾陰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思破陵求物

先有石弩以銅爲鎖盜開埏門矢餐中三人皆斃思

便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諸樂器

再得其銘思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爲主司

所理乃于水取得其銘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于思

學圖卷一 三十一 三百七十九

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案字紀別見聖賢家墓記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

皆七十餘乃升爲王伯師桓譚新論

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

立爲世師魏冠

商仲壬即位居亳崩其卿士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

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家汲

年紀

東海張霸百兩篇云伊尹死天霧三日論衡

昔紂有臣曰王子頊務爲諂諛使其君樂頊史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子

紂好色九侯間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

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

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耶明既衰耶何惡之若

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淪而以爲惡妲己惡天下

之愈進美女者因自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

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

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

恐紂之聞也潛夫論

學圖卷一 三十一 三百七十九

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

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辰將渡水而沉吟難

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

斲脰而視髓水經注

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關之歌帝昭河

朝歌鹿臺殷紂營之七年乃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

望風雨新序

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

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

亟至周武受命論衡

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諂而曰巧教爲象卽將至于天
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筋而美聖人剖其心壯士斬
其脰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
之石室將以背至明陰競活之與之俱亡入于周地
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
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于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
不勝敗而還走圖之象卽自死宣室身死不葬頭懸
車軫四馬曳行史記
英傳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紂桀不勝其惡史
通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不死魯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

李園

卷一

五

三

父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伍
被傳

殷紂剖比于妻以視其胎紀世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漢書
紀年

夏桀作傾宮飾瑤臺殫百姓之財殷紂作瓊室立玉

門漢書
古文

文王見罍于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于牧野韓
非

子

希馬云昔者文王拘于羑里而武王踞于玉門卒斬

紂之頭而懸于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趙國策
尸子同

王季歷國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

也武王事之夙夜匪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
而成甲子之事呂氏
春秋文王執王季於塞庫困而死書

注云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誤

桀囚于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桀于夏
臺紂拘于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羑里

淮南

后稷封于郇七世孫古公亶父徙居岐山之周原后

因爲氏曰周柳子漢
原廟注

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嫡也太

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論衡

李園

卷一

五

三

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

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

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

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

可權而受之論衡

系本曰吳執哉居潘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史太
伯注

王季歷塋于渦山之尾藥水鑿其墓見棺之前和文

王曰嘻先君必歆一見群臣百姓也天故使藥水見

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塋

此文王之義也呂氏
春秋

文王得赤鳥而演易卦驗

太妙夢見周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於

商闕間梓化為松栢棧杵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

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

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享于殷自發

之未生于今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

移照手周書傳

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

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

王慶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

學圖卷一之曰而名為望乎荅曰唯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於

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

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書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

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

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

知其異說苑

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陂即太公釣處今謂

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

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

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

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水經

太公少婦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圖

販麵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于渭濱

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于齊道遇

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

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

恨而死今有馬母塚魏林韓詩史馬武曰反水不收

後悔何及後漢周王明廣云丁公入漢先獲至典之

學圖卷一殘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迹廣弘明集姚賈對秦王曰太

公望齊之逐夫子良之逐臣策鄒子說梁王曰太

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

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符

故歸之不疑也鬼谷子

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

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吹刺

文王囚于羑里太顛閭天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往見

文王文王為牘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拊髀其腹者言

欲得其寶也。蹀躞其足者，使迅疾也。於是周流求之，以獻紂。古今樂錄

文王砥德脩政三年，天下二垂歸之。紂聞之，曰：「余夙與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門，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且恭儉而知時，冠雖獎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散其生乃以千金求之。

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王，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羅，青犢，白虎文皮，紂因費仲以獻紂，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

學圃

卷一

三十九

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

炮烙，剖比干，剝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淮南子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

言殷王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

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

所誦也。論衡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論衡

武王伐殷，舍於畿，逢大雨，馬衰，與三百乘甲三十一

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博物志

武王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

伯將何之？」曰：「薛。」膠鬲曰：「無我欺，曰不汝欺也。」將伐

紂曰：「竭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以是日報紂，是日雨甚，卒病請休。西伯曰：「膠鬲已報其主，以兩進兵，救膠鬲之死也。」呂氏春秋

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于淇，溪右飲于洹，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韓子

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手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

學圃

卷一

四十

三百七十九

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

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

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

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

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紀世

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碎殷紂之頸，手污於血，不溫

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尸子

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旂。荀子桀死于亭

山，紂懸于赤旂。荀子

武王伐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之旌齊宣王憐樂鐘之牛睹其色之殷鯀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惡不惡其身紂是赴于火中所見悽慘非特色之殷鯀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

論衡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歸爲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比使者歸子之君所自愈矣使者辭

學園

卷一

甲一

三言

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蒙氏獻白雉

太公金匱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迹恐是聖人王使尚父謝五大夫曰幸賓臨之失不先問方脩法服尚父使人持一器勝出進五車兩騎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熱粥以禦

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河伯風

伯雨師翬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

可見矣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

伯名馮脩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

乃于殿上謁者于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

視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神

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勅風伯雨師各使奉其

職武王曰子歲時亦無廢禮焉

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

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行

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我不敢以大風雨過是毀

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

太公邑外過

太公封于齊止于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

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

其出關遂止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

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

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二祀來朝

尚書大傳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蘩蘩兮禾黍之蠆蠆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我好仇尚書大傳史記作箕子末句云不與我好兮

周武王祭南嶽廼至汝水西野宿于武丘夜夢云築城在此薰祭天地可王七百年遂城于武丘北因名武陰在沈丘縣城家記

孤竹君殷湯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應劭曰姓墨胎氏索隱伯夷姓墨氏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春秋少陽篇

李圖卷一伯夷叔齊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餓死首陽之陵子魏邠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之下上

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父薨伯夷畏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夷齊皆如周值文王薨武王伐紂夷齊諫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列士傳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

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古史考劉孝標辨命論夷叔斃淑媛之言

長安城北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民井汲巢居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薇可常食或云夷齊食之三年顏色如故武王戒之不食而死三秦記

漢靈帝元年遼西太守蕭翻上言海邊有流苑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卒博物志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晉地道志

李圖卷一武王之伐紂蜚燕爲紂臣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尔石棺以華氏史記

武王年五十四竹書紀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尚書說

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文選杜林疏曰成王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東觀漢記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蒞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尚書微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大傳

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既有天

下遂都于鎬書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爲宮柱故曰蒿

宮大戴禮或云明堂者文王廟以蒿爲柱名蒿宮

周明堂茅茨蒿柱土脊三等以示節儉春秋

注云茅可覆屋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康叔有駭色謂伯

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

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梓三子往觀之見

橋實高而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

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

李開卷一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

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

之曰爾安見君子乎尚書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

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在

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

則翁翁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踰明

日興師而誅管蔡傳說苑云齊人王滿生

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棲居宅亦然周公

司公旦朝讀書百篇卷一七十三士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詩

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

而成之故曰成王春秋元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

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

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

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

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

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

三監叛矣書大到擊紂躬叔旦不嘉天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鬻于

東夷周公遂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春秋

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開睦

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竊窺防微消漸諷諭君父

孔氏大之列冠篇首限起請青衣蔡邕有青衣賦

困學紀聞云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

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康王六年齊太公卒竹召公年百八十論

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漲泛泉井溢

出山川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于西方併

作青紅色昭王異之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于西

方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王令鐫石記之此即佛
初生王宮也穆王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又先
聞蘇由所記遂乘八駿與呂侯入西會諸侯于塗山
以禳之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
拔木地震天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
不滅王以問太史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度滅衰相
現耳王大悅云朕常懼彼今復何憂周書異記
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微荆人卑辭致
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
南巡狩將抵于海天大曉雉免皆震喪六師于漢時
學園 卷一 聖王 三百六十五
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竹書紀年
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
以儀之生穆王焉國語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於西鄭竹書 晉
書云非穆王壽百歲也
穆王南征父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
為蟲為沙抱朴子
穆王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鼉鼉以為梁紀年
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述異記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嫫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

濱獨孤母有犬名鵠倉獵于水濱街所棄卵以歸獨
孤母以為異覆煖之乃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
徐君宮中聞之更取養之長而仁知襲君徐園後鵠
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令莖之徐界中
見有狗壟存焉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
乃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為
予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
周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
忍鬪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
姓從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
學園 卷一 聖王 四百五
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博物志
徐偃王好怪使人浚淞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
獸多列于庭子 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上
衛州共城縣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
侯賢之厲王奔彘共伯于王位索隱曰言共伯攝王政 號曰共
和元年十四年大旱廬舍俱焚會汾王崩于太陽兆
曰厲王為崇周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
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竹書紀年
子許由娛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莊子
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

之難天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請矣呂氏春秋

註謂共國伯爵夏時諸侯誤

王子朝告諸侯曰厲王心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攝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宜左傳註不明

漢書古今人表云共伯和孟康云入爲三公無今本師

古曰和共伯名遷史以爲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張守節正義辨紀年魯連子爲非誤

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

之杜伯不可女鳩誅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用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

李圖

卷一

四十九

五

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然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煞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煞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然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蕪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

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伏殺而死宛志

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連飢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墮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韓異傳

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陳思論

幽王欲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

虎彌耳而伏增語

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

李圖

卷一

五十

五

時群臣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述異記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紀年秦文公十九年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爲狼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相東南枝掉其首也則死矣猛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爲陳寶得其雄者玉得其雌者霸於是陳倉人遂棄猛而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以告文公文公祭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汧渭之間立爲祠名曰陳寶雄飛集南陽今南陽雒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

故以名縣每陳倉祀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雒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世俗謂之寶夫人祠列異傳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

宋志云穆公得之至文公立祠文是穆遠祖也大誤

秦文公二十七年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餘丈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尅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住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水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列異傳正義云今俗畫青牛障是

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騫或稱帝玉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玉明以號令臣下孝經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晉三大夫之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國學紀聞

山我之北有紅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齊

桓時獻其種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酉陽雜俎

桓公獵得一鳴鵲宰之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執圭著白袍帶劍馳車罵署瞋目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乞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昂于鳴鵲噤中遊長三寸三分博物志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以問管仲仲曰吾問盤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盤山之神見走馬前疾尊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示從右方涉也至如言管子

齊桓公遊于澤管仲御公見鬼焉管仲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皇子告敖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惡聞雷車之音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莊子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對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

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恭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說苑

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魏書觀象賦注

姚賈曰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南陽之故幽策秦國盧照隣悲才難云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嫖集本

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策周國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况與惡人同處工運文付今本無

本圖卷一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

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憚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

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

又將何有于君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

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救歸哭猶尚可

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及明年

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

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

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舍下衛

公慨焉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

學園卷一蟲流出于戶上蓋以楊門之翳三月不薨呂氏春秋

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壩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伐之初得板次得水銀

池有氣不得入經數十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絲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

狼籍畢竟桓公之屍不知所在括地志

齊王巾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文選當周昭王時西方有

佻戎窮幻駕空說皇王大紀論孝王元年佛入涅槃通釋

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唐六典

晉獻公二年春周惠主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取玉焉

王化爲蜮以射人

竹書紀年

昔者有皂氏有失度驪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

韓子

西京賦云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鵠首虞喜志林曰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墮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諺哀江南賦云以鵠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列仙傳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

李固

卷一

辛五

五

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刑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張溫自理表

百里奚相秦不識其妻黃綠入宮見瑟者毀之自能鼓瑟遂鼓瑟而歌

樂風俗通作琴

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

史記

傳皮日休云秦穆既誅于五穀

文

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

應劭漢書注

木屨起于晉文公介子推逃祿隱迹抱樹燒死公拊木哀嘆伐以製屨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屨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東方朔語見南史

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韓詩外傳

楚莊王宮人一旦化爲野蛾飛去

述異記

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虞官父者

李固

卷一

辛六

五

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荀子

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鸛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搜神記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

檀子論

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定王六年秦人降祆曰周其有

頌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頌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左傳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平公之前有人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曰有人狸身而狐尾者乎師曠有頃而答曰有之首陽之神其名曰者來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歸其逢君於澮乎見之甚善飲酒得福則微之君其有昌焉史記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

學圖

卷一

五十七

三百三

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告吾師曠曰汝色赤白汝聲清汗色不壽太子曰然吾後三年吾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而太子卒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晉仙周書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尸子王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沉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于河上敬王大火陰不俟以溫人南侵將賣之則變而為石敬王位定得王者獻之復

為王也左傳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而後帶

循牆而後起墨子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者先

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戰國策

荀子曰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尹文子韓非

子皆言一國有飢色餓人後漢馬廖引傳曰吳王

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風

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楚王好廣領國

人皆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

楚中往往有宮人草狀如金莖而甚芬氤花色紅翠

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囚死於宮中

者莖之墓上悉生此草述異記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

陽侯殺夢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淮南子

昔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

而氏焉唐高僧傳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

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世說

子產相鄭從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

其相于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故相鄭十八

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呂氏春秋

子產治鄭蕞藜不生鷓鴣不至別傳李矩禱子產祠

云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別傳何胡臭鷓鴣何得過庭晉書

張重華譙群寮于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老

聃父字為何綏曰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前無耳一目

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

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前京錄益壽氏女嬰敷南唐書

孔子見老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

明周召之迹以干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

學周卷一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

所脩者皆因陳迹也述者履之出而述豈異哉神仙傳

清淨法行經云佛造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

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其太清觀天經云上士得道昇

為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抱朴子金丹

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天保寺釋道勝啓齊武帝云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

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詣魯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惟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私明集

莊子云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莊子曰以

魯國而儒者一人耳不云孔子此豈別有所見耶

司馬彪莊注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

公後百二十年史正義據年表相去一百三十年

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

善莊生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在王以

下皆尊事之越世家

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

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

莊子見哀公或寓言也然陶朱莊生事頗相類而

司馬貞亦疑為周豈莊師老子亦得其長年術耶

因附於此

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脾踞蹠而聽猗猗

老子告楊子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以致射也神仙傳

學圃薈蘇卷之一終後漢書

學圖卷之二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咸林東 裴體忱甫正

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已已往

夢交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

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為名春秋孔

丘為制法主黑綠不代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

代周家木德之蒼也按神

顏氏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

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

學圖卷二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千寶三

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

法演孔

孔子生不知其父其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

氏之世也論

孔子不見母匿子不見父義之失也莊

孔子曰丘援律而吹命陰得羽之宮演孔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

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

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庖犧氏

孔子曰易始于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

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

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

之象定矣乾鑿

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

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

百篇之內見七四十二篇結書

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孔演宋均

云夏殷卦名

麟出周亡故作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春秋

學圖卷二孔子作春秋二尺四寸之策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

之錄命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孝經鈞

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按神

孔子讀易常編三絕鐵搥三折漆書三滅論語

抱朴子云有古强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

也丘竊好之常編三絕鐵搥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

家常編三絕鐵搥見于此因學

抱朴云強虛言不怍以偽亂真可為據耶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三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相碑新論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郝氏袁氏說宋均鄭玄並爲識律之註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附七經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災度厄歷極舍神霧禮緯含文嘉稽

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鈞命决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王

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

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邇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賞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劬以高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舊唐書禮志

孔子至于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尸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飲襟論語撰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開勇復孟諸足蹠狡兔不以力聞呂氏慎太覽今本無中二句

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家語

魯城門朽頽欲頽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論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見御覽

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某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煖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公孫尼子

孔子去魯珮象環五寸象言其有文理也環可循而無窮也古禮記

孔子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携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輒驅之輒驅之韶樂將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說苑

孔子見歎名之曰狝狝聞昭人之歌云論衡

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驚誦之曰魯褒而輒投之無戾

鞞之魯褒投之無戾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

曰褒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褒衣惠我無私呂覽孔叢子

孔子用于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呂覽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

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丘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將

學圖

卷二

五

三

欲謀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此寓言也聊備異聞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史記自序見春秋緯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及魚丘其螭耶呂覽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若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

學圖

卷二

六

三百八

用安塗珠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以對彼傳語見故事聊備異聞東方朔七諫云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云孔子出遊過于客舍有室女方採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楚詞

孔子厄於陳蔡絃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取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中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脇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伏於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

嘆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又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係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按神記

學圃

卷三

七

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索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竊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呂氏春秋家語作子貢見之以問孔子云孔子至蔡解于客舍人夜有盜孔子一隻履去置履于受盜家孔子履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履異論語隱義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十日藜藿不糝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子路

魯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

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爲苟生今爲苟義也墨子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伏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琴操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肉孔子仰天而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湏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爵羅故剝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于外而黃鍾應于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遠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新序見三國志註

學圃

卷三

八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拔劍前斫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鼓雲

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邇傳命氏

春秋

文王有閼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胥附奔轅先後

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于虎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

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

學庸

卷二

九

言

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

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

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

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

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子

孔子相衛弟子子羔為獄吏則人足所則者守門人

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

子走弟子皆逃子羔從出門則危引之而逃之門下

室中吏追之不得韓非陽虎之難孔子逃于衛戰國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論衡

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遂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

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

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

棄之因患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

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何子

李固

卷三

十

言

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

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何子曰下士殺人

懷石盤于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衛政傳見金棧

魯將伐越筮之得陽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

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

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論衡

孔子使子貢往父外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陽

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子曰回也晒謂賜來

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驗如顏回之言衛政

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
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
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係練之狀孔子撫其
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因以病死
蓋精神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

論衡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
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
之街見芻兒搏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
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誦字時喬名受紀孔

李固

卷三

十二

子

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麋羊頭
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
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見發薪下麟
視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
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亦創當起曰周亡赤氣起
大雁與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
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魯子抱河洛
事北而孔子齋戒絳單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
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
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王長三尺上有刻文

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實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
字禾子天下服孝經

右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
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俯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
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
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
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
曰新主將起其人如得麟者操

得麟之月孔子謂子夏曰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
往候之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爲之云趣作法孔聖

學圖

四卷三

十三

子

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血
書蜚爲赤鳥化爲帛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
之狀春秋說題一作子貢

辭漢孔圖

孔子曰丘作春秋云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
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漢孔

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公羊

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

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嚴氏

三統曆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

春秋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
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論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

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論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

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而曰

不識何也曰賜辟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

江海也賜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說

孔子病革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

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論宣尼臨沒手不

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子

仲尼爲素王以顏淵爲大司徒子路爲司空論語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論語

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

笑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

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

人韓非

孔子卒受魯國璜玉當泗而堊泗水爲之却流白虎

孔子卒戒門人作虛墓十間後果秦始皇葬之有免

躍出過曲阜十八里而沒掘不可得因名白兔溝

孔子將死遺誡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

之堂據我之床飲吾酒啗吾漿食吾飲以爲糧顛倒

我衣裳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秦世有此

誼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後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

啓於是悉如誼者之言又言誼文刊在塚壁政甚惡

之及達沙丘而脩別路見一群小兒輦沙爲阜問云

沙丘從此得病吳又爲誡書云亡秦者胡也其後二

世竟亡天下論

鍾離意爲魯相見仲尼廟頽毀會諸生于廟中慨然

嘆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况見聖人廟乎遂出私錢

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脩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周

觀與服之在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

枚伯懷其一以六枚上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

教授堂下牀前有懸甕意召孔訢此何甕也對曰夫

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

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脩

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

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召問伯伯懼探壁懷中魯成以

爲神漢書

意別傳

北涼沮渠崇遜起游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象
堂成謀群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昞曰仲尼何如
人也昞曰聖人也遜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
推移畏于匡辱于陳伐樹于宋聖人固若是乎昞不
能對遜曰卿知其外不知其內昔魯人有泛海而失
津者至于壘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
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冠魯人
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
群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冠
至攻魯不克而還此所以稱聖也十六國春秋

李園

卷一

李園

李園

李園

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
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
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枋維離女貞五味堯檀之樹
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聖賢冢墓記
王屋縣有孔子講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水勢
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講義郡國志
黃州東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山上有坐石
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墨水浸出山川紀異
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距若楹柱
有石人象執卷之狀輿地志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墓曲阜古城有顏回墓
墓上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
木述異記

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子集

顏回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後漢書彭祖之知不出堯

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

八列子俗傳顏淵年十八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

條白馬顏淵論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新論

顏回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論語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

母全之子弗敢闕呂氏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說苑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顏氏家訓

曾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說苑

樂正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嚮右指

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母問何患母曰無參曰負

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

嚮指呼汝耳參乃悲然孝子傳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嚮指孔

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情感萬里搜神記

曾參至孝為父所憚嘗見絕糧而後歸注子

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

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傳孝子

有虞至孝三足鳥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鳥萃其冠

抱朴子

孟子曰曾參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

杖則走者恐虧其体非孝子之道也書明家語異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子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曾子立燕不飲盜泉子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

朝歌墨子回車子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論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詩王風中國有推陸璣云韓詩及三蒼皆云益母也

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本草

曾子攀柩車引輜者為之止也注淮南

曾子居曲阜鳴泉不入城郭注水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子之養親也若事

嚴主烈君子淮南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

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

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

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

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韓非子表准

魯人攻鄭曾子辭于鄭君曰請出冠罷而後復來請

姑勿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

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

鄭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說

曾子孝于其親而沉乎水介生忠于其君而焚于其

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劉瑾理宋建

曾子不逆薪而憂知其不為暴也秦仁獲虜知其可

為傳也上

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也子夏以詩傳曾申左立明

作傳以授曾申子錄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

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

生之言勝故肥子

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白鹿

鯀惡禹聖史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溺金顏路庸固

回傑超倫自紀

子貢山庭斗統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莫高有異

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論語摘

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

人不識其形論語摘衛蒯瞶亂子羔滅鬚衣婦人衣逃

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論語摘

論語撰考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

宰予獨顧由感墮車宋均曰子路惡宰予顧視凶地

故以足蹙之使下車也

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

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

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

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笑辨

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

之禮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為之

三年不亦宜乎傳

諸御鞅諫于齊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

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

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以

庭即簡公于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

以至此患也呂氏春秋淮南說苑

李斯上書云田常布惠施德陰取齊國殺宰予以庭

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史記

宰我秉事有寵于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

公殺于檀臺論語摘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

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

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說苑十五

宰予為臨淄大夫遇田常之亂夷三族家史記云予

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據諸書宰予之死死于忠也諸子相去未遠不應

俱誤司馬貞蘇子諸公皆謂為闕止之誤豈以史

記云然耶似亦不必深辨

田明辜射宓子賤宰予不免于田常此皆世之忠良

不幸而遇悖闇之主而死韓非子虞愿定命論畢萬保

軀密賤殘領宋書

宗炳答何承天難釋白黑論云顏夭冉疾由醢子族

賜滅其鬚匡陳之苦不可勝言孔明集

子路威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

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中心惻怛論語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曰焚焚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黃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一鳥二名不亦宜乎衛波傳殷芸小說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穀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而入曰夫子疾由之爲仁

學圖

卷二

主

子

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而有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不亦侵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韓非子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獲常藁毫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耆舊也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黥者當師曰子欲入耶

曰然黥從城上係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師也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黥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黥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黥黥不能前黥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黥遂殺之論語杏壇北有石世傳子路捨丁石共記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黥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黥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頃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黥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師覺授孝子傳史記狐作壹

學圖

卷二

主

子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子哉孔子最先刪詩以授于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陸德明釋文漢和帝時徐防上疏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漢子夏曰君子漸于飢寒而志不僻鏘于五兵而志不

懾臨大事而不忘昔席之言子尸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愬
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
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愬子夏曰微愬而勇若愬者可
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
何爲召僮使者曰行人曰微愬而勇若愬者可乎臣
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愬至入
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
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
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扶矛而見我

李固

卷三

三

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
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
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
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轡而坐
吾君單轡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
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轡而去之者子耶我耶
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
於園中於是兩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
耶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
者上懾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

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

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

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

衆之所誅鋤也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

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韓詩外傳

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春秋吳起學於曾子覽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春秋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

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

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博物志

澹臺子羽渡河資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

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壁右

操劍擊蛟皆死乃投壁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投壁

而去亦無怪意博物志水經注

孔子謂子貢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矣

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

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家語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

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

而智不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子子非

有子惡卧而焮掌子有子刺掌脩名立齊竟陵王

夫子聞焉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

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

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

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

昌乎子思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尚書曰虞夏

數四篇善也下此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子思曰

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

曰作書喻民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

乎子思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

為知者傳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

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

圖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

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

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子思

伯魚年五十子思年六十二史記

通鑑載子思言有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

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

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

考乎固學通鑑子思言衛侯事時去孔子卒一百

一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子思生于伯魚

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此疑往

事追書之但溫公係之某年必有實據蘭葉

司馬遷與孔安國同時子思之年其傳聞于家世

者必真論者不取正史記何耶近有著孔子通紀

者謂子思年一百一十餘歲而卒更不知何據

學園卷三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

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情性各有陰陽善

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

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

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

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

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

心無親後果滅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子之時食我之

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為實也論衡

南宮敬子問顏承聚曰季孫慕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韓非子

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及卿黨張敬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荀子

仲尼問于太史大猷伯常騫狶常曰夫衛靈公所以

為靈公者何也狶常曰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

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銘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又矣莊子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

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

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怒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

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雲涕而顧

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

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

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

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薶蓋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慨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列子稷晏子春秋作棧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屏

紫沐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黜黜

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晏子春秋

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補齊記

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累閭閻長子夫差兄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后莖常燕海隅山東南嶺與仲雍周

章等墳相近莖畢化龍冲天而去號為丹塚吳地記

士尹陲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壁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漆注于庭下而不止士尹陲問其

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輓者也吾將從之其父曰吾恃為輓而食三葉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輓者不

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
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官庠、滌注吾官也、利故弗禁也、
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荆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
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
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
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呂氏春秋新本作池

昔顏叔子獨處于室、隣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
雨至、而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
平旦、蒸尽、摘屋而繼之、自以爲避嫌之不審矣、毛萇詩傳

學圃

卷二

主

三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如何爲是、曰、吾
自知嘗相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
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
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于
外假之也、說苑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
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
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
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
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

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
人、故君子慎所樹、韓非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
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說苑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視之、曰、在昔秦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
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史記
趙簡子墓在臨水縣界、塚上氣成樓閣之狀、皇都郡
城西有石子岡、有冢如硯子、世謂之研子、冢趙簡子

學圃

卷二

主

三

墓也、石虎使伐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
積板八層、及泉、其水清冷、異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
之、月餘不竭、不可發而止、載記隋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
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
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
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
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
與不知也、陸賈新語

史記扁鵲姓秦、名少齊、越人、周孔齊師下陸齊桓公

六年越醫扁鵲過齊見桓侯云君疾在腠理云春秋後設

閭閻十年東夷侵吳王親征之夷遁入海據東洲沙

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月餘屬時風濤糧

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

海而來遂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羹三

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遂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

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吳

王歸會群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所司云並曝乾

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魚是為鱻字今從鱻

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

如白石號為石首魚吳地

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大

失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沈求之得蠡而悅乃從官屬

問治之術蠡謂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霸乃

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

破已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矢于吳王

於是要求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

在自餘不得開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

之位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乃入越越王嘗與言

盡日乃去越絕

文種字子禽荆平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

竇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

曰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

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

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吳越春秋

吳王疾三月不愈范蠡教越王問疾求其糞而嘗之

及入適遇吳王之使太宰嚭奉渡惡以出逢戶中越

王因拜請嘗渡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

之吳王大悅乃赦越王離其石室越王從嘗吳王糞

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麥草以亂其

氣吳越春秋

史記云越與吳戰於會稽不勝范蠡為吳所虜後吳

放歸越饋吳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以與吳言粟好

具付民種種不生吳五年因飢越乃伐吳北堂書抄

吳王好起官室越王使木工三千人入山伐木一夜

天生神木一隻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

楨楠巧工施校使大夫種獻之吳王大悅吳越春秋

嘉興縣南一百里有女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

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

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

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陸廣微吳地志

困學紀聞云墨子西施之沉其美也豈亦如隋之

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于杜牧之詩未必然

也恐誤

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

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注疏引史記

吳王與西施掌作闢百草之戲故劉禹錫詩云若與

吳王闢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中吳紀聞

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

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豕豕之言是吾命

李嗣 卷二 三子 吾命

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

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

子胥王使人指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

馳騰氣若奔馬威懾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飛

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越地志

夫差帥諸群臣出國東祀子胥江水濱諸臣併在夫

差乃言曰寡王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

相國之言乃用諛佞之辭至今相國遠投江海自亡

以來濛濛戚戚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衿不自

勝忽見樂自解酒又言曰相國其可留神一與寡人

相見胥即從中出曰生時為人死時為神獨遠大王

復重祭臣諸臣持杯杯動酒盡左右群臣莫不見之

吳越春秋今本無

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

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鯁魚皮裹

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

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丈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

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

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錄吳地

昔子胥死于吳而浮尸于江吳人懷之立祠于江上

李嗣 卷二 三子 吾命

名曰胥山文種成于越而伏劍于山陰越人哀之葬

于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穿山脇而持種

去與之俱游夫江海故前潮之濤候者子胥后重水

者大夫種也水經注后潮水漂去其屍俗云云吳地志

子胥造驪磨二城以攻交邑水經注

吳王夫差起蛇門以厭越人越為雷門以攘之擊大

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後移鼓于建昌宮之端

門有雙鷺從鼓飛出或云鷺鼓精也劉勰定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

是者再子貢再拜問其故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

山吳吳今未以率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越絕

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

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臺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

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

乃開示浦子胥作濤蓋羅城東開入城吳至今猶號

曰示浦門曰鱮鱖時有鱮鱖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

王云鱮魚一名江豚史記正義

越王攻吳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

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軍

大懼吳越春秋

漂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與地廣記云子胥伐楚還

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志云俗傳伍子胥美齒牙

避楚至此恐為人所識以石擊其牙山神為震護之

不毀因名護牙

趙衰子問于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

君去而不忍衰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去則不能賞賢

不忍則不能罰奸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新序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

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

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

種書曰狡免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

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

之越與吳同命韓非子

范蠡將去越遺文種書曰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

盛衰泰極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

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

良犬就烹種不信其言後越王將殺種種對越王曰

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

范蠡亦有斯言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

李園卷三

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仰天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

王之擒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後百世

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吳越春秋

虎丘先名海涌山晉王珣虎丘山銘吳王闔閭葬其下至鳧

之沓扁諸之劍三千樂野魚腸之劍在焉經三日金

精化為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越絕書吳越春秋秦始皇因

巡海右自滬濱經此山欲發王墳取其寶劍忽有白

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及誤中于石其虎西

走二十五里而沒地裂為池因名其地為虎瑤至唐

諱虎錢氏諱鏐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水

為汴市為墅云吳地記平秦王鑿山以求珍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江記事山澗是權所發太平寰宇記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子列搜淮南子作驛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為死友欲仕于楚道遙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

學圃

卷一

三七

四四

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豈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冢相迫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為世規列士俗謂荆軻誤眉間尺者眉間潤一尺楚人干將鏌邪之子楚王夫

人嘗于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子產一鐵

楚王命鏌邪鑄為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其妻重身當產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山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尔生男以告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鏌邪殺之妻後生眉間尺及壯問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山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

學圃

卷一

三八

四四

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君夢見一鬼眉間廣尺許辭欲報讐購求甚急乃逃諸山中行歌道逢一客問之曰子眉間尺乎曰是也客曰吾能為子報讐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尺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尸乃僵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其頭三日三夜不爛頭蹕出湯中瞑目大怒客曰此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於

後以劍擬王王頭墮鏤中二頭相齧容恐尺不勝亦
自擬已頭頭復墮湯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
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葬之今在汝南北宜春縣
界名曰三王家也吳越春秋列一作爲晉君作劍
異傳搜神記
晉北征記云魏惠王徙都于宋城號梁王爲眉間尺
任敬所殺三人同葬故謂三王陵 金陵舊志云深
水有三王山一名三首山相傳楚王與眉間尺并一
客三首葬此因名

荆有伏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又涉江至於中流有
兩蛟夾繞其舫伏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而

李圖

卷三

手九

三河紀

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伏非曰若
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弃劍而已余何愛焉遂
攘臂祛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
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
猶能除害見幾哉呂氏春秋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樓子淵樓曰子之欲
與我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我爲仁乎見利
而背君非仁也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
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
不從子矣乃舍之新序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曰寧設表門乎公曰不也夫
表門起于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
功何用焉寧設菰廬乎公曰菰廬起泰伯泰伯出奔
聞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泰伯
之罪何用此爲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五穀囊者伯夷
叔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饑也故設穀囊吾父食味
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寧設掛樹乎公曰掛樹者晉文
公有內難出亡介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
公歸國忽忘子推子推奏唱而歌文公始悟當授爵
祿子推奔介山抱木燒死國人恐其魂魄賈于地故
作掛樹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掛樹爲寧設魂
衣乎公曰魂衣起宛荊宛荊于山下道逢寒死羊角
哀迎其屍恐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綉死于
衣被何用此爲寧設桐人乎公曰齊人虞卿遇惡繼
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
得供養何桐人爲寧設三桃湯乎公曰桃湯起于衛
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將新婦還婦
曰女有三從今屬于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
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禮三終使死者
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桃湯焉王肅表
帳要記

甘羅云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戰國策董仲舒云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云項橐也漢書呂望使老者爲項託使嬰兒子淮南項子有含穗之歎抱朴子滿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神祠神姓項名託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經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倖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爲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妒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伺得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爲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李剛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班亦爲木爲以窺宋城出西陽雜俎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列注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墨子作木爲飛三日不集傳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般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上臺一去不還遂失其母附論禮記云季康子母死欽公輸般請以機封孟子注

疏云公輸子魯般魯之巧人或以爲魯昭公之子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說苑張武爲知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氏而滅之矣又教知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襄子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謂張孟談曰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孟談乃潛行而出三國陰謀同計以擊知氏遂滅之淮南子知伯爲趙襄子所敗將出走臺火見于西方乃奔出秦又夢見于南方遂奔楚也古文豫讓爲知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戰國策史宗隱智伯身死三國分其目以爲杯韓子史記云韓魏殺知伯生于鑿壺之下后漢郡國志太原注

趙襄子游於園中至公梁馬却不肯進青并爲參乘
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并進視梁下豫讓却寢
佯爲死人叱青并曰去公長者吾且有事青并曰少而
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
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
爲可適乃退而自殺呂氏春秋
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乎曰勇富乎勇
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
能備三軍服猛獸也子墨孟賁之殺其勇也
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
學則卷三
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体著七篇謂之孟子子傳
孟子之母姓仇氏音仇
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
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風
孟子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
圓故饑於黎丘監鐵
蘇秦初與張儀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藝百家
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餘人僞作土窟窟深二丈
先生曰有能獨下說窟中令我泣下者則能分人主
之地矣蘇秦乃下說窟中先生泣下沾襟張儀繼下

說之先生亦泣下曰蘇秦辭說與張儀一体也史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蘇卜傳
說自給各解滅獲之喪春秋謂秦託卜傳會以爲辭
說滅獲役人解衣裘以償怪說之言也
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大侯送以黃金
百鎰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
其說可得聞耶蘇大侯曰客天下辨士也立談之間
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史
晉公子重耳仇肱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
儀仇肱亦相秦魏論
學則卷三
秦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使者數相往來侯者
言章子以齊兵降秦者威王不應而此三者頃間言
齊兵大勝左右問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
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
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壘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
能更壘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
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壘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戰國策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灶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
直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隣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隣

家較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放火者不肯呼髡知士
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
賤本而貴末也桓譚新論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湏臾桓譚新論

秦昭王三月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出捧水心劍曰
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遂于此處立為曲水續齊書

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
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穀生今名黍谷劉向別錄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李固傳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
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

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羅
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

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
澤為鄰入用堀穴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

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
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

則廣厦高堂連闔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

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綠色以淫目水
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鉤手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

原馳廣園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
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

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
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

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從從成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于薛矣夫以秦楚之疆

而報讐于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
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天道不常盛寒

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
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

踟躕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
之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

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
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鼓

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桓譚新論

青州城南佛寺有古鐵鑊二口大者容四十石小者
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窰而有

耳相傳寺即孟嘗宅鑊釜其所用以待食客者封氏聞

隋開皇中趙文昌暴卒而蘇云與司見大糞坑有人頭髮上出云是白起寄禁於此罪猶未了法苑珠林

宋末真定有題王曾病入冥有逮者呼之曰王陵題曰非也逮者曰汝前生實王陵也引至一大城題不省遂以器盛王城之方省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閉其中身與城等王訝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證坑趙卒事題曰吾初建言分趙屯耳坑出公意起無言以頭觸城哭曰此證有頃千年題乃題言其事齊志輟耕錄鳳翔王皮事同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盡

學園

卷十

聖

百

用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于發話而遣之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幃而獻之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淮南子

公孫龍在趙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河上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來淮南子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

一鷄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而逐而殺之子暮不為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鷄三百餘頭以奉公子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列士傳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于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遣之為機橋於渭欲以陷丹丹驅馳過蛟龍捧舉而機不為

學園

卷十

聖

百

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歸燕丹子博物志水經注天雨粟云角厖門木鳥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漬乃可通風俗日再中天雨粟云角厖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論衡

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尚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燕丹子

四三皇五帝三墳六五典二曜五緯六緯于此紀綱

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燕丹子

秦王為荆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漏月者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

蘇丹

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荆軻

周顯王時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于彭城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降伏也亦曰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其系故語

曰稱樂大早絕鼎系

水經注

甬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秦始皇東遊海上在臺下

紫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紫委猶若有繫狀

蒲似水楊而勁堪為箭

三齊記

寧海峴山東有係馬山

學圃

卷三

四九

三百四

始皇于此係馬草生猶作繫結之狀俗云係馬砮

字

記鳥當沉

齊人謂之

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

游此臺結蒲係馬自此蒲生則結

續述

秦始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所出處舊說始皇以術

召石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巖巖東傾如相

隨行狀又云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

鞭鞭之皆流血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軫似鞭撻痕

三齊

卷三

始皇造觀日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為之驅石豎

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

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

餘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足畫其狀神怒曰

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緣立後脚隨崩僅

得登岸盡者溺于海衆山之石皆住猶炭炭無不東

趣今成陽山東入海道水中有堅石往往相望似橋

柱之狀又有柱石二乍出乍沒始皇渡海立此石標

之以為記也

代郡齊地記

牟州有拒神山在州東五里始皇取石為橋此山拒

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

續述

即墨東南陰山上有小池傍有石人并石馬蹄跡寢

字記云秦始皇至牟盛山望蓬萊立焉此山遺石人

驅牟山不動因立於此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今

海濱山上往往有之

西陽雜俎

嶧山北有絕岩始皇觀禮于魯乘羊車登嶧山之上

命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

三代地理書

萊州北臨海有蓋石方圓五步上有窪尊古老相傳

始皇鑿此盛酒以祭百神

齊志

地道記云海州海中去岸半里許有始皇碑高十一

丈八尺廣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一字潮水至加

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也

漢郡國志

永州北石牌灘石皆成片段聯綴如牌筏舊傳始皇

造橋海上異人乘石牌助之始皇死遂棄於此山川紀異

豫章宜春界鐘山有峽回環澄澈深不可測曾有漁

人釣得一金鎖長數百尺而得一鐘又如鐸狀舉之

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震動鐘山一面崩摧五百餘

丈漁人皆沉舟落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

識者曰此秦始皇鑿山之鐸也輿地紀勝

餘杭大滌洞石崖上有仙跡岩岩邊有雲根石舊志

始皇驅鬼兵塞海岩勢欲動忽有神人呵叱以身鎮

之今崖石有幘簪冠之跡隱然而見不生苔蘚枕書

李圖 卷三 聖

天目山石板山西北皆有之長短大小不可數計皆

平爭如砥古記云秦始皇驅鬼兵解之有全解在地

者有解之未盡者有倒解者今鐮痕線道猶存其至

一半者用石砧架定信非人力所能及好事者欲擎

而下輒有風雨虺蛇之變以故人莫敢動枕石菴在

西尖之頂至爲高絕上覆巨石一片非人力所能舉

縣經云秦皇指陰兵疊就上

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萊堪金樓

瑯琊東南十里有郎山即古瑯琊臺城也始皇二十

八年至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臺亦孤山也

然高顯出於衆山之上高五里下週二十五里山星

石爲臺石形如磚長八尺廣四尺厚尺半三級而上

級高三丈上級平敞二百餘步刊石立碑記秦功德

漢武帝亦登此臺伏琛齊地記

秦梁地名也或云始皇東巡弗行舊道過此水率百

官以下人提一石以填之俄而梁成今觀所累石無

造作之處郭緣生述記

陽庭城東南青城山始皇登此山造石城入海三十

里臨海射魚方四百里水變血色今猶爾也三齊記

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不爾

李圖 卷三 聖

即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

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

爲驗辛氏三秦記

始皇既焚書改古文爲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謗怨秦

苦天下不從更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

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銅坑谷中溫處瓜實成乃使

人上書曰冬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

乃命就視之先爲伏機諸生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

從上填之以土而壓之終乃無聲衛宏詔定古

大翻山小翻山在鳩州上有王仲廟仲字次仲年少

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
實歸在其家同學者常見次仲捉一小棘木長三尺
餘至則着屋間欲上人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
蒼頡舊書爲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繁多次仲爲文簡
畧赴急用之大喜使徵之不至始皇大怒詔檻車送
之次仲吟咏化爲大鳥出車外翻然高飛徘徊長引
至于西門山乃落二翻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爲大
小翻山今水旱祭之媽州即幽州地述異記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
闕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始皇乃幸
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
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
立廟至今祭享不絕隴州圖經
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于帝前今海畔有秦始皇
受珠臺述異記
始皇造渭水橫橋鐵鍛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
等像祭之鍛乃可移動也水經注
鄠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
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
錢城市多賢塵還山弄明月徐鉉

秦磁石門有阿道即阿房宮之北門也累磁石爲之
着鐵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過魏略胡以爲神元和縣志
罪字本從自辛秦皇謂辜字似皇故改作罪風俗通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太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
有五松樹陰翳數畝乃封爲五松大夫忽聞松上有
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得天下妄受命帝何以
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于沙丘獨異志
始皇使鄭容將入函谷關見華山上有素車白馬心
疑其非人熱視稍近問鄭容曰安之答曰欲之咸陽
素車上人曰吾華山使愿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
李園秦本紀
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欸梓嘗
有應者即以書與云切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如
其言以石欸梓樹應曰諾鄭容或如驕伏不覺見官
闕儀衛同王者居謁者受書入有頃宮中謹曰祖龍
死有一婦行哭出謝容煩苦乃上白璧容讓之婦人
曰此鬼神事願勿讓鄭容受之歸具以聞始皇默然
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謝璧也乃賜
鄭容金三百斤詔無泄語樂資奏
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
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

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三秦記

秦并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果王清衛承莊逃入

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太

白歸位衛承莊逃焉王清有子名子休王清謫于北

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騾乘行雨子休每至小

仙洞耻其毋淫奔之所輒回馭不經故此地常少雨

東方朔內傳見獨異志

始皇鑿驪山之阿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錮三

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擲爲

游館以明珠爲日月人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金

銀爲鳧雁金蠶三十箔又多殺宮人生蠶工匠計以

萬數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

窮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藏櫛火延千日不能滅漢書劉向貢山傳三輔黃圖水經注

始皇陵雖高大不足以消六十萬人積年之功其用

功力或隱不見不見者驪山水泉本北流北流者陂

障使東西流又此山無石於渭北諸山運取大石故

其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

鈞今陵下餘石大如堰土屋其銷功力皆此類關中記

漢五柞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

麒麟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

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有赤如血父

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西京雜記

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頽徒七

十二萬作陵鑿之三十七歲涸地中水泉奏曰已深

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西陽雜俎

由奉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當有血

城陷沒爲湖有老姬聞之憂懼朝朝往窺城門門侍

欲縛之姬言其故姬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姬又

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

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淪陷

爲湖神異傳

驪山顛有始皇祠不齋戒而往即風雨迷道強即死

之三秦記二世死爲厲鬼號秦中史封禪書

辨士隱姓名道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

七兄而立二世善文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

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陳履狀善因

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

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新序

趙高將為亂先設驗獻蒲以偽脯感二世有言蒲者誅之史記見藝文

秦二世時趙高駕鹿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群臣半言鹿半言馬陸賈新語與史記異

二世時趙高用事乃先獻蒲偽脯指鹿為馬以驗群臣古今注風俗通

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謝玄禮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後漢文苑傳

學圃卷三 太白山南有陳倉山山有石與鷄不別趙高燒山鷄飛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謂是王鷄三秦記

趙高既劫殺二世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立子嬰史記

二世時五星會南斗南海尉任囂曰秦方長亂此南越偏霸之象也遂有志焉病且死召趙佗行南海尉事故今呼為尉佗漢高帝遣陸賈立為南越王南越志

交趾之地最為膏腴舊有君長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地曰雄田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以其子為安陽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富尉佗

在番禺遣兵攻之安陽王有神人曰臯通輔佐之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佗知其故便却臯息卒還成武寧遣其次子始為質通好後安陽王遇臯通不厚通去之王之女曰媚珠見始丰姿閑美遂私焉始後誘媚珠求觀神弩之妙媚珠示之因毀其機即馳使報佗復興師襲之軍至安陽王又如初放弩弩敗師皆崩散遂破之安陽王野生文犀入水走水為之開越遂蕪其地南越志

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嘗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劍者莫不疾耳蓋尉佗之鼎南越志

趙王武臣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地使者往十餘輩輒殺之有廝養卒請往張耳陳餘遣之及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與之酒卒乃為言之因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自立耳燕王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新史漢俱無卮酒事孔融與曹操書云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九州春秋

秦亂有十三人棄官學道經廬山內三武士欲栖焉

十人曰初志歸群王洞府豈可中道而輟一夕雷雨化成一溪中有磐石上有王簡天篆曰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指授王洞潛栖廬山記

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欲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於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圍而得之問之言我本秦之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當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不饑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時二百許歲獵人將歸以

學圃

卷三

手九

穀食之初時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稍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也

抱朴

陳勝既立爲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嚴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勿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周之道

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曰善孔叢子

史記云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索隱云顧氏引孔

叢子云云朱子謂是書文氣緩弱不類西京宋潛

溪疑即注者宋咸所作豈咸在顧氏司馬之先耶

陳涉使周章爲將以擊秦秦使章邯拒之陳王有輕

秦之意而不設敵備子魚諫曰章邯秦名將周章非

其敵也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

由人今王不脩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

及也王曰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

於進取信哉他日復以近事喻之曰臣昔在梁有陽

學圃

卷三

本

由者其力扛鼎技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蹶獸國人

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瀉

方乃積怒妻坐於床吞爲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

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

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而救之妻愈慙忿莫肯含旃

或發其棠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于女子

之手何也輕之無備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

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故欲王之備之也王曰譬類

枕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以至于亡孔叢子

學圃意蘇卷之二終上之而後下下之而後上上之而後下下之而後上

學園慈蘇卷之三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成林東 裴體忱甫正

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及為天子祠豐故宅漢舊宋

謝莊求賢表曰升曆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錄白水

茂異出于荆宛史南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

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官招魂幽野於是丹蛇

在水自洒濯之入于梓官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

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陳留風俗

班固泗水亭長古碑云高祖母溫氏司馬貞打得其

字分明索隱三史王生遊沛因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

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祖溫氏纂異記晉

開運二年進唐書表云頻分溫媼之疑乃懼魯魚之

謬

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劍長三尺銘曰

赤霄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陶弘景刀劍錄

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

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

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

風氣光彩射人西京雜記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劍

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防衛咸

見此劍穿屋飛出莫知所向苑異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

尤驚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

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

歷然無礙人有病疾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

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

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

將以東後不知所在西京雜記

厄井在汜水縣東十五里高祖與項羽戰敗于京索

遁入此井追者見井中有雙鳩飛出上有蜘蛛網因

而得免郡國志風俗通

榮陽有厄井相傳漢祖為雍齒所追投匿井中有蜘蛛

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汲黯為榮陽守立神蛛廟祀

之今其廟猶存歲時居民三月致祭志

榮陽板渚津原上有厄井漢王避項羽於中為雙鳩

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於井間雙鳩集其

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正旦放雙鳩或於此起小說

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漢王身被大創十二矢石

通中過者有四三博故事

高祖每戰親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言滅七十二子獨異志

河陰南廣武山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

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一暹鱗肉與骨皆

無獨其首金與二魚並游水中俗傳高皇食鱸庖人

治魚及半而楚人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陶朱新錄

中山有鴻山關者昔項羽於此關見群鴻乃誓衆曰

我當南而必中其一乃引滿射之莫有中者乃折弓

學園

投地而去時知項羽終不能濟伐也九州要記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論衡

烏江有項王繫馬驢樹歷千餘年尚鬱茂建中中縣

令張勤厭賓客觀遊令伐之今茲地獨不生草唐傳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

狼星劉子蕭何感鼎精而生典獄制律春秋佐

臨城即晉臨邑也北五里有泥河李左車與韓信戰

敗至此問之曰泥河左車曰車入泥河不能行吾其

亡矣果被擒趙州志臨城東南五里有釣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於此餘

問其地曰釣盤山餘曰魚遇釣盤吾其亡矣果遇害

趙州志

韓信將下趙聞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引兵方出井

陘口師患無井筮之得蒙知山下有泉焉信遣胡將

周而索之見二白鹿跑地有泉湧出后人於井側立

胡王祠祀之金周義記

北郭先生獻帶于淮陰侯曰牛為人任用力盡猶不

置其革楚漢春秋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鐘室故處也有隙地丈餘草色

皆殷赤相傳呂后殺韓淮陰血漬而然地志

學園

張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四皓皆仙人良

師之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脩行

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孔安國

建信侯委敬晚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

金平後人往往得金云敬將卒召邑人囑曰爲廟祀

我我有以福汝矣而雲霞飛集而去至大古碑

襄趙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裏跡金趾中

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裏跡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乾柿

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委敬所爲藥金最良續博物志漢已定天下論功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

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楚漢春秋

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錦石山下賈默禱曰我

若說越王肯稱臣當以錦裹石爲山靈報使還遂出

囊中裝募人植花卉以當錦史記

朱仲會稽人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書曰真值

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

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列傳

漢文帝三年于永明殿晝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

諫鼓辨羽凡五物西漢故事

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

文帝奇之問何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

母哀之教鼓琴日講習以爲常事臣不能導引無所

服餌也但諱新論

賈誼與鄒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爲

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聞華尊顯侯諛得志

以哀屈原之離諛邪亦因自傷爲通等所怨也通風

困學紀聞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

之譖攷之漢史無通譖賈生事蓋誤疑未詳也

薄昭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

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一卽酌酒不滿一卽紉之昭既歸使人持刀殺紉者帝聞之怒故有此獨異志

景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長有所乘駟駿馬日

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綽與帝連婚恃勢索之直辭

以七考所乘不敢輒奉綽因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贓

事乃教下獄不令家下通往直知不免使告妻曰刺

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我必死矣汝

等勿冲未能申雪可將紙筆安我墓中當自申理直

死獄中家人收塋如其言置之不五十日景帝大宴

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訴冤併以緯不法事二十一

條條奏別狀帝覽表訖直忽不見帝甚異之詔收緯

付獄勘之事皆不虛帝勅將緯於直墓所斬而祭之

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

訟生人搜神記

文翁者廬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嘗起歷下

陂以作田文翁晝日斫伐柴薪以爲陂塘其夜忽有

數百頭野猪以鼻戴土着柴中比曉成塘異記文翁

景帝末爲蜀郡太守

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因

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傍帝遂問之太子答凡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漢武故事困學紀聞云武帝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舊說岱宗上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壽脩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長八十風俗通

漢武帝初起神明臺時掘地入三十丈得泉水色黃傍有人居無日月光明晝夜以火照中有人食土飲

學圖

卷三

七

三國志

水服赭布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答曰商王無道使兆人入地千丈求青堅之土以作瓦起瑤宮金堂二人皆以繩入地裏負器取土多有壓陷死者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得獨存答曰我以玉為衣金為環身有金玉故心氣不滅漢人問汝欲更出為人否答曰食土飲泉與螻蟻為伍寧望日月手乃引出三日自死骨肉靡成灰惟心如彈丸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是乾血耳別國洞冥記

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

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漢書

帝行幸河東欣然中流與群臣飲讌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在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群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絕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故春秋元命苞曰許昌為周當塗

齊郡函山有鳥焉足青背赤黃素翼絳額名王母使

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王母忽為

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百勝雜俎

學圖

卷三

八

四庫全書

武帝逐夷至於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魚父造魚腸於坑中以土覆之香氣上達取而食之以為滋味逐夷得此物因名之置魚腸醬齊民要術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棋相娛丰姿端正帝密悅乃欲逼之王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出明錄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乃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已故遂

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其惡于朕乃召集期門羽林諸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此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明

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云堯時洪水訖停舫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帝取魚去其鉤而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三泰

卷三

漢書

九

三

漢武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噬之狀湖中呼為馬澤澤中有漢武彈碁方石上有勒銘焉述異

武帝徙南岳之祭於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

空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搜神記

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

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竺法蘭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

墨問之蘭云經云世界大劫終盡則劫火洞燒此灰是也乃知朔言有素曹毗志怪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上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

朔朔對曰王朔知其一不知其二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

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

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咲賜帛三十疋方朔別傳

武帝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有蟲盤而覆地赤如

生肝狀頭目口鼻耳齒俱具先驅施頭馳還以聞上

使視之不知也時東方朔在屬車上令往視焉還對

曰此蟲名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係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恨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憤氣之所

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徒作所聚處也詔丞相公孫弘按圖地果秦獄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

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灌之必消糜於是使人取嘉賓酒中須臾糜爛帝曰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賜帛百匹自此之後屬六年載酒方朔傳

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朔問

其由朔對曰是星不見則下遊于世爲君民福壽帝曰何以驗之朔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常者則爲驗見則斫竹建壇醮謝之帝如言朔日迎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入丫角面如王色美紫髯而腰蔽樹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持一黃書自東海浮來臣等焚香迎拜甫及百步俄爲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亭側進于帝帝令驗之曰此上界火餘經也

漢書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

李開

太史

上

司

微服賁綰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搜神記

武帝好方士敬鬼神使人求神仙不死之藥甚至初無所得天下方士四面鋒至不可勝言東方朔睹方士虛語以求尊顯即云上天欲以喻之其辭曰陛下

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也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然天何可上也朔對曰臣能上天知其謾訛欲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不死之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訛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俱往朔三十日而反朔等既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欲往往留十餘日期又且盡無上天意方士謂之曰期且盡日日飲酒爲奈何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者於是方士晝卧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爲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以爲面

李開

太史

上

司

欺詔下朔獄朔啼對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重重何若臣朔曰重豕鼻類馬色那那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蚤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者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罷諸方士弗復用由此朔日以親近

方朔別傳

武帝與近臣宴會于未央殿忽聞人語云老臣胃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髮白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所處何所

病苦而求訴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蘆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仲頭看屋視殿室名未央訴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復更造也帝感之既而息役后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湏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扶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李嗣

奏樂爲是君也老翁對曰老臣前冒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勝惟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鼓絃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魂兮停斧斤保室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惟悅衆觴並勸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脰帝問曰朕聞無以識君東方生知君耳君可更以珍異貽之老翁頓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

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弄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於內庫

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丞二千石諫議大夫博士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群臣皆賀而獨不賀何也對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恐後有巫爲國害事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朔

會稽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常令于案上行上呼東方朔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下出挑七枚母自啖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者前母問曰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生華三千歲一著實人壽幾何非下土所植也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下與帝食桃惟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

中窺母顧之謂帝曰此窺小兒罪三來盜吾此
桃帝乃大恠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漢武內傳
博物志

虜蘇割刺在魯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
皆赭色山產椒大如彈丸然之香徹數里每然椒

則有鳥自雲際踰躍五色名赭爾鳥蓋鳳凰種也昔

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詔問

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

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

歐趙
新錄

武帝時有獻獨足鶴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人皆不
知以為怪異東方朔見之奏曰此畢方鳥也又言其

李國

卷三

十五

百

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山海經章我之

山有鳥如鶴一足名曰畢方見則有譌火因勅廷臣

皆習山海經

山海序及
尚書故實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

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

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欲殺

之朔乃曰殺朔君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

乃赦之

博物志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

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

欺父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

為雞小為鶩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

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

乃大笑

說小

武帝嘗以隱詔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

央前殿檻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

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束束棗也

叱叱四十九也

東方朔傳

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

朔曰此非屑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

李國

卷三

十六

書

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

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

忍亦深有情戀乃懷然愍之即赦免罪

新語

武帝喜遊天下忽見一坑遣使者視之知深堯丈使

者還對坑深不知堯丈武帝曰朔多智使往視其深

淺方朔對曰坑深一百二十丈武帝曰先生何以知

之耶朔曰臣到以大石投坑中傾耳而聽之久父乃

到像像有聲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以此知之

傳別

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知朔者惟太伍公

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太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

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嘆曰朔在朕傍一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方朔別傳

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風俗通

武帝時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風俗通

董仲舒事精于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業桓譚新論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

李園

卷三

十七

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挾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挾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子奪不亦明乎晉書喬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世說

張寬字叔文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裸浴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作女令見世稱七車張蓋部舊傳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歸復來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化為巨蛇而出搜神記

汲黯字長孺好直諫武帝曰吾欲興政治去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色變而罷朝漢紀史漢書止

李園

卷三

大

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鑊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論衡自然

杜業奏曰河間獻王德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

縱酒聽樂因以終漢名臣奏

河間王來朝上與言鬼神王笑曰無端又非上征伐常陋上所為上遣醫持藥醕之王賢明天下怨之上

秘其事厚望之漢武故事

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井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鼻當以紙塞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似不欲聞陛下腹是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三輔故事

李夫人死後帝常思夢欲一見之乃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見乎少君曰可遙見而不可同于帷幄也帝曰一見則足矣可致之乎少君曰聞海北有潛英之石刻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船巨力千人齎不死之草

李園卷十九

乃之時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毒可遠望不可通也春石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臺時祀之拾遺記廣記引作董仲君

李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

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

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

病死又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漢禁中起居注

鈞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

思之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

宣帝時乃不至王褒雲陽宮記

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是

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

靈寃若祠之說家人小事有驗初霍去病微時自禱

神君及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

神君曰吾以神精繫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

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漢武故事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于

此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

天將雨則翼翅擺動若將飛奮志異記

武帝時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

蛇頭上戴角牀間姥憐之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

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

在牀下今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

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

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

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

土人謂之爲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

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

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

木堅質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李膺益州記

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胃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韓異傳漢將滅越越王築城伐木將運之一夜木數千件頓亡越亡之徵王鼎之始興記利內有木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木流出斧迹未滅俗云漢將將攻越越築城浮木于利水未運之前一夜中忽失數千段時或見之今所見木豈非昔鬼匿之木乎金樓子

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于棺中到延康二年河東王曹季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岩室中得此書貯以金箱卷後題東宮臣姓名記年月是武帝時物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進宣帝帝示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即再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皇殞時物臣此時著棺中因何得出宣帝慘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宛然如故漢武故事度信賦茂陵之書空聚

武帝葬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矢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往問陵傍果有方一尺可以為礪吏

卒嘗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武成阮籍諷懷詩失勢在頃刻帶劍上吾陵

晉愍帝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克山陵漢武帝享年長久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以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晉書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有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群去時謂武帝侍從從之者必致病雜錄

淮南王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僂僂關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關者對如初八公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關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問其姓氏答曰關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校百英壽千齡葉萬

鳴九臯脩三田岑一峯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
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
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臣伍被曾
有過恐王誅之詣闕告變詔大宗正持節按其事宗
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
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
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
同日升天鷄犬舐藥器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
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
帝帝大懷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
學園 卷三 三
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
之道由是茂陵王箱金枝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
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錄異
鞠道龍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
成江河撮土爲山巖噓吸爲寒暑噴噉爲雨霧王亦
卒與諸方士俱去西京雜記
淮南王被誅其子奔至馮城秦門化爲石今立廟名
東塘神州
陽關在遼西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出此關因
以爲名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辟月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
絕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
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
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筒盛之緘以戚里
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西京雜記
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於伏生所
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陸德明經
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具至
夜車轡上金鳳凰輶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
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
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
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轡上鳳凰俱飛去
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
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于云今月十二夜北山
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
尋之直入光家上車轡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
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續齊書
詩云翩翩鳳輶逢此網羅
宣帝時江淮鸚鵡人相食天雨穀三日尋魏地奏亡
穀二千頃述異記

漢書于公辨東海孝婦之寃而天雨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然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綠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云爾

搜神記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女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父人道一宿斯湏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反欲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父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

學圃

卷三

三五

三百八

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遂以財與之

風俗通

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以問群臣莫有知者劉向對曰此貳負之臣也曰危危與貳負殺棄竄黃帝乃格之於踞屬之山若有明君當時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係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答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

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

山海經注及獨異志

元帝王皇后齊田氏之苗裔祖父翁孺自東平陵徙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翁孺之往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翁孺生禁禁妻李氏方妊身夢月入其懷生女是爲元后

宋書

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

學圃

卷三

三六

釋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釋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

竟天下母

元后在家嘗有白鸞銜白石犬如指墜后續篋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西京雜記

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西陽雜俎

元帝被病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

對曰能忍寒暑乃以隆冬盛暑日令袒載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卧於池臺上暉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出桓譚新論

劉向於成哀之際校書天祿閣專精不倦假寢稱時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其杖端炯然火出因以照向則內外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以前興亡之事如目見也乃說陰陽運數起滅之狀授向五行洪範之文向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

學

卷三

主

書

主天帝圖讖天帝開卯金之子有傳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至子歆從向授其術拾遺記

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折蠹皆以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吳越曰殺亦治也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判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為明矣風俗通

谷春櫟陽人成帝時病死而尸不寒後忽出櫟南門及光門上而入太白山民為立祠于山嶺春秋來祠

中止宿焉

水經注

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自飛去風俗通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逕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

李固

卷三

主

書

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物志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賁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論衡

有周犖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期曰車子生急還之自後日以富利及期犖其賄以必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于夫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也從

是所向失利遂大貧困

志

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萌爭水規割指詛曰

血所流入陽安界萌怒殺規小吏王朔復刺殺朗

陵官屬又殺朔民于京山上為朔作祠壇每早輒祈

禱

漢書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

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繻繻即無故而

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窮

炭燒簞簞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視相試一事乃出其

囊中藥少少接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

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

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

偉偉乃與伴謀過管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

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

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

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

桓譚論

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

家累千金父沒當壚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

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託

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

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

綠光可以鑒窺巧綺刻妙絕人

水經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

隱居涿郡故安閭鄉西山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

北平侯益才高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

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

夫城俗又以為五公城

水經

宵城東南有單龍村外有單龍塚甚高大舊傳單龍

能仰觀俯察蔡少公之傳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

其符聖公潛嘉之因此起兵後稱號于宛而龍卒故

厚其墓

荆州

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其

後為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

獨異

光武末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

刀劍

世祖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曰江陽有貴兒氣

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為子立祠謫江陽民不

使冠帶者數世

華陽

唐縣西北七里有漢王臺壁立水際上平坦約數畝

世傳光武初起駐兵于此時王有疾忽思生魚臺下

小河出鯉二尾食之遂瘥至今此臺無蚊蚋虫蟻所

生之草皆可為藥唐書

襄國石井崗上有井大如車輪光武營軍所鑿傍有

叢荆棘生皆蟠紫如人手結云是光武係馬處隋書

志深澤縣盤蒲澤生而紫委傳云光武至此遇風雨

係馬於此後蒲生如之河北

南陽北七十里三鵝路中六山側有桐鴉臺相傳光

武北趨河朔至此失跡得驛引于馬前飼之於此名因

志新野城北有彈子池世傳光武嘗彈蛙于此至今

有蛙不鳴一鏡

趙州南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橫于路俗傳光武欲渡

河二人致餉愿洩其蹤乃除之北魏光武夜至趙州

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劍斬之

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野史見

光武即位都洛陽營宮闕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

有一柱來在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

去光武使來識視良是遂豎傳之刻記年月日以名

焉漢官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

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亡

之徵也述異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解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求

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

適言四百萬錢于是冀乃見見白曰道從入府與高

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賕乃書表自理其

畧言高貴不尚節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

辱天官易稱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

驛聞附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疲不復見

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

子焉燕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水經

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論衡

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比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

于九里谷高崗亭角長三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

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述異

琅琊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

兄為食饑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

異于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

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

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論衡

俞益期與韓康伯賤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

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及居齋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

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父州以其流寓號曰馬留言
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
此民以識故處也

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
為垣以廬為柵即木囚其中視其罪之正者不動寃
者木囚動出時以為精誠所應子長時為大理卿

明帝夜夢金人身有日光飛空而至以問群臣傳毅
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陛

下所夢將必是乎帝於是遣慈情張騫泰景王尊等
往天竺問佛道法得四十二章經僧攝摩騰以來帝

李固

卷三

手三

讀八

令藏經蘭臺石室起佛寺雍門外以處摩騰壁上畫
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開陽城門上
及預造顯節陵中作佛圖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
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教祠浮圖老子
百姓稍奉之後遂轉盛

後漢西域傳
牟子高僧傳

高僧傳云此漢地有沙門之始謂宜大書特書以
著流害之源也綱目乃止分注附見楚王英奉帛
贖愆之下焉豈偶有所遺耶抑別有意耶

章帝元和中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
群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燕龍羹

世異記

肅宗欲隱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

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

于道南聞見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

覆之沙石滿其口泉猶能喘息心倍怪之以有神靈

遂取持歸養長至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東觀漢記

章帝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

史緒脩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

豈織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材器稱孫安世魯

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後漢書

章帝時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

李固

卷三

手四

讀九

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
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丘民皆觀見
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遊
戲陵上蓋其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入

論衡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

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

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百姓追美甘棠

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猶云白虎

王業

水經注

王業為荊州刺史山無豺狼捕

梁國蒙縣有王氏墓傳承先氏祔有此城則有此丘

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臘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

居者王伯怪之旦往視焉時天鴻雲下無人徑有大

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爲神其後有人着大冠絳

單衣杖竹立塚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

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喜感

精瑞之應造靈廟以休厥神延熹八年秋皇帝遣使

致祭國相東萊王璋伯義與長史邊乾樹碑紀頌遺

烈蔡邕王喬碑水經注碑

順帝永和二年周敞爲交州刺史採龍山之木爲州

李固卷三

門鼓下分一鼓給桂林郡上分一鼓給交趾郡雖根

幹異器杪末同歸故擊一鼓則二鼓皆鳴所謂叩宮

而商應南越志

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

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

則洩湖灌田水多則開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

年堤塘周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十頃創湖之始多

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於臺臻遂被刑於市及墓中

遣使按鞠總不見人驗籍皆是先死亡人之名會稽記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李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

孤窻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

擇塋其中喪事輒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

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後漢書郭躬傳

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規矩坐必端膝呵叱

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

廉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禁忌

者多談爲證焉上

以雲母壅尸則亡人不朽桓帝馮貴人素國色亡已

十餘年家爲賊所殺形貌如故但冷耳盜共奸通後

捕得之此賊言貴人棺有數斛雲母東園記桓帝馮貴

人配食下邳陳公建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

穢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列異傳

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

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卧流涕濕

面嫂恠問之云適見嘉自說住津鄉亭病亡二客俱

留一客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云

事事如夢幽明錄

秦嘉妻徐氏動合禮義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痛
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標列女而徐淑
不齒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史通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
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
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
弊衣繼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
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
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送還屠家乃迎其女
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

李剛

卷三

三七

四

太守神不歆非類明矣豈得義他人子乎風俗

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
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綉囊武陵

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
有志節自志爲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
馬捐棄官憤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
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
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黃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
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搜神
陳蕃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夜

三更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
前相告云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
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
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
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
云助東家作屋墮棟亡沒幽明錄

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從子瑞辟梁冀掾
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嘗宿客舍顧錢直甚少主曰
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三輔梁冀自以馬乘
具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乃

李剛

卷三

三八

五

告郡縣劾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
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
餘萬續漢書

盧克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先冬至
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麋舉弓而射即中之麋倒而復
起克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
有唱客前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曰我衣
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克著盡可休
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追得尊府君書
爲君索小女嫁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克克父亡時雖

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歎歎無辭崔即教內令女郎並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月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教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夫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以人而入其墓追以慎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耶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李固卷三 李九 四百七還充又與金益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輿祗何以贈余親金益可願兒愛思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益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愈遙嚼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益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益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

嫁而凶家親痛之贈一金篋簪指中今視卿益甚似得益本末可得聞不克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益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孔氏志怪 搜神記鄭玄家牛角抵牆成八字明鄭玄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道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呼爲康成書帶草三齊果記李固卷三 李九 四百七張衡亡月蔡邕母方娠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即衡後身也世說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博物志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是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東國宗敬蔡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充州陳留並圖畫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寥伯喈別傳伯喈母卒廬墓有馴兎連理之祥見追董卓中狂僭屢革之效漢室之得稍延者皆其力也且石

之正尊信至今其有功後先者不淺柔克高明乃
爲琵琶記以醜之吹竿之徒遂爾歌唱流布遍于
海宇雖在吾輩其未觀本傳者亦有不孝之疑焉
允不長世日碑鑒之矣冥司拔舌則誠容得道耶
曹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與平中天下喪亂伯喈
女文姬沒于胡中十二年曹公痛其無嗣乃命使者
周近持玄玉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都尉董
祀

魏文蔡女賦
序後漢書

晉書云景帝景獻羊皇后父衛上黨太守母陳留
蔡氏漢左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

學園

卷三

四

三

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
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克別傳克祖睦蔡邕
孫也司徒蔡謨克之子也

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字
伯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
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
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飛去受福甚快樂非復曩
昔也

齊諧
記

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
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乃取筆書巾上如作兩

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爲
呂布所殺後人則知咒謂呂布也

幽明
錄

有道士書布

爲呂字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

英雄
記

安定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也善屬文能草書時爲
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
美董卓承其名娉以駟轡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
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慘卓使傳
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
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
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非世
李固

李固

卷三

四

三

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
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
懸轆轤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石漢
書

扶風馬夫人威明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卓
聘以爲妻夫人不屈卓止之

書

漢末零陵太守史滂有女悅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
殘水飲之遂有娠既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
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史

搜神
記

晉原鳴鶴山張陵登仙之所傳云常有麒麟白鶴游

翔其上有銘記云張陵為蛇所吸門徒以為登仙矣李唐益州記張陵避病瘡于丘一社之中得咒鬼之術書

為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熹平末為蟒

蛇所噬子衡奔走尋死無所畏負清議之議乃假設

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縻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

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朱民之山獠遂

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也陵子衡為係師

子魯為嗣師以祖始法惑亂天下李唐易記

張魯女曾浣衣山下有白霧蒙身遂孕耻之自裁臨

死謂婢曰死後破吾腹婢依其言破得龍子一隻遂

李固卷三入漢水女殯山頂龍子後數游墓前遂成蹊徑道家雜記

漢末傳古志云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

有外戚之墓丹眉之妖篡盜短祿極於三六當有龍

飛之秀興復祖宗又立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

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

王莽篡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

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興祚其

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其部帥有三

十六萬皆著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

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真定証誠百姓曰蒼天已死

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興業

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荆揚尤甚棄財

產流沉道路死者無數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

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

年而天下大亂漢作廢絕實應三七之運也搜神記

袁安喪父逢三書生語其葬處遂至四世五公其後

公路年十八驕豪故常乳飲食密飯諸女以絳為地

道游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錄異傳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為立廟廟

有主簿大富曹公操伐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

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遮道而來

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

後蘇并隣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胡閭絕三年

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脩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

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

麕大足色白如雲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

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曹公拊掌曰此子言

棄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突入內外見

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搜神記

黃祖太子射作章陵太守與衡有所之見蔡伯喈所

正平一過視之歎曰好後日各歸章陵自恨

中石書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其字恐不諦也因援

筆書之初無所遺唯兩字不著耳章陵雖知其才明

皆得初無脫誤所疑兩字故如平正所遺字也於是

章陵敬服

別傳

漢末諸蔡最盛蔡邕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為黃彥承

妻小女為劉景升後婦珣之姊也

襄陽耆舊傳

盛憲字孝章嘗出遇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

學圃

卷三

四十五

三百五

魯國孔融融時年一十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

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為兄弟因升堂見親憲自為

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家國

所賴以是賀耳融果以英才偉艷冠世

會稽典錄

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表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戈內接

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九州春秋

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

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

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謔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

承醜女

襄陽耆舊傳

武侯躬耕南陽是襄陽地名非南陽郡也

北堂書抄

諸葛書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也

北堂書抄

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手孔明孔明自

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

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

抱朴子

臨卽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

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

滅其年蜀併于魏

魏略

孔明與玄德總師趨蜀道履黃牛見大江重復石壁

間有神像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

學圃

卷三

四十六

三百六

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不事斧鑿而順濟舟

航乃為建其廟曰黃牛以顯神功

黃陵廟碑

襄陽郡有諸葛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

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宅西山臨水孔

明常登之鼓琴以為梁父吟因名此為樂山先有黃

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

襄陽記

華陽有讀書臺諸葛孔明相蜀築此臺以集諸儒並

以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

案宇記

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

因渭水漲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竹

越水射之賊見橋成遂馳去水經注

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家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

耳水經注

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

密覘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隨其

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語林

嵩州界綠山野間有菜大葉而粗莖其根若大蘿蔔

土人蒸煮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饑名之爲諸葛菜

云諸葛南征用此菜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

學園

卷三

早七

三

縣山樞林謂之諸葛木也雲南記

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証要

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

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

卹又畫夷牽牛負酒賚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

華陽

國志

稗官小說云諸葛武侯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

須禱于神假陰兵以一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

祭之神則享之爲出兵也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

肉而包之以麤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兵後

人由此爲餒頭事物紀原餒字不知當時音義如何適與

欺瞞同音孔明與馬謖謀之神妙誠有之非列寓言

也因話錄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瞻望四遠諸葛孔明積

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

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

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

常山蛇勢荆州記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

翼舒鵠形鶴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

學園

卷三

早八

三

雪消之際湏湧湍湍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

破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

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

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

六七百年年洶灑推激迄今不動劉賓客嘉話

蒲元爲諸葛孔明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糧難致元牒

與孔明日元等輒推意作一脚牛牛抵仰雙轆人行

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之糧日行二十里人不勞牛

不飲即日已就然非常之事人欣感之元別傳見北堂書抄戰林

蒲元性多奇思得之天然事出若神不嘗見鍛工忽

於斜谷爲諸葛孔明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有一人前至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方叩頭伏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盃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爲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雜水。蜀故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傳別

李固

卷三

蜀山

早九

三

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乙卯遷

暑錄

先主嘗作三鼎皆孔明篆隸八分極其工妙又喜作

草字世得其跡必珍玩之。書史

邛州沉黎縣即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一石樓

今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九州記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丞

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云葛公在時亦不覺異

自葛公歿後不見其比。韓記

宋御仗有諸葛孔明箭袖鎧帽二十五石旁射之不

能入上以賜殷孝視。宋書

史萬歲征南寧夷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

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也過此萬歲令左右倒

其碑而進破三十餘部諸夷請降於是勒石頌德隋書

隋西蜀郡福祿寺釋僧淵以錦水江破沒溺者衆欲

於南路駕飛橋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

鐔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

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鐔自

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投水。續高僧傳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毛枕枕之聞其中鳴鼓

起插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

李固

卷三

五

青

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乃碎之及見其

中設機局以應夜氣乃諸葛武侯鷄鳴枕也。志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

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

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類敗者

拆去之止留乎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

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逕視之有刻字宛若新

書乃孔明親題也其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

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

其祠宇爲文祭之而去。蜀志

宋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人辛怡

顯使于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

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賦征討不得輒

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

賁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

乃知南夷心服雖千載如初見怡顯雲南錄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園數丈

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悴王建孟知祥

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

枯柯再生時人異焉至皇祐初新枝聳雲枯幹並存

學圖 卷三 五十一 三石記

若虬龍之形儒林公議

孔明斬雍閬擒孟獲回軍經耒陽立石紀功歲久字

不可辨相傳立石誓云後有功在吾上立石於右宋

狄青破僊智高立碑其右尋為震雷所擊今存斷碑

橫仆其側山川紀異

長沙有銅棺山程普關雲長分界於此共鑄銅棺為

誓相侵者以銅棺著之湘中記

秦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

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

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

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鉅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

過謂秦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乃出虫若邪

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獻帝傳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

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

以一杯燕乞與王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

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晉書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負天下塚

墓無間新舊發掘時骸骨橫草野人皆悲傷其兇酷

殘忍如此文選

學圖 卷三 五十一 三石記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

婦外孫瑩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

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

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

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瑩曰受辛也於

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

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世說新語

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

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群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

渚曰第四車解既而補正也衡即以此離合義解之

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異

揚脩有才知魏文爲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題

曰黃絹幼婦外孫瑩曰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卽

荅曰陳寔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

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也魏武殷脩曰

芳蘭當門不得不除典

別孝標云魏武揚脩未嘗過江余意當以此爲正

揚脩九歲聰慧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呼脩脩爲

設果果有楊梅融指示兒曰此君家之果耶脩應聲

曰未聞孔雀是夫子之家禽子

李圖 卷三 梁國揚氏子九歲孔君平詣之云云世說揚周七歲

孔君平云云金樓子

此一事也而傳者不同如此何怪用事者之誤耶

漢末大亂有餐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

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

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哭泣過遂死

傳 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顧愷之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

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顯霍光

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三國志

管寧避難東還泛海遭船傾沒乃思其嘗過吾曾一

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狹集過必在此異寧曰向

曾入厠不冠卽便稽首風亦尋靜周景式

管寧自遼東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覆沒惟寧乘船

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

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

神光之祐也子傳

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

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高士傳

華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生子有頃兩

吏詣門便避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

籍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歆拜將相入及並出行共

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

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兒果已死歆喜曰我固當

爲公后果爲太尉列異傳梁簡文大同哀辭曰陳蕃所

憇之家父記玄籙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之期

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

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

此便覺文思開悟輿地記

魏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卽位常欲害之又以太后

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游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緝殺使者以子絃三縊不死而絃皆頽絕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獨異志

文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鬪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鬪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

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慙詩云煮豆持

李園卷三 五十五 晉書 作羹漉豉取作汁箕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語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世急帝深有慚色

新語 鄴西有愁思崗者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愁思崗訛為愁死紀 四共

中華佛法雖始於漢明帝然經偈故是胡音陳思王嘗登漁山臨東阿忽聞岫岫裏有誦經聲清婉適亮遠谷有流響肅然靈氣不覺欲襟祇敬便有終焉之志諸曹解音以為妙唱之極即摹則之梵唄皆植依

擬所造也植亡乃葬此土異苑

李康清肅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之所共害故宦途不進作遊山九吟辭曰蓋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矣明帝異其文文士傳

杜恕作黃門郎同朝友人問其志荅曰見大臣議論或黨甲苦乙所親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論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魏太和時人也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棠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余後人幸勿我傷自胡石之亂墳墓不夷毀此墓

李園卷三 五十六 晉書 元嘉初猶儼然六年大水民饑始被發初開金銀錫銅之器雕刻爛然畢備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簿簾金釘釘之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空設白楸之言實負黃金之實雖意固南山寧同壽乎荆州記 水經注

晉咸康中周興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紫氣鬱鬱而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荅曰上古天帝父已聖去此近曹明帝耳說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荅曰不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輒顧視之行殆不復前語

湓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
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穎
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當爲
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爲已瑞人咸異之得勝
武昌記云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
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
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曰豹尾過役執金吾罷屯
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內
爲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爲立廟也水經

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治孝女李娥廟居曾阜之顛

李園

卷三

李七

李三

林木秀茂周旋十里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日薦蘋
藻娥父吳人大帝時爲鐵官治以鑄軍器一夕鍊金
竭鑪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
十萬即坐斬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
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
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口娥所躡二屣浮出於鑪
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
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
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紀
吳時長沙大饑殺人無數孫權使趙良占之曰天地

川澤相通如人四体鼻舄炙脚而愈今餘于水口嘗
暴起一洲形如蟹食彼郡旺氣可掘去權使人斷其
背饑遂止冷開

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爲念北人不爲之
避也燕明

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漕句容中道鑿破埋掘
得一黑物有首尾形如數百斛缸長數百丈蠹蠹而
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獲泉源
或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漬皆竭唯此巨流焉黑

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微與劉虞論運命曆數事

李園

卷三

李八

李三

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
天下者荆陽之君乎江表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

于牛斗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宋符

闕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

字炳然在月中晉書

吳人營長沙王吳芮冢以其碑于臨湘爲孫堅立廟
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預祭者見諸葛誕長史吳
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
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望不荅曰即
更望矣自芮之卒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

郭頌世語錄異
記御覽引世說

異水經注卷之
苑

三月八日

神

屋施床几以婦人服物著上乃使巫視之若能

抱朴子

搜神記

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

三百年

搜神記

博論

十一月十四日聞脫涼風位上冬信又報過矣

學圃薈蘇卷之四

胡陵碑

昭伯甫墓

成林東

體忱甫正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帝主帝告以所夢並云防理自多無為橫慮帝然之其後害族移器悉如夢焉尚明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身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幕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

李嗣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本朝

龍子長三尺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中幕世絕者元帝渡江都建鄴獨異

晉宣王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溫

上呼曰彥雲

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為崇少

覺初陵被

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

惟爾有神

知之故遠助焉及永嘉之亂有覓見

涕泗云國

家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冤得伸故

六以勢致

誅玄以時望被戮異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

於項城史氏

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

有人竊來

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

右人莫不振怖賈逵

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

剖其疾而納之傳藥沈約

范滂字明友仕齊王芳被廢友明哭甚痛因不仕景

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聞

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即色不不否者即卧寢

不安家人以此候其肯終于所寢之車獨異

王弼字輔嗣注易輒笑鄭玄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

忽然聞外閣有著履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責之

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誚老子耶極有

忿色言竟便退弼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明弼

之卒也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何劭

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

制之不孚云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泰初後至

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殺之林

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之設祭見玄來靈

坐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戲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

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

樂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其

鍾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足道也

林語

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竿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我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漢晉春秋

李固

卷四

三

論衡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爲人發露乞爲塋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脰長三尺遂收塋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爲中散大夫後爲鍾會所譏司馬文王誅之

異苑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授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

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悅若甦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

靈龜志

李固

卷四

四

論衡

嵇康嘗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爲樂人不勝爵祿今傳君廣陵散甚妙今代莫傳

大周正樂

呂安罹事嵇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文王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文士傳

嵇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惜故不與廣陵散於是絕矣

竹枝七賢傳

嵇

康授琴而鼓既而嘆曰雅音於是絕矣

春秋

韓臯生知音律嘗聞鼓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

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
乘金運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王陵母丘
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督都咸有匡復之謀
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故其
曲曰廣陵散言魏室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
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音哀傷惜迫脇求嘉之亂
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
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唐書
應璩與劉劭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
云馬融譚思于止息嵇康琴賦云次其曲引所宜
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

李嗣

琴譜

五

夫德璉季長俱在康前而康賦有廣陵止息之語
故知琴曲之名其來舊矣可云嵇所撰曲耶太平
引廣陵散雅音之說互有不同伯通韻月華亭書
夢之言各家並載又豈可謂散自廣陵託之神鬼
耶臯詭辭以欺人而史氏載之千傳遂聆音察理
者耶 劉潛琴議云此變妙于廣陵散此聲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袂曰爲
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遙問不對疑是蔡
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此附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
一人形狀甚偉著械有慙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
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
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此附

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年五歲時嘗令乳母
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取祐曰昔
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
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
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金環李家驚悵
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

李嗣

琴譜

六

五

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去李氏遂問之
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爲其兒里中
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
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甚患之但不能語
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爲荊州都督鎮襄陽經
給武當寺珠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叙
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身濟所
以使供養之情偏慙懃重也此附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祐

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
祐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
嘆其忠誠世謂此

羊祐爲荊州都督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
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咏終日不倦嘗
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
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冤魄猶應登此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卒後襄陽百姓於祐
學廟卷四

平生游憩之所建碑廟祀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
預因名爲墮淚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一名興初爲
荊州諸葛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時人
始服其才也襄陽耆舊傳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爲羊祐所器重湛嘗見一
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
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
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殮葬之畢遂夢此人來
謝晉文

容空五筆云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

甫則見于張敏頭責子羽文不及本傳偶遺之耶
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
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
後擲飯物如歡祭之當時巖壁恍惚良久蘇得飯食
之氣力小強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徙就崎嶇
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
覺所踐如塵而聞粃米香噉之芬美即裹而爲糧復
齎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曠食所齎盡
便入一都郡郭脩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龜
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光人皆長三文被羽衣奏

學園

卷四

六

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
者九處最後至苦饑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
圍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
捋取後將令噉即得療饑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
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其人便復隨穴
出交州還洛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
河下龍涎泥是崑崙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
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
充饑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幽明錄
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熟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熟盡

復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以示張華華云此所謂然石異物志

處士馮恢至行過人以爲散騎常侍郎恢至上問張華定何人也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詎爲賓客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以恭時論確然少之晉紀

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欽帳下生將欽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浴中大笑王隱晉書

孟業爲幽州刺史解官還京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學圃

晉武帝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掛於殿壁業入見曰陛下作秤何用武帝曰朕欲自稱有幾斤答曰陛下意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臣肉雖千斤而知無一兩於是稱業果得千斤林語

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肉潰膚烈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於屋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燭光異苑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邁置易投壺機與言

論妙得玄微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機提歸古今綜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稅驂逆旅逆旅姬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惟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埋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老信王弼差也又陸雲事同

晉永嘉末群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二千餘人晉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遂葬之立義陽公主碑民憐之爲立廟今義陽神是也述異記

陸抗之克步闢也誅及步氏嬰孫識道者尤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殃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吳步

華譚字令思高才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微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墜又妾名理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抱朴子

陶璜爲九真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蚕蛹無頭長數十丈大十圍軟軟能動莫能名割腹肉如猪肪遂以爲臙甚香美璜啖一杯於是三軍皆食焉

交州記

刺史陶璜晝卧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投之以爪

擲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劉欣期交州記

蜀車騎將軍吳壹先主穆皇后兄也其孫喬沒李雄

中三十年不爲雄屈

孫盛蜀世譜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咸寧初卒韶伯

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

李固

卷四

上

晉書

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後受剝驚覺摸頭即得斷髮如大指大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即復剝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髮五截而盡問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絲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教兒韶曰吾將爲書節

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爲書曰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日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既去盃學園

卷四

上

晉書

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節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節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節為之少住節去節見門故閉節已去矣節與節別曰吾今見為脩文郎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覺之乃別自是遂絕

王隱晉書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毋死俗巫戒之云某日殃然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覓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而廬室中虎子惶懼無計床頭先有一窺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

幽明錄

鎮南劉弘以王矩為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着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鮮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聞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旬悵

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

王隱晉書幽明錄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謂我何如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奸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下官道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襄陽記

襄陽汜水東有荻蘭橋今之猪蘭橋也橋之左右豐蒿荻劉季和以此橋近荻有載菜於橋東大養猪襄陽太守安府君初曰此中作猪屎臭當易名作猪蘭橋耳莫復云木蘭橋也初如戲之而百姓遂以為名矣

水經注者舊傳

荀肅為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竟便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唯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外不覺也

祖台之志怪

王晉賢王夷甫女也。爲愍懷太子妃。洛城亂。劉曜略晉賢欲妻之。晉賢大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胡菟小醜。敢欲干我乎。言畢。投河。其侍婢名六出。亦投河死。南岳魏夫晉書王字惠風。

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瑾家。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聲。上有小窠。大如蟻穴。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有物。及掘視之。得大雌雄各一。穴猶未開。形大如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當養活。以爲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冀宿昔發視。左右無孔而失。所在理家。積年無他福。李固揭神。卷四。五。晉書。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成。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晉書宋志揭神。記作武帝時。

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與之合。王隱晉書。

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

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白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晉書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孫盛晉書。

沈約著書。好誣前代。於晉則故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煞牛金符。證其狀。魏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史通

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元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考校譴識。特著論以明之。舊唐書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祭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行經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買而放之。於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倫別傳會稽後賢傳。顏真卿石柱記云。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後人因以爲廟。廟後大冢。碑甃半

露喻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街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街樹溪名龜溪橋名龜回橋

歸淮公荀序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歲從南土宴歸經青草湖正帆怒風駛序出立船上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毋撫膺遠望痛哭少頃見一掘頭船有漁父以楫撥船如飛載序送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元帝時王啟在於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千寶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啟

學圃 卷四 王 古今

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屍焉廣古今五行記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淦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群小兒兩兩為偶乘輶車駕以黃羊睢盱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志晉書嶠還武昌至牛渚磯燬犀角而照之云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荅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廙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

安得長世說新語

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幽明錄

毛寶據邾城陷寶尸沉江不出戎洋移告河伯死尸立出王隱晉書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一冢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郝鑒兄女也喪亡平墳以塋後數日伯陽晝坐廳上見一貴人乘肩輿將從數百人各執鐵器徑來坐

謂曰身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毀吾冢因目左右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絕而復蘇築處皆發疽潰數日而死續搜神記

伯陽亡其子管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魯肅瞋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後于坐褥上見數升血疑肅殺之也幽明錄

吳興郡城秦時為下菰城又為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于東遷璞女亦善於地里啓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于東

遷亦立標輒為飛鳥野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

女號遷城小娘女從璞廟祀

宋知州鄭茂撰
郭尚書璞記

蘇峻反祈鍾山神許畫朱鬚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

祁鑒入援亦祈鍾山神神謂鑒曰蘇峻為逆人神共

憤當與蔣子文共誅鋤之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為雪

今以疏相示及紫妝而疏見

金陵志

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

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晉書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節便絕占者師主

以為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

李固

卷四

作公字又取紙裏公迹愈明

異記

十九

晉書

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

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

侶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

十人皆操刃仗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啻

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

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入年一日死

宛城志

乾羅者慕容厲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鍱乘白馬

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為君長

述異記

石勒為郭敬客時襄國有識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

退或入口言既去餘襄在或入口國字也勒後隨都

襄國也

異記

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改葬廬于墓側哀感

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

前趙錄

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者盧得

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雖元意奸宄盧復由之

而生不能決州牧呼延謨以聞劉曜詔曰以其意惡

功善論答三百不齒終身

漢趙記

鮮飛能造旃車左轂致確右轂致確行十里磨麥一

石春米一石虎驚每出將此車隨從又造鳳陽門門

李固

卷四

手

三簡

成忽有一光率天天下見飛怒曰汝在天上犯罪何

謂於此造門門畢速還上天因斫木斧脫傷額而死

鳳陽乃謂天上有鳳陽門也

石虎中記

石虎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

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帽髮髻

微出石虎大惡之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

其上石季龍將表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

頭今猶存

幽明錄

漢中畧陽冉家山山勢起伏群峯環拱即冉閔故址

也閔始事趙爲武興公復爲都督中外大將軍因廢趙主僭帝位改國號魏晉穆帝使人圖其山水觀之以筆破其山脊山遂兩斷而閔爲燕所滅其兩斷山今猶在

畧陽志

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浮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高僧傳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

學圃

卷四

三

唐書

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聞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神記

孫權時襄陽李

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卧城外草中時太守鄭

瑁出獵縱火襲其信純卧當順風犬入水濕身以救

信純因斃於側純覺而痛哭聞于太守太守命棺葬

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按神記

符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騁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澗間番鞍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而走廬江

異苑

竇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妻蘇氏名惠字若蘭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十六歸滔爲符堅秦州刺史以逆旨謫戍燉煌後拜安南將軍鎮襄陽以禦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恨陽臺又事伺其短毀之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滔

李固

卷四

三

唐書

將鎮襄陽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色相宣縱廣八寸計八百四十字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重

唐書

晉書稍異

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常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太秦時人

為之語曰不為權與富寧作符雅齊書

初慕容暉斬冉閔于過陞山山左右七十里草木悉

拔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十二月僞遣使者祀之

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雹是歲永和八年也後趙錄

桓溫自以雄姿氣概是司馬宣王劉琨輩器有以比

王敦者意大不平征符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

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荅

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即出外脩整衣冠又入

呼問我何處似司空荅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

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弛

李圖卷四冠解帶不覺愜然而睡不怡者數日語林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援子者其母緣岸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

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戮其人世說新語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令陳

遵造邀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

傍創築署無差矣水經注

桓溫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大

功見襄走入大玄中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為

丹野北為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幽州錄

桓溫末年頗奉佛法殷懃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冬

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

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移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

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溫恠駭而還及至尼

出浴室身行如常溫以實問尼荅云若遂凌君上刑

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

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冥洋記

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又懷慕遜廢晉帝為海西

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

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

李圖卷四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

長史庾倩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

安殺涓涓父浩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

而與晞遊溫乃疑之庾倩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

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

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憤逼愈甚

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黃衣語

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荅臣不敢既登

車為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荅以肥短溫云亦見

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寔錄

桓溫壟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為封域於墓傍開隧立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謝綽宋拾遺錄

周山圖為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而還官宋書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明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

日命招親好叙平生備有情焉復敕兒同觀鄉閭行

經鄧文廟令燒之兒大驚曰父生時為征東將軍沒

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父今在尚方

摩健十指番振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

馳殆斃桓溫為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

為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

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

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

忘事矣幽明錄鄧艾為牛徐伯為魚北史李士謙傳

王坦之字文度與會稽沙門竺法師周旋甚厚共論

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

當相報語後王於廳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

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極越當勤脩道德以

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

不復見續搜神記

車胤字武子好學家貧嘗囊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

嘆曰天不遺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窓比

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來如風雨至成應元事紀

蔡裔有勇氣聲若震雷嘗有二偷入室裔不知拊床

一呼而盜俱殞肢浩委以軍鋒晉書

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濮陽

令在帝前禱辭曰若有應者天將異也至三更鬱有

黃氣起自西南天將明遙墮室前爾夜幸李太后而

生孝武帝宋書

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為符堅所獲守節

不屈堅使使者道虓躬治遠陌謂使者云煩君語賊

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

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考楚不食而卒

殛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歎迴眸髮髭

張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觀而嘉稱厚加贈賻異花

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

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用之盡梅花于梁上以表

瑞焉因名梁殿歷宋齊后為梁武帝所居金陵

中興書云孝武造大極殿郭璞卜筮云二百一十年

此殿為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為奴金陵志

璞明帝時爲王敦所殺已五十餘年矣疑誤

桓冲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
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
而拜衆皆異之督都復謂曰汝若湏活遍拜衆人牛
涕頰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啓遂殺牛冲聞大怒
都督痛加鞭罰清官故事

王羲之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
吾是天台丈人書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王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
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子敬

學圃

卷四

王

三

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
答時人那得知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
私謂爲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
敬乃內慙上

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
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
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猷
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策位亦通塞請以餘
年代策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

者耳今賢第命既應終君侯箕亦當盡復何所代子
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便撫心悲惋都
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月餘亦卒幽明錄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側云
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
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
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
中具諸餽饌珍羞方丈其器皆銅物氣味香旨世
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還

李固

卷四

王

四

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
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
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
既眠暫與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
男子年可二十三十四亦頽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
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
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
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
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
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

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父君獨坐當悵悵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續齊諧記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

求寄鵝籠中

云云

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

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萬

學圃

卷四

三十九

蕭子云

而性慳慳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窰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之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日其公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人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飽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

靈鬼志

此與前許彥吐人疑即一事而傳聞有異耳

會稽梁山伯與上虞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

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

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

遺言塋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

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

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

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

臺呼之

寧波志

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父之乃失

所在是月安薨

異記

李固

卷四

三十九

蕭子云

符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

納之寵冠后宫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

姊弟專寵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

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

載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

時人語曰一雌

云云

宮

詩

漢書外戚幸倖傳俱無之豈別本耶

符堅將欲南師慕容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軍

遠出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婦云江右

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異記

子 123-647

苻堅既為姚萇殺于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
夢堅曰可為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
有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為
廟遂無復災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太牢新平
寺今苻家神也述異記

苻登妻毛氏毛興之女也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
壘既隔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
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萇所執毛有姿色萇欲納
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為羗賊所辱萇殺之前涼錄

晉書云不知何許人載記云與秦河州刺史

李固

卷四

手

言

姚萇時立節將軍楊班居黃梁谷北其谷西有小谷
由來無水夜中忽有人語班借車牛十具云欲移徙
我是湫神尋則聲絕班即備車牛十具置門前至明
車濕牛汗乃尋車轍至乾谷忽有水方二百餘步其
水極深不可測冬亦湛然每水旱祈禱有應周地記
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一虎
在道邊因化為人遙呼暠為西涼君暠因尋孤待之
又遙呼暠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授弓于地虎人
乃前謂暠曰燉煌土產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
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失未幾暠乃移都酒泉建

國稱號西涼王劉勰涼書

涼隱王呂紹之死也美人燉煌張氏年十四為沙門
清辨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張敏說之張
氏善言理敏為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
投身道門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
也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
俄而卒後涼錄

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恒
籠置牕間後鷄作人語與處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
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幽冀錄

李固

卷四

手

言

靈石山者山有寺當孫思作叛毀材木以為舡舸山
即有石於空中自然而落賊每有所傷故名臨海志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謀逆潛遣人到南康廟
祈請既真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庭而
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
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艘
樓十餘丈舟楫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
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
誅洪濤之降使之自送也述異記
盧循以義熙五年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

平之後人往蔡州其死人髮變而為鱷異苑

義熙九年群盜發故驃騎將軍卞壺墓剖棺戮之壺

屍僵髮鬢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

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譙周將亡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黃頭黑齒幾亡吾

族及周孫縱之生也頭黃齒黑晉末刺史毛璩使縱

領白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討桓玄西人不樂遠征乃

逼縱為主攻陷巴蜀遂居益州既害毛璩自號成都

王義熙九年朱齡石討平之卒如周言元和地志

譙縱作亂廣漢王璩建義慮衆心不一乃伐樹爲約

學園卷四

云凡我同盟生死一力共成義節者此樹還生如或

離貳樹遂枯死俄而樹生焉至今孫枝猶生華陽志

義熙中有發京房冢者屍猶完具僵屍人肉堪爲藥

軍士分割之異苑

齊城南有女水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

津則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慕容玄明惡之寢病

而亡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水經

殷仲文性貪吝多納貨賄桓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

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晉書

陝縣大城西北角河水中漫湧起勃鬱方數十丈如

有物居水中父老云水灘漲減銅翁仲頭髮常與水

齊晉劉裕軍至髮不復出惟見水黑嗟嗟有聲聲聞

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爲石季龍所襲至此而

沒戴延之西征記周地圖記

劉裕送姚泓于建康而戮之百里之內草木焦死秦

錄大中時有南岳僧行道精高有一人綠毛遍體至

前僧驚問之曰我姚泓也僧曰晉史言姚泓爲劉裕

所執何至今日泓曰尔時實爲裕所滅送我於建康

市以殉我遂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者

斬之以立威聲示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我自出

學園卷四

竄山野食松柏之華遍身生毛遂至長生不死爲說

晉末歷代之事如指諸掌唐史

段暉字長祚姑臧人漢太尉頰後也師事歐陽湯湯

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貳年童子辭歸從

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

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後

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

而去乞伏熾盤時歷御史大夫海西侯後魏書

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克暴無厭以殺爲樂背像背上

令僧禮之后爲天震而死及葬又震出之翻澤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郡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爲吳郡白日在廳事上見天上有赤物下狀如信幡連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災不罪火主

宋志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於是放弩發善提心

以提集

潯陽落星山澗有五松橋昔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于此而樹下泉湧號聰明泉

集宇記

初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魏虜李嗣

卷四

李

李

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

宋乃改姓元焉

魏虜傳

魏道武珪頗有學問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誠云當有

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珪乃威清河一郡

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易寢處人莫能

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珪于清河王紹私

通慮事覺欲殺珪令萬人爲內應夜伺珪獨處殺之

珪臨死曰清河萬民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索虜傳

劉毅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官武

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

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宋史

宋高祖之初嘗冒寒饑餓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

餘里野穀生焉又淮南諸山石穀生石上生穀也表

安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是也

宋史

宋吳興太守瑯琊王襲之性好宰殺初爲晉西省郎

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一雙鵝甚愛玩之以爲得

性夜忽夢鵝口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

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殺

宜驗記

衡陽王義季問宗炳曰欲屈先生以重祿可乎答曰

李嗣

卷四

李

李

祿如腐草盛衰幾何

廬山記

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

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

具以啓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且說之女聞

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

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

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

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幾君既爲儂死獨活爲

誰施君若見隣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木開女遂透

棺中因吟哭呼曰神士塚

宋系

宋文帝為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即位祚終于六十矣

諸官故事

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臘遇一鶴將二子並擒之歸以獻王王令養之其小者口為人所裂遂不得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翻先成每翥冲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胎之仍于庭中簪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

學圃

卷四

三十一

高僧傳

飛乃與俱去

述異記

宋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

蘇南史

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頗日尋覓不值文帝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自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謝緯宋拾遺錄

晉永康元年巴陵顯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

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遷

杜晚秀夏中方有花葉秋落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之奇迹也

荆南記

謝靈運守永嘉游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沙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颯然不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

學圃

卷四

三十一

高僧傳

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

青田志

檀道濟元嘉中鎮濟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嗟歎涕零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為其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以十三年三月見誅

苑異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闢所居諺云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

苑異

元嘉中夏侯祖忻為兗州刺史卒於官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沈牀上有一織成寶錦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耳終不見關必以為施可命焚之沈對前燒之煙焰未滅視此帶已在夏侯腰上矣述異記

元凶劭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惟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宋書

李圖卷四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殺之

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為僕射周顗宅顗為王敦所害後為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為袁悅宅為會稽王道子所親肥緣道子見殺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亦以凶終宋孝武時為雍州刺史臧燾宅質反被殺故世稱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為元兇劭所殺宋書南史

劉宋時錢塘什智一者善長彌於靈山澗邊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叱咤張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公為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群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飲生飯送

猿臺所後令山童呼三三聲則群猿競至洎唐武宗廢教寺毀除焉飯猿于臺事比有埋城有宋高僧傳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然木葉以代燈火中夕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二十千終其業明帝時官至東官舍人獨異志

微生亮昇明中釣於明月峽溪中得一魚長三尺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見一美女在草下年可十七八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真契使然何為不得三年後女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三峽錄

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群馬夜輒蹀躞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一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自外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握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之怪檢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係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每或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諸宮
故事

袁粲舉義父子俱為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
梁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即君者有厚賞今袁
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
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即君以求
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
常見兒騎大戟狗戲如平常經年餘聞場忽見一狗
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其妻子併死于狗此
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廣古今五
行記南史

宋元嘉時天竺僧求那跋摩將詣揚州路遇靈鷲寺
李圓卷四

謂僧曰此間尋有異瑞無值王者登臨其年冬果有
群鷺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王蕭道成初為始興
太守遊于此寺而起白塔廣弘明集

宋廢帝太始年江南盛種蕭梁先無此樹百姓爭欲
植之識者曰當有姓蕭人王者後齊受禪廣古今
五行記

魏孝文太和初年北代京闈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
旋奏乞入山脩道勅出許之乃資一部華嚴晝夜讀
誦禮悔匪懈首夏歸山至六月末髮鬚盡生陰相復
見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
訝於是代北之國華嚴轉盛侯群上表
集法苑珠

太和三年文明太后馮氏幸金河府摩磷官湯泉釣

得鯉魚一雙皆長三尺以黃金鎖穿腮放于池內後

皆長五尺沉泛相從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

聞池內鏘鏘聲水中驚沸須臾雷電其一浮天化五

色虹而去久之乃滅一在池中至孝昌元年六月行

臺元淵北伐頻此決池取魚鱗甲非常淵令殺之得

金二斤八兩淵明年為葛榮所殺冀州國志

齊武帝嘗宿舊宮登穿針樓寵荀昭華侍側帝昔經

私通司馬女言此女有國色是夕對荀氏說之荀氏

聞其妍意殊不悅逼帝迎之欲得一見帝始以為疑

而荀氏求請甚切其夕遂訪迎之司馬氏貧窮而年

已宿衾裳補結粧梳不與宮內相參荀氏盛驕見之

登階便相笑侮呼帝入視又以醜辭嘲帝帝甚慙色

即遣還外賜錢五萬擢其夫為永嘉郡丞金樓子

齊林時有內侍士韓蘭英吳郡人號韓公總知內事

善為文章始入為後宮司儀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

奪之入宮為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為顏氏賦詩曰

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案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

帝乃還之金樓子

齊書云吳郡韓蘭英有文辭詩品云蘭英綺密甚

有名篇又善談笑而詩紀此詩不載

齊時荊州城中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吳均齊書

梁武帝攻郢城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梁書

武帝殺齊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康武帝禁而餓殺簡文

而歷死誅梁子弟畧無孑遺時人以爲景是東昏後身也初簡文之生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冤家

年生其年景生于鴈門朝野餘載景母夢東昏而生

李國卷四 聖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投殿庭并中衆趨救之后已化爲毒龍煙焰冲天人莫敢近

帝悲歎久之因冊爲龍天王使於井上立祠六朝記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却后所隔拘憤恚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

云以鷦鷯爲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却茹之後妬殆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羞以徧賜

群臣使不才者無妬于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崇佛戒殺遂止文苑英華

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

選至簡文爲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等數人於此齋綜覆詩集資給豐厚時號爲高齋學士其南

又一齋梁武帝臨州寢卧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有紫氣騰走形似繖蓋遠近望

者莫不異焉梁武帝於此龍飛梁書

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紫玉杯皆武帝所賜也既薨詔置梓宮後更葬開墳爲闍人携入大航乃

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

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窮神私苑

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隻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廣異記

昭明太子脰骨微紅而潤澤異常尚書故實

武帝命表昂作書評昂答啓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黃伯思法帖刊誤

今淳化法帖中第五卷知果書此一段謂爲武帝評書中與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寶退錄

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操泥獨異志

千字文題云勅負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後周河清碑云即瑯琊王褒字子淵造華嶽廟碑云萬紐于謹撰皆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後周距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勅書如此類甚衆要不始於顯慶大年之論非也金石錄

梁高僧傳宋元嘉時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勅州郡令資發下京及至建業乃勅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材官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南面向按代帝畫敕比齊書樂陵百年嘗作數勅字武成斬之梁書范雲卒禮官請謚曰宣勅賜謚曰文文選有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勅答臣下神滅論公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勅矣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官皆當泣涕二官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

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顏氏家訓

太清元年武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爲非動而動在洪範以爲妖以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盡人頭皆縮入肩之類南史

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雷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朝野僉載

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

得過疫兒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條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交豫尤甚莫氏鄉隣多以絳免他上効之無驗隋書

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近不通問簡文與太子大器作紙爲飛空告急於外景謀臣王僧謂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即以事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爲鳥飛入雲中不知所往獨異志

廬陵威王續之內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齋裏施木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微燭內人不識晦明者金枝子

劉孝綽與弟書云方弘遊典墳寤歌林澗覽典表於

千載觀榮落於四時載時記

有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任云

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爲狗號金樓子

王元景使梁劉孝標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

怪我我別後當應聞于耳載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

攢心獨異志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杖重一十二觔八兩有表

西陽雜俎

李嗣

卷四

晉書

大同八年戊主揚光欣獲玉龍一杖長一尺二寸高

五寸雕鏤精巧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

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瑟瑟水盡乃止

西陽雜俎

長流縣西有景儀同常殿宅在郭城西門殿少時有

南陽人蔡邕善望氣相殿宅應出三公刺史貴不可

言時殿宅止有草屋數間而邕宅在城南悉是瓦屋

求殿換宅疑而不許殿兩兄聞蔡有令聞位望在殿

之右卿里謂此二人應班槐棘其後聞蔡相繼而終

殿奉龍飛遂成宅相簡文徵書既至游憩此宅中望

氣之言殆有徵矣東坡記

魏李謐字永和幼號神童耽學守道不悶于時每曰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北

劉蘭讀左氏無通五經教授生徒排毀公羊又非董

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

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

爲每見毀辱理義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爲無禮見陵

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

少時而患卒魏傳

學圃

卷四

四八

晉書

冠軍將軍朱穎字文賢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

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

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魏書

河間劉宣明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

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伽藍記

正光初有隱士趙逸者來至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

朝舊事多所記錄市里所經每識故處人皆號爲聖

人好事者尋逐問之逸云自永嘉已來貳百餘年建

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

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許

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然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又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光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開養生

聖圖

卷四

四十九

三

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

如蓋

梁武第二子豫章王綜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人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且以寵衰怨望密陳疑似之說綜遂于別室祠齋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私發東昏侯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之既瘞其骨又試亦驗遂奔魏爲寶卷追服三年喪

南史梁書

豫章王綜之奔魏也衆軍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驢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驢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

南史

豫章歸魏明帝拜綜太尉公丹陽王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苕苕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縊殺之

如蓋

聖圖

卷四

五

三

爾朱榮爲莊帝所誅也從子兆舉兵向京師源子恭鎮河內軍失利兆自雷波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未謂兆便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揖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兆難先是河邊有人夢神謂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湓波津今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挿而導焉忽失其所在

洛陽伽藍記北史

莊帝爲爾朱兆所執也廣陵王恭即位贈太原王榮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于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

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為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如蓋

晉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鬚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如蓋

洛陽永寧寺熙平元年宣武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

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佛事精妙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磨者見之自云年一百五十歲遍歷諸國而此寺精麗闊浮所無也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

李國卷四燒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

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

滅十月京師遷鄴如蓋魏斛律金望塵知馬步多少與地知軍度遠近北史

梁南梁太守馮道生為城立營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次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于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因殺之拔扈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

扈兄今欲報之君事克所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二宿

三拊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遂殺文茂南史

梁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於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

邊相對共食羅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飲謂曰觀君二人遊行商估勢在不豐何為頻爾珍羞美

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

病死安能復進甘美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宰鵝以自

食動筋絞骨更其喉病而死廣古今柳津字元舉慶遠子也性彊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李國卷四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南史

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畧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

鄱陽王世子嗣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

遵女也顏氏嗣字長胤父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將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

勸且止戰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乃蕭嗣効命死

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援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為任約所擒本傳顏與嗣同時謝事聞見必真也而傳乃遺焉惜哉

侯景為逆登東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
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
有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南史初太子
夢景作秦始皇占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既而見燒臺
則應焉三國典畧

侯景之首至於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以付
武庫先是諺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
及首至湖東付諮議參軍宗李長宅東苦竹町以景
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萬計斷
頭折頸入宅去來季長大懼設齋迎佛又有數萬鳥

自江津飛躁集其家焉三國典畧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
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
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
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南史

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
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
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
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北齊書
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解

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
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頃牛解徑來至
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
稍醒而覺體痺絕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南史
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覲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

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
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孝
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
此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
聲問編以實答云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

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利目南史

隋興國寺碑陰丁道護書蔡君謨題其後云在杭
州日坐有客曰小說稱丁真永草永固知名丁何
人也予謂道護豈其人耶按法書要錄丁覲與知
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金石錄

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還都建鄴胡僧祐黃羅漢宗
懷劉諫欲留江陵周弘正王褒朱買臣勸都建鄴乃
召卜者杜景豪決其去留遇兆不吉答曰未去景豪
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三國典畧
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莒卒子褒葬於

九江三年因大雨塚壙移獎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令汝知也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塚亦江神之所爲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窮神秘苑南中有妖鬼號曰陳王神面黑眼白形容醜陋祈禱有驗人多惡之陳霸先刻木作形自敬事神與之叙族尊爲叔父祭胙精潔動靜與神俱每有施爲多就擲交不得好卦即云王琰不許頗以惑人其傍有墓及授梁禪尊神爲帝案宇記

學圖 卷四 五
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大極殿梁元議欲營之獨缺一

柱至陳末定二年有大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洎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太府卿蔡儔起太極殿陳書

重雲殿者梁武所立中安設像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塋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綫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切上騰煙火相扶忽然東逝傾國上望絕日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存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時見之弘明佛像瑞集十五

梁安城王蕭欽天保之朝爲一代文宗所敵擬者性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似卒同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乃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抃以爲笑樂諸官故事

崇仁縣有鹽池相傳陳司空黃法氈有奇術常欲變置鹽池於家山之下幅員六十餘畝至今水味獨鹹於他水而湛然清澈禽畜不敢觸之臨川記

磁州武安縣南有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南北相當世傳鼓鳴則有兵起高齊之末此鼓嘗鳴而齊爲周所併隋文帝末年鼓又自鳴聲聞數百里而唐代隋以

學圖 卷四 五
興故一名神鉦高澄欲獎高歡作虛塚於漳水西鑿穴於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納歡柩而殺群臣及齊亡一匠之子知之發石窟盜金器而逃山川紀異金胡碑

磁州鼓山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天保末嘗使人往此寺取經丞使者辭以不知文宣曰卿取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寺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得見金胡碑鼓山常樂寺碑什氏通鑑稍異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誇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詆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顏氏家訓

李廣字弘基天保中以才學兼侍御史脩國史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有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而終北史廣古今五行記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鉉字寶昂潯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牀後夜夢孔子忿其廣爲疏例擊而捶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尋而病愈三國志劉畫字孔昭撰高才不遇傳三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公之千驷也北史

周武帝好食鷄卵拔虎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鷄卵爲白團也真報記

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閹

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晚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讀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沉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教宜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顏氏家訓

後周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

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爲給事中隋初以字行爲蒙州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鬚髮筋力已衰宦情文意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北史

隋既平陳江南未服聚爲盜賊文帝以楊素爲行軍

總管討之追擊至蘇州移郡邑于橫山下蓋欲空其

城耳初素遷城于橫山也匠者以楮木爲城門之柱

素見之謂匠者曰此木恐非堅可閱幾年匠曰可四

十年不朽素曰足矣是城不四十年當廢至唐貞觀

遷舊城果如其言吳郡圖經續記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

鬼怪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
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音基近君
居則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
殺生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
因爲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爲將吾必助君後萬
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兩京記

大業初勅竇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勅虞世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即

五九

三百九十六

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爲時所重

大業拾遺

肅名新舊唐書及書史錄會要等書俱不載

揚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板盞異術
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
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

兩京記

場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得金荊榴數十片木色如
真金密緻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細可以梳
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朝野余載

金朝
載野

1

相州刺史薛胄所居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設齋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宜慎戒之胄不從其言

後揚諒起逆事有相緣流之邊裔續高僧傳

續高僧傳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于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欽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鑿鑢法耳

朝野
余載

洛陽北山謂之邙山其上無大樹大業都城之北巔上有古樗樹婆娑周迴四五畝聚來在伊闕正南相當越公等將建都城之日據此樹以爲南北定準爰樗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佛經言婆娑羅樹是如來

李嗣

而

六

三六二一

涅盤之所其言不祥後楊玄感亂李密圍城及太宗征伐皆于此樹駐車下瞰城中

論衡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叱云何因輒將我書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于陝州下書着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日愛惜書史雖積如丘山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後神道猶懷愛恡按寶厨新書並大業所秘之書也

大業拾遺

學圃薈蘇卷之四終

壬子日松澗外書知上下午時

二十日校諸家書知上下年時

學圃遺蘇卷之五

訓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咸林東 裴體忱甫正

陶弘景王隱記云盛德木子以聲來運張說賀大衍曆表

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

有天下咸定

高陵縣有神堯先世庄田已為宮觀有栢樹存焉相傳云高祖在襁抱時母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田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王堂開話

學圃

卷五

三百五

唐武士驍太原文水人徵時與邑人許文寶善許以鬻材為事嘗聚木數萬莖一以化為叢林森茂因致

大富私語必當大貴及高祖起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士驍以鬻材之故果逢構慶之秋及士驍貴

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太原事蹟

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見錢遂入

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謂曰汝欲錢可取尉遲敬德帖來此伊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正值尉遲煨煉乃拜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漢安得錢生云但賜一帖他日公自知之公不得已書曰

付某人錢五百貫生持去公與友儕大笑以為妄也

書生復至庫金甲人笑曰是也令係梁上遣生取錢

後佑神堯勅賜鄉里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

者忽於梁上得帖乃打鐵時手書也累日驚嘆求書

生書生具陳所見公因厚遣之唐史

太宗虬髯常戲張弓掛矢西陽雜俎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及書

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后指一甲跡

故錢背上有指文南齊書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

學圃 卷五

三百五

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

一人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面鑿骨置楔于其間

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隋唐嘉話

衛公李靖始困于貧賤因過華山廟訴于神且請告

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

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

竟至端拱國史補

竇建德常餐鄴中一墓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

絕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

息乃收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

后在薊死，葬於此，命當更生而無家屬，可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滅，太宗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薊，黃髮已三百年，非實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神異錄

傳奕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脇衆。奕對高祖曰：此胡不足信。若火能燒，即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傳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傳異志 國朝雜學圖

學圖 卷五 三

記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人能生人。云云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繫前無聖物。於是

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傳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非

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

可往試焉。僧緘膝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

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王者用之。國史

侯君集反，伏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

其狀曰：自爾以來，常食人乳而不飯。隋書

遼東西北有太宗烽火臺，去臺五里有火穴，彼謂爲

燔煨池，夜望明如晝，常如燒，照明或有物去池三十

步，無巨細，脇入池中，莫知記數淺深焉。物類相感志

貞觀中，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在大海中

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其上氣色

蒼鬱，聞叫號鎚鍛之聲，甚可畏懼。唐會要

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于

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

下穢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唐秘史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

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

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

驛以從，與之共食宿，托以詰盜，其人笑而許之。比反

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續世說

龍朔二年，龍降于桂州靈川，時縣西山風雨雷電，七

晝夜旣霽，山腹洞貫，成巖廣百餘尺，巖中石壁皆印

龍鱗，溪水取巖流出，可通舟楫，而舊溪爲平陸。廣西志

乾封初，封禪岱宗，天后率六官昇壇行禮，帷席皆以

錦繡爲之。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按

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

鈴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

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唐新語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蚤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勃自汾省觀舟。以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子知之乎。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屆邪。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然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遙帆倏抵會府。次日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婿吳子章與廷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燕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勃受命不讓。時勃等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甚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即報勃初起。云南呂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但領願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貢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旣行。贈以五百緡。迨回船至馬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已銜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

李園

卷五

五

四百五

少年子無以進取爲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靡。日精不全。腦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欠彼博責。久而未還。今子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已。冉冉沒於水際。勃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群鴉飛集。檣上舟不得前。勃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夭折。一如老叟之言。述遺言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番拱。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番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續世說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曰。臣據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召宮人閱之。令百人爲一隊。問淳風云。在某隊中。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變爲男子。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

李園

卷五

五

四百五

壯嚴毒殺之爲血讐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說實錄

武士護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表天綱請京師途經利州士護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適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也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曰此即君子神彩奕微不可易知令試行牀下仍令舉目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後當爲天下主也說實錄

李嗣

卷五

十

晉書

天后每對宰臣令上官昭容坐于床裙下記所奏事一日宰相李某對事昭容竊窺上覺退朝怒甚取小刀劖于面上不許拔昭容遽爲乞拔刀子詩後爲花子以掩痕也北戶錄

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說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通鑑

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步晨名花瑞草皆發群臣咸服其異焉卓異記

武后避暑九成宮欲輦過岐山石險開鑿甚艱怒殺工役甚衆有二比丘挾錫來曰胡不煨以火油醋淬之試輒驗知爲異人追及燬沒入土中惟笠覆其處錫卓其傍掘而求之得二石佛像因建寺山下遇旱鄉人昇之禱雨多應今山下猶有笠錫蹟碑文見岐山志

李嗣

卷五

八

晉書

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墮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擒瑞圖乃首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朝野金載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曰令中爲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朝野金載

天后既立國號周又欲立武三思爲後狄仁傑切諫后曰奈何有武氏臨朝萬萬年之誼對曰陛下改

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足矣后大悟即有歸中宗之意紀異錄

武后有疾詔道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閭朝隱請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

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

亦鄙其為人易齋笑林武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以齒落更生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通天通鑑李嶠為李敬仁

賀表云昨蒙恩入對顧問之次伏承聖旨云去年口李固卷五

中生一齒今年又生一齒臣聞之易有四營金牙為壽考之象詩有六義王齒載神仙之誼華英

神功二年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通鑑武太后暮年官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

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父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

能攘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嚙水四向而呪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

皇帝佐陛下毋臨四海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

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訴冤得伸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汝君太后及左右

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唐史

梁溫韜節度耀州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遍取其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五代唐諸陵皆遇

盜惟乾陵獨完今其西北有大溝人謂之黃巢溝其發時掘也俗人云乾陵之上人有游戲侮慢及取其

瓦石者輒有靈響或別有他咎往往有驗者夫武氏之威震赫一時長安志百世之下尚能驚動禍福人耶

李固卷五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更指一所云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方以大甕貯萬蟬螫之酷吏奸臣皆有獄志

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塾也將穿墓墓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舍中空外堅

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唐新

天后時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民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醢仁傑方

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欲清詰之

以事對天后使驗問方信

王堂開話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廬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廬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松雲雜錄

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丈雷公夾於樹間吼如霆震時狄仁傑爲都督實從往觀欲至

李國

王

三言

其所衆皆披靡無敢進者仁傑單騎徑進迫而問之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其後吉凶必先報命

廣記

裴炎與徐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

等尋敗

朝野金載

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

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

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若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脩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

紀聞

南嶽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徒常數百人李邕見之昔日徐敬業敗走入海李孝逸使別

李國

卷五

王

三言

將追之不得乃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爲洞悟物理今乃暗於事機如是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余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訖而終乃敬業也沈拾遺爲作碑不敢正言乃云敬業昆弟

樹萱錄

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因求戮二人貌似者亟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寺以周歲卒

趙魯莊南嶽記本事詩

景龍末常庶人專制杜鵬舉爲濟源縣尉一夕暴卒

三夕而蘇云初爲兩人持符召去冥中所見甚多西
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
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來
送鵬舉曾爲相王府官忻聞此說牆有大隙窺見分
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綠雲並衣仙服皆如畫
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
剪破一如鴈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近可丈余
相王后凡有十九日累崇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
臾有綈騎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直抵家遂寤
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肅宗上握
手曰豈敢忘德及肅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
雅靈通鬼神敕宮人妃主數十同其粧服令視執爐
者鵬舉還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其公主
云方熨龍袞忽爲火近驚忙之中不覺焚帶倉惶不
及更服公主歎歎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肅宗

承和天祥

延和初孫佺爲幽州都督北征奚時軍師李虔郁諫
曰五月南方火燕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虔郁
謂人曰殄若入咽無一全山東人謂濕飯爲殄孫
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其入賊也薛訥與之書云

月不可入賊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訥何所知
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於軍
門其夜大星落于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
界內鴛鴦鵲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沒軍八萬
烏爲食其肉焉朝野凡軍出有鴛鴦隨其後者皆敗
亡之徵元和中有曾敬雲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
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鴛鴦隨其後
即軍必敗率以爲常後捨家爲僧住于太原凝定寺

宣室

玄宗始生三歲封楚王時則天因御高樓抱之眺望

李園

卷五

十四

言

誤墜于地左右失聲奔下扶擁帝怡然無虧損之狀
則天甚奇之元通

明皇親享西岳禮畢東行出廟門巫者奏曰金天王
帶甲持戈步行引駕詔擇駿馬壯士爲御巫贊曰金
天王拜謝行數里馬汗不可進几十易焉至關而止
巫云金天王辭迴史

唐代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
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主大安寺脩營殿
閣和和嘗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
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男鈞

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脩功德乃謂釣曰主有
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
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
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
有識焉此聞

尉馬都尉鄭瞻潛曜唐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
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
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
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
尹靈琛之詞也靈琛爲人言之部新書英華

李國

卷五

十五

百八

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疋
絹繫陛下南山一樹樹盡未窮臣謂時人謂錢爲王
老以文有元寶字也玄宗御舍元殿望南山見一白
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曰見一
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何臣等不見
元寶獨見之也上曰我聞至富可敵至貴朕天下之
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獨異志

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其兒女哭號曰
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苦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
留與張說同時爲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

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
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爲說鼓鑄橫
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獨異志唐餘錄

趙冬臘典選合鷹銓吏一人趙思明以次當得而畧
不言問其故曰某明年方當得官故不言也請書其
事封泥省壁至期驗之久之上幸溫泉見白鹿升天
改會昌爲昭應縣冬臘特注思明昭應尉意其不預
知有此新邑以破其言也發壁觀書無差焉會昌解頤

相州刺史宅舊幽王道堅李使君朱希玉前後爲太
守皆不生出郡城苟不沈死則貶開元中張嘉祐初

李國

卷五

十六

百九

至郡便有鬼崇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
設及他食物又被翻倒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問其何
神女云已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
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祐曰敬願有頃而至容服魁
岸瞻視高遠先致敬於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爲賢人
死爲明神胡爲宵窵幽瞑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後
號爲凶關耶曰往者楊堅篡奪迴忝周臣不忍社稷
崩殞所以倡義匡復常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
舉反受楊堅街執我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
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取尋而失守一門遇害

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
欲白於人悉皆懼死明公幸垂顧盼若沉骸倘得不
棄函視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祐許諾他
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祀
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
有應神欲白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其後祐家
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
其西不過河陽橋后三年嘉祐入拜大金吾至吳競
加以冕服其後皆榮遷云

紀聞廣異
記獨異志

李固

卷五

李

李固

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
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搃人
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
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
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
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
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
琬同日併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既薨武氏及
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覲
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

而瘞之乃命改葬視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
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憐然懼矣三庶人
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
識者知有神道焉

大唐
新語

李固

卷五

李

李固

李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
問之生爲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留爲河南道一
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悵忿而去王生曰君無快
快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
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
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止于几下取一
緘書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
之既至陳留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
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
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
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
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謝曰此
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既
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
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北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
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

後一首或有所遺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
注兩句既進援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
篇皆在其中而塗註者亦如之遽命駕然宣平坊訪
王生則竟不復見矣前定錄

天寶已前多刺客李勉為開封尉鞫囚有意氣者向
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
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
僕縑千疋可乎曰未也二千疋可乎亦曰未也妻曰
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地密告勉被
衣乘馬而遁比夜半至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

李園

卷五

五

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長
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唐語林

開元中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復娶
李氏悍怒狠戾嘗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
哭於其舅母忽於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
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
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
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
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以詩呈其父父慟哭訴於連
帥上聞勅李氏夾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本奉詩

崔廣宗開元中為勸縣令犯法張守珪致之極刑廣
宗被梟首而形體不死家人舁歸每饑即畫地作饑
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
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

日書地云後日當死且備凶具如其言也廣古今五行記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
教性急躁忿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
責便至瘡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
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
愛其才學博與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朝野僉載

學園

卷五

五

申王撫有肉疾腹垂至胛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
月常胛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
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
夏月寘于約中不復覺煩暑百陽雜俎

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好服玩飲饌其炙鹽墨鵝
之屬慘毒取味左遷集州長史至州疾篤刺史之子
嘗夜私出見有甲仗數百人隨一火車行至令問中
門外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甲仗等遲回良久有一
朱衣鬼徑來踏門聲如雷霆自內扶令問出擲火車
中群鬼擁之而去其子還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問

疾令問屍爲鬼所擲在堂西北陳重牀之下

靈怪集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勤勇善鬪每探候深入守珪嘗與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閑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柰何若不獲已事理湏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毋忘也言訖不見

廣異記

楊妃廣西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

學圃

卷五

三頁生

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携至京後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

廣西志許子真記

貴妃之在蜀也有野人張見之云當大富貴何以在此或問至三品夫人否張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則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貴盛與皇后同見楊國忠云公亦富貴位當東天下權勢數年後皆如其言

定命錄

李筌爲鄧州刺史嘗夜占星宿而坐見東南有異氣明晨詢之有牧羊胡婦生子筌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此胡雛他日必于國爲盜古亦有

之設殺假惡生真矣乃祿山生于漁陽也

雲溪友議

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院布施及覺問之無知者乃遣募尋訪有狂僧自出應召實持所夢物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見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視其額乃迴向也僧至聞鐘磬及禮佛之音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令與人相隨歷房布施惟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僧顧侍者曰彼房取八尺來乃王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

李圓

卷五

三

四

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回可將尺八付之並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出門數步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尺八手巾等上進具述本末上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祿山也

史述

處士劉平者天寶中居齊魯間善吐納能夜中視物不用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于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其必爲大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瑩下行至華陰葉天師投龍于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

乘虛而至所衛祿山魍魎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因知祿山為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劇談錄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陛下寵之既厚必將驕也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懷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卧化為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無能為也終不殺之定命錄明皇十七事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密謂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因話錄

肅宗召祿山飲教宮人進鵝杯祿山將飲會燕野泥墮杯中祿山疑乃不飲遺

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而成盧氏雜說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上巳日與賓客將校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縱觀賓從肅如忽聞下流有絲竹笑語聲俄見樓船蔽江旌戈紛曜沂流而過圓令訪問隨行數里舟中言曰天子將幸巴剎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為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集異記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霖與一行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社稷畢得終吉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西狩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命中官焚香祝謝之及昭宗初封吉玉至太子德王為梁滅終一行所言社稷畢得終吉也松憲雜錄宋高僧傳傳載

李嗣

卷五

五

子

骰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易清氏紀聞闕里之戲傳聞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鑲象牙為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貞曜雜錄玄宗至馬嵬驛令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馬嵬媼得靴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補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靴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靴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襪銘有曰羅襪

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鉤窄窄弓手
手中美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
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玄宗遺錄

馬嵬故城，在興平。孫景安征途記云：馬嵬人名於此
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長安志

安祿山聞楊妃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
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賜有所自也。國史補

明皇每賜宴設醕，會則御勤政樓，引大象犀牛入塲，
或拜或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山迫脇樂工牽引
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揣幽燕戎

李國卷五
王蕃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自有天下，大象
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所歸，
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畧無拜
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左右置檻穽中，以烈火焚之，
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舊人
樂工見之，無不掩淚。明皇雜錄

蘇州吳縣民汪鳳盛忠宅，在通津甚凶。邑胥張勵見
有青氣徹天，謂爲寶王之藏，乃以百緡得之。遂令掘
發，得一釜，銅盤覆焉。勵繞揭起，忽有大猴跳出，莫知
所詣。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

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于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
年胡兵大擾六合，燭塵而發者亦當族滅。禎明陳后
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十二年發，至十四年終祿
山起戎，自是周年，勵家滅矣。廣記

李及者，所居在京積善里，微疾暴卒。惟心微煖，積七
八日方蘇。云被鬼使錯追冥官，怒打使者，令送還。經
停曹司十日，許見牛車百餘具，因問吏：此是何適？答
曰：祿山反殺百姓，不可勝數。今日車盤死案耳。時祿
山尚未反，及言祿山不反，何得爾爲？吏云：尋當即反。
又見數百人皆理死案，甚急。廣異記

李國卷六
安祿山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翮鳥之精，脇生
兩羽。楊貴妃白鵲之精，指爪純赤。子秋金鑑錄

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
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
奴侍立。毋忍張氏絕嗣，乃置女奴蟬珠于樓複壁中，
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于楊氏。楊太真外傳

弘農楊氏，高都東房承四太尉之後。世傳黃雀所銜
王環，至天寶中爲楊國忠所奪。今不知所在。載傳

進士周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
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陳相希烈迎問之曰：有

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

曰：盡。陳曰：「杌」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二字依舊。」

陳曰：「若有此，還是未盡。」逖逡巡不能對而退。封氏記

釋不空。天寶中，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

空入內，帝御于道場。空秉香鑪，誦仁王密語二七遍。

帝見神兵，可五百人，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日毗沙門

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

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

長，常鼓角諠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壘中有鼠

金色，咋弓弩絃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

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

始也。高僧傳 佛寺亦別院安置。僧史

房琯為馮翊尉事。陸象先，孔目官，党芬相遇，避。琯

決之，入白象先曰：「如芬所犯，決亦得不決，亦得。」謝

之。公曰：「謝亦得，不謝亦得。」後值公入召，琯相遇，留琯

琯至黑，不言薦為御史。曰：「房琯為人，百事不欠。」惟欠

不言，今不言矣，是堪用也。乾麟子

西京西市有賣錢貫王老者，善黃白之術，賀知章深

信重之，持一明珠，上老人，求說道法。老人即付童子

令市胡餅，延賀，賀惜寶之意甚不快。老人曰：「六道可

心得，不在力爭，慳吝未止，術無由成。賀意頗悟，謝之

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致仕，入道還鄉。原化記

崔圓問徑山道欽曰：「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

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于是有省。補國史

元退處士年七十三，口中無齒，每磨裝胡餅，疾齧如

刀，年少不及常言，而今方知齒為妨物。五色錄

王鉷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聞雞侍帝左

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為將作監，亦入

侍帷幄，岫常為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

其徒過駙馬王璠私第，璠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

璠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為之笑樂，遂致酒張樂

求稱公主親御七公主，即帝長女也。帝特所種愛，準

既去，或有謂璠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

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邪？」璠曰：「天子怒，無所畏

，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為七郎。明皇雜錄

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暴卒於驛，凡十五

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

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鉷

也，已斷王鉷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於舊處而謁王

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

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鉞即當到矣須臾鏢鉞至薰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既蘇月餘有那緯之事王鉞死之紀

天寶十一年王掄病死凡十六日而蘇云初被追去湏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林甫手執低筆與邕等辨對俄而見其案寘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於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果代之通鑑

李遐周者有道術開元中常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宰相李林甫當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泰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

明皇雜錄

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偃月堂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鉤爪三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弑夫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廊中善馬

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開天傳信記

元和初惠州一娼女震厄死于市衢脇下有朱字云

李林甫以毒雲美正權帝命列僊舉三震之龍城錄

宋紹興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

震死有文在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

七世爲娼今生城形

夷監志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

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

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諫官錄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

李嗣

卷五

三

三百

李嗣

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天寶初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

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

白之詞也尚存焉

南郡新書舊唐書

李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

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時邑人皆以

白重名望其樓而加敬焉

本事詩

李白名播海內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震舉上不

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及祿山反製胡無人

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時太白蝕月皆謂不

凡耳自陽雜俎

唐語林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為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虹蜺為絲明月為鈎又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竦然然郭子儀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翰座中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為牙門將後子儀戡定安史之亂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于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集序

李國

卷五

至

言

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迴至銀州野宿夜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輶車綉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大曆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來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悅後拜尚書令尚父年九十薨神仙感遇集郭子儀曾將出見脩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其所

築祇見人自改換牆今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心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封氏見聞

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激流毀墾公酌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未至墾上遂成橋而女尋卒因墾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濱親家翁乾興

彭城劉頗常為子壻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橋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姬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姬店見有一媼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為左衛李曹曹名士廣其姬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媼曰此四衛

李國

卷五

至

言

耳大好官廣即問媼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營為妻營為汾陽所任常在汾陽左右營之貌酷相類吾營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接名為營弟諸事汾陽汾陽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乾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兒也乾歷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脩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米貴人饑若為生活有老父

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麵為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竟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牛肅時在懷親遇之紀聞

金果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公此時當為宰相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果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作矣冕懼其言深謝絕之未幾安祿山反冕問三日之說果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

學圃

卷五

三

五

此間日向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冕果為相續世說舊唐書

至德初當安史之亂河東大饑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穀一夕掃却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

復美人賴此活焉傳載

乾元中太子左贊善大夫呂旬母張氏年八十八以旬父不歸思念之忽覺左乳長汁流出願謂孫耶汝

父即來也不踰十日旬遂至傳載

土栖隴濮陽人上元中為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以一箭射空再

發中之江東文士果肅已下咸歌詠之南部新書

晁良貞能判知名性剛鷙不懼鬼每年恒掘太歲地堅掘後忽得一肉犬於食魁良貞鞭之數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陰影聽之三更後車騎衆來至肉所問太歲兄何故受此屈辱不讎報之太歲云彼正榮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廣異記

上元末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略盡惟小荀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

學圃

卷五

三

五

裴束劫小荀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後裴封荀公廣異記

裴吉云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朝退嘆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

者報壽州崔郎中候謁姑夫怒阿門者將鞭之良久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果又令秣馬飼僕吉曰

何前倨而後恭也及入門有德色乃昭贈官純千疋

國史補

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之千里馬寧遠所獻髮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冒絮似胡兒抱持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旁

側跳三十里外乃墜然而去唯聞耳傍風聲飛前蹄

之士過耳辰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

續博物志

張公史云嘗見唐野史云明皇爲李輔國所弑肅宗

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雷震死

見錄

李輔國恣橫無君代宗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

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洒地前後

歌自此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輔

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言於左右

杜陽雜編

賈直言代宗朝父道冲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

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

李固

金鑑

孟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

父于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

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曰生死莫

期不限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

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

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大唐新語獨異志舊唐書

僕固懷恩叛入回紇沒其家入宮大曆肆年回紇請

婚封其女爲崇徽公主降可汗女道汾州以手掌托

石壁遂有手痕今靈石崇徽公主手痕碑

廣川書跋

李道昌大曆十三年爲蘇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

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於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

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壙幽壙空崔嵬白日徒昭昭

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念所親

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

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

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悅萬物歸其根寄語世

上人莫厭臨芳鐫莊生問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

其事遂具奏聞准勅令致祭道昌爲之文曰嗚呼萬

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開詩筆何代而亡誰

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

答固

金鑑

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鶯百轉

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

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嗟峨碧山大唐正業已

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

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

生兮事明君是時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

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

于寺后山之地果有二墳極高大荆榛蔽茂詢諸耆

父竟不知何姓氏至今猶存

唐宋遺文通幽記

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

餘獨異志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

也乃私試為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垣重耳駢脇再觀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為東畿尉相里造為尹會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長數寸故又曰當偃兵之時則隧而無用蚩尤之目則握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嘉祥縣

劉士珂赴選晚入徽安門店家皆滿惟有一店甚靜一人倚劍立門觀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郎君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即婦人也祝

李圖

卷五

三十七

三百八十五

士珂不可語他人後訊其所由功臣李抱玉主課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挾名奏授國子祭酒乾闥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棄官隱居

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

其能李君后退歸汝穎適遇漸于伊洛間知漸有奇

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為僚友善

李君寓書于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

知漸有神術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人率以漸字題

其門者蓋用此也宣室志

代宗時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抵揚子驛

將食李曰陸君別茶聞揚子南瀛水又殊絕今者二

妓千載一遇命軍士往取之水至陸以杓揚之曰江

則江矣非南零似臨岸者使者曰某棹舟深入見者

累百敢有給乎陸傾之至半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

瀛者矣使者蹶然曰某賁南零至岸舟蕩覆過半因

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溫庭筠採茶錄

健為郡有尹喜石函相傳中有符籙啓者有禍大曆

中崔某為守開之是夕崔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

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謂崔曰何為開尹

賁人石函奉上帝命召君按驗且削君之祿壽柰何

李圖

卷五

三十八

三百八十六

崔祈請未得間忽聞傳語云天符下呂再拜受書啓

符視之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崔曰乃布衣之舊耳

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為友亦無能

拯之徒積悲嘆已而又泣既而命吏送崔歸見身卧

于榻妻孥輩哭而環之遂寢其家云卒三日矣乃語

其事時元載方執國政後月餘載籍沒又二年崔亦

終矣宣室志

元載誅後遣中官於萬年縣界黃臺鄉毀載祖及父

母墳墓斷棺棄柩及焚私廟木主并毀大寧安仁里

二宅元脩葺百司驛宇迂官之用也又貶同州刺史

宋晦為澧州員外司馬掌任號州刺史率百姓採盧

氏山木為載造都私第故也唐實錄舊史附同

顏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沈之大洲

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傳記

顏魯公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公載石還次江州蛟

奔蟻引直至江心則茂林峭石勢環氣騰有神祠曰

祖將軍廟公異之遂捐金建亭名曰祖亭制文勒碑

以記其事唐歐陽占集見九江舊志

天寶中有范氏尼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

公尉于醴泉諸范尼問命曰某官階盡得五品否范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笑曰鄰于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指坐上紫綠布

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

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

問事不必到底及魯公為太師使于蔡州乃歎曰如

范師姨之言吾命懸于賊必矣戎蒙爾談常侍言

顏真卿為盧杞所陷令單車問罪李希烈德宗遣促

裝東邁內外知公不還矣親族相饒於長樂坡公醉

跳躑前楹謂諸姬族曰吾早與郡于江南曾遇道士

陶八八授與一刀圭碧霞丹令服之自後體健至今

不衰又曰七十上有厄如有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

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汜水忽逢陶笑謂公曰吉

吉遂指嵩少而去魯公至汴州希烈僭號使人縊殺

之瘞于城南及希烈敗詔得歸葬家人啟柩見狀貌

如生猶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

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忽見兩道人樹下圍棋一

道士謂商人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

一書達吾家也遣童子取紙筆立札一封題寄偃師

北山顏家商人至偃師詢所居即塋庄也守塚老蒼

頭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以藏于室子孫選

吉日發塚開棺即已空矣子孫徑往羅浮山求之竟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無蹤迹又曰先太師書法垂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

也紀異

顏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

為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必為逆賊所害爾後可

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開棺果觀其

異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庄

租廬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公衣白衫張蓋徑

歸城隅菜園有破屋數間僕隨之入拜公懷中出金

十兩以寄其家仍戒僕勿與人說公之子亟至前處

但見滿目榛蕪而已時人皆云魯公尸解得道正堂開話

頗真卿嘗得神丹服之後為李希烈所殺希烈平後
欲改葬發其棺瞋目如生隱士曹庸山曰後三十年壁
裂飛騰而出被羽衣行山澤間所謂地仙也明皇十七年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為驚
濤所溺篙公募人漉出兩瓣不得衆以錢損其數滉
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
水波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詎責俄然
二緡浮出波上乃以取之獨異志

韓滉字公武唐西河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
商客李順舶舟京口堰下夜深漂船不知所止及明

泊一山下岸見一人烏巾古服引詣一官有人出

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問是何人致書荅曰

此東海廣桑山也是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此山

韓公即仲由也性彊自恃夫子恐其殺刑網致書以

諭之言訖別去順還投書韓發視古文九字了不可

識詰問其由以為妖妄忽有一吏自詣言識古文韓

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文也文曰告

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出門不知所之韓了然自憶克

保終始焉神仙感遇傳

韓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

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公曰宰相吏更屬何人曰

某不幸無屬陰司公以為不誠乃曰既屬陰司有何

所主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

何食曰此非細事不可顯言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

怒而繫之明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

糜一器上以一半賜公食之笑又賜之既退而腹脹

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

夜可嚼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

則皆如其說云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曰三品

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九品

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前定錄

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冤濫每甚扼腕及判使

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湏了明日視

事案上有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

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

湏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

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幽閑鼓吹

建中元年桑道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列象龜別內

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

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

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副錄

建中初魏州魏縣西四十里忽然土長四五尺數畝里人駭異之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河南馬燧潞州李抱真討之營于陘山幽州朱滔恒州王武俊帥兵救田悅王師退保魏縣西朱滔武俊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十一月朱滔僭稱異王武俊稱赴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爲壇以祭魏州功曹韋稔爲土長頌曰蓋土之兆以媚悅馬燧聞之笑曰田悅異常賊也舊唐志傳建中年京西市人忽慶爲人所錄至一衙府門外自

學圃

卷五

四十五

屏窺之見一貴人據案中庭朱泚械身鎖項哀請分雲其官謂曰君合當此事帝命已行泚辭不已乃至泚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開東廊門內有三十餘人皆衣朱紫簪笏行列階下貴人指示泚曰此等待君富貴辭之何益此人視之乃李尚書駱之輩也貴人問左右曰是何時事答云十月又問何滴而可曰奉天如此詰問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出謂其人曰誤追君來可速歸覺語親密其後果驗原化記李晟西平在左廣父未遷陞聞桑道茂善相賁銷請之桑欵接甚專旣而問之謂曰他日建立勳庸當貴

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但慙謝而已桑請回所脫絛換李所着汗衫子仍請于衫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朱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旣尅復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决道茂將就刑請致分雪遂以汗衫爲證李奏原之副錄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不長夷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稱乞命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劉海濱尋爲韓旻梟之杜陽雜錄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

李園

卷五

四十四

三十一

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靈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中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靈漏尋義讀之皆神僊字諷方嘆伏原化記李肅字行中陳州人以功封田王建中中天子幸奉

天閩叛將牛氏乘中原多事閉關竊據及朱泚平天子賜王弓矢命之曰閩粵弗庭汝實征之王率精銳數萬至臨汀浮流卒與賊遇後兵不繼王力戰而死宛浮水上彌月不變鄉民詹糾憫王忠勇具殯殮而祀之凡有所禱輒應貞元十五年有司以聞勅封孚祐廣烈王妃陳配享今有廟在永安縣曰唐田王廟

延平志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房孺復之爲杭州也方欲決重獄因詣欽以求理之曰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然之孰

李圖

卷五

四十五

五十四

是欽曰活之則慈悲然之則解脫

唐語林

有洪州廡使問馬祖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傳登

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頓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荊南打獵大脩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乾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此三郡因而空耗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遺點瓊甚憤惋乃責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凶吉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渺不見食頃後

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獨異志

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女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候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負結胡諒崔群邢昺裴光輔萬是年一榜多天下名雋

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科舉記

顧況有子數歲而卒况悲傷不已爲詩哭之云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迹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雖卒鬼神常在其家每聞

學圃

卷五

四十六

五十五

父哭聲聽之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一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愛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至年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你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顧非熊也

百陽雜俎

賈耽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効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

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疾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其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憐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街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為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苦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巳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癘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

李固

卷五

四

子

者信矣會片解順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襟緋所乘馬番步鬚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藏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暴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藏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香鋪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百勝雜俎賈耽在滑臺於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果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人鑿此井也匠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太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聞之曰是吾井太大也惜哉子泉賈耽在滑州酸棗縣有一嫗婦事姑不敬姑年老無目晨殮婦以餅果大羹食之姑覺有異氣其子遠出還姑問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人首以大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獨異志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

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效門卒稟命自己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艷佚如倡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搗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故

李嗣

卷五

四九

三

之得止

錄

馮燕者魏豪人少以意氣任俠專為擊毬開雞戲魏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逐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賈耽鎮滑知燕材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踏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瞋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視斷其頸遂巾而去明日嬰起見妻殺

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偽真嬰殺留縛之趣告其

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殺而得獨存耶共持嬰百餘咎遂不能言官收繫殺人罪莫有辯者疆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團圍千余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與燕俱見耽盡以狀對耽乃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詔之下詔凡滑城死罪者皆免

沈亞之
馮燕傳

李嗣

卷五

李

三

公倉卒罹禍潛常于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旦暴卒翌日而蘇具榜子詣衙見司徒云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頌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琛曰司徒安否我武相公也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于身後者惟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厚德然所賜紙錢為人所觸碎惡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可為我詣衙具道此王聞之悲泣慰訴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

北夢瑣言
河東記

裴慶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

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因話錄

元和初常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甲憐其羈

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庭煩諸公事幸期佐理

勿憚賸賢事須請攝軍事衙推嶺南異物志

崔群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

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庄田以爲子孫之計

笑荅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

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群曰吾前歲選春榜三十人

豈非良田也妻曰若然君非陸相門生矣然往年君

李固

卷五

李

百六

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就春園之試如君爲良

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慙退累日不食獨異志唐餘錄

刑部侍郎劉伯芻嘗言其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齋餅

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

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

欣然持鉅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及呼

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粗不

暇唱渭城矣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噓劉賓客嘉話

張茂昭爲義武節度使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

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

而且勝爭堪喫唐氏雜記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

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赤青迅猛見番人即捕而

食之遇漢人則否唐會要

韓愈長慶四年冬十一月有疾晝臥見一神人長大

餘儀狀甚峻立於榻前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

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不敢踞見王神人曰威

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爲讐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

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領之而去於是

書其詞于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志

李固

卷五

李

三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爲

遺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國史補

蔡州吳元濟旣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

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

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墉道士葦爲藩屏其醮日霹靂

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已來有狸迹尋之上屋其蹤

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

少誠德政碑也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

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午使至磨韓作而刊改制

焉劉賓客嘉話

令狐綯父楚鎮東平，綯以隨侍赴任，常送親友郊外，逆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苦，父老即陳以旱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綯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荅曰：自某月不雨，至於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乎？綯即命駕掩耳而去。史述

殷僧辯周僧達與牛僧孺同母異父兄弟也。南史

太牢早孤，母周氏治蕩無檢，鄉里云：兄弟羞服，乃令改醮，及貴，請以出母，追贈夫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

李嗣

李嗣

李嗣

李嗣

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于幽壤，歿而可作

後夫必訴於玄穹者也。皇甫松詩

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

誇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

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誥甫，因戲曰：公誠大

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璫，不問理國

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

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北史

李德裕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

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

也。吉甫與武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開於早成矣。北史

翰林院有懸鈴以備中夜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

代傳呼，長慶中，贊皇爲學士時，河北用兵，鈴數有聲，

終不見人，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慢，曾莫之差

元相時亦在院，元詩有神撼條是也。戎幕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

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僦人使往汲，以飲

之，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於大市集

李嗣

李嗣

李嗣

李嗣

人置釜，取其水，同猪肉五斤煮之，若聖水也。肉當如

故，巡巡熱爛，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唐書

李衛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

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箕也。公初未之奇，因

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

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

字，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請歸，不知所之。及會

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松憲

李德裕居廟廊，且有親知奉使于京，曰：李曰：還日，金

山下楊子江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

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
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
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有親知
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數
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
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
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同開視其
肉已化為水矣衆伏其廣識也

中朝故事

李德裕在中書常飲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進鋪
有僧詣謁曰水遠之事人頗告勞所謂相公者爲相

李圖

卷五

李五

四百

公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公
大笑問在何坊曲僧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公乃
以惠山一甕昊天一甕雜以八瓶暗記出處遣僧辨
之畧無少誤公大奇之遂停水逾浮議彌焉

芝田錄

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
堅而不露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爲道像徃徃飛去
復來廣明已來失之槎亦飛去

洞天集

李德裕云楊稚蜀本紀言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迹
築之到此聞龜殼猶在軍資庫判官宇文遇云此常
爲主庫吏見龜殼長六尺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截

以爲腰帶跨具

南部新書續傳物志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
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唐錄

宋丹陽郡

王守節於昭應宮園地發土得醒酒石有紋繞刻字
云韞玉抱清輝開庭日瀟灑塊然天地間自是孤生

者長慶癸卯歲二月景戌題

唐集

河南長春殿南有

婆羅亭貯青石虞世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水沃之有

林木自然之狀今謂之婆羅石

河南志

杜棕與李德裕同在中書他日德裕謂棕曰公家有

異人何不遣一相訪棕曰無德裕曰試思之曰但有

李圖

卷五

李六

三百

外生自遠來求官爾德裕曰此是也及歸遣謁德裕
德裕問之對曰太尉位極人臣何須問也凡人細微
尚有定分況功勳爵祿乎且明日午時有白獸自南
踰屋而來有小童髀角衣紫年七歲執竹竿長五尺
九節驅獸獸復南徃小童非宅內人也試伺之翌日
及午果有白猫自南踰屋而來有髀角小童衣紫逐
之猫復南去乃召問之曰年七歲數其所執竹長五
尺而九節童乃宅外元從之子也畧無毫髮差謬事
無大小皆前定矣

開奇錄

李衛公游嵩山見鶴呻吟曰我鳥仙爲樵者傷脚得

人血則愈李公解衣即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且未是乃令拔眼睫毛持往來都下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大羸驢馬之類惟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宣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即爲明時宰相復當上鼎相見非遥慎無懈情李公謝鶴遂冲天而去唐逸史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咸定錄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至人

李圖

卷五

李十

李圖

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性多忌刻當塗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常弘景上言相府不合無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白自內庭登庸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納吳女之獄上刑部侍郎馬植專鞠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賈氏談錄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資約錢三萬雜以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獨異志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笑曰相公久服丹砂是世間凡火祇促壽耳懷中出一玉象子如拳許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一金象云此是雌者與王爲偶不爾王象飛去德裕一一驗之無羞服之顏面愈少鬚鬢如漆乃求採姝異至數百人象不復吐砂其後南遷于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僂僂不與至鰐魚潭風

李圖

卷五

李十

李圖

兩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返也洛中紀異
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合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于萬里外後于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北夢瑣言
李德裕分司東都時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甚不樂僧曰懼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公益不樂曰師言以何爲

驗僧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即命發之果得焉然
啓無所覩公異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
五百未滿必當還耳公歎曰師實至人我元和中爲
張公從事于北都嘗夢行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十
數謂我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嘗誌此夢不泄於人
今知真數固不誣也後旬餘振武節度使朱暨饋羊
五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已
爲相國所有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
至崖州司戶竟歿於荒裔也補錄記傳
宣室志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北有望闕亭太尉每登臨未
本圖

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
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少禪
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
藥物乎僧曰非也昔人骨灰耳大尉當軸朝列爲私
憾黜於此者貧道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
訪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遂卒林語

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於貶所一日令狐綯夢
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宰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
告子滿滿曰衛公犯衆怒又崔鉉魏謩二相皆敵
人恐于上前或異同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

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
許之既寤召其子滿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畏
吾不言必撥禍明日入中書具爲同列言之即於上
前論奏許其子象州立山縣尉煒護喪歸葬東觀
奏記
李太尉在中書時元與自御史辭歸東都遷葬太尉
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
此元與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啓護他日僧又經
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與
也元與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咸定

劉三復以文章見知于李德裕能記三生事云曾爲
本圖

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
過硤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礪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
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
裕以朱崖神襪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北夢瑣
言語林

李紳自以父官不至顯用內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
曰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以見志云海錄
碎事
元相積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餘瘞
之也南部
新書

學圃遺錄卷之五終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咸林東 裴體忱甫正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詣胡蘆先生問命生不許之意
無科級之分試日排安上門人馬駕肩開擁公顧見
一婦人携女奴以新紫帕挈一合在閨中女奴力勸
置於門闌車馬駢集門將闕失婦人與女奴所在合
留在闌公以褰裾衛合恐爲他人所構日晏杳然歎
南望向之婦人啜泣而來出聲啼號公詰之婦人反
袂拭面而言夫犯刑憲罪案已圓在今辰明辰某家

學圃

卷六

道豐厚然所蓄一寶帶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且曰
今辰五鼓親遣女使齋合當關中失所在今夫不免
極刑矣公備認物主不繆於元安置處給還婦人再
拜泣謝而去趣試不及遂罷一舉翌日訪胡蘆生見
公驚異且曰公去歲相過邪曰然公來年及第位極
人臣必近種陰德公匿之而不言歸今止傳撫言

裴度香山寺事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
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與南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

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鴈墓者必
奠以卮酒故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潭賈氏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人才絕李賀鬼才絕南

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家富好施長慶初于壽
春道遇善相人云君財甚豐矣但更二三年大期將
至如何勤脩令德冀或延之元溥流涕送之乃爲身
後計有女將適人抵維揚求女奴用錢八十萬得四
人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不類賤流
元溥詰其情自言家本河洛父官淮西遭吳寇跋扈
因姓與寇同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寇平悉

學圃

卷六

二

被俘掠骨肉不可復知賤妾已再易其主矣元溥太
息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收爲甥以家財五十
萬先其女嫁之二年春蘭蓀既歸元溥夢一官人望
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蓀父也感君之恩爲君
請于上帝帝許我延君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子孫矣
因嗚咽再拜而去後三年相者復至迎賀元溥曰君
壽延矣殆有陰德上動于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
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之父爲告相者曰昔韓子陰
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
故也君不顧多財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

厚哉傳今止傳南唐鍾離璵嫁前令女事

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

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

吏耻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

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具拋發

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獨異志

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

山谷間石化爲麵人取食之唐會要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

婿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厨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脚

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倉卒相值鋒正中

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之以告知興訊問但稱過誤本

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

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因話錄

太和中崔玄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開善藥術崔曾

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

君侯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以紫丸蓋

以方瓦疊炭埋鍋備而醖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

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于水盆

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

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

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唐年補錄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

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冰觸舟舟覆詔

失彥佐驚懼不寢食者六日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

吏懼具請公一祝禱于河真惡將禱而有以復也彥

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

冰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鉤一鈞隨鈞而出封角如舊

惟篆邱微濕耳從事掾宋藩爲記甚備唐史

郎中李拙典新州月有李生稱舉子求謁會拙有疾

命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既退呈于拙驚

曰此悉應舉時所行卷也惟易其名耳明日遣其子

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所

製乎李生聞之色變曰然其子即曰此是大人文戰

時卷請秀才勿妄言遽曰向來誑耳實於京華書肆

中以百錢購得殊不知是賢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

悚子復聞於拙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饒

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燠令子延食於書齋數

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繒是日拙方引見李生拜謝前

事畢又云僕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湖間已二十年矣

所貴光揚旅寓耳播曰此乃吾昔歲未成事所懷今日爲卿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暫往江陵謁表文廬尚書耳播曰賢表文任何官曰見爲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南廬尚書是吾表親丈生慚悸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之言則并荆南表丈一時乞取於是再拜走出播嘆曰世上有此等人耶荆鄂間悉話爲笑端南楚新開廬鈞牧澠州有一士投贄云云公曰前時惡文及大梁親表一時奉獻芝田錄據舊史與因話錄廬簡辭爲

學圃

卷六

五

四

衡州與弘宣同時均未嘗爲澠州疑記聞之誤

常表徵授御史東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眉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欲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新唐書

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

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

軍不能用也柳信與之遠矣

文房四寶錄說作宣州諸葛氏

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色采尤華

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參錯新書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過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從他日張言於柳曰壽郎相逢其謙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柳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國語錄

越州上虞過江有南寶寺過橫嶺則到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巔行倦息于樹下有老叟亦憇焉見路側一墳叟曰此墳若是丈夫則無說若女人則子當爲

李圃

卷六

六

三

三公好事者異其言訪于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奴與石生通有一兒十餘歲時爲客僧姓鄭者乞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頗精游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太和中恩渥隆異除鳳翔節度使錄異記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十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常處仁將軍常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自陽雜俎

武宗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

接木約獲百餘段皆徑頭隱人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併脩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獼猴故青衣亦不辨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却來收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雨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纔及船投岬旬月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玄宗真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

李國

卷六

七

李國

鐵石像無一存者上支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迹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游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迴顧見塔一所東度見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層見信凭欄與隱之交談且曰雙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高僧傳

長安城北有古塚高十數丈傳云周穆王陵也唐會昌六年三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聞人語於林間意其盜也因匿於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來朱衣執版宣曰塚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十八日方來朱衣曰何稽對曰李炎坐毀聖教減一紀筭當與西海君同日錄其鬼忽有賈客鈴聲自東來朱衣與二吏俱不復見後數月帝果晏駕廣記武宗孟才人善歌寵冠後庭上不豫顧而問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上以中授之日俾

李國

卷六

八

李國

于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宴駕才人即縊禁掖亦盛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視以殉遂空於端陵之側是歲工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祐有詩云偶因清唱詠詩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劇談裴休性慕禪林往往掛衲所有兒女多名師女僧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晉其聖種當時士俗無不惡之李德裕性好玄門往往冠褐脩彭祖房中之術求茅

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竟無所得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汚空門妖淫玄教自莊老之後彭黃以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者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為寺家奴豈懷囚喪長孫后觀音婢唐長孫皇后小字難懺產亡所謂善不可不脩財不可不捨惑之於黨者非也所以奇人談晉公曰趙氏兄皆尼氏女師翁兄即晉公兄却教術士難推箕胎月分張與阿誰編或

裴休為宣州觀察朝謝後未行時曲江荷花盛發與

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

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名士憇

於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啗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又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啗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藩即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啗即不敢新授

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裴休

大中間裴休為宣州刺史建廣教寺其材皆松蘿惟安南有之相傳為黃蘗禪師所募時寺役有二金雞相闘入井中材皆從井中出寺成餘松蘿八株蘗師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別有栢二株遇僧有異行者輒開異花數色今井中斷木尚存宣州志

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頃問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文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後

李國

子

十

于聞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北夢

令狐綯在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滴如元載之用伯和南都新書

溫廷筠文思敏妙令狐綯每託為文惡其漏語疎之

溫曰中書內豈坐將軍處耶識其無學也出玉泉子

令狐綯為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

凡富家率皆進引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

姓令狐時以此少之北夢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愜其力繇是遠近

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

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南都新書

崔慎由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

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姪娘之所

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魯侍

更衣者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

有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

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

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胤也

北夢瑣言

裴鈞僕射鎮襄州大宴巡官裴弘泰後至鈞不悅弘

學園

卷六

士

三

泰曰請在座銀器盡酌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可手

鈞許之遂揭座上小爵至觥觥凡飲皆竭隨即填于

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

之索馬而去鈞使人視弘泰方箕踞而坐秤所得銀

器二百餘兩不覺大笑

乾膺子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

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

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

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絲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

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絲灰酒

灌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

箒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夫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

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遣顏劍劍繞及顏室真

真乃泣曰妾南嶽地僊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

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

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絲灰酒觀其障唯添

一孩子皆是舊畫焉

杜荀鶴松窓雜記聞奇錄

李詹大中七年擢進士第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驚輒

絨其足暴于烈日驚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驚方醉

已熟矣復取驢繫于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

學園

卷六

士

三

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

爲火所逼樂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

卒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蘇曰某見詹爲地

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爲某即以詹命不可

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迴

無何慎思復卒慎思亦登進士第時爲小諫

王泉子

夏侯孜爲宣宗山陵使開貞陵用功尤至鑿皇堂深

及袤丈於堅石中得折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

石中工乃挾取以獻孜孜以寢園方近其事稍異因

隱而不奏

唐史

段成式與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開屏
幃下是歲冬至大雪凌晨有叩門者僕夫視之乃隔
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謂誤開之乃成
式手札也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
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成韜
自是井障流鸚庭鍾舞鵲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慨慷
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
所聞書云韜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群字耳溫
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傳乃庭筠壻也自
說之南楚新間

李嗣

卷六

主

鄭少師薰字子溥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
士異代可對五柳先生南都新書

鄭先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
糊案子面昌圖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
出試千春萬春先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
獻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
資諧戲即命二僕昇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
而罷言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于庭夢為人歐擊
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石橋上乃得解遣其紫羅履

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兄弟床前果失一隻履
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王泉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
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
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夕
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污吾清境不然吾
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
五更分娘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
矣亞以錢酒往酹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
生貴子無何爲觸污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

李嗣

卷六

主

里有一僧院其間祇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
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諦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
箕箒也及寢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
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
管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間事乎
亞復懇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其其辱連日不去夕
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
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但先歸吾當
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外戶人語即引妻來言
本身已憶壞此即覓也善相保守囑之而去其事宛

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薛云
年數已盡合當訣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中朝

陳敬鴻之子也性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咸通中佐

庶使郭銓之幕于徐同院姓武郭之婿也乃心不平

之遂挈家居于茅山焚香習禪而已在職時與流溝

寺長老款接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

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

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

小舟至于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為人延請入城

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携舟造之

李國卷六話道未日不宿而去王堂

徐州成卒龐勛作亂以父舉直為大司馬或曰將軍

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

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資治通鑑

衆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漲之西南橋有徐

帥崔常侍彥曾別業咸通中龐勛作亂彥曾為所執

湖水亦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函問至三水

高駢門僧景山多為掌武決策人謂是龐勛網漏變

名也北齊明州雪竇寺僧恒通臨終言龐勛也未高

高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成者比無垣墉乃計築羅

城四十里令指揮使姜知古發古塚取碑堊之有鬼

現形稱劉吞一作獻姜書曰趙氏之冤擗膺入夢良

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流于往史載

在前文吞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譽禱不勝人

無廟貌于世間遂栖沉于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

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香墳闕吞謫居冥府天賜佳

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

而憤志托觚翰以申懷伏乞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

鑒特于萬雉免此一抔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

庇姜以白駢駢令祭而封之郡閣

李絳子璋為宣州觀察使揚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

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

日獻之及收敗璋亦從坐言

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賣雨衣乃避雨於

坊叟之廡下露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饑延

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逢迎甚恭因備酒

饌甚精琬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雨衣

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雨衣

然則已令舖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

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笑也北齊

懿宗末年長安役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峙危詰曲有
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
及造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遊處由是王公貴游
爭效之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
爲丘墟之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悉爲瓦礫紀異錄
溫韜起兵自領符節唐帝諸陵確開發金寶之玩取
以自資既開懿宗簡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
尺其山座具備環列于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拽致
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友會錄
莊宗時韜自許州入覲厚賞金帛賂遺權重及納賄

李嗣

西卷六

上

直

中宮獲免歸藩頃之受代歸闕又留京師親黨或憂
其闕乏其子揚言曰使一裸體黃漢足了一年支費
蓋謂劫陵得金偶人薛五代史

明皇朝崇尚玄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
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朝醮之
會長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爲玄元皇帝真像雕鐫
之麗不類人工列大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
石雕成玄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
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
爲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險詐常欲撼動東宮將

不利於先帝者數四賴玄宗英明社稷重祐不爾則
宗廟有綴旒之危奈何以琢玉二臣列於清敬之地
比扁舟五湖之人鑄金肖形之像也尋詔除去瘞於
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歲丞相盧攜爲太
清宮使因命葺脩頽敝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工
人不知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之則林甫官銜銘
於其背丞相公忠禩直者大以爲不可因具奏其事
且曰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膺鸛之逐鳥雀也右
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於人臣梟鏡之心勃於君
上臣已輦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

李嗣

西卷六

六

直

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笑
史闕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
誤墜枯井中至一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李
鼓琴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即爾前身
命酌石髓飲之又抽石架上素書展視療三十六種
風白丸子道士曰將歸配合遍療世人功滿此來令
李閉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乾
符三年也遂合其藥無不痊癒後數年不喜食乃斷
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矣開元錄下

黃巢五歲時侍翁父為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

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之父

怪欲擊巢廼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

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

年我若為青帝執共桃花一處開巢后舉進不第遂

聚眾為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黃耳集清皮錄

華岳金天王廟玄宗御製碑廣明初其石忽自鳴隱

隱然聲聞數里浹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關其廟亦

為賊火所焚陳其門觀賈氏談錄

黃巢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則

李嗣李嗣鏢奧遂解去后山談叢

鄧慢兒善琵琶樂府推為第一黃巢頗狎之鄧炙其

右手託以風痺未嘗為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見

禮賜甚厚一旦赴召謂其友曰吾嘗聞忠節之士有

死而已吾頻為大寇所逼終不能為之屈節奏曲今

日見召吾當就死不歸矣與妻女一兒訣別乃入見

巢巢溫言慰之令其奏曲鄧曰某出身應役朱紫皆

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恩以此樂樂他人矣巢大怒

斬之屠其家焉歸異記

中和三年夏有太白山人姓王謁金州刺史崔充封

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寇帥黃巢

盜據上京偽號金統恐東此王氣而生請掘破此山

則賊當敗散堯封遂起萬役隨客掘之月餘其山後

崖崩十丈以來中有一石桶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

上有劍一口黃腰見人乃呦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

上其事僖宗大悅至秋巢寇果平錢王氏見開

黃巢既遁免祝髮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

鐵衣著盡看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

暉陶谷五代亂離紀張全義為西京留守識黃巢於群僧中

王仁裕王仁裕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

李嗣李嗣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明州雪

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擇座一又云宋

開寶中八十老僧道價為叢林所重臨當歸寂從容

示偈舒左足足底有黃巢二字

蔡州西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為母

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長追思

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乃是天女入

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

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

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歸異記

乾符末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曾齋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泊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歸然有仙女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迴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以帛苞麥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如此蒔門人皆能說之孫光憲曾

李國

卷六

王

四

遇蒔門軍校孫姓者云建章遇水仙蒙遺鮫綃自費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其后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言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三道創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所在

北齊書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妹或詰之泰曰其人有癈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

今止傳宋劉廷式娶瞽女事

孫泰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

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迴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倚舟途步復以余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觀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常追事舅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今止傳東坡陽羨事

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慰泉扃併從流

李國

卷六

王

四

雪各復官爵無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寃之魂亦伸眉于九原矣

續皇王寶運錄

王照新志云

劉照宋景文段陽情不見此書

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

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忽一日浪狗

曰臣無馬乘僖宗乃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

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于雲陽縣求得一

疋畜宜徵南院僖宗一日獨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

行看之此馬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

好馬好馬數徧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便

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孟子以尿灌僖宗口良

父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結醫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瘕効脇痛轉劇卧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幸獨記

昭宗初年鳳翔釋寧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火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鞵白額虎鎖係如初而前有食獸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卧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窻牖庫黑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

李國

卷六

子三

四

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黥黥判官謂使者曰好送師回遂蘇事聞于官皆以爲妄其後一皆符合初師爲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于簿審自此每斷中惟荷葉湯而已岐下魏入冥和尚宋高僧傳昭宗初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與王晉公鐸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上任後巡廳晉公曰余昔與相國杜邠公悰判館事暮春看牡丹于斯廳內言曰此廳比令無逸子餘居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子殊不知非久頃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

明公他日必居此座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邠公之言得其大槩矣聞奇錄

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中得一琉璃瓶中有一龜長可以寸旋轉不停而瓶頸極細不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夕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舶胡人曰此乃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福薄之人不勝也苟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客悅嘆不已金華子

李國

卷六

子四

五

陽朔蘇太玄妻徐氏死後忽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憐撫其子一切如在占卜吉凶一一符驗一日言舜帝差人討蠻有人求至近驛助脩熟食一兩日當還如期而歸將得冥司一分細鈔致夫前云此飯局若人間造者夫視之品饌則倍珍於他食又一旦泣告曰無端洩陰間事獲罪蒙追遂絕太玄猶在桂林風土記靈德黃岳唐季以鄉貢升太學乾寧中王審知節度武威軍累辟不爲動及審知據閩稱號必欲起岳度無以拒遂投淵而死初岳死時父母妻子二弟一白犬皆赴水死僞閩使者宗舒趙田四人亦死邦人哀之俱肖象祀之廟稱忠烈王云福寧志

段安節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南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爲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刀去有人以藥封裹之得不死兩日亦如往者後微動手足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人間有此異事中朝故事

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

李嗣令殺之幕府燕嘉祐雜志云猴部頭猿父也衣云

洛陽林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弑昭宗處尋丈間生草皆赤色謂其冤血所染而然也終幸雜志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爲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清明節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賈氏談錄

天祐初帝山李甲以歲飢徙家邢臺西唐山谷中耕拊爲業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入神祠避之寢於廟宇之間中宵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衆

神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命酒歡語良久其東榻之

長即大明山神也其西榻之首即黃澤之神也其次

者曰漳河之伯餘即不知其名坐談出明之事并各

述所職座上咸曰唯唯大明忽肝衡堯堯謂衆賓曰

諸公鎮撫方隅水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教

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群公善理其

柰之何衆咸問其何謂大明曰余昨朝上帝所竊聞

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

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當是時也若非積善

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燕西北方有華胥處毗

二國待茲人衆用實彼土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叔

戮乎衆皆頌慶相視曰非所知也食畢天亦將曙諸

客各登車而去太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旦李甲神

思恍然有若夢中所述既歸具以始末言于隣里之

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宗與梁對壘河岸戰陣相尋

及晉末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六

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劉氏耳目記

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募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

中埋鐵塔特往訪之至界上爲元戎王中令鎔所知

延在衙署供養衙將任友義慮是隣道譟人懇要詰

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尋塔爲對遂差訪之果得相國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鐵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見在常山將校親軍唯任友義一人無名乃知真數前定刻斯塔者何神異哉

北夢瑣言

楊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河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怒之

五代史補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爲業胡人三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頽頽於一谷中衆胡

李國

卷六

子六

就之見一小兒約纔二歲已來衆鳥啣果實而飼之衆胡異之遂收而衆通養之成長求姓衆云諸人共育得大遂以諸耶爲姓言朱耶者訛也

南都新書

晉王李克用墓在忻州金天眷初盜發之守墳僧言之郡守郡守夢王告云吾墓中有酒盜飲之者唇皆黑可用此捕之明日獲盜寺僧居其半

山川紀異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

王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軋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

即伍子胥

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命判官

劉山甫躬往致祭三奠纔畢海內靈恠具見山甫乃

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黃鼠赤身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風雷止霹已

金溪關志

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

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

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

李國

卷六

子七

通志

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悼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廣記

王建許州舞陽人世爲餅師掌其父乃發地數尺而瘞其棺躍出有神人謂之曰此天子地汝小人何容卜葬建不聽但葬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三乃得瘞

五國故事

弘農郡王晉暉許州人初與王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

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

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據
蜀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
始望不及此蜀稿

王先主微時偷驢遭刑攻圖東川爲守陴卒日夜叫
偷驢賊先主謂俳優王舍城曰爲我罵之優戟手指
城上人且令靜聽曰我偷你屋裏驢那城上皆笑一
日袒背示舍城求瘡痕舍城曰大好膏藥北夢

徐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
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父當大富貴耕因使相
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

李園

卷六

子八

子九

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
二女致也及王建入城聞其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
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
將軍衍即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

蜀稿

蜀先主開國初賜道士杜光庭爲廣德先生蔡國公
時蜀難方平尤惡盜賊犯者賊無多少皆斬是歲蜀
饑有三盜獠者止得數斗引至庭復讞會光庭方論
於廣殿先主視三囚亦惻隱謂杜曰茲事何如亦異
其一言見救而杜卒無一言但唯唯而已勢不得已

遂斬之杜歸舊宮道院三無首者立於旁哭訴曰公
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救忍不以一言活我今竟
路無歸將其奈何江梅責慙痛辟谷一年脩九幽脫
厄科儀以振之其魂歲餘方去光庭越州人博學有
文章在唐爲麟德殿供奉後入蜀云爾蜀山野錄

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葑城至上邽山下獲
瓦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其舌
上只有一觸體中有一古錢有二蠅振然飛去片石
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
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姪娘遂卒銘曰

李園

卷六

子九

子九

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
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午壞者合耶
是歲僞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耶即王承檢
小字也王溪

蜀稿

吳越錢王祖塋在開化縣雲基北原初錢氏微時有
子爲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理謂曰水流九曲列
岫如屏塋此子孫常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日令
錢子往視之竹已生根遂伐去詒其主曰無所謂竹
矣潛以其父母骨瘞此今猶有倒生藤拂墓域樵人
以刀斷之膏液如丹三衢志

則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
誠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遂殺
之改其鄉臨安縣爲未錦軍是年省塋壘延故老旌
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
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賢益有擔亦裁錦繡之一鄰媼
九十餘攜壺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
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
室父懼將沈於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
陳以飲鄉人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
十已上金樽下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王者尚不減
孝圖 卷六 三
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郎
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
碧天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
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知
曉鏐亦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哇唱山
歌以見意詞曰爾等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
永在我懷心子裏歌闌合聲聲聲贊叫笑振席觀感間
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湘山野錄
臨安有婆留井錢鏐初生時棄井中姑亟留之故乳
名婆留及長改留名鏐浙江志

江西鍾氏旣滅弟二十子匡範獻雲鶴通天離水犀
帶一云本玄宗御玩遺在西川川客獻傳常寶之又
獻王孟常覆五雀雛于孟下熾炭又燒火退揭看雀
雛飛矣武肅回帶賜錢二萬緡因登碧波亭命許彥
係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上岸大爲驚賞贊寧
湖州自李師悅薨後高彥爲牧天祐丙寅卒武肅王
以其子澧嗣之澧性粗暴括諸縣民戶三丁抽一丁
立都頭爲三丁軍人言三丁軍思鄉圖反澧召聚斬
之初州南有漁人採捕至高塘蘆葦夾道漁者拾舟
行百餘步入一古宅見一人頭荷鐵爐炎炎火起呼
李國 卷六 三
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澧吾是黃巢天遣吾誅戮天
下惟不入湖州借汝之手速殺人僧贊寧續傳載
高澧夜叉精也嘗請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於樓中
澧亦屢往視之一日襪而登光庭不之知因回顧見
一青面鬼逐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
驗非其人吳越備史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于趙之樂
城國人破其廬盡出五臟納葢石許載之以歸時人
謂之帝王堂開話
吾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長興三

年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鑄本于國子監國史后周廣

順三年六月凡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

二部一百三十篇中興書目五代始用木板摹六經蜀毋

昭裔亦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書目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爲之長

衆皆怒其不自量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衆曰汝等

咄咄得非欲較勝負邪大凡健兒問曰便言死死則

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可乎衆初

以爲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果祖

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五代史補

李圓卷六楚馬希聲海商有鬻犀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

照一室希聲殺商而取之逾月光遂滅九國志

馬氏霸湖南末年天冊閣爲天火所焚朗州守此夜

聞空中呵喝言迴避天冊閣來也雲中騰沸若千萬

人昇荷重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宋高僧傳

后唐清泰帝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時爲太原帥因

擊毬同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北齊書

孟知祥寢疾命子昶監國趙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

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爲真玉食蜀中二十年祿緣既

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滕乎曰此天數也

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直

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蜀書

廣政末蜀主夜夢一神人問何人曰臣監饌來日常

饌胡餅中有一小竹簽恐不顧食之有誤聖躬明日

進食果於餅中得小竹簽甚異之餅司以神告免戮

至明年又夢前神問有何事但云神來辭再詰不答

乃拜而去至明年國亡嗚呼一餅一食一簽之悞猶

有前定神得而制之况興亡者乎成都府志

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宋兵至

李圓卷六郡也延祚因上樹匿于濃葉間見大軍往來搜捕殺

戮至夜遂下樹於積苑下卧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

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

籍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

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

數奉行天誅故無誤矣宋書

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之女也

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曰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

過客讀之無不一笑子錄

宛州有民家改塾父母外姻咸至有女婿乘醉隨

入塚中地主不知即掩塞之而去翌日主人覆墓隱隱聞塚內呼呌之聲發而出之云酒醒後覺身在暗室舉手捫壁方寤在塚中忽聞一丈夫一老嫗私語云又在逆旅今始安居如相賀之意又云何得有生氣人取火照乃有火炬出柩旁照見某則云燒燒則火炬交至鬚髮俱焦落燒人肌膚不堪痛楚少頃方止

玉堂閑語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善也推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若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頸右作雀左作穀粟

李固

卷六

五

言

馮以儻作甕甕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項頸自愛汝之雀啣穀爾之鴈出甕乃亨顯之時一日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緡藏之將以作節馮得之滿樽醉歸卧門外其婦勃蹊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甕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遂啣穀馮秉旄鴈自甕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

張益史

烈祖時饒州餘干民毋因抱携其孫失手墜地其子怒拔刀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于地先主遂命作闊刃鏟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不售上神崗

禱廟求旱爲暴震所殺

江南野史

徐知誥秉吳政每與宋齊丘議機事長恐不密於揚州孝先寺菩薩院建一堂既高且敞撤去屏障置一火爐于堂間灰而不燃火筋一雙各執一隻每議事旋書旋撥口終不言人莫知其所爲

吳唐拾遺

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粲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晝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陸游南唐書

王興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

李固

卷六

五

言

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興扶歸營卧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瞶亦無瘢痕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輿甲之半皆糜碎而興不傷興曰所夢流星是也莫不異之

南唐書

劉仁瞻出鎮壽州周世宗親臨城下據胡床督戰攻城仁瞻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床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床于箭墮處後箭復速數步而墮仁瞻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于城下耳終不失節

陸游南唐書

先主永興公主爲其太子楊璉妃先主受吳禪改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先主愧之乃以璉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讓皇卒葬寒食節璉謁陵歸于舟中飲醉一夕暴死年十九歲或云左右承風旨爲之永興自是遷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縞素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文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至殮溫軟如生先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勒碑宮中紀其異云王壺清話

李國

卷六

三六

高

主被五木縲械甚嚴大駭問其故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冤訴囚此且泣曰汝誤勾得歸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令延之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或能爲吾造一鐘尤善民曰我下民無緣得見或見之何以爲驗主沉慮曰吾嘗與于闐國交聘遣吾瑞玉天玉吾嘗置於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廁忘取之因感頭痛憂神曰玉天王冥于佛塔或佛鉢中則當愈吾因獨引一匠携於瓦棺寺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丘也民既還家遂乞見主且白之

果曰冥漠何憑民具以玉天王事陳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慟辭遂立造一鐘於清涼寺鑄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於蔣山齊丘寵待愈解後竟放死湖山野錄

烈祖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湏菩提縣掇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大驚異迎事宮中其徒因夸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陸游南唐書

李國

卷六

三六

高

植一樹識之語其子廷瑞曰吾死葬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葬留待沈彬來因就葬焉南唐書乘異記司天主簿徐肇即江南徐溫諸孫授紫堂天陣于梅先生至南海爲王延範所館延範敗入京以試藝入司天其東鄰有蘇八郎子曰德哥者年幼秀異每擊毬于肇門語甚鄙賤肇惜其人因舉藝以勉之德哥笑曰直閑事也某自有一藝今夜當止宿此與負外言之肇甚駭遂啓少監丁文果求外宿至夜分德哥握聲手曰子聞古之返魂者乎德哥善合此物負外

或有求見必致之但死經八十一年已上者即返之不可也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可治具于此堂中及期德哥曰今日之香合尤甚精可能更欲見人乎肇曰祖曾皆歆一拜遂排四座截竹四段以朱書所召人姓名年甲並官位及死之日各置座上仍曰夜半可也蓋俟鬼宿渡河之後巡夜漏已半德哥取香置爐中微吟曰東海徐肇歆見先靈顧此香煙用爲追引復長引以呼四人姓名食頃覺漸漸有人朗言曰令公大士來一人年已高虬脚幘頭通犀帶鞞左足而右拖鞞鞋揚揚然就東道肇再拜泣德哥李國

卷六

李

國

家移居去矣肇悵恨不已有許姊者即肇家舊人遂詢其金蟬太保第子也爲李家夫人妙甚太保憤而縊殺之也復問鞞一足事云太保父患脚瘡抱疾時甚腫極大入柩之際家人不敢鞞其一足洞微志世宗在民間與鄴商顏跌貿易至江陵詣王處士問卜方布卦忽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先人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作爲詰責而私心甚喜五代史補周世宗毀銅佛像鑄錢曰佛教以爲頭目髓腦有利李國

卷六

李

國

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鑊自腦鑊破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腦間咸謂報應苑談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遂名乘龍州太平寰宇記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遣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厚德錄北朝使至韓熙載接伴逮陶穀至國家遣妓以奉及旦有書謝曰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

妾乍至月滿鴻溝舉朝不省其詞韓召妓訊之是夕忽當浣濯焉又曹翰至惟事嚴重累日不談笑後主無以為計載因謀使官妓為民間粧飾以紅絲標杖引弄花猫以誘之翰見果問主郵者此婦為誰偽對曰娼家翰因命之至旦去與金帛一無所受曰惟為願獲天使一詞以為寶翰不得已撰春光好詞遺之及翰入謝因重宴使樂妓歌之翰知見欺乃痛飲月餘而返江南野錄

杭人沈殿達遠雲集編云陶使吳越娼任杜娘者詐求逸犬陶惑之遂為作詞娼得詞遂落髮削仁

李園

卷六

四

三

王院居之王壺清話云國初陶穀使江南李穀寓書韓熙載韓令娼秦弱蘭詐為驛卒女以隳其守南唐近事同宋初李穀卒陶年近十六疑皆誤

宋太祖微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真叛河中來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耶城下有二天子氣歲餘城陷而周祖踐祚未知三天子之氣乃周祖為樞密而太祖太宗從行也盛中笑談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為留趙渡至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識也孫守諫

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昭得錢四千遂過原州卧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無幾欲遷廢此縣故渭州潘原以賴為耻諱之莊緯鵠助編

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禪寺抵陳橋推戴韓通開亂亟走寺中訪尋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太祖德之即位後極眷寵之年八十餘臨終語其弟子曰吾即澤州名馬兒也馬兒五代之巨寇也五季氏間錄

李園

卷六

四

三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非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勣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指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為子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為父云有名曰夙者乃其後也點太祖命諸將征江南曹彬與諸將約城破之日不妄殺一人載在史冊可考也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序云

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懣殺之聚座此山因得各詩云城破轅門宴賓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驕頭就死緣家國愧死南歸結綬人以名山詩意觀之果不妄殺耶詩梅

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旦過寮中有客僧將寂滅袒其背以示其徒有雕青李重進三字贊寧錄

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太后金勝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魏王德昭岐王德芳皆由普以死後普病見廷美坐于牀側與之忿爭而卒李壽晉別傳見元表

文清公集

李國公集
神宗與滕元發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行官嬪盡陷沒上中兩筋歲歲必發竟以箭創之故棄天下點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纓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弓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于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像蓋即今壽星像也張

玄武本北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為真武後與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為真武現繪其像為北方之神被髮黑衣仗劍踏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益嚴加號鎮天佑聖或以為金房之識黃麓

醴泉觀本拱聖營也天禧初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建真武堂有泉湧堂側汲之不竭民疾疫者飲之多愈乃詔就其地建觀名醴泉東唐太和中朱道士者嘗游廬山憩于湖石忽見蟠蛇如堆繒錦俄變為巨龜訪之山史云是玄武也北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家世士族之孫初為侍禁約婚曹彬女孫要逃入門見地神千萬在前驚走踰牆避之曹即時逐父母素仇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為皇后即薨聖祖也正

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群女共為探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南歐陽脩廬陵人其父崇公葬於其里之龍岡脩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母喪歸葬即復至穎後宦遊二十年餘兩為思穎詩序奉奉不忘而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為穎人龍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可為太息蘇

范仲淹二歲而孤，隨母適長山朱氏，讀書醴泉寺中。日惟一粥，偶見窖銀覆之，而不取。後為西帥，僧人求為修寺，公使發之，取窖中銀，適周於用。齊乘

李觀字夢符，登第後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建王溪洞，洞中所貯書處曰文藝，終日醉吟溪上，世味淡如也。公排斥佛老，至老不衰。鄉人嘗請作崇勝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索，忻然無辭，施者頗慚。其後多寶塔成，又有求記者，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錙銖惟惑，報應捨萬金唾如也。衆益慚，故

李蘭 卷六
二文不果登於石，羅誘宜來
傳信錄

王安石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貴耳集

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恐其不顧，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民無知爭鬪，則又差官兵列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實酒賭謀。錄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

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又失，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曲甫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已故群牧吏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暮簾下，切勿驚呼，惟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即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入，身負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

李蘭 卷六
流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

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至失聲，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也。孫公談圃

王雱卒，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果木摧之，詩益以比孔子也。公坐鍾山，嘗恍惚見雱荷鐵枷，扭如重囚者，乃捨所居園宅為半山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巫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曰：有所見也。聞見錄

馮京之父式，為左侍禁，以終。京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賜誥。

馮京式沒後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為荆南通判視

父所題無差者是所謂知子莫若父矣即氏聞見錄

道州教場北為兵官廨馮京恃父任兵官日讀書其

中後鄉省殿試俱第一后入建三元亭亭前石山突

兀名曰城山亦以馮父子云道州志

馬洧南部人父從政未有子買妾見髮間係白而紅

其上問之乃曰父母死不克葬自驚以藥從政嗟嘆

即歸妾不理所負后夢一老翁來謝曰我妾父也聞

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洧洧不絕及得子名洧元祐

六年廷對第一后入黨籍方輿勝覽

李園

卷六

里六

晉六

鶴林王露云京父商也於京買妾還之歸而其妻

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

京傳不載父名而地志宜為有據羅氏云云豈以

馬為馮傳聞誤耶傳奇者固之徒以娛人云爾

章惇為相日在蘇營葺園地所費不貲罷相即遷責

未嘗安享泊放還寓嚴州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

鄉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群妾分爭金帛停屍

數日為鼠食其一指衢僧法空親見之張魏公勤王記

欽宗北狩至檀州有人震死背上書賊臣章惇南唐紀聞

邵康節至京師士人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

國家運數先生甚喜稱嘆再三謂之曰子某日歸子

可與某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緘封文字一卷

授之曰勿即觀俟至家發之視畢焚却其人奉教歸

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會三異因語錄

徽宗重和年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

主之其屬李寔韓滂最用事宮室梁柱閣檻窗牖皆

用灰布竭洛陽猪羊牛骨不克用滂議掘漏澤人骨

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死而滂云冥官初追

正以灰骨事有數百人訴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

我蓋韓滂也忽有吏趨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

李園

卷六

里七

晉七

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

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滂有二子尚幼連死

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滂亦死昇時已入為

殿中監未幾傳昇忽下血數石經日而斃是時范德

孺卒纔數日有人夜過鄆州野中見屋如官府揭榜

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范家亦

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葉夢得使覆其言于李寔

亦然幽冥之事可畏也哉岩下放言

黃魯直在荊州聞東坡下世士人往吊之魯直兩手

抱一膝起行獨步摘掌錄

徽宗寶籙宮醮，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迺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庚溪詩話

徐神翁至京師，蔡京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徐笑曰：「太師亦是錢氏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

者更于宣德門外密掘土二尺，試取一塊，嗅之，枯燥索莫，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夷堅志

宣宗朝白雲山人信州徐人，旺言國家卜地不利，丙午丁未嘗與丁謂議陵寢事，徐欲用牛頭山前地，丁欲用山後地，爭之不可，徐奏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丙丁風直射，禍在丁未。」至金人犯關，始驗。孝宗初，葛郊云：江州紀聞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玉牒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溥

時爲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中，嘆曰：「力不能通存也。」俄虜使至，遂按籍以取之。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而人多不知。開燕常談

洪邁對上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不偶然。湖海新聞

治平中，福寧殿御座下地微陷，治之復然，掘之深丈餘，得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祇應有曉仙篆者，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其後屢經申酉，皆無它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關，丁未四月二帝北狩，高宗即位于南京，已而駐蹕維揚，命宗澤留守東京，澤死，杜充代之，京城賴以保全，至己酉春，金人牧淮甸，大駕南渡，召杜充赴行在，東京遂不復守，天書至是方驗云。」野史校杖間談

靖康孫觀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輩實東極刑，張浚奏胡瑄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

進退大臣之權規提國是將理追勒編置或謂浚乃
潛善客理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原

方伯彥潛善養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黃傲然
謂無事故上亦不甚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
張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薰腐故明受殂後
二宮皆絕孕苗傳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蓋特
二凶狂妄耳春官未辨庚甲而浚在建鄴乃建議殞
之過矣今明受之殤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
併乳姬皆掩之云朝野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坐罪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
李綱卷六 手

州安置寓居于郡中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
師詩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
馬緋賜死讀詔畢張緋狃退避不肯自盡執事者促
迫登樓張仰首忽觀三字長嘆就縊補錄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過以軍禮
見聞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
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鵠以往而所點之
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鵠則五
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浚雖獎而心實忌
之野史

張浚之出督也陞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
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帥岳飛輩之曰相
公得非睡語乎於是浚憾之終身野史

初岳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既而河北
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為語
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為念也飛竊遣人迎之
往迓十有八然後歸奉之後宜撫襄陽毋死與子雲
跣足扶襯歸葬不避塗潦蒸暑將佐有願代其役者
謝却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於墓側上遣使撫問
降制起復飛連表哀訴乞終喪辭云以孝移忠事有
客關卷六 手

本末若內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
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
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
襄漢三年不解袞事

岳飛討楊么將至潭州乃先使招諭之么部將黃佐
率所部降飛遣歸招其餘黨及至鼎州楊欽受招亦
降獻計云么所恃者舟楫如望三州大小德山之類
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湖水舊不及丈么置堰開十
餘年所以瀟漫欽本任閉塞盡知其詳乞二十人往
開堰水入大江使船不能動又么船皆用車輪乞以

青草數百萬束散之湖中其輪必有窒礙飛從之兩月果破賊未州判官孫適編郭王事

道判永州岳事傳聞必真也宋史謂參謀薛弼爲岳謀之按弼嘗從檜游而史出秦氏則本傳所云寧非弼貪其奇謀而掩爲已有秦忌其成功推以與人乎

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微有舒翁者善相術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他日必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

李園

卷六

李三

李三

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後秦檜下岳于大理獄周三畏鞠之過夜周往往間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卻步此物徐行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史記

宋制金字牌用木爲之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里軍中有機速處分直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皆不得與被之者莫敢遲延猶唐之朱書御札也魏野

高宗母帝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

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乃服道裝終身焉七后方而豐順鳳目龍額今仁和之裔譜像猶存類稿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帑主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殛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順葬之北山之涯身素有一玉環順亦葬之腰下樹雙橋于上誌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家必求求而不獲必懸官賞子以是告矣後果購瘞不得以一班行爲賞隗子以告時無他珠玉殯而屍卒如生尚可更歛禮服也朝野

李園

卷六

李三

李三

實慶追謚岳飛爲忠武王暨代草制云飛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室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可依前太師鄂王持謚忠武金陀政和初蔡檜遊建康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

號為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人入學至養正齋前時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及槍在焉道人曰異事異事八座貴人已着一屋關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槍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座大笑客瞠目諸公莫笑總不及此公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鶴林王槍主珪禹王子仲山之婿因學政和四年八月宣和殿有王芝生於槍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間並許稱賀宣和

宋史綱目曰此秦槍亡宋之兆天地至微之理也蓋

太宗嘗負太祖背盟傳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槍使負高宗以喪其社稷與

秦槍本王喚之孽子槍妻喚妹無子喚妻鄭氏居中達夫之女喚由婦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妬槍既誕即逐其所生以槍為槍之乞子槍之任中司虜拘此去夫婦偕行獨留槍于槍之夫人伯父王仲疑豐父子時驕而傲每凌侮之其後槍之用事其親黨逼躋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補座槍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為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槍故仕至侍郎無給事中其兄一鳴第一鶚皆位朝列曹泳嘗勸

還一飛以補槍處未果而槍死云齊東野語

秦槍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槍獨居書室食耕玩皮以瓜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大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槍犁然當其心即片紙付之是日岳王薨于棘寺朝野

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構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復命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為簪衣仙也張光弼杭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槍殺岳飛後掌家游西湖舟中得暴疾見一人披髮

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鉄杖于太祖皇帝槍

自此快快不憚以死未幾其子秦槍亦死有方士伏章見槍荷鐵杖枷因問秦太師何在槍泣曰吾父見在鄭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槍與萬侯高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槍囑方士曰可煩語傳王夫人東窓事發矣山八

秦槍置岳飛于獄欲殺之未果於東窓下插桶皮沉吟不央妻王問故槍以告王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難槍計遂定片紙傳獄即報飛死矣飛既死槍向

靈隱寺祈識有一行者持火筒亂言譏槍問其居止
即賦詩曰棄了袈裟別了糸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
粥粥無心戀薄利虛名不意貪性似白雲離嶺岫心
如孤月下寒潭相公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山
僧去槍令隸卒何立物色追之至一宮殿嚴邃僧坐
決事即作詩僧也問傍人曰地藏殿方決陽間秦槍
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槍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
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憲事犯矣江胡雜記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衛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
岳鵬舉之初入獄欲坐以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
學剛卷六

日不行為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錦奉命治其事岳
語鐸曰如此招了某不到得死曰相公但放心若誤
當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
既而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于老吏蘇

羅頴字端良汝揮子也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
入岳頴三自念吾政善始往祠之甫拜遂卒於像
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宋

嘉泰甲子年衡州某老儒從州學赴晚食圃中途暴
亡昇歸殮七日而心間微溫且候其子遠館未歸故
未蓋棺忽甦塔余出棺若甚倦狀家人駭且喜羅

問故並無一語但索飯後命與姓萬侯丞相府關者
入告皆已聞其死異之館客出肅老儒必欲見主人
面陳心事主人出老儒屏左右曰昨於某處遇兩人
昇草轎急呼曰丞相請強使登輿致涉高深至一大
門下有黃頭力士引之入至殿下傍厅事中一人出
揖乃萬侯也某曰此何所公何事在此曰在此置
獄勘問秦槍殺岳飛公事當殺岳飛時秦槍曾惠親
札今不復認故在此未得解釋此書今在某樓某笈
某背文字內無緣得來鄉人謹重者惟君故邀至此
煩歸語吾家急取之就城隍廟焚化某諾命黃頭力

士復引某出仍命草與昇歸及門而甦其家如其言
得書就城隍廟建水陸一中焚之江胡雜記

開禧迫貶秦檜制云兵於五林誰能去之首弛邊疆
之禁亞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
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因

臨安太學乃岳武穆故宅岳王後為太學土地看靈
驗初王有女髻銀瓶墮井而歿後人或見洗銀瓶小
娘凡小學生夢見土地與銀瓶小娘及到土地堂者
皆主顯擢高科咸淳甲戌年正月一日福州曾上舍
夢一僧人騎白馬舉火焚土地堂馳走而去曾以為

祥兆蓋神亦知此兵將至故先告之上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稍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臟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與公軍事耶浚太息許之老學庵筆記元受伯雨之孫眉州人

秦檜既死高宗召湯鵬舉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遷入任盡言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擢輒

李園

卷六

李園

李園

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據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

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頗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史

靖康卒于金高景山初以計聞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縉紳爲佐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其一畧曰時巡萬里群心久阻於望霓歲閏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規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義不戴天扣九闕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此蝼之誠仰

李園

卷六

李園

李園

于龍象之馭恭願神游超越廣識圓明大覺垂慈三寶協佐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萬乘墨緣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寃自憐疎迷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脩先君之怨奉梓官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史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困學紀聞元受事母孝也不忘君忠也不敵姦直也而詩句亦足見其有爲之志在宋人物蓋第一流者高

宗知而不能、後世無甚稱述焉、惜哉、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遏其衝、主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何無資者、願衆至六合、西望、忽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號令下寨、兼資與所部隱蘆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曰、彼中乃生人、與吾無關、兼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宋劉大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冠服如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兼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也、兼資拜請位號、西向者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

李圖

卷六

李本

四百三

許遠、雷萬春、南霁雲也、兼資曰、唐書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餘人、果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皆已死者、非生人也、兼資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効死自刎、許妾亦以憂悸暴死、因烹以享士、蓋堅士卒心耳、兼資顧雷面上一瘰、問曰、史言將軍面著六箭、而止一瘰、何也、雷曰、當時實著六箭、而五着兇虜、虜傳吾面著六箭、吾亦當之、庶揚名以威虜耳、須臾、命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巡謂兼資曰、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此虜、悖逆、當取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引

兼資出、及至舊所、無復人矣、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兼資每與士夫言

二、補青、雜說

陳同父上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世皆安于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目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是以服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朱元晦也、

史、程

蔡元定博學通術數、遊朱晦菴門、唐元善薦其傳康節之學、朱以道學不容於時、胡閩章疏併及蔡、謂之

學圖

卷六

李本

四百三

妖人坐謫道州、死蔡善地理、每與人卜葬、改定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王宣子佐、嘗爲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女僧家、韓侂胄之父、無子、與之同鄉、聞王孕婢在外、遂明告、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

雜志、蔡辛

福州鄭性之府清風堂石壁上、有卧屍迹、天陰雨時、迹尤著、蓋鄭當爲相時、家人侵奪民舍、以廣其居、民爲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其居爲官豪所據、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詩

字術曰公相之志不諧失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賈默不語禮而道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途草木

南劍衣錦鄉有大坑山文天祥鄉澤營寨于此募義

勤王開都督行府檣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

其牌額府字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

未幾為元兵所獲果北行矣鄭公案

端宗乙亥元伯顏軍皋亭山宋奉璽以降及聞廣王

益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安營浙江

沙渺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

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然耕帝昺已卯

李圖卷六二月六日張世傑與元張洪範戰于厓山自曉至午

南北皆倦平日潮信凡兩時即退適此日潮終夕不

退北軍雖欲少休而潮勢不遏遂死戰南軍大潰帝

及樞密使陸秀夫楊亮節皆溺海死焉癸辛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

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帝昺丙子為

元所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帝昺已卯亡于厓山

宋興于周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終于德祐元年少

帝方四歲諱焘又同號曰恭帝周以主幼而失國宋

亦以幼主亡國周有太后在上禪宋宋亦有太后在

上歸元宋祖革命韓通不伏被誅陳宜中當國韓震

無辜被殺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黑光相盪宋德

祐二年二月朔日中黑子相盪其變亦相類五行志

宋亡後北客詠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

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癸辛

陳文龍興化人度宗朝狀元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

入閩生縛至杭幽于太學側猶兒橋巷初文龍入太

學其守土之神岳侯也一日夢神請交代意恒悒悒

既而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

又夢神通書前面曰交代後書年曰至元心甚愕之

李圖卷六未幾國亡身俘至杭病亟適故人趙有得來嗟語以

前夢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大數也乃宋未

亡之日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哉吾今必死於此

為太學神前夢不虛也數日果卒史

德祐入元封瀛國公世皇遇之甚窘凡五年不給衣

糧至文丞相死乃給世皇夜夢黃龍以爪纏繞殿柱

厥明瀛國來朝正立柱下因歆去之瀛國先覺祈于

帝師獲為僧以自免宋遺瀛國初為僧居白塔寺中

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嬉遊至寺憐其老

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四月十六夜生

一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氣
即物色得之因求為子并載其母以歸庚申外史

庚申帝幼年南貶靖江泊舟劉家山下忽有三猢猻
岸上獻果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猢猻凡四
五百相呼俱至拜于船側帝大喜命載以行帝至寓
于大圓寺命放之後山日設兩餐飼之自後就食率
以飯廊雲板為度土人因號為猢猻寺至癸酉北還
群猢猻相牽拜送有老猢猻三十六枚哀號跳躑而死其
餘仍返故山識者以為帝三十六年之徵也庚申外史
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妃故無名子

李國

李國

李

李

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之句宋遺民錄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附于元民間盛傳武當山貞武

降筆書西江月者刻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

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

繼一作雙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

涯死在西江月下續耕順帝駐應昌以荊疾殂倉卒

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

江月一調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宋遺民錄

學圃薈蘇卷之六終

學圃薈蘇后序

世言學者祖六經與孔氏與氏
曰多聞多見游於藝易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蓄其德而其道
以淺鮮矣楚漢尚詞賦浸淫下
抵六代徵多類為人倣成俗唐
有宏詞宋有制永故書時博矣
弘亦之士易有聞也

原序

本朝道化隆洽遠軼前代而游
藝蓄德之學乃不恒端於世先
朝大臣有賴於二三場增賦一
篇雖未施於時而識者歸之載

在簡籍固可尋矣、朗陵陳晦伯、
嗜文閱古、有聲海內、著天中記、
若干卷、既藏書家矣、而謝政、則
居益勤刀筆、乃沂上古下逮宋
元取史、涉僻異、其勒為書六
卷、曰學圃、凡忠義節孝、有湮沒
而不甚顯白者、皆間為表出、附
以數語、固揮麈之洪藉、搦管之
叢材也、太史公稱窮則著者、世
相傳為口矣、晦伯以甲科際明
時、蚤入黃扉、中躋憲臬、斯其人
六遇矣、而仕不諂其才、行不

其鉅、溫、抽其精力、得富、其纂述
如此、則晦伯之所就、亦遠矣、夫
何論其窮、而仕耶、故為之書、外
末簡云、

嘉曆五年丁丑春三月順陽李

表子田甫撰



學圃薏蘇六卷

浙江朱葵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陳耀文編耀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錄是編襍錄
諸書新異之語不立門目亦無所考訂蓋隨閱隨
鈔自備談資而已初耀文官陝西時纂此書以署
後亭有雙檜題曰檜林襍志歸里後補輯成帙取
薏草忘憂皋蘇釋勞之義改題此名云